

宇宙

江北紀行

渡長江

漢口歸來

：亞治奧

店飯大殺自

新宇宙

無線電傳影·飛行衣
TTC·未來的火箭
治療痲病·VT砲彈

在坦克車中作

美國中將著：太平洋海戰實錄

號月二十

版出日十月二十年四卅國民華中



寧甘沉苦海
 上癮豈無因
 疾痼今仍故
 遊嬉假作真
 嗟躋貽後悔
 俯首暗傷神
 針砭有良藥
 身強事業新



VITA-SPERMIN

長命牌

維他賜保命

補針 補丸

信誼藥廠監製

藥房均售

輔助戒煙 第一靈藥

吸煙上癮原因繁多其為疾病而傳染者如咳嗽咯血胃氣痛氣喘遺精早洩等戒煙者咸視為畏途如在戒前中後採用維他賜保命則其中荷爾蒙能策動全部器官興奮調整神經強健筋骨增進食慾排除毒素戒後非特不致反癮且無痼疾復發之虞

固齒靈

牙膏

一管可抵普通牙膏四管之用

多泡·白齒·殺菌·爽口



行發社業工學化國萬





十二月號 第一年·第二期 目錄

劫後長沙	(速寫)	黃榮燦(七)
江北紀行	(通訊)	戈衍棟(八)
在坦克車中作戰		羅 慧(七)
紳士	(小說)	吳 岩(五)
世界一週		伐 揚(六)
一百萬法郎的懸賞	(繙譯小說)	揚彥岐(六)
太平洋海戰實錄		錢伯銘(四)
老人	(小說)	越 薪(五)
管窺諸葛亮三五事		郭祝崧(六)
來自漢口	(通訊)	大 衛(六)
美國歸來的孩子們		羅飛霞(六)
渡長江	(小說)	曉 歌(六)
精神病傷兵的悲歌		鍾吉祿(六)
新伊索寓言		天 行(六)
我們是出世的隱士		楊 惠(六)
秦始皇的後裔	(寓言)	鍾子芒(六)
秋雨	(詩)	沈聖時(六)
散·却睡抄		林 莽(一〇)
文毀滅篇		李君維(一〇)



之原錦威.....	徐翊(一〇三)
• 輯小賦.....	坦克(一〇五)
倪柏祥.....	阿湛(一〇五)
印度洋的海軍根據地——錫蘭.....	康悌露(一一)
自殺大飯店(譯譯小說).....	莫洛亞(一二)
美國舞台上的女劇人.....	何德(二九)
迎神賽會之什.....	綠階(三〇)
再會吧：納粹俘虜營.....	問心(三三)
德國人民的生活.....	李信之(三六)
三十六號機關車(譯譯小說).....	堅衛(三五)
襲擊日本的專家——馬迭爾.....	端木渤(三五)

新無線電傳影的奇蹟.....	曹達均
航空新武器——飛行衣.....	宋景濂
瘋患者的福音.....	徐慧棠
霹靂火——炸彈的電腦.....	莊國
TCP：新發明的除野草藥品.....	克章
最大的望遠鏡.....	余愛涼

本年上海的音樂季.....	吳音(一三)
荒蕪了的沃土(小說).....	石琪(一四)
恩尼派爾·生前與死後.....	宏農鞠(一六)

及時公司總司

到及時公司
買表乃君
最好打算

南京路大商場下面 電話二九三二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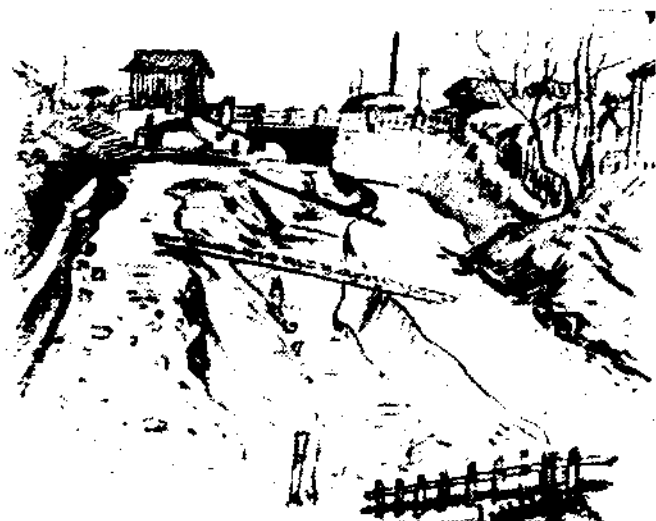


劫後長沙

— 寫 速 —

• 作 燦 榮 黃 •

• 橋 陽 劉 — 地 要 之 戰 會 沙 長 •



• 橋 陽 劉 的 後 門 戰 日 週 •



• 軍 國 的 武 英 •

• 俘 虜 及 其 簽 名 •





一 日落趨揚州

記者十六日冒雨離滬，登車北來，江南秀麗的農村在雨霧中，像是蒙着面紗的少女，羞澀中帶幾分矜持，幾年來走過西南山地的人，乍置身在這種自然環境中，覺得特別的溫軟與輕適。

小的溪流在江南的鄉村裏，像蛛網似的分佈着，每個車水的地方都築起一個尖頂的茅亭，茅亭一排排的散佈在田間，指示着溪流的所在，我們在火車上，可以知道較遠的那些地方有溪流，農家的後門多靠着小河，在河上多築起一間小屋，放置自己獨用的小船，這正像北方農間將前門作成符門，儲放自己的大車一樣，不同者是車在前，舟在後。我們所搭的京滬快車，秩序依然很壞，頭等車上擠滿了人，路上也沒有人查票，窗子被上車的打破了很多塊，廁所裏也擠滿了人，上車後欲下車去是頂不容易的，還有的人已經爬上車頂去了，教人想到去年比湘桂撤退時的情景，現在是勝利了，爲什麼秩序還這末壞呢？真的，這條鐵路像沒有人管一樣。

鐵道兩旁的大房小舍，只要是容易惹人注意的地方，都有仁丹廣告，以及敵偽宣傳的標語，標語現在已經泰半塗去或塗改，仁丹都還健在，初從內地來，見到這東西，特別刺眼，總覺得他是日本統治淪陷區的標誌，我們似乎也應當將他一同刷去，以新耳目。

蘇州，無錫，武進都沒有下車，到鎮江已經近下午五點鐘，在新豐附近，我們

看到很多被砍斷的電線桿子，有的砍斷以後，又將上半截埋在地上，其高僅兩三尺，「大頭抽脖子孩子」，教人看了是非常不愉快的，新豐附近的電線桿，多已經成爲抽脖子了，據說這是日本投降後，某軍想擅自進駐京滬繳日本人的槍時，與先遣軍及日軍鏖戰所作爲的。即使我們在各站下車，鄉間也是不容易去的，途中問過多少人，都是異口同音的如此說。

到鎮江下車，沒有進城就趕到渡江的碼頭上去，碼頭上亂嘈嘈的，比車站上還壞，在輪渡上，可以遠眺金山，焦山，寬闊的江面展在面前，江風拂來，是多開朗呀，然而船上擠得難受。廿五分鐘到達彼岸，小地名叫做六圩，去揚州僅有三十華里，這裏有很多野鷄汽車招攬客人搭乘，那些車子都是很破舊的轎車，有的燒木炭，有的燒木柴，也有的燒煙煤，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其整脚情形，還甚於後方的木炭車，同我作伴到江北來的朱重敏先生是「江北通」，他花十三萬僞鈔租得了一輛，我們幾個搭上向揚州駛去，好在是平路，車子沒有出什麼毛病，這也是我們的運氣，如果天晚了，半路拋錨，是有幾分危險的，江北的鄉村，也不安靜呀！

江北的風光，顯然與江南有些不同了，這裏有很多種大豆高粱包穀的乾田，並且有更多的楊柳，有人稱揚州城綠柳城，揚州的鄉村，也是綠柳鄉村，公路上有不少的手推車和小毛驢，這也是江北所沒有的，揚州這個地方在中國可算得上是「中性的地方」，既像南方，又像北方，可是既不是南方，也不是北方。

太陽銜近地平線時，西方有半天的霞霞，我們走到揚州的凱旋門，被守衛的士兵盤問了一番，才進城去。這裏的街道是特別窄狹的，可是街上的秩序看來比鎮江還要好，有很多人圍在一家商店的門口，看鑲在鏡框裏的關公，路途被他們塞住了，黃包車夫用盡氣力才在人圍中擠過去。

薄暮中的揚州街市，閒散遊蕩的人甚多，而街道之窄，又窄到兩輛黃包車都錯不開，更加以爲了防止異外，重要街口都堆起麻包，於是街道就更不易通過了，轅門街一帶繁華的地方，燈光初上的時候，簡直是「行不得也」，住在揚州城裏的人，是用不成汽車的，我們這座隋唐以來的名城，真教人想不到他的街道是如此。揚州近來爲什麼這末人多呢？據說這裏是蘇北惟一的比較安定的城市，日人投降後的流亡在外的蘇北人，想回家的都要經過這裏，可是到這裏後，他們又不敢下鄉或去外縣了，而外縣及鄉下的人，又因爲自己的家鄉不安寧，也逃到揚州來，於是揚州人口較戰前還多，連同駐軍在內，近廿萬人。

晚間往揚社，揚社是揚州的一個比較「乾淨」的旅社，所以時常作爲軍政機關的招待所用，旅社，餐廳，劇院都在一起。唐槐秋領導的中國旅行劇團在這裏演話劇已經兩三個月了，他們曾經演出過「葛嫩娘」與「岳飛」等戲

抵抗意識的戲劇。我當晚趕上看他們的「生財有道」。這個劇無論在內容或者在演技上，與大後方的戲劇比較，都
很不够水準，從這比較上看，話劇在抗戰八年的成就確乎比文化任何部分都大，而貢獻也最多，唐秋秋身體不甚好，
臉顯得比以前更長了。

談到洗澡擦背，誰都會想到揚州。所以我到揚州的晚上，吃過飯後就去揚州浴室洗澡，那裏房間的設備雖不怎
樣好，但一切會教你感覺到舒適；尤其是擦背打腳更是道地，不輕不重恰到好處。晚上我回到揚州的後院裏一號房
間時，在想着兩個問題：第一揚州爲什麼理髮擦背這一類的工作者特別多？第二上海人爲什麼對江北人一印象特
別惡劣？小院寂靜，月光如水，我試想着大概是這樣：江都在運河是中國南北交通唯一孔道的時候，是中國最大的
商埠，商業社會的享受高於農村，從那時候起，社會上就有很多人，需要這一類的享受，有悠久歷史與高度需要，
就一定有好的成就；海運暢開以後，上海成了中外貿易的中心，靠海的粵幫及浙幫就首先佔有了上海市場，而一向
居於領導地位的江都商人，雖然彌過上海，可是在競爭上失敗了，失敗者是永遠被人瞧不起的。而那些被新商人打
倒的舊商人，却又不得不生活，開設大公司他們沒有資格，於是不得不弄些小木經營，乃至用些小享受的技術一
以維生活，收入少地位低，那裏還會有新紳士的風度呢？於是江北人一給上海人一給上海人一給上海人一給上海人一
人）的印象壞了，真的，窄狹的街道，破舊的瓦屋，那裏比得上上海的氣派呢？瘦西湖，綠柳城，只有歷史上的光
榮了。何況現在整個的江北，仍在嚴重的苦難中呢？如果沒有人向他伸出拯救的手，他不一定要遭到什麼程度，天
雖然亮了，陽光還沒有照到江北來，江北人的臉上，沒有上海人那末的笑容，這裏除揚泰兩城外，到處似乎還有戰
爭，我敢斷定江北老百姓或許還有很多人，不知道我們已經贏得勝利，勝利的消息應該設法讓他們知道，給他們一
點慘然的歡笑也是需要的。以江北的物產看，他們並不見得需要多少物質的救濟，他們最需要是「安定」。

二 訪問集中營

日本在沒有投降以前，他在揚州還沒有一個領事館，領事館有特設警察和憲兵，他們除管理日僑事務外，還管
理着一所集中營，從上海，漢口，濟南等地拘捕了五百多外僑，集中在這裏，加以監視，這個集中營成立在太平洋
戰爭發動以後的一九三三年的春天，兩年半的悠長歲月中，有六百人在那裏失去自由，過着半獄的生活。

集中營是在江都東門外的聖公會裏，這是一所很幽美的教堂，戰前裏面還附設着一個中學一個小學，寬廣的
庭院，蔭鬱的樹木，整齊的花草，配以一幢幢的新式建築，在揚州算是極難得的了。我臨時請來的一位翻譯張君（

今年暑期才在之江大學英語系畢業)就是這個中學裏畢業學生，陪我去訪問的。還有一位第二路軍政治部的李副主任，他們已經到這裏來過幾次了，所以內部情形相當的熟悉。全面和平消息傳到揚州的時候，孫良誠總司令即派員打開牢獄之門，向這些受難的外僑致慰，并在揚社設宴款待他們。他們在揚社的餐廳裏還舉行了一次盛大跳舞會，以慶祝世界的和平和他們自己的重獲自由。

我們走進集中營的時候，守衛的日本警察和憲兵，並沒有盤問，可見出入是已經自由了。兩個警察都是高麗人，起先他自己不會向別人談起過，現在他已經聲言是韓國人，準備回國去作獨立國的國民了。院子裏首先映入我們眼簾的，是三個幽閒的少女，並排的伏在草地上，懶洋洋的像水草既足臥在草地上晒太陽的綿羊，張望我們一下，想起來又臥下去。

營裏他們自己的負責人是從上海居留民會裏派來的英人戈朗特 (Grant) 他們叫他做團長，副團長叫做韋經世 (Wickings)。戈朗特去上海了，由韋副團長陪我們各處去看，據韋氏談，他們這裏原來有六百人，除了四十幾個比利時人以外，其餘的都是英國人，現在已經有兩批回上海去，共一百餘人，我問他什麼時候可以全部離揚州，他說：一聽說本月底可能全部離開，不過幾年來我們這裏是「謠言世界」，我們弄得聽到什麼話，也不敢完全置信了，日本人過去時常進來告訴我們一些他們捏造的消息，我們都是聽而不信的一。

院子裏的田地，他們曾經將他分開，種植蕃茄等一類蔬菜，以謀自給，壓水做飯都是自己動手，我們首先參觀他們的醫院，病房手術室的設備，比我們後方的一些私人醫院還要好些，他們還有X光室，據說醫藥器材都是萬國紅十字會捐贈，托由瑞士轉來，醫生是他們自己的，管藥房的一位小姐，是會多年服務山東齊魯大學的，現在住院的還有十多個人，我問他們都是患的什麼病？院長白特士 (Beck) 告訴我道：「他們並沒有什麼不得了的病，多半是營養不好，精神鬱結所致」。從醫院的樓上可以看到整個的庭院，有幾個老太婆坐在樹蔭下在一打麻將，孩子們有的在沒有網子的球場上打網球，更有好多人在整理箱籠，準備回國，西北角上有一長隊人在領取外方送來的慰勞品，是乾糧罐頭一類的東西，東南角上的一棟矮房旁也有一隊人，提着各式各樣壺瓶在等開水，秩序都很好，韋經世看看周圍的樹木對我說：「幾年來這些樹木給我們的安慰真不少，我們在這里頭最怕的是看見四圍的灰色圍牆，這些樹木將圍牆遮住了很多，減輕了我們心頭上的不少壓迫。」

韋經世告訴我，他們最苦的時候，是自從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三月這個時期：沒有煤，沒有電，沒有禦寒的衣服，坐在屋裏太黑，走到院中太冷，早晨吃稀飯，中晚飯也只是定量的一碗乾飯，最後他也以大國民的風度補充說：

「我們不能說日本人太壞，在作戰時期內有什麼可說呢？」

他們的寢室是在教堂和教室裏，牽起繩索，用氈子蓆子被單隔成一個個的小的家庭住室，這些地方倒有點像後方的難民所了，單身的小姐和太太們都住在樓上的房間裏，我們沒有登樓去看，廚房是很寬大的，有幾位太太在弄飯，也有幾個中國人在那裏幫忙，韋氏用不甚流利的中國話說：「過去都是我們自己動手，和平以後，才請這幾位中國司務來幫忙，」現在他們早晚有麵包開水，中飯在一起開，晚飯各家自理，以便調換口味。學校裏的一個禮堂作爲他們的飯廳，也是會議室和舞廳，禮堂的角上還有一架大鋼琴，這裏算是他們活動的中心。大茶爐是相當的偉大，我看至少可以裝十五擔水，伸在爐房外面的開水管子，有六個龍頭，用開水的人，排着隊按去的先後次序去取水，大有取不盡用不竭之勢，兩個強壯的外國大漢在爐外的井上壓水，吭哧吭哧的不休。麵包間上着鎖，我沒有進去參觀。

聖公會的後院，緊靠着揚州城牆，盟機第一次給他們投擲慰勞品時，有一包落在屋頂上，將屋頂打破一塊，現已補葺好了，韋經世指給我看，還有一部分東西落在院外，被些貪財的百姓拿走了，第二次投擲的很正確，我們都完全接到，內有皮鞋衣服及罐頭食品各類東西，美國人還有兩個人住在這裏辦理救濟他們的工作。

英國學制我不甚清楚，他們在集中營裏也開設了學校，韋經世給我講着六班裏有許多人七班裏有許多人，教師都是就地取材，和平後，他們已經有七個學生出去考上大學，從學校醫院以及炊事住室的管理上看，我們覺得西洋人確實組織能力與自治力，坐牢都比我們會坐，人家坐牢當中還做了一些事，並設法減少了坐牢的痛苦，不是我們自卑，如果是將六七百個中國人關在一起，他們就於苦悶之餘，只有在裏頭打麻將吃鴉片了，兩年當中不知道要送掉多少條性命，可是他們的集中營裏兩年中僅死掉了六七個人。這並不是日本人開恩實在他們是自已有些辦法。

三 寂寞瘦西湖

從刊溝擊開，運河暢通，隋煬帝在鐵鼓聲中，楊綠蔭裏漫遊江都以來，千餘年間的揚州，在中國人的腦子裏，深深的印上一個優美乃至羅曼的印象，四川及西南各省的人死的時候，就說他揚州去了，可見遼遠的省份裏是把揚州當做天堂的，他們以爲那裏是極樂世界。

其實，揚州有什麼好呢？我真看不出來，窄狹而彎曲的街巷，行走及不方便，有一個長巷子竟有十三個拐彎，走進去像入了「迷宮」，尤其是每個巷子的面目極相似，我有一個同鄉大嫂，到揚州將近一年了，他出門還認不清

那裏的街道，早晨起來，大街小巷在門口洗馬桶的那股氣味，可教人真忍受不了，住在揚州城裏是太不舒適了，這裏有新舊兩城，新城是在「揚州十日」以後建造的，新舊城共有十二個城門，爲了防匪，城牆最近也是又加以修葺的。全城僅有一條可以通行汽車的馬路，從凱旋門到和平門，而且不是在市中心區，這條馬路是革命元老王柏齡生前建築的，他的公館就在那裏，現在住着日兵。

中秋前一日晚上，我約定幾個舊好，準備中秋上午出城去逛「聞名天下」的瘦西湖，可的因爲臨時早晨去模範場訪問蘇北孤軍，將時間耽誤過去，及至一人趕回城來，朋友已經星散，找到了谷大江先生，伴節勝地，不得不去，於是兩個人相偕出城了，和平門外的風光，倒是與城裏不同，極目原野，綠柳連天，雖然不是「煙花三月」，也給人不少清新之感。城門半掩着，城門外有砌堡沙包，十多個軍警在那裏守衛着，內中還有一個年歲很老的女警，警帽下拖出剪齊的長髮。

我們租得一隻遊艇，船娘拿起篙子，向湖裏划去，兩岸綠柳低垂，林鳥啾啾，走很遠還見不到湖面，依然是在一條小溪裏划行，遠遠的望見大虹橋，我以爲過了大虹橋，可以有平鏡似的寬闊的湖面了，結果還不是，我們依然在小溪裏，我問谷先生湖在那裏，他說，「我們現在就是在湖裏。」我說：「不是一條小港嗎？爲什麼叫做湖呢？」他說：「就是因爲是一條小港才叫做瘦西湖，要是有廣闊的湖面，就成了肥西湖了。」

湖濱綠蔭林中很有幾棟大的別墅，如邱園、保園等，可是現在已經沒有人住了，門前長起了野草，有的牆垣窗櫺已遭破壞，確是戰後的一片荒涼景色，游艇駛近小南海，那裏稍有人煙，也有幾隻遊艇停泊，岸上有兩家賣紙煙水菓的小店，迎湖一面大廳還設有茶座，有幾個和尚在那裏伺候。有個照像館裏的攝影師，冷清清的站在那裏，我們煩他攝個影，參觀乾隆皇帝的釣魚台，并訪問湖濱的一個農家，那家農夫，養一匹小毛驢，他們將糞貼在牆上，做成一個個的圓粑粑，晒乾後作燃料，他家三個小孩子，都長着滿頭的禿瘡。孩子坐們在門外，沒有一絲過節的快樂。

邀攝影師搭上我們的遊艇，同去五亭橋，這座金碧輝煌的五亭橋，橫在湖上，倒是相當的美，這座石橋上有五個亭子，中央有一，兩頭各二，並峙着，式樣相同，橋上涼風習習，像一座敞開的樓閣，悠游在橋上沒有橋的感覺，橋下當中一個大圓洞，兩頭的石洞中，也停着遊艇，有人在艇中打麻將，我們在橋旁又攝了兩個影以做紀念。

過五亭橋趨平山堂，這一路上更顯得荒涼寂寞了，一路沒有遇到遊人，因爲這裏離市區遠了，沒有人敢輕易到這些荒僻的危險地方來，湖的形狀還是一條長條，惟稍有港汊，湖濱當然是漢口的野草，綠柳也稀少起來，湖裏的

水藻特別的繁茂，船走起來沙沙的擦着船底，西方一抹夕陽自雲霧中散落湖上，益顯得荒涼，瘦西湖確是太寂寞了，根本她是那末一副幽僻瘦弱的情調，那還擔負得起這四圍環境的荒寂！前進約有里許，折一個小彎到了平山堂，這裏在荒寂中倒是一片好的風光所在，從湖裏看去是一座樹木繁茂的小山，寺院的殿閣隱約叢林中，我們捨舟登陸，拾階上山，徐行樹蔭中，竟有幾分涼意，據說歐陽永叔蘇子瞻都在這裏讀過書，平山寺的寺院並不算大，遠不如鎮江金山寺宏偉，這裏新近才有軍隊開來駐紮，駐軍伏團長在山上告訴我們，指着山下一二里遠的一片小村落說：「昨天我們的採買出去，在那裏遇到兩個攜帶手槍的匪軍，及至我們派人去拘捕，匪徒已經遠逸了。」從山上向左邊還可以看到荒蕪着的一大片土地，那是敵人築的飛機場，也是避難用的，日本投降消息傳出後，偽空軍（包括練習機與驅逐機）廿幾架，飛來這裏，孫總司令曾想予以扣留，可是南京偽府又硬把他們逼回，獻給日本，做爲他們最後的孝敬，據說其中有一架飛往延安去了。

佛殿之後有歐陽永叔的饗堂，石壁上有他老人家道貌岸然的刻像，佛殿在跨院裏，有一座平遠樓，三樓是一個整個的大廳，四面玻窗，房內明澈如凌空，左後方可以遠望觀音山，觀音山的素菜很有名，左前方可以看到離城三四里的鳳凰橋，那裏的村落中，也駐有重兵防守，正前方望去，揚州城全城在目，櫛比鱗次的房舍，整整齊齊的城牆，一個一個的碉堡，這座綠柳柔城，也還有幾分雄姿，使人油然湧起十日屠城，梅花岑殉國的慘痛而壯烈的往事。

廟裏的大和尚，爲怕鄉下不寧，已經搬往城裏去住了，僅留幾個小和尚看廟，他們講揚州城內外有十八座大寺院，僧尼近千人，怪不得我在城裏曾經遇到很多的禿頭男女，古傳一南朝八百三十寺，這裏竟已佔去了不少了。

下平山堂，天色已晚，觀音山沒有去，小虹橋也沒有過，我們實在也不願忍受這湖裏的寂寞了，船娘說，往常湖裏是很熱鬧的，尤其是中秋更是熱鬧，然而我很不幸，正遭逢着一個瘦西湖裏的寂寞的佳節。

四 天亮雲未收

淪陷區的同胞，他們對勝利的信心不會動搖過，所以在日本沒有投降以前，他們就天天企念着「天快亮了」，我們初從內地到上海的時候，覺得淪陷區的同胞對國家之忠耿，對領袖之愛戴，比內地人士還強烈，這是非常快慰的事，天真的亮了誰不喜歡呢？我沿京滬北來，見到途中被毀的車廂，被砍的電線桿子，心裏就有點不是味，過江到揚州，雖然街上也有V字標誌，黨國旗，主席像，然而其快樂的情情形遠不如江南了，不過市面還鎮靜，人

心不浮動。及至離江都去泰縣，途中到處是礮堡，工事，防禦據點，工事在加厚，壕塹在加深，守衛的士兵都在聚精會神，情況頗為緊張，世界大戰結束了，而蘇北還有戰爭，我們這個愛好和平的國家，反倒成了「天下未戰我先亂，天下既平我未平。」的國家了，該多末教人痛心，怪不得揚州人只有鎮靜而沒有歡忻。離開揚州城一般的老百姓連鎮靜都鎮靜不住了，他們依然處在更嚴重的戰爭狀態中，受着戰爭的嚴重威脅，傾家蕩產，流離失所，乃至送掉性命這些陰影在他們腦子裏搖幌着，使他們喘不過息來，雖然爲了生活，他們也奔波負載在道路，辛勤勞作在田野間，然而生活是非常黯淡的，他們真不知道在爲誰負載，爲誰耕耘。

仙女廟附近的幾座大橋，在重兵守衛着還算完整，過宜陵以後路面更不平了，有的地方被雨沖毀，有的小橋也毀壞了，我們途中不得不幾次下車來通過那些難走的地方，這條交通線，因爲有重兵拱衛，所以還保持着，可是入晚六時以後便不易行走，看途中的礮堡，戒備森嚴，頗像廿二年南昌撫州一帶的外圍。宜陵過去十多里靠近揚泰官河的一個小地方，是一新四軍二回這邊區域裏非正式的物資交換的處所，那裏雖不是什麼集市，貿易却很好，同車的江君告訴我以後，我很想下車去看看，可是車不等人，也只有將這個地方闖過去了。

泰縣西有一個飛機場，是日人建築的，作爲盟機襲擊京滬時的飛機避難所，現在還有兩架破機在那裏，機場裏已經長了草，我們是在飛機場通過的，以前這裏是不准許中國人通過的。

縣城是最近加以修葺的土城，城牆上有林立的礮堡，進得城去，也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到處是堆着沙包，做着工事，兵亂烘烘的很多，百姓們慌裏慌張的，戰爭與不安在籠罩着泰州城，是天亮了嗎？在泰州看不出來，即使算是天亮了，百姓們也還沒有得到陽光的溫暖。

新從興化撤回來的某部，有一大批民船停在城外的河裏，滿裝的是東西，某君指點給我看，他並且告訴我這幾天來，泰縣以東的姜堰溱潼附近地區不斷有戰事，這裏的難民一天天的增多，房子非常難找，我們住在城外的大陸旅館裏，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一間房子。

江南的民衆這幾年實在太苦了，他們每天至少需供應着三個以上的集團的用途，最顯著的是土匪搶，僞官刮，自己的官吏向他們借貸，於是善良的老百姓也變爲刁黠的了，有的挺而走險，有的亡命四方，鄉村的田地有的荒蕪起來，不能離開土地的農民，也有的離開土地了。東台泰縣興化三縣交界的地方叫做「下河」，這一帶的水田在江北是頂好的，因爲土地的負擔太重，田價跌落，每兩石稻，就可以換一畝田，大約現在是一畝田要有一石半公糧的擔負，商人這幾年在這帶裏也是利用激動物價與囤集的方法，發着橫財，與大後方殊無二致。最苦的是農民，即使

戰後第一年的租稅，他們也難以復原，況且這裏還未休兵。

蘇北幾年來民衆痛苦，確乎太深了，地方上始終是混沌的局面，尤其是缺乏正氣，公正的士紳多逃避到上海或大後方去了，不能逃走的又被敵僞逼死，例如泰縣的八十老翁韓紫石，因爲不與敵僞合作，輾轉鄉間，窮病憂鬱致死。江都的正直商人凌植之，原來相當的有資產，因爲不附逆，受敵壓迫破產，死後竟無以爲殮，而那些無恥的奸輩有的在城裏發了橫財，有的在鄉村作了「霸王」。日本宣佈投降，江北游擊部隊開進泰縣去，那裏也沒有表示歡迎，更不會慶祝。在江北，那裏雖然算是天亮了，天空中却還瀰漫着雲霧，四野裏却還亂響着槍聲，明朗局面的開展還須有更大的努力。

泰縣的縣長丁作彬，原是李明揚部下的一個縱隊司令，現在還兼着軍職，他是軍校三分校十六期的學生，畢業後就來江北作游擊工作，是個很能幹的青年人，爲記者講述他們八年來作戰的經過及江北情形極爲詳盡，十九日晚他到大陸旅館來，他說江北「五二五」事變時，他的妻子被敵人俘去，就是囚在這個旅館里，言之不勝唏吁。當地駐軍有一位顏軍長，也是屬於第二路的，並不是孫的嫡系部隊，丁縣長曾陪我去看過他一次，顏軍長的公館的巷子口也堆着沙包，戒備甚嚴，他們中間聯繫的很好，縣城治安，或可無虞，駐在泰縣的日兵，有一個谷西大隊，約有兩千人，谷西會分別拜訪過他們，他們也曾同谷西談到過防務的問題，谷西說，「十里路以外不負責任。」他們說日兵在泰縣的情形還好，沒有盜賣軍品或破壞物資這一類的行動。我們但願如此，如果敵人的軍品在江北走私來，地方治安將更無法維持了，老百姓盼到天亮，於他們有什麼好處呢？天已經亮了，天該再明朗一點。

九，二二

權威！
居薄利！
領袖
總匯

義昌祥裁線號

• 將子店。信用好。老主顧。人人道。的確少。

三大特點

貨色最足
花色最多
價格最低

歡迎參觀

營業宗旨

不虛偽
不號召
不吹牛

實事求是

地址 愛多亞路東新橋口
電話 八四四九號

在坦克車中作戰



Ian Wolfert 原著
羅 蕙 譯

「在美國我們被遣送演習坦克戰之前，」中尉說：「他們發出書面命令，告訴我們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到什麼地方去，怎樣到那裏去，帶些什麼東西，把它們放在什麼地方，並請求沿路不要撞壞了電話線桿。但是當我們服役於真正的戰場時，沒有人有餘暇寫下命令這一類東西，營長麥克考納爾（Colonel E. T. Mc Connell）中校乘了吉普卡駛近我的坦克對我說：『我要你的小隊今天担任前哨。出發吧！並和我們保持聯絡。』」

那時正是去年八月初，配登將軍（Patton）正在法國西部阿佛朗去斯（Avranche, 向德國發動攻勢。

中尉名叫喬奇霍克（George Hook）年廿六歲，是俄亥俄（Ohio）密特爾湯（Middletown）人氏，美國鋼鐵公司首腦却爾斯霍克（Charles R. Hook）的兒子。從配登將軍開始掃蕩戰直攻到梅茲（Metz）的外圍，霍克中尉時常乘着先導的坦克。有一天第三軍在堅強的德國據點前被阻住；一顆德軍的炮彈把霍克中尉頸部的兩塊脊椎骨打碎了。

除了霍克中尉在配登將軍部隊的最前綫外，他的故事並不罕見。事實上這是每個坦克戰士所經歷的典型戰跡——例如俄軍從史太林格勒進展至寇司脫林（Rostov），英軍在北非驅逐羅美爾將軍（Rommel）英美聯軍突破萊茵河。

「當我們出發的時候，」中尉說：「我們才知道所走的路綫，在沒有獲得停止的命令前，必須繼續前進。坦克隊勇往直前。德軍在我們的後面追擊，我們的步兵却在德軍的後面追擊。國內後方的人士，對於這種戰爭似乎覺得莫明其妙。但如果你知道了作戰的方式，就很容易瞭解。守軍在它的前方佈置深長的戰線，然而全綫不能同樣地堅強，某一點被步兵突破了，坦克車隊就蜂湧而入。在戰線的後面，是司令部，軍需品，後備軍，交通綫。當坦克隊衝入這一類地方。每個人便開始追擊他的敵人。

大軍進展的場面，非常驚心動魄，浩浩蕩蕩地充塞全戰場，擠滿各處的道路，魚貫地渡過河去。但

在大軍前面兵力就漸漸薄弱。最前面祇有幾個人或一個人，摸索前進，這便是所謂前哨——少數的兵力深入敵方，探察敵軍的據點和兵力。」

「我們在平原的叢林地帶前進，」中尉說：「樹林中可能隱藏些什麼。最標準的方法是用兩輛坦克車作前哨，後面引隨着一小隊步兵，最後又是三輛坦克。沿路總有些土堆等掩護物，前面兩輛坦克互相掩護着前進，當後面一輛捕準目標，準備射擊時，另一輛向前猛衝，如此交互地前進，同時還要掩護後面的步兵。」

「我們這樣地前進了相當的時候，後來我們進入樹林，就不再應用這個方法。因為在樹林裏靜止的坦克和前進的坦克一樣容易遭受攻擊，所以我們放棄了教科書上的教訓，就踏足風門，每小時進展十八哩。少校在無線電中問我爲什麼。我回答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前進，替後面的人開一條前進的路線。」

「我們越過了阿琴塘 (Argentan)，命令傳來空軍將出發轟炸德軍的軍火庫，但我們不必等候空軍，仍須繼續前進。我看見約有十架轟炸機在前面很遠的地方，自高空衝下，同時在一哩外有六輛自由車，他們看見我們後就飛馳而去。」

「我常常打開了坦克的炮塔前進，幾乎每個坦克指揮都這樣前進。當你把炮塔關上了，你就應該用潛望鏡觀看。你的視域從離開炮塔二十呎的地方開始，更近的東西就不能看見，假使你忽略泥穴中或窗後的德國兵，他

將在你離開不到二十呎時加以攻擊，而你却永遠不會知道怎樣會被擊中的。此外在潛望鏡中，你祇能看見土地向你移動，而不能獲得標幟，使你知道你還是在前進或後退或是走錯了路線。這使我比想到德國兵的攻擊還要不安。」

「我們離開踏自由車的人約有三百碼，我就命令開火，他們丟下了自由車，跳入樹林中，我們擊中了一個德國兵，其餘的都逃得無影無踪。」

「我從炮塔的座位中跳起來，指着樹林向後面的步兵喊道：『德國兵！』步兵們就停下來，進入樹林，開始搜索。」

「大約在市區外一千碼，五十個德國兵從壕溝中越出，穿過道路，向一個土堆奔去。我們向他們開火，擊中了幾個正在奔跑的，和正在裝彈藥的德兵。當你在前哨的時候，問題並不在誰先開火（先開槍的幾乎老是敵人），却在誰先擊中他的目標。我們經過躲在戰壕中的德兵後不久，可怕的平射炮彈從我的耳旁飛過。我注視那炮位的所在地，假使我要守衛這道路，我也要在那裏安置平射炮，我們的炮手麥歇士伍長 (Robert Mathias) 在德兵開第二炮前把它擊中。我在紅色的火光中看見平射炮和炮手的殘骸。於是我們停止前進，很明顯的這城市有着戒備，在坦克車通過以前，似乎應該用步兵去肅清一下。我把這意思告訴中校。」

「我們的步兵進入沿路的壕溝後不久，我看見炮彈

向他們飛去，這時甘弗耐軍曹 (Gibbs) 沿着壕溝跑過來，告訴我第四號坦克被擊中了。我匆忙地拿了一隻滅火機，跑了一百五十碼，我覺得非常緊張，在炮彈的爆炸中毫不停留地跑過去。坦克內的五人已有四人救出；我想把駕駛員拖出，但是他已經死了。他的屍體好像被刀一過一般，而且已經燒焦了。對於坦克車中的人，能發生非常可怕的事情，通常重炮彈才能穿過坦克，假使被擊中了，常常使坦克內的軍火一同爆炸起來。」

「現在有一輛德國的豹型坦克，向我們開火，並且已擊中了我們的一輛坦克。所以我向他衝去，我告訴魏克海 (William Wickham) 指揮的第二號坦克向路的左面移動，我沿着路一直向前。在左面有一座高的磚牆，可以掩護，我們就在它的前面停下，等候敵人。終於我們聽到了坦克轉動的聲音，這聲音能傳到很遠，就是在坦克的馬達聲和槍炮聲中，你最先聽到的還是尖銳的轉動聲。大隊坦克前進時的聲音像百萬隻老鼠的喧叫。德軍的坦克小心地在牆邊出現時，正在等候的魏克海就加以猛烈的射擊。」

「稍趨平靜後，我們接到的命令仍是繼續前進，我叫全部坦克隨着我。在跑到第四號坦克時，我遺失了地圖，所以就憑着記憶力前進。已經是正真的黑夜了，我穿過一座旱橋，看見一輛被飛機炸毀的德國戰車，正在燃燒。在火光中我看見一排德國卡車和二輛戰車停在那裏，我們就把它全部擊毀。」

「我們抵達城中的廣場，一面射擊着一面穿了過去，在我們的前面，一輛德國指揮車倉皇逃入街道而去。我們發一炮打中它的後部，就燃燒起來；因為旁邊沒有空隙可以繞道而行，於是就從這車上開過去。結果我們到了城外。」

「這時坦克指揮，一個一個對我說，他們沒有汽油了。我和連長阿倫上尉 (Malcolm O. Allen) 通話。「撤退吧！」他說：「我們明天用步兵佔領這城市。」我告訴他們已經攻入了這個城。」

第三軍第七機械師的 A 旅已自東面抵達阿琴塘——法萊士 (Falais) 區域中。龐大的西線德軍被圍了。當德軍喪失這些軍隊時，他們已在法比打敗。然而那時在該地的人士，並不清楚這事實。沿賽恩河 (Seine River) 德軍可能建築第二道防線。

「我們在賽恩河突破陣線。」霍克中尉說：「東岸在德軍的掌握中，我們的任務是佔領西岸，掩護步兵渡河。那兒有生着樹林的高地，我們潛入樹林，用斧頭開樹，築成陣地。兩點鐘時，轟炸機猛炸德軍，我們用七十五磅的炮和機關槍射擊，步兵的武裝小艇，開始渡河，這是一架敵軍機關槍，躲在樹後，向步兵掃射，我們就向他攻擊，把它擊毀。」

「一部份步兵，已經在東岸作戰。我們知道那裏仍有敵軍，勃朗少校 (Jan Brown) 和我高聲警告他們。當然他們不能聽見。一個瘦長的士兵在最前面，他看見一

個敵兵在戰壕裏，就把他繳了械，命令他向後走。另外又一個德兵從壕溝跳出，跟在他們後面，好像說：「等和我一起走。」我簡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這時那步兵在壕溝中找尋戰利品。他挑這個，選那個的裝滿了他的軍用袋，這兩個俘虜很安靜在一旁等着他。勃朗少校說：「他真冷靜，你不能不承認呀！」

「和步兵們安全地渡過了賽恩河，我們鑽在坦克下面睡了一回，直到工程師替我們造好了渡河的浮橋。第二天早晨我們才渡過河。機關槍和迫擊炮從四面向我們射來。我剛到機關槍陣地一看，原來是我們自己的步兵，我問一個步兵：「你們在射擊些什麼？」他說：「有人攻擊我們。」「難道你不知道自己的軍隊從這一條路上來嗎？」「先生，聽我說，」他告訴我：「假使誰射擊我，我就射擊他們。這是很顯然的。」

「我們從那裏進展到灣勞文斯(Provins)，把東岸肅清，繼續東進。鮑華上尉(William Powis)對我說：「我給你一個你所歡喜的任務。」這一夜有一連德國兵進入灣勞文斯，他叫我在城外迎頭痛擊。喬耐(Jancy)和魏克海軍再乘了他們的坦克和我一同去，還有一小隊步兵協助我們。步兵已整日攻擊過德軍的陣地，帶了不少白蘭地和香檳。我們沿公路守候着。有一次步兵們要想唱歌。我過去向指揮他們的軍曹解釋：「叫士兵安靜一些，你們不能這樣作戰的。」

「路上傳來了一陣歌唱聲，我以為是城裏的士兵來

參加我們的一羣。但是歌聲却是從另一個方向傳來，我認為這一定是德兵。命令士兵們在我開火之前不准開槍。我辨認出兩百碼外有一羣密集的德兵，高唱而來。等他們走到五十碼內時，我就開我的湯姆槍；我們所有的機關槍也隨着一齊怒吼。這確是一次痛快的襲擊。」

德兵並不知道美軍已經渡過賽恩河，甚至不知道自己部隊所在的地點。在我們的坦克侵入他們的後方時，他們尋出路的機會越來越少了。

「下一次我奉命攻擊夏桑梯揭利(Chateau Thierry)，並渡馬訥河(Marne)確保橋頭堡的安全。我想：「他們也要我把希特勒的鬚髮取回來嗎？」要一小隊坦克衝進那裏而不受損害才是怪事。」

「我們整日在德軍司令車和軍用車中直衝。軍用車中滿載開赴賽恩河的德軍，看見了我們要想躲避。我們就立刻加以射擊。麥敬士這一天打得非常出色。某地一條大路自樹林向右方直通我們的所在。一隊機械化德軍，在我們的面前馳過。我命令第二號坦克攻擊最後的車輛，我對付第一輛車子，這樣把這路的前後封鎖了；同時又叫我的部隊並列地一齊開火，把全部車輛完全焚毀。」

「在最後一輛車子後面，還有一些兵士退入樹林中去了，我用無線電詢問應否追擊，他們說繼續前進。勃萊特萊將軍(Bradley)在配登將軍的上而說：「繼續前進，」配登將軍向軍團發出繼續前進的命令，於是軍團命

令師團，師命令旅，旅命令營，營命令連，連命令我們前哨繼續前進，所以我就繼續前進了。」

「幾個法國抗戰人民，跳到坦克上，領我們到德兵會埋過地雷的路上。這十分容易看出，我疑心是一種詭計。我躍出坦克，用小刀掘開路上重填過的土穴，根本不見地雷的影踪，却發現地雷都埋在路上突起的地方。德兵希望我們注意重填的土穴，而忽略突起的地方，會衝撞上去而爆炸起來。我用無線電報告後方，並把那些法國人留在那兒，警告後來的伙伴們。我們仍繼續向前。」

「大約在四點鐘，一輛機器腳踏車向我們飛駛而來，在五十碼外跌入了壕溝中。我叫麥歇士注意這德國兵，當我們經過時不要被他的擊成蜜蜂窠那樣，我們就用七十五糧的炮轟擊，德國兵和他的配備都被擊成碎片，飛在樹上。」

「通常在機器腳踏車後面，總跟隨些別的什麼東西，所以我們仍舊戒備着，不久我們看見一哩外有八吋的大炮，七十六糧的平射炮，和其他許多殺人的利器，被拖到路上，此外又有幾輛軍火車，我把坦克隊展開成梯狀隊形，在八百碼時十分敏捷和小心地開火。我們不能失敗，我們也就沒有失敗。我們在那裏捕獲不少俘虜，就把他們圈禁在一個陣地內，我想得到一支勒格式手槍做紀念品，少校走來，高聲說：「你爲什麼就在這種地方。」我向他解釋：「這裏有過一場激烈的血戰，我們

捕獲了這些俘虜，不知道該怎樣處置他們。」「讓他們在這裏，」他說：「你繼續前進。」

「已是薄暮時分，一塊路程牌上表明到夏朵梯福利一公里半。我在無線電中說：「我們已獲得全勝。」少校回答道：「繼續進展！」離城半哩遇見一隊德國軍用供應車，滿載着衣服食物和軍火。那時，已八點鐘，天色很暗。我們射擊起來，德兵跳出他們的車子，邊跑邊喊：「同伴，」或舉起兩手向我們哀求。我們又坐進了車子，向前進發，在殘骸上在屍體上越過，一路上向四周射擊。」

「前面是一座橋，我以爲這已經是馬納河了，但是我沒有功夫看地圖。一尊七十六糧的平射炮，在橋的一角放射過來，接着前後左右的炮彈紛紛飛來，但在他們擊中我們之前，麥歇士已擊中了他們。我們穿過一座橋，到另外一座橋上，那時一尊二十糧的炮向我們開火，好像在心上猛擊了一下，火焰的閃光似乎燒去了我的睫毛，這炮彈擊去了駕駛員的潛望鏡，他因此轉變了方向，我們就在橋上攔住了。他伸出車外，看一下四面的情景，替潛望鏡換上一隻新的鏡頭，重新把坦克駛入正路繼續前進。一切都在鎮靜的，有效率的氣氛中進展，不管四面的炮火如何密集。」

「最後，我們到了一座大橋上，那裏有一輛軍火車，我們在它旁邊經過就把它焚燒起來，另一方面把坦克監視着通橋的道路，我自己回去找尋少校，他說：「再

向前進！把那倒地的軍火車拖開，不要把橋燒壞了。」我把手掩着面孔，拿一根鐵索縛在卡車的保險梗上，然後用一輛坦克把它拖開。」

「現在終於渡過了馬納河，這一夜我們在城中和其他部隊失去聯絡。我們已衝過德軍的陣地，後面的部隊却還不能通過。在城內有一個坦克營，一個步兵連和司令部。德軍的炮兵整夜向我們轟擊。法國的抗戰人民和當地警察領導小隊步兵，去搜索隱匿德人的房屋。全城終宵如瘋狂一般，槍彈飛過的銳聲，不絕於耳，大炮彈紛紛在四處爆炸。早晨八時，其餘的部隊衝了進來，我們就向里姆斯(Rhims)進發。」

「這以後戰事愈趨激烈和混亂。後退的德兵和我們混雜在一起，一路上更遇到增援的德兵，失却聯絡的德兵，和乘着戰馬，軍用車，自由車和機器腳踏車的黑衫隊員。我們從混亂中衝出去，把敵人擊潰。里姆斯附近，我們的步兵攻進福勃里蒙(Fort Brimont)的一個工廠時，德國人還在繼續製造飛機的零件。」

「某一個城，德國的來福槍手躲在房屋中向我們射擊。我叫梯開槍手麥克法蘭(David Mc Farland)用機槍向二層橋窗口和屋頂掃射，同時又叫奧凱西(Nike C. Cassio)用七十五糧的炮向地面層轟擊。突然在我們前面幾尺遠的地方，發生了強烈爆炸，煙和火焰向我們噴來。這是一個納粹黨徒從屋角投擲的手榴彈，我們在他拋擲第二個手榴彈以前，把他擊斃。」

「我們從惡夢般的城中出來，進入一個蘋果園，等候其餘的部隊追及我們，這時我收聽到少校問我們所走的路程，我告訴他：『你能看見幾輛燒毀的德國軍用車，你一直向前，又能看見一輛被毀的機器腳踏車。再向前是一輛損壞的裝甲車。最後你可以看到一個蘋果園，我們就在這個蘋果園裏。』中校說：『再繼續前進，我們能追隨你們的。』於是我告訴部下：『讓我們走吧！他們今夜再要我們打一次勝仗。』」

「我們以每小時三十五哩的速度，穿過阿貢(Argo)抵達名叫拿愛克斯維爾(Nexville)的地方，突然坦克向上一跳，我覺得好像被人在後面用力拉了一把，震動得非常厲害，我的腿骨幾乎被折斷了。附近幾尊八十八糧的大炮，正在向我們攻擊。我們開始加以還擊，但是疲倦和剛才的被擊，使我們沒有打中目標。我注視着發火光的炮口。一顆炮彈擊中了我們的右面，另一炮穿過坦克和一個炮手，立刻就在他塔內爆炸，後來我發覺我已躺在路的中央，我爬進一個戰壕看見火焰從炮塔中穿出來。一個人在坦克旁邊叫着：『中尉，中尉！』這原來是奧凱西，我過去叫他抱着我的頭頸，一同滾開去。德兵還想把我們殺死，但是我們在路的低處，並不是良好的目標。奧凱西抱着我的頭頸，我爬到五十碼外的壕溝裏，其餘的坦克在附近等候我們的後援來，用一百糧的大炮擊毀敵人八十八糧的大炮。」

「混亂過去以後，我覺得除了小腿有些破碎和混身

都是泥屑外，毫無損傷。我鑽在一輛坦克下面睡了一覺。第二天早晨攻入凡爾登，佔領了那裏的橋樑；於是我們就等候着後面的接濟。」

「不管我們進展得多少遠，多少快，每天早晨五加崙裝的汽油聽，新的彈藥和配給品都已預備好了。我真覺得奇怪，這些人怎樣處置這許多輜重品，要迅速地前進，還要和我們所遺留下的德兵作戰。」

「休息了五天，我們獲得了全新的坦克，修一次面和吃了一頓新鮮餐食。我們又出發向梅茲前進。進展的速度很快，我們抵達了聖波利伐(S. Privat)。德軍在那裏建築了堅強的新戰線，但是我們並沒有知道。我們和以前一樣的衝進去，德兵讓我們衝入。四面有許多雜亂的聲音，我聽不清楚炮彈落下的聲音，却聽到坦克指揮狂叫着，我向四面觀看，祇見有幾個人從魏克海的坦克中爬出來，我高叫：『快找尋掩護物！』並且把頭伸出炮塔，尋敵入藏在樹林中大炮的位置，想加以還擊。這是我在任A連坦克隊長時的最後戰事活動。」

「當我伸出去觀察樹林時，突然一顆炮彈擊中我們的炮塔，打壞了我的頸部，但當時並不覺得什麼。沒有聽見爆炸聲，也沒有看見火焰，更不覺得可怕，一剎那間我已躺在炮塔下面。我不能移動四肢，只聽到炮塔中的人在無線電中說：『霍克中尉陣亡了！』我勉力用肘輕觸着他。他非常驚奇地向我看。我奮力地張開眼睛，用最後一分力量向他望眼。接着我就暈了過去。」(註)

瘋狂的熱烈的狂騷已經過去，霍克中尉一共在前線駕駛了三十七天坦克，簡直像有整個一生的歲月。這是第三軍向聖波利伐推進前二個月的事，而這個春天又要開始一次類似的征程——貫穿過德國！

註：霍克中尉住在英國的醫院中治療，後來被送返美國時，頭部還沒痊癒，仍包紮在石膏中。據醫生說他可以在夏初完全復元而出院。當時他還想重臨舊地，再參加戰爭——在坦克車中。

護身符之外：

日軍攜帶死人手指

康海

當日軍掙扎着來投降時，他們帶着不少的希奇物品，在水涇區裏發現兩個日本兵，攜有他已死伙伴們的手指和腳指，據一日軍官云：當一士兵被殺時，他的手腳指被割下焚去，灰燼之半送至該兵士家中，另一半則送至東京一神社，日皇每年去神社兩次，對死者敬致。投降日軍中，有的已數星期無食物，有的已滿身病苦，但仍帶有驚人量的配備，他們的破軍服也絕不丟掉，他們的手對於破衣碎布有不少的留戀，他們都帶着他們所有的武器，醫具和相當完備的醫藥。大多日軍帶着不少的護身符，這在他們認爲是祕密，而且是值得尊敬的。

紳士

吳 岩

這是一個多話的老人。我的意思並不是說他歡喜嘮叨不清，常常反覆的講些老生常談，弄得人十分煩厭；他自己也不承認是這種「老頭子」。他有好些感慨，好些牢騷，好些夢，他喜歡把這些東西說出來；他需要一二位聽衆；有聽衆時他可以溫習一遍，發覺自己的存在，因而感到一份驕傲和一份歡喜。他自命爲中流的砥柱，他覺得他有資格自命不凡。所以每逢有客人來訪時，總不放過這個機會，總不放客人沒有聽完他的長篇大論就走掉。我的一位親戚勸我不妨和這老人接近，聽他滔滔不絕的議論。「你一定和他合得來的——他也是十分講究氣節的。」我的親戚的話實在是一種諷刺，因爲那時我既不願在敵僞的機關中做事或是教書，又不肯改行做生意，處境十分窘迫和苦悶。無處可去，我說我不妨去看看這位老人，希望我的親戚給我介紹。看見我很是認真，我的親戚起初笑而不言，後來開口道：「你不妨在下雨天沒處躲雨的時候到老人家裏去，及至老人說完他要說的話時，雨一定停了好些時了，那時你站起身來告辭，正可以走那正在乾燥起來的街道回家。」

我沒有即刻去看那位老人，却從親戚嘴裏聽得了好些關於老人的事。老人年輕時十分歡喜潔淨，房間內收拾得一塵不染，踏進房間的人必須把鞋子脫掉，穿的襪子也必須是剛剛當天穿上腳的。他黎明即起，起來打拳練氣，每天總要擊碎二大疊瓦片。沒有人說他的文章作得不好，他却決意要去放「武舉人」。立下了這個大志，雖然在大戶人家的派頭娶了一妻一妾，他可絕對不願和她們同房，妻妾中有誰病了，他也只是站在房門口問二句病情，絕不跨進門檻，以免受到誘惑，失却重體。他的妾死在蒼白的哀怨裏。他的妻活着，活着看見滿清被推翻，看見她丈夫失掉好夢後的那一種垂頭喪氣的神態。經過一段惶恐焦慮的年月，她的丈夫又恢復了平靜。他失掉了做「武舉人」的機會，可沒有失掉原有的地位與聲望。他還是小城里有名的紳士，若是紳士也像梁山泊好漢那樣的依次序坐交椅，他可以坐到第六或第七把交椅。他參加社會公益的服務，在縣政府里出進，到處發表他的宏論；長篇的宏論發表完畢，他的任務便算完成了。當他的第一個兒子出生時他也發表一篇宏論，

那篇宏論不久便在報紙上登了出來。

見到了老人，我才知道他是一個精神健旺的大孩子。除了因為沒有牙齒，嘴巴很薄外，一點也看不出老態。聲音相當響亮，顯出元氣充沛的樣子。他一見我就問我是做什麼事的，我期期艾艾的告給他沒有職業的，他立刻對我翹起大拇指，嚷道：

「好！不做事就好！我就什麼事都不做，杜門謝客——有幾個混賬東西竟來拉我『出山』統統被我罵出去了。罵出去了，他們就在背後批評我，說我沒有才幹，所以當局也不拚命的來拉我；喝，他們這種是什麼才幹！」乾笑了一會兒，又接着說道：「連這種不知廉恥的東西也談起才幹來了，真是笑話！」

他那一種生氣火冒的模樣簡直跟他的年齡不合，若不是聲音底蒼老，就在鄰室里聽時一定會把他想像作一個任性的大孩子，確因為別人對他作了不利的批評在那裏亂發脾氣。但也畢竟是上了年紀的人了，說話之際，下巴上的肉因過分激憤而顫動不止；這顫動使人想起他和惡勢力抗爭時的孤單和茕獨來。

「他們自己沒有骨氣，倒反而把我當做老怪物，遠遠的迴避着了，想起從前我家門口車水馬龍的情形，真是不勝今昔之感！」他說，竭力不讓自己嘆息。「我也巴望這樣，讓我清靜一點。自然也喜歡和人談談，沒有談話的對手也是一種苦惱。城里的人十個中九個沒有腦筋，就是這一點叫人生氣。我的標準自然也太高一點，

凡是我看得上眼的人，總是出類拔萃的好角色；是好角色就不會留在這裏，早已到內地去了。我的兒子就早已去了內地。他是我的獨生子，換了別人就不放他走，我可不然，一個人第一要眼光遠，匈奴未滅，何以家為？我要他為國效命。漢高祖衣錦還鄉，那才是真榮耀！哦，是不是漢高祖，我記不清了，總之我的兒子回來時總不見得還是一介布衣。我說你為什麼不到內地去呢？我們小的時候是要效中秀才舉人，民國初年時候是要到外國去覓金，現在這些全落伍了，現在要到內地去，為國家服務，將來功成還鄉，你還怕沒有職業沒有地位！我勸你去，馬上就去，一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你不要捨不得自己的家。你們青年人前途未可限量呢！就是我這付老骨頭，也還是雄心不死；我現在替居喪呢，將來我也要幹一幹。我們這一輩的人像我那樣的很少，這是好機會，我應當出來做一番事業。……

正如所有的老人一樣他不大能整理自己的思想，因而說話也無法控制，後來話題突然一轉，他衝着我問：

「你知道『空中堡壘』嗎？了不得！」

也不等我回答，立刻報告道：

「真是了不得的飛機，飛起來，直上直下不用打盤旋，停下來時也用不到滑翔路，咕的一下，就傳進了山滿東洋人尋一萬年也尋不到。這種飛機上裝有十五生的大砲六尊，機關鎗無數，只有你打你，你萬萬打不到牠。牠還不高興同你打呢，牠停在三十三天，監視你，看

你疏忽了，咕~~~~的一下，牠的肚子裏飛出了小飛機，把你打得落花流水！所以中國一定是有希望的，說不定一年半載以後，東洋人統統要被我們趕到東洋大海裏去了。哦，你不要笑，我的話全是有根據的，我的兒子就在飛機廠裏做事，我想他一定懂得其中的訣竅，他信上自然不能明白的寫。我前天還寫信給他的，叫他在搭了他自己製造的飛機回來時，千萬先給我一個訊，不要到了那個時候，兒子已經從天上飛下來了，我這個昏老頭子還在家裏打瞌睡呢！」接着他告訴我許多他所特有的機密消息，一再的對我證明，反而顯得光怪陸離了。老人可陶醉于那些光怪陸離的消息，越說越起勁，不自覺的撒了許多謊，塗上了許多幻想的希望的色彩。

我和老人告辭時天已經暗了。站在昏暗的門口，他拍着我的肩膀，說道：「我要寫信給我的兒子，提起你的名字，說你是我的忘年交。他不會不尊重他自己父親的小朋友；當他飛來的時候，一定會替你找一個位置，讓你有一個爲國服務的機會。哦，有我們父子倆在，你不必愁沒有出人頭地的機會……」

走在路上，我的親戚笑着道：

「怎麼樣，不虛此行吧？他不是替你保證了將來的出路嗎？」——我看他對你很中意的樣子，以後大概要常常找你談天了。……」

我當時沒有答腔，覺得這老人至少是個背脊挺得很直的人，殊無加以諷刺的必要：他歡喜活動，如今却必

須退還，因而難免做一點白日夢，寂寞又使他的夢添上了荒唐，任性，和稚氣兩色彩。惟其因爲這些夢又荒唐又任性，才含着深厚的人情味，它應當引起我們的惆悵，決不是諷刺和嘲笑。——我一直保持着這樣的觀感，不嫌我自己過分忠厚。但當老人第二次同我談話後，我的想頭便不由得起了變化了。

第二次是老人先打電話給我的：「你不來談談嗎？——我有一個好消息報告你！」

于是我去。沒有寒暄，一見面就衝着我嚷道：「有人告訴我，趙四先生也『落水』了！」

把這個好消息報告完畢，他破倒地敬我一支香烟。他自己也點一支。深深的吸了一口，十分興奮的道：

「我剛才得到確確實實的消息，趙四先生已經『落水』，快要做什麼處長了。錢公和達翁不必說早已落下染缸了，孫家昆仲隨軍撤退，他們本來是四川人，在這裏原是客鄉，將來恐怕也未必會回來。我算來算去這城裏的紳士中間，清清白白的現在只贖我一個了！所以我一定要打電話叫你來談談，我本來有一個計劃——」

「什麼計劃？」

「你聽我慢慢道來。……哦，我是長線放遠鷄，當初我兒子到內他去的時候，我就叫他開照各種軍隊，我們這城裏有我這麼一個人，反攻過來的時候，可以和我祕密取得聯絡。哦，現在錢公達翁這輩人神氣活現，將來，就叫他們看看我的手段。我有兒子在裏面種下一隻

根，這裏就不怕沒有生發的機會。等到青黃不接的時光，沒有人維持，我就挺身而出，爲桑梓服務。我老騷老，我還是要出山做事。」老騷伏攏，壯心未已。「這便是我的寫照。」不知老之將至，「我自信有這點精神，如今城裏只有我一個清白的紳士，將來作事決無牽制，儘可以放手幹去。……」

「辦公事只怕政敵，中國人沒有合作的義氣，只知道抓權，抓不到權就同你搗亂。從前同我常常作對的錢公和達翁，喝，將來還要懇求我手下留情。我是看事不看人，這種失節的自然容他不得。那時候我要快刀斬亂麻，一了百了，把城裏的附逆份子統統肅清。……」

「辦公事好比唱戲，需要班底。現在的年青人我都看不上眼，想到你，所以我就打電話來找你。教育局或者警察局，那時我總聽你揀選！怎麼，你搖頭，你不歡喜這個差使？那末我請你做區長，到你的本鄉去做區長，我一向主張本鄉人治本鄉，你回到故鄉去辦一個『模範區』出來，讓他們看看我的主張的實地試驗，從此不敢批評我只會說空話。怎麼樣，你就做區長好不好，我們就這樣決定了。」

「……」

「你爲什麼不說話？真奇怪，現在年紀很輕的人都變得世故深了。你不要嫌區長這差使太小，做事應該從小的地位做起。再有一層，我自己也不願意只在城裏做事，將來我也要進省政府，進國民政府做事，我扶搖直

上，你不怕沒有爬上去的希望。哦，哦，我的計劃很多很多，將來需要人才的地方多着呢。……」

「我還有一個計劃，我的名片上，將來只印姓名，不印銜頭，傍邊印二個字：『中國』，你到中國提起我的姓名無人不知，不怕你找不到我。……」

聽到這一套話我真有點啼笑皆非。我不得不承認我的親戚相當有理。這一種狂嚙決不是完全由于堅貞者的寂寞，愛國的熱情也決不流到這樣的河床；第一次見到他時我起了敬仰和惆悵之感，那是因爲周圍太黑暗，我把烽火錯認作明燈。鄉下人有一句俗諺「什麼鳥叫什麼聲音」，一個想效「舉人」的紳士總是一個想效「舉人」的紳士，他很難宣洩掉血液中的渣滓。我在開頭時把他說得似乎太好一點，我真想把那開頭改一改。

以後我就沒有去看這位老人，一直到我離開那小城時我也沒到老人府上去辭行。昨日我的親戚來了信，他同我提起這位老人：「老人盼到了勝利，歡喜之情不亞于年青人，活動的勁兒也不亞于年青人，不過他至今還沒有得到一顯身手的機會，僅僅在報紙上發表了一段宏論，報館的主筆似乎十分疏忽，僅僅把這篇宏論登在沒有人注意的角落裏。老人因此牢騷滿腹，但這並不是灰心的意思，他老人家天天在盼望兒子回來。」兒子回來了又怎樣呢？我的親戚作了一個推測，他以爲老人至少還可以在城裏主持一些公益事業。我可以不想作任何推測，因爲我的世故不深：我倒想把這故事在這裏結束了。

「時代」的報道：

世界一週

伐揚

• 「新聞雜誌」的最高峯 •

在外國有一種叫做「新聞雜誌」(Newsmagazine)的雜誌，名稱叫雜誌，載的却是新聞。這種雜誌總是週刊，因為要顧到時間性；美國的「時代」(Time)和英國的「新聞週報」(News Week)都是這一類。美國的一「時代」，因為編輯的成功，尤其堪稱典型的「新聞雜誌」。這種雜誌的內容大都是分門別類的，用特寫的手法來報告這一週間全國以及全世界所發生的大事，但在大事以外，還兼及人物，掌故，趣聞，軼事。總之，要使你沒有像讀報紙那樣的感到雜亂和沉悶，它用講故事的形式來講述天下大事；在講大事的中間，也加上一些有意義的斷片的描寫和瑣聞，使正經的事情不致太枯燥，也不使瑣事的記載不流於輕薄或無聊，這需要作者和編者的高度技術的發揮，決不像中國人講新聞和寫特寫那樣的遲鈍和缺乏變化，因此，這種雜誌可以稱作報紙中的雜誌，也可以稱作雜誌中的報紙。

像這樣的雜誌，自然需要很多的內勤和外勤工作人員，美國「時代」週刊的工作者陣容是這樣的：總編輯，總編輯以下沒有執行編輯，負責編輯實際工作，以下設高等編輯六人，助編十四人，特約編輯三十五人。此外則又有所謂資料搜集員，計三十六人，大都為女性，其中還有一位中國女子，叫宋月英的，不知是誰。此外便是專任記者(Saff Correspondent)，計三十八人。編輯部以外，則為發行人，各分社主任，國際版總經理，國際版營業主任等。說到分社，「時代」週刊不但在美國國內各大城市設有分社

，而且在世界各大都市都有分社設立，如重慶，倫敦，莫斯科，巴黎，羅馬，布艾諾斯愛勒斯等處都有分社，分社主任負責報道各該地新聞。該刊除了在紐約刊行外，復有海外版發行，據說不久還要在上海發行上海版。還有值得一提的，便是該刊主人亨利·魯斯最近到過上海，也許大家還不會忘記。在戰時，該刊又有一種「翻版本」發行，現在筆者手裏就有這樣一本「中國·緬甸·印度戰區翻版本」，版本較小，紙張也差一點，內容則與原版無異，不過有的地方節縮一點，廣告則全部取銷了，由該刊免費供給紙型，由聯軍印度緬甸戰區司令部在加爾各答印行，免費供給美軍閱讀。

這樣一本雜誌，不但是從一個美國人的口中報告一週間的世界新聞，還代表一個美國人對於一週間世界各地所發生的事件的想法，筆者便想借這一本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七日出版的翻版本「時代」來介紹美國新聞雜誌報道新聞的手法。

• 美國農村風景線 •

翻開「時代」的第一頁來，便是一張典型的美國鄉村風景圖，這一欄的總題目是「國內要事」，底下的小題目很多，不過我們祇要揀出底下的一段來說明：

「……新英格蘭的原野還是那麼的青潤，海的鹹味還是從各處海岸吹來。公路兩旁的廣告牌還是那麼鮮艷，路旁到處有漆着烘焙粉廣告的穀倉和競選總統時風雨侵蝕了的競選者的肖像的木牌。在南方，棉花樹已長到齊腰了。北方邊境上的麥田閃着金黃的穗。西部牧場的泥土乾燥了，點綴着白臉的牛。落機山高谷中的樹葉在萎黃着。西南部路旁仍有一陣陣的煙霧，遠天瀰漫着耕耘的塵土。

「但是家鄉與和平的感覺是更誘人的。養牛的鄉村正鬧着牲畜市集的盛舉：牛欄的氣息，一匹野馬在日光中叫着跳出來。偶然看見根釣絲拋在流水中，釣着了一條鱈魚，心快活得亂跳，拉起來，那是許多美國人都懷念着的。狩獵的季節快到了，機柄扳動時的冷的感覺，一頭鹿在汽車窗前掠過的景像，煙霧中的野鴨，或是一匹野雞的驚跳，像從褐色的草叢裏迸裂出一團色彩來，或是遠處獵犬的一陣號叫。

此外當然還有一些比較不熱鬧的賞心樂事，例如去看一個競賽會，在路旁的飯店裏吃一餐，或是駕着遊艇隨意閒蕩一回之類。」

描寫美國秋後鄉村風味，還有比這裏所寫的更生動和特出的嗎？

· 大人物和小掌故 ·

「時代」週刊的「國事」欄裏還談到杜魯門總統的戰後復興計劃，議會對於陸海軍部珍珠港事件報告的不滿，日軍虐待美俘的暴行等等，此外則以很大的篇幅來敘述美國務卿貝爾納斯訪問英國事件，而稱貝氏此行爲「第一次重大試驗」。且看它對於貝氏的看法：

到上星期，貝氏任國務卿

剛到兩個月，有些人仍在懷疑

，但大都是遊玩性質。他也沒有傳統的外交家那樣的習慣和豐度。



· 斯納爾貝 ·

，國務卿爲何要這樣一位生手來担任。（事實上，五強外長中祇有莫洛托夫是外交老手，他如貝文，皮陶爾脫，王世杰都是生手）雖然貝氏曾使羅斯福的外交政策得在參院中通過，但是他的經歷大部分在內政方面。他也曾到過歐洲十餘次

但是貝爾納斯也有他的一大長處。正如將來的軍事技術和戰略須以廣島以前或廣島以後（按：指使用原子炸彈而言）來衡量，今日的外交折衝而以雅爾達之前或雅爾達之後（按：指克里米亞之羅史邱三頭會議）來決定。因爲這次會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鍵會議。在這次會議中，貝氏不但在場，而且還担任會議紀錄。克里米亞會議中最佳的速寫記錄就是貝氏所記的。貝氏還有一個長處，即熟悉美國政府各機構，他担任過十四年衆議員，十年參議員，十六個月的最高法院推事，八個月的金融安定委員，和廿二個月的戰時動員委員。所以他深悉政府立法，行政，司法三部門的運營。他出身寒微，幼孤，母爲縫紉婆，他替母親打雜，讀速記科，担任過法院記者，這是他練習政治

的開端。他有愛爾蘭人那種重視現實的性格，常識是他的指南針，妥協是他的方法。他向不多錢，嗜好甚少，他說過一句話：『兩套衣服一年，三頓飯一天，一點好酒。』他不裝腔作態，不嘍吹，沒有上流社會的技巧與風尚。但有南方人的禮貌，強烈的野心。杜魯門死後，他可能繼任總統。

• 長跑健將受難記 •

國家大事以外，「國事」欄裏也講到一些不十分重要的事：

一年前，陸軍部宣布美國長跑健將，一九三六年夏克配撒布里尼 (Louis Zamperini) 的死訊，可是上星期撒布里尼回來了。「紐約時報」駐橫濱通訊員這樣記載他的故事：

一九四三年五月，距帕來

島 (Palmyra Island) 二百哩海面，撒布里尼乘 B 24 型機一架，墮入海中。撒布里尼藏在破碎的機會中，沉入海底四十八呎模樣，繫拉救生圈的帶，拉開了一扇窗，竄到水面來了。

此外還有兩個人也不會死。剛巧有兩只橡皮艇浮起來，於是



他們都跨上船，把兩只船結攏來。船裏所有的食物，祇有六磅巧克力糖，急救瓶裏可供兩天用的水。他們捉到了兩條小魚，撒布里尼拉着一條小鯊魚的尾巴，把它拉到船上。他們又捉到無意中停到他叫船上來的三只小鳥和四只信天翁，在船裏幾星期，他們就祇有這一

點吃的。他的兩個同伴耐不住饑，於是撒布里尼講出一些好菜來給他們解饑。到了第廿七天，一架日本飛機發見了他們，便加以機槍掃射。他的兩個同伴實在有乏力了，祇能躺著裝假死，撒布里尼身體好，還能跳到水裏去，飛機每次掠過，他便沉入水中，去了再透出頭來，總算都沒有受傷，繼續執行着。在某一天夜裏，他的同伴麥克英梯死了，到天亮，撒布里尼為他禱告，最後把屍體拋入海中。他們看到了更多的日本飛機。一天一個巨浪打來，幾使他們昏去，他們羸弱地划了一天一晚，最後又來一次巨浪，把他們打入馬紹爾羣島的一個礁湖裏。到了第四十七天，

的開端。他有愛爾蘭人那種重視現實的性格，常識是他的指南針，妥協是他的方法。他向不多錢，嗜好甚少，他說過一句話：『兩套衣服一年，三頓飯一天，一點好酒。』他不裝腔作態，不嘍吹，沒有上流社會的技巧與風尚。但有南方人的禮貌，強烈的野心。杜魯門死後，他可能繼任總統。

• 長跑健將受難記 •

國家大事以外，「國事」欄裏也講到一些不十分重要的事：

一年前，陸軍部宣布美國長跑健將，一九三六年夏克配撒布里尼 (Louis Zamperini) 的死訊，可是上星期撒布里尼回來了。「紐約時報」駐橫濱通訊員這樣記載他的故事：

一九四三年五月，距帕來

島 (Palmyra Island) 二百哩海面，撒布里尼乘 B 24 型機一架，墮入海中。撒布里尼藏在破碎的機會中，沉入海底四十七呎模樣，繫拉救生圈的帶，拉開了一扇窗，竄到水面來了。

此外還有兩個人也不會死。剛巧有兩只橡皮艇浮起來，於是



他們都跨上船，把兩只船結攏來。船裏所有的食物，祇有六磅巧克力糖，急救瓶裏可供兩天用的水。他們捉到了兩條小魚，撒布里尼拉着一條小鯊魚的尾巴，把它拉到船上。他們又捉到無意中停到他叫船上來的三只小鳥和四只信天翁，在船裏幾星期，他們就祇有這一

點吃的。他的兩個同伴耐不住饑，於是撒布里尼講出一些好菜來給他們解饑。到了第廿七天，一架日本飛機發見了他們，便加以機槍掃射。他的兩個同伴實在有乏力了，祇能躺著裝假死，撒布里尼身體好，還能跳到水裏去，飛機每次掠過，他便沉入水中，去了再透出頭來，總算都沒有受傷，繼續執行着。在某一天夜裏，他的同伴麥克英梯死了，到天亮，撒布里尼為他禱告，最後把屍體拋入海中。他們看到了更多的日本飛機。一天一個巨浪打來，幾使他們昏去，他們羸弱地划了一天一晚，最後又來一次巨浪，把他們打入馬紹爾羣島的一個礁湖裏。到了第四十七天，

衆，沒有歡呼，沒有衝突。食物甚多，商店裏推滿貨物，但老百姓沒有命。有一個南京人這樣解釋：「事實是我們多少都曾當過傀儡。我們或是在偽政府下當過公務員，或是和日本人做過生意。八年來慣了。這是我們的城市。現在你們來了，叫我們怎樣呢？」

但在上海——快樂 從緬甸薩爾溫江峽和華中山嶺中來的健兒們到了上海，上海的慶祝解放，是世界上任何一個都市所及不來那麼熱烈的。

野鷄的笑聲在每一家旅館的走廊中響着。牛排是大而且多。真正的蘇格蘭威士忌酒在流着。旅館的床有着彈簧墊子和雪白的單。從美金，掉法幣，掉偽幣，掉日金物價雖然大得嚇人，可是這樣一掉，大得嚇人變成了便宜，一盆牛排五角美金，一件睡衣三元美金。狂歡了十五天，放爆竹，音樂，和笑聲。英美水兵被四川路來的「鹹水妹」，被嬌小的雜種女人，熱烈的白俄，和大眼睛的匈牙利女人圍着。

日本兵可以保持他們的武器，直到有充分的中國軍隊到了這個日本人所曾佔有，但始終不得獲得的城市爲止。日本兵眼睛白瞪瞪的看着這愉快的最後的一幕，當這被上海的風吹皺了的幕布落到他們的帝國上的時候。

• 一些小事件 •



• 塊致京東 •

「國際」欄裏當然必得講到歐洲的許多國家，例如希臘，南斯拉夫，波蘭等國的問題，法國戴高樂的地位，德國的苦況，英國的復員和工業生產，都是大問題，可是「國際」欄也講一些小事件，例如捷奸費茲納和挪奸莫士林的處決等等。就連軟性一點的新聞也有。例如關於俄國人的名稱：

紐約光顧講壇報對於俄國人的名稱感到困難，因此去向紐約蘇聯領事館的費陶西摩夫書記，稱他國內的人可否稱之爲「俄羅斯人」(Russians)費氏的回答是不能全體稱之，因

爲蘇聯包括了一四九種民族。那末稱之爲「赤黨」(Reds)怎樣？費氏說這也不行，這祇能適用於紅軍和紅色海軍的人們，此外，那末稱其爲「Reds」。那末稱其爲同志(Tovarich)怎樣呢？費氏說，稱朋友或熟人倒可以，陌生人則不對，陌生人祇能稱「Grazhdanin」(公民)。稱他們爲「蘇維埃們」(Soviets)可不可以呢？費氏說這祇能指蘇維埃人民委員會。費氏想出了一個最適當的集體名稱：「蘇維埃人們」(Soviet Peoples)費氏又抱歉似的說，就是蘇聯人自己也有困難，他們堅持着被稱爲「俄羅斯人」，雖然他們明知道這是錯的。他又加上一句：「錯得正像美國人自稱爲「阿美利加人」(Americans)一樣。」

又如：

列齊坦斯坦 Liechtenstein 位於奧地利和瑞士間的一個小國，面積六五方哩，人口一萬二千人（除了在地境裏了一條鐵絲網以防戰爭罪犯逃入以外，可說一點也沒有戰爭的痕跡，可是上星期也接觸到了和平的問題。沒有敵人來侵犯它的國土，不過新的思想會從義大利，奧地利，瑞士傳過來。戰時內閣總理霍登辭職了，新任總理是弗列克博士，他的施政計劃是：擴大社會主義化。列國國王約瑟夫二世高居在宮中，核准了此次內閣的更選。列國政府還有一件工作，即支付邊境柵欄之費，計瑞士法郎三十萬，佔其全國經費之八分之一。

• 精采的一欄：人物誌 •

以下是「人物」欄，這是很有趣的一欄，可資談助。例如：

邱吉爾在義大利康莫湖上度假日，竟去一訪他素所痛罵的墨索里尼之墓，這便米蘭人大吃一驚。

墨西哥前一代的革命家班卓維拉 Pancho Villa 按「影片」自由萬歲」之主角，曾在戰前上海映過，華雷斯皮萊飾(地下有知，亦當一然色喜，蓋其生前使用之六發步槍在紐約曼哈登區琴勃爾百貨公司中標價四百五十美金出售。被處終身監禁之貝當，法國通儒院決定不承認其爲法國賢人之一。

(宋氏三姊妹作者項美麗 前在上海，爲美國著名女作家)，在紐約獲訊，她的英國朋友却爾斯·鮑克塞少校尚在人間，是在日本俘虜營中，這位少校是前香港軍事情報部長，項美麗在她的近著「中國觀感」中曾說他是她四歲的小女兒卡洛拉的父親。鮑少校沒有死的消息是倫敦「晚報」傳出來的。項美麗聽到了這消息說：「他當然會回來。」

和我結婚。」

秀蘭鄧波兒，十七歲，改變了她再等幾年的初衷，決定馬上和阿加軍曹結婚。

葛洛麗亞·史璜生，四十五歲，默片時代的時髦美人，向紐約法院控告，自從她第五個丈夫離開她後，她一直是借債度日，現在她要求一千元一星期的贍養費。威廉·大衛，五十二歲，正月裏和她結婚，四月裏離開她，他說她不會老實說出她負債情形，而且在結婚之前，也沒有告訴他她需要動一次貴重的手術，現在她要求取銷這樁婚姻。葛洛麗亞則堅持這位銀行家的富有，她說他有一艘遊艇，每年要花十萬元，有一夜，富有的聖列傑旅館裏要做一隻名菜缺少牛油，他便從家裏去取了半磅來。

再下去便是「音樂」欄，「教育」欄，和「新聞界」欄。「音樂」欄裏說到蘇聯交響曲大家旭斯泰谷維契(Dmitri Shostakovich)完成了他的新著第九交響曲，並在莫斯科若干音樂家面前演奏，因此，旭氏至少在數量上可與悲多芬媲美了。旭氏的新作叫「勝利交響曲」，是他戰時三部交響曲的最後一部，「列寧格勒交響曲」是他的第一部。不過這支「勝利交響曲」短而脆弱，恐怕不能獲得評論家的讚許，「全國廣播公司」的記者曼琪獨夫這樣報告。

• 最銷書和原子炸彈 •

「新聞」欄裏有一段說得很有味：

倫敦報欄上的「每日快報」印着大字的通告說：「這是整整六年來第一次不受檢查的本報。」那得「紐約時報」也曾愉快地通告說，「自從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以來，世界各地第一次不發戰報。」

「新聞」欄說到美國赫斯脫系報紙記者古拉克·李的奮鬥史。李三十八歲，身材壯硬，但够文雅，他搶在陸海軍的前面，單槍匹馬去採訪新聞而獲得成功。據李自己說，他在六天內就獲得以下的成就：

- 一，第一個人發見日本廣播員「東京玫瑰」。

- 二，從他在上海時的高爾夫舊友 Kanazawa 海軍小將手中「受降」了一部分的日本艦隊，後者對他說他們應該

像比賽高爾夫球以後那樣，大家來喝一杯酒。

三，在日本發現了德國人「華沙屠夫」梅沁格上校。

克拉克李的父親是「合衆社」(U.P.) 早年的社長，但是他當新聞記者是在聯合社(A.P.) 開始的，首先駐在南美洲，後來到遠東。(那時他和一位夏威夷公主叫喀哇哇那那可的結了婚。)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間，他在日本陸軍裏的朋友暗示他：離開上海，此其時矣。太平洋戰爭發生時，他在馬尼刺「聯合社」工作，曾往巴丹前線去採訪新聞，供給了不少太平洋戰事的日擊記，也最初供給了寫麥克阿瑟軍事天才的真實故事。他比麥帥先到澳洲一步，返美後寫了一部「最銷書」：「此之謂太平洋」，力主政府向遠東輸送軍火和人口。新聞鉅子赫斯脫看了眼紅，於是撓角，把李招了去，許以重酬，祇是派他到歐洲，這使他英雄無用武之地，一直到他回到巴丹和東京，才大大地出了風頭。

「新聞」欄裏說到美國第一個洞悉原子彈製造歷程的記者威廉·勞倫斯(William L. Laurence)，勞氏是「紐約時報」科學記者，有十五年的採訪經驗，一九三七年得過普列資新聞獎金。戰前試驗原子分裂不守秘密之時，他寫過一篇論鈾二三五的最完備的文章。據說在戰時，有人向公共圖書館借閱勞氏論鈾的文章，背後就有聯邦調查局的密探會跟他到家裏去。美國陸軍部試驗原子彈完成時，便徵發勞氏去寫解釋原子炸彈的公報，因此他有機會參觀七月十六日在新墨西哥沙漠中的原子彈試驗。然後又由陸軍部送他到太平洋前線去，坐了超飛行堡壘，目擊原子炸彈在長崎的爆炸。到上星期，他的原子炸彈炸長崎記才由美國陸軍部正式發表。雖然炸長崎已是一月前的事，但該文仍在「紐約時報」等各報第一版佔最顯著的地位。

• 東京玫瑰和死人島 •

再底下是「體育」欄，「藝術」欄，「無線電」欄和「科學」欄。「科學」欄裏主要是講原子炸彈在新墨西哥試驗的情形。其他是說到除了DDT, 2-4-D和原子炸彈以外，又有一種殺鼠新藥「一

○八〇」的發明。

「無線電」欄裏最令人發生興趣的是關於日本女廣播員「東京玫瑰」的故事，這裏說的是「東京玫瑰」雖已被捕，但是如何處罰，美政府尙未宣佈。因為美國海軍會於八月七日對「東京玫瑰」傳令嘉獎，因為她鼓勵了美軍的士氣，所以她受審時，她的辯護律師必然會提出這一點來辯護。還有一點也有問題，因為她雖然是日本種的美國人，但她在本年四月間，會與同盟社某葡萄牙籍職員結婚，而希望她能成爲葡萄牙人，關於這一點，美國最近的法律還沒有經過法庭試驗，不過大約未得美政府許可，她是不能放棄她的美國國籍的。

「宗教」欄，「人事誌」，「商業金融」欄，「醫藥」欄，「雜俎」欄也許祇有美國人自己對它們才有興趣，我們外國人是覺得枯燥的。

最後是「書評」欄，和「電影」欄，「書評」欄評到前美國海軍情報官安德洛·羅斯的「日本的困境」。作者是反對格魯式的對日外交政策的，他主張廢除天皇。

「電影」欄提到兩張新片，筆者有興趣的倒是第二張：「死人島」，雷電華攝製，卡洛夫主演，據說是一張空前的恐怖鉅片，超過以前的任何一張。故事是根據瑞士浪漫派作家安諾特·包克林的，由卡洛夫飾片中的希臘將軍。片中的狂笑，褐色的樹葉，夜鳥的慘叫，空室裏的黑暗，足以嚇壞愛倫坡。

• 這樣的新聞雜誌。

一冊「時代」週刊的編制和內容就是這樣的。它報告的新聞都是最新鮮的，新聞都是特寫式的，不覺得它沉悶，但都是真實的故事。還有一點值得注意，但往往爲中國的記者所忽略，那就是插圖的衆多，而且是首家刊載的圖片。例如日本兵向自俘虜營釋放出來的美國戰俘鞠躬，日皇的衛隊，項美麗及其幼女，「東京玫瑰」，被原子炸彈炸傷的日本嬰孩等等，都是名貴的照片。文字也達到新聞學的最高峯，簡煉，具體，有力，必需經過密慎的編撰才能達到。我們幾時也能有這樣一本的新聞雜誌呢？

一百萬法郎的懸賞

Manuel Komroff 作
楊 彥 岐 譯

「一百萬法郎，」他急促地穿過勃羅賽的街道，反覆地唸着。「一百萬法郎。」他一眼又瞧見另一張纔貼好的招紙。什麼地方他都能看到發亮的黃色的招紙，新鮮的漿糊閃爍着，宣佈這一百萬法郎的懸賞。

「一百萬法郎！」他自語着。一種對於他所苦苦希望着的東西的快意慾念，突然填滿了他的腦子。食物，衣着，與溫暖，這些對他是多末昂貴的東西……

他的衣服在肩頭破裂了下來，慢性的飢寒使他的脚步那末的軟弱。現在他又一次站住，眼睛盯住了另一張纔貼好的招紙。顯著的字體：「一百萬」，兀立在紙面上。

「一百萬法郎，」他又反覆地唸，轉進街道的狹巷，遲緩地爬上兩層樓梯。那門沒有鎖，他不用敲門便進去了。

「你？」他的妹妹說，「這末早？」

「是的，很早。」

「你臉色蒼白。」

「我知道，瑪葛達，我知道。」他不耐地說。

「你不好過？」

「或者是吧。我不知道。」
「遇了什麼事？」

「沒有什麼事，」他開始脫去外衣。

「你的手在抖。」

他不回答。在他腦子裏那幾個字在反覆出現：「一百萬法郎。」他的心跳得厲害。

「今天你去工作了嗎？」

「去了，做到中午。我就停止了。我告訴他們說我不好過。」

「坐下吧，維克多，」她命令。

而像個小孩似的，他服從。

「拉過來，靠近些我，告訴我出了什麼岔子。」

「岔子？」他說着，笑了笑。「整個世界就是一個岔子。你擔保明天每一件事都出岔子？」

「我不懂你的話，」她說，「說明白些。」

他沉默了一會兒。於是他說：「他們出一百萬。」

「出？誰出？」她問。

「你今天沒有出過門？」他留心地望着她。

「沒有。」她更靠近他些。

「這個城市裏已遍處貼了招紙。你遍處都可以看到閃着黃色的招紙用未乾的漿糊粘貼。他們出一百萬。」

「爲了破壞火車，還是電影院的事？」

「爲了電影院的炸彈案，」他回答。「他們急急需要情報。十四個納粹官員被殺。他們若不查出誰是密置炸彈者，決不于休。」

「但這事與你有什麼相干？」

「不相干。」他很快地回答。他的手指在桌上跳動重複地說：「一百萬。一百萬。」

她站起在他面前，她的手壓住他的手，不讓他手指跳動。非常懇切地望着他的臉，她問：「你知道些什麼？」

「不——」他慢慢地回答。

「我看得出你說的不是真話。」她輕聲地問：「你與這事無關？」

「無關的，瑪葛達，」他很快地回答，「不是我。」

「那末是誰？」

「是別人。」

「那末你是知道的？」

他不回答。

「那末你是知道的？」她輕聲地重複了一遍。

「是的，瑪葛達，我知道。」

她的手仍然在桌上壓着他的手，她覺得他的手顫抖

着。

一下沉靜之後她問：「你怎末知道的？」

「怎末？那還不够簡單。我親眼看見的。上星期他到我這裏來借一根電綫，那是一根綠色的絲線裏住的。那很容易認得出。那是從一個舊電話機上拆下來，在店裏我還有剩下的那一捲……」

「他們就要逮捕他。勃羅賽的每一個角落都將搜查。當然總有人看見或知道。他們一定會發現那電綫的斷片或一些別的。這不過是今天或明天的事。一百萬。」但他的心跳得很厲害。每一跳就像一聲呼喊：「不！」

「今天在他們鐵蹄下我們受壓迫，也許明天便能自由了。」

「總有人要得這一百萬的。但他真不值這數目，我起誓他決不值這數目的。他是一個酒鬼。他的孩子懂得厲害。他是懶惰的。他會對最好的朋友扯謊。他毫無信譽。」

「噫！這些都不干你的事。他是在與敵人作戰。他這樣單獨地做，以生命在拚。這些就已過够了。」

「够了。什麼是够了？誰能說這樣就夠了？今天早上你吃得够了沒有呢？」

「真的維克多，我真不能瞭解你。」

「够了！麵包和冷水够了嗎？而你可記得我們每天吃肉的日子？肉和蔬菜和肉汁，够了！什麼叫够了？而我必須賣命來照顧你和麥麗葉，慢慢地，一天一天……」

眼睛下面色的圈子……眼皮又澀又重。慢慢地，一天一天……氣力沒有了，呼吸沉重。肌肉消耗盡了。手指發白發冷。一天一天，慢慢地沉默地……」

「噓！你說什麼話？」

「我要說。我們今天挨着凍餓，慢慢地我們便要完結。」

「我們可不孤獨。」

「我知道，可是……」

「現在正是我們要活下去的時候。我們所有的人民，還有小孩子，每一個人……麵包是平均分配，牛奶是平均分配，每一樣東西……維克多！這是怎樣的事？你知道了什麼？」

「你和裘麗葉，我們一起三個人……我們可以吃到肉也可以得到別的，是的，即使牛油，如果你想要的話，可以化上五百法郎才尋得到一磅。」

「而你又從什麼地方去尋五百法郎來買一磅牛油呢？」

他沒有回答。他的眼睛垂下來，心跳得非常激烈：「不。」他突然在往上望了一眼。這一眼，她懂得了一切。「維克多，」她很快地說。「我向你立咒，維克多，爲了一切的神聖。我自己會殺死你。」

她在他對面坐下停了一下，問他：「那人是誰？」

「羅塞爾。你不認得的。」

「我認得。我見過他一次。他是一個熱血的人，高

大而黑勁，一個寬闊的鼻子，澀澀的聲音。」

「是的。那就是羅塞爾。」

「好呀？」

「就是他來向我借電線的。」

「那一種電線？」

「我已經說過了。我那邊雜物箱裏有一捲從舊的電話機上拆下來的電綫。當然他沒有告訴我他借去作什麼用。不然我是不會借給他的。他真是一個笨蛋。」

「爲什麼？」

「因爲我給他的電線是一種極舊式的電話上的。或者有四十年了。外面裹着綠色的絲，那太容易被認出來了。他真是一個笨蛋。」

「你所剩留的那些都毀棄了沒有？」

「沒有。」

「你還知道什麼別的？」

「喔，還不懂是電線。還有整個的事情要加進去。電線的重要是因爲它會被查出——一些零碎的東西都會作爲偵查之用——他們將在全比利時查個水落石出，不捕獲到人不會干休。」

「還有別的？」

「他把這些機械零件裝在他的飯匣中從店裏帶回家去。而我又在街上遇到他。他看見我并且知道我心裏明白。」

「在什麼街上？」

「在靠近喜劇院的街上碰着的。」

「而你就相信？」

「是的。斷然相信。那電線會證明的。或者就是一根綠色的絲。縱然電線燒掉了，但編織電線的絲線可以證明……一百萬的懸賞！他這人當然不值這數目。對我們這是自由是救星。」但，他的心跳得激烈：「不，不。」

最後她柔和地說：「維克多，你的意思是說你將做一個特務員，一個敵人的特務人員？」

「不是特務人員，」他很快地說。「但一百萬是一百萬。總有人必然要拿到它的。我們可以到鄉下去，那裏沒有人知道我們。裘麗葉和我可以結婚，戰爭不久結束，那時——一百萬是一百萬。我們可以旅行。後來我們還可以到美國去住下。我們可以有一幢房子，一個農場。」他越說越快。「新鮮的牛奶，新鮮的牛油，肉沒有恐懼，沒有飢餓。我們可以快活……」

「快活！」她叫起來。「你說的是那一種快活？在你手下用一個無辜的人的血所造成的！」

「無辜！」他笑。「你說他無辜？」

「他還不祇無辜。」

「還多些什麼？」

「他是一個英雄。」

他一下子沒有回答。最後他說：「他是一個沒有朋友的人！」

「我不相信。你就在發明什麼來反對他。」
他不回答。

「這事不會發生，」她自己在說。「他不會做這件事！」

「裘麗葉在那裏？」維克多問。

「她出去弄晚餐食物。一天比一天難了。但她會很快就回來的。」

一個很長的沉默垂下，他心裏又一次被那鉅款的夢所捉住。「有了一百萬法郎，裘麗葉也不必化上半天功夫去擠在長長的行列等買食物。我們可以過很舒服的日子。當然，瑪葛達和裘麗葉從不會懂得窘困。一百萬法郎，那也是爲了她們。」他重複這幾個字：「爲了她們，有十二次。這幾個字像鐵槌似敲在他腦子裏。但他的心可跳得厲害：「不，不！不，不！」突然地門開了。那是裘麗葉。她放下一包東西着：「維克多！什麼事使你這末早就回家了？」

「曠。」他靜靜地說，從椅子裏站起來。「我想我疲倦了，並且覺得很可憐。」

「是的。你回來我很高興。」

她伸出手臂挽着他，吻他。「我有一個新聞告訴你，你可知道這星期食物分配量爲什麼減少？你可曾看見街上貼着的黃色的招紙？」

「看見了，」維克多回答。

「這是一件事。我到都德利奧醫生都裏想弄一點治

頭痛的東西，他告訴了我。」

「告訴你什麼？」

「德國人已瀕絕境了，他們很明白，每星期他們遭到了什麼事，在比利時任何一個地方的納粹官員會神祕地失蹤。這種負担對他們真是過於沉重，現在他們明白，單是用恐怖手段，是征服不了的。」

「但那些黃色的招紙？」世問。

「是呀，那也是一件事。那豬欄懸賞了一百萬法郎。他們感到絕望。都德利奧醫生說，他們所以要減少食物的配給，就是想誘陷可憐的人們。在他，說起來全是醫藥上的現象。首先是頭痛。然後是困倦與 睛澀重。毛髮枯乾，缺少脂肪，精神萎縮。睡眠纏住了人。平時正常需要睡八小時，這時需要十小時，甚至於十二小時了。起床時感到混身無力。漸漸的眼睛下面有了黑眼圈，嘴唇上有了黑斑。覺得頭腦漲痛，走路吃力，呼吸沉濁，身體裏感到養氣不夠。這裏，就起了危險！」

「什麼危險？」維克多問。

「從這一點說下去，道德上是非的判斷力就薄弱了。一天一天薄弱下去。一個人的意志軟化。於是女孩子們便把自己賣給敵兵，而男人也失去了正常，做起糊塗夢來……：噯！他們不再是人。他們成了環境中的生物用來接受任何宰割。」

「是，是！」維克多喊了起來。「這是真的！」
於是他的頭埋在手裏哭了起來。

「怎麼啦？」裘麗葉問。

「他不好過」，瑪葛達回答。「所以他很早就回家來了。」

他抬起頭來說道：「瑪葛達，說真話。她所形容的正是我的病徵。我回家……魔鬼侵入我的靈魂。一百萬法郎的懸賞苦惱着我。」

「那末你知道？」裘麗葉輕聲地問。

「是的。」

她靜靜地望着他。她並沒有問：怎樣知道和那人是誰。

最後她深深地吐了一口氣很快地繼續說：「都德利奧醫生還說了許多別的。他說這利刃有兩種方法來殺人。此外還有一種病徵。而他們可以很快地來征服……他們也是，他們是離家很遠的。氣候不同。生活兩樣了，對人民沒有友情，恐懼心起來了。對他們多一分反抗，他們就更強一分地變壞。他們一樣要找出誰該負責。秩序是和平所必須的。一百萬法郎是一個便宜的價格！晚上他們不能安枕，他們知道有敵人們的大鐵環圍着他們。他們會聽說人民尊敬他們并且服從他們。但他們發現這是謊話。冬天多末漫長。他們不安。神經的震顫一天比一天厲害。這樣便形成一種沒有統治的恐怖。許多官員，醫生說，到比利時來了不過一兩個月，就有些失常了。有許多人夜間夢中狂喊。他們很快地就撤退到山間去。紀律必須維持。但一天比一天難以維持。而他們都

知道有一個日子即來到。」她一口氣說完了。

「有一個日子即將來到。」他重複她的話。從桌邊站起來。「現在有幾點鐘了？」

「五點。」他的妹妹回答。

「我該出去。」

「那裏去？」

「我一定要去找他。」

「誰？」瑪葛達問，很急。

「那個……」他看她不能懂他的道理便不說了。

「爲什麼？」

「因爲那是必要的。」

「但是爲什麼？」她頓着腳。

「爲什麼，因爲我必須要告訴他一些事。我一定要

告訴他……他可能想我知道，他可能在害怕。總之，

一百萬……我一定要去跟他說。」

「你到什麼地方去找他呢？」裘麗葉問。

「他仍舊在那裏工作。五點半他才離開工廠。」

他的動作在決定之下快而敏銳。只有一下了；他拉

起便帽，戴在頭上，走出門去。

「瑪葛達望着關上了的門，像是正在看着他走下樓

梯。裘麗葉望着瑪葛達，帶着疑問的神情。

「他的行動真奇怪，」最後裘麗葉這末說。

瑪葛達回過頭望着地板，因爲她眼睛中突然充滿了

淚水。「他剛才不好過。現在好多了。」她站起來，整

整衣服。「你和我也該出去了。」

「是嗎？」裘麗葉說，「爲什麼？」

「去看都德利奧醫生。以前我不知道有什麼地方去

。」她笑了。

裘麗葉點點。「我奇怪……」她的聲音低到像耳

語一樣。「另外一家電影院？」

「我不知道。但會有人告訴我們的。」

「但是，維克多，他沒有什麼吧，我們可該等他回

來？」

瑪葛達慢慢地搖搖頭，但微笑在她蒼白的臉閃起。

我們將不再擔心維克多了……」

「走，我們必須出去……」

(重慶掃蕩報)

笑不笑由你 宏德

兩架美國戰鬥機在太平洋小島上空，遇險墮地，兩個飛行員馬上用降落傘跳下。其中一頂傘很快地撐開了，飛行員是緩緩地安全下降，另外一個則急向雪中落了下去。當那用傘平安降下的飛行員到司令部去報告經過時，另一人已早在那邊了。他便問道：「你碰到了些什麼？」

「我很僥倖。我們出事的地方正在一羣海岸上程險的上空，當他們看到我的降落傘沒有張開，他們便爲我佈置了一個網承住了我的身體。」

美國麥克凱因海軍中將著

太平洋海戰實錄

錢伯銘

一九四五年一月間，有整整的十天，日本的軍閥們嘗到很大的恥辱。那時候美國赫爾賽（Halsey）海軍大將率領着第三艦隊，在南中國海任意縱橫，進行着肢解日人野心勃勃的自豪產物——「大東亞共榮圈」的痛快工作，日本軍閥們雖然憤怒萬狀，却是束手無策。對於第三艦隊的航空母艦隊，突入南中國海進擊，乃是歷時兩月的戰役的最高潮。這次戰役，開始時是暫時應急的補救行動，在脫離空母戰略的基本原則之戰鬥狀況下進行，却將空母艦隊鍛鍊成一種防禦力極堅強而攻擊力極猛烈的武器，使海洋殆無一處角落，可讓日軍說是在他們自己的。中國海作戰，終於獲得了勝利，赫爾賽大將所以能獲此勝利，是由於艦載航空隊有史以來首次敢然對抗陸上航空隊，予以痛擊之功，連續幾個星期，第三艦隊的空母艦，對呂宋島的一百另一處飛機場，和一種瘋狂般自殺的日本飛行員組成的神風隊，短兵相接，不斷血戰。

當密希爾（Mishel）海軍中將以第三艦隊空母隊的指

揮權移交給我時，誰都不能猜想到戰事將怎樣進行。那時候，艦隊不斷轟擊雷伊泰島已久，並協助麥克阿瑟將軍率部進攻該島的工作，方告結束，正停泊在前進奇旋處。不過五天之前，我們還會同第七艦隊獲得了第二次非列賓海戰的勝利，解除了麥克阿瑟將軍麾下大軍所受日海軍行動的威脅，至少在其後日人修理艦隊殘部所需的幾月中，已沒有這威脅了。我正非常滿意地準備進行空母隊行動程序上的其次任務，這便是向東京實施一九四二年四月間，杜立特（Doolittle）將軍率領舊空母艦黃蜂號的「二五型機」，進襲東京以來的首次艦載機攻擊，計劃已經擬就，時間也已決定了。

說來也有趣，使第三艦隊經長途前往南中國海的因素，乃是叫陸地戰感到頭痛的雨。當時的熱帶正常天氣，應該祇有不大的陣雨降於雷伊泰島，却不料該島上空，竟一天一天的密佈着烏雲，大雨傾盆而下；麥克阿瑟將軍部下新佔領的多處飛機場，一再變成一片泥沼，因此陸軍航空隊進行極重要的工作，如爭取天空優勢以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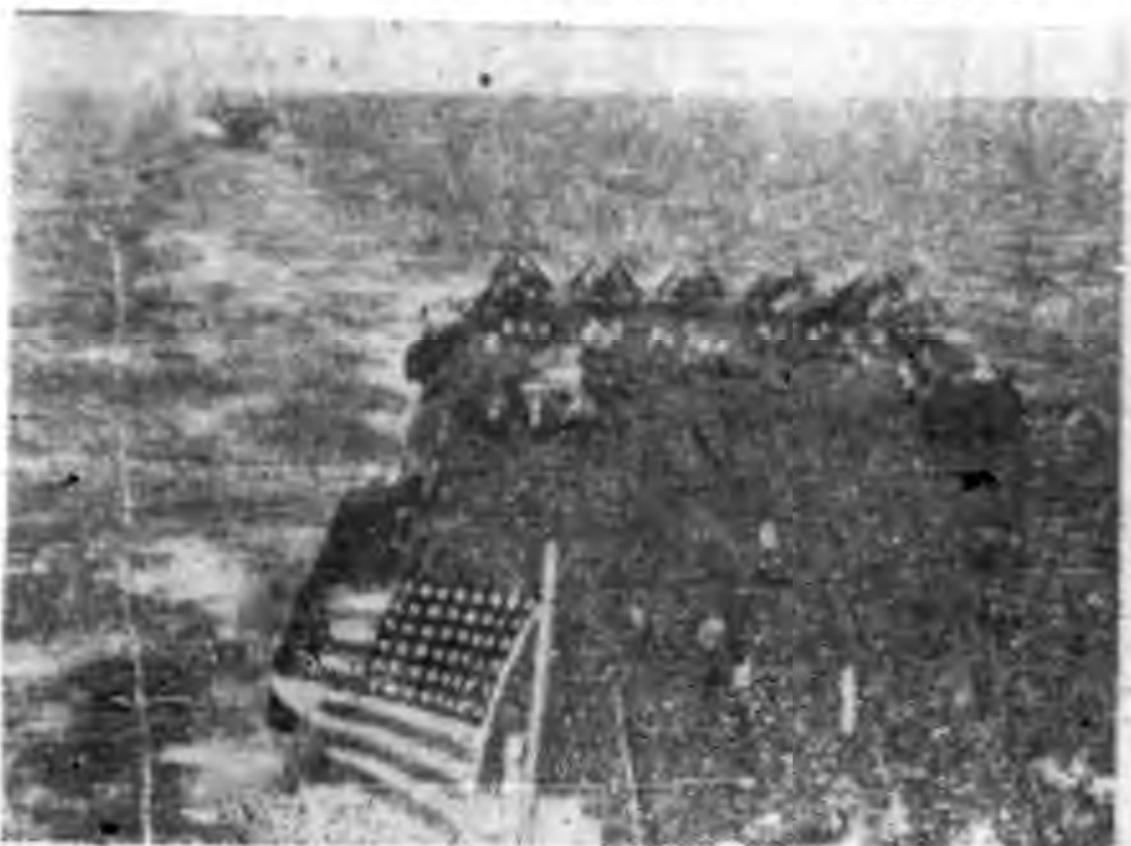
：米戰的彈投上港貢西
。火大庫倉油汽上岸！艘八十三毀炸，艘一十四沉炸



• 味戰討研室令司在(左)作著原 •



• 那瞬一的沒沉艦日 •



着息停上艦母空航隊艦三第 •
• 機鬥戰的翼拆多許



• 備準的前發出在兒健軍空 •

船三艘，和油船一艘，確切擊中但未及看其沉下的計有輕巡洋艦一艘，驅逐艦四艘，較小的戰船若干艘和貨船十四艘；在岸上，他們又擲下特種高度爆炸彈，命中貯油區，呂宋島鐵路綫和馬尼刺船塢。總之對於日方菲島的增援和接濟綫，這是一個兇狠的打擊。

但是，給予日方航空力的打擊更為猛烈。據初步估計，日機被擊落一一三架，在地面被擊毀者三二七架，共計四四〇架。然後我方的照相專家着手研究各種攝影



• 航空母艦母艦，上繩索吊在生者作 •



• 在兵艦中慶祝聖誕同唱聖誕歌 •

機攝取的照片，我方擔任情報工作的鬼靈精，也竄進成堆的戰鬥報告書中去探討，終於提出最後的數字，我初次讀過，就把它牢記着，計：

「日機被擊落，可能被擊落，在地面被毀，可能在地面被毀及受損者——共七二九架。」於是日方數週，來在菲列賓建立其空中實力，以應付麥克阿瑟將軍進攻威脅的瘋狂努力，已被一舉消滅。我們已使雙方的航空力變得強弱懸殊，而強的是屬於麥克阿瑟將軍方面。



• 戴者「水恆帽」的作者在司令台上
• 寫信給哈爾賽

然而，動人的優勝數字所繪成的優美圖畫，也有其相反的一面的，這便是空母隊本身必須遭過的危險，時常爲保護艦隻而苦戰着，在十一月份之前長久，我們已知道在菲、賓海上每遇出擊的日子，這種苦戰是在意料中的。當十一月六日晚間，我們駛離呂宋島時，還相信我們現在將駛往東京了，不料事態適得其反，其後的演變，很是險惡。

因爲，雷伊泰島上的豪雨，連綿不斷，尼米茲海軍大將乃又有無限度協力作戰的舉動，這便是他身爲最高統帥的偉大之處，原來他將進襲東京之舉無限期展緩，而將第三艦隊的主力 and 空母艦置於菲島上航空隊的勢力範圍以內。於是我們終於知道五六兩天已成爲今後多週內我們作戰任務的榜樣，因爲艦載機隊已被派出全力，和陸上航空隊搏鬥，也就是空母艦對呂宋島的一百另一處飛機場和神風隊的矮小瘋漢相搏鬥。

幾星期來，我們已聽到「東京玫瑰」和日音其他廣播員敘述神風隊故事，其用意料想是要使我們寒心恐怖（參閱本期「世界一週」）。播音員說神風隊將美海軍刮出太平洋，神風隊員都會揮血宣誓，誓必駕機衝入美艦而亡。他們從機場起飛時，已經等於身死，而以毀滅一己，獻身報君，決不復返。播音員又說，因爲他們從未復返，自然必使美艦成羣結隊的沉沒在太平洋各處。

自十月上旬起，我們就見到神風隊的行動，有一個好誇張的艦員，更對神風隊加上些美國的新鮮描述。他

說，神風飛機不啻是有翼的巨彈，機身裏裝滿藥以炸原代炸彈；神風飛行員都穿禮服，這是一件黑色絲質鑲金龍的緊身外衣，隨身帶武士刀，手脚都縛在操縱機上所以不能在自殺衝擊的最後關頭變心而張傘躍出云云。這好誇張的艦員或許還有同樣新鮮的其他妙論，但沒有傳到我旗艦的艦橋上來。

空母隊裏有些人說，他們能從遠處日機的飛行樣子，分別出是否神風隊飛機。據這些專家的意見，日方飛行員準備迫近作拚死衝擊時，就像個已死的人在飛行——木然直降，似乎拚死的志願已將他在操縱機的手脚都凍得半僵了。還有一個二十耗口徑的砲手所說的，對於識別神風機，也許是個更準確的指導。

「當一個日方飛行員迫近，而你能見到引擎上面有滿口的金牙，向你微笑，」這砲手說，「那末你可知道這便是神風隊，他正向你飛來，你最好就向之迎頭猛射。」

在當前的戰事中，我們將有極多的機會，誰都能希望見到神風隊進攻的情景。從表面上看來，我們擔當的任務似乎和我們已在十一月五六兩天完成的工作，根本沒有什麼不同，祇須打擊集中馬尼刺的呂宋島上日航空力，和以馬尼刺爲中心的呂宋島週圍日方海上交通而已。實則我們履行這工作，不得不再駛返萊萊灣外原陣地，這是我們能够對指定目標作有效打擊的唯一陣地。我得解釋，就是這種環境促使，空母隊對地上基地的

航空力，進行歷久的惡戰，這種戰役是空母艦從未經歷過的，因為戰鬥的條件，是和空母艦戰略的某數種健全原則不合的。由機動性產生的戰略上攻其不備的因素，總是艦載航空隊攻守兩用的重大資產。攻其不備，可使艦載機任何次攻擊的摧毀力，更增強其極震驚的效能，突然出擊而使目標地的敵方航空隊至少暫時不能行動，則直接有益於空母艦隊的防禦。否則，敵方航空隊將向空母艦展開危險的反攻擊。十一月間我們最關懷的便是攻敵不備對於艦隻防禦上的價值，因為空母艦是不難沉失，況且在海空軍費用中是極端貴重的，從我們的一切經驗所知，敵方若能集中其航空隊，而實力強大，那末，我方的精銳戰鬥機和大洋上技術最精的高射砲手，也不能完全防止我艦遭受直接攻擊。

自九月份起空母艦隊在菲島和臺灣外歷次戰事中遭遇的情況，總是減小了攻敵不備的防禦上價值的。在這裏，我們却向結集在數百哩內的大隊敵機和機場網，作初次攻擊了。這就是說，我們每一處出擊陣地，都被目標的地理迫處在很狹窄的範圍內，其結果祇要我機在目標上出現，便不啻向日人宣佈往何處便能覓得我方空母艦，且我機將指定目的地的敵機隊，不論殲滅得怎樣乾淨，但敵方目標區以外的許多機場，仍有足數敵機，可向空母艦隊施猛烈的反擊，我們在菲島海面已得經驗，每次派機出擊，總是將神風隊邀請來了。迄今為止，我方僅有空母艦一艘因敵方空中行動而喪失，這便是輕

空母艦浦林斯頓號，第二次菲列賓海海戰中在萊萊灣外沉沒。但空母艦隊已與日航空隊作若干次極激烈的戰鬥，稍有損傷是勢所不免的。

我們在十一月以前的戰事中，曾屢次突然出擊，向分散在南至菲島南部遠伐奧，北迄千餘哩外臺灣之間廣大區域內的目標到處攻擊，很使敵人措手不及，至少在這些日子，日人不知道我們下次將攻擊的是何處。可是現在，我們機動性的最後一點便利也不可得了。我們既然不時駛回萊萊灣外的舊陣地，日人不久自能聰明地找到我們了，他們每次都防範我們，並且知道往何處去找空母艦。因此，在不利的條件下，我們好歹得重重打擊呂宋島上的日航空力，不想再得便宜了，雖然不知道事情的發展將帶我們到何處去，我們却準備在南海的戰鬥中遭遇危險與苦戰。

只有十一月十一日那一天的戰鬥，情形與五六兩日的出擊不同。是日，為酬答一次匆遽的訪問，艦載機猛襲日本護送船團。這批日船，計有十艘，內有四艘是滿載日兵的運輸艦。它們是駛向雷伊泰西海岸的奧穆克灣去的。這十艘日船，只有一隻漏網，那是一艘受創的驅逐艦。至於運輸艦上的數千日兵，僅極少數極少數，假如有的話，勉強長游到海岸，而保全了生命。而企圖護衛船團的二十架零式日機，則為我方戰鬥機擊落十三架，另有五架可能擊毀，但未證實。這樣，遂消除了對於雷伊泰島上麥克阿瑟將軍麾下地上部隊的很大威脅。

此後，每逢出擊之日，我們就回到呂宋東岸萊蒙灣外洋上的那個不祥的地點，那裏便是普林斯頓號沉沒的所在。當時，普林斯頓號自船首至船尾吐着熊熊的火舌，最後，她的彈藥庫爆炸了。在那個地方，空母艦也曾與呂宋島敵航空勢力作過別的劇戰。自十一月五日與六日以後，我們在十三日和十四日又回到那邊，十九日與廿五日也會到過那裏。這竟成爲習慣了，以致我參謀部裏的人——或是我的參謀長倍克海軍少將，或是我的戰術航海及艦炮指揮官希安——扮着苦臉說道：「提督，我們爲何不在此處安置一個浮標以便航行呢？那樣不便利得多了嗎？」

我們出擊時的情形，差不多總是一個樣子的。夜裏，我得率領空母艦隊到那「浮標不在」的地方去，然後分散碇泊。到了侵晨，我們在朦朧的曙光裏目擊友機一架一架吐出藍色的火焰，從飛行甲板上起飛，畫着向上的曲線，飛離艦首，往上攀爬，消失在遠距離中。在那裏，組成了攻擊的第一波。其後，東方大白，我們便捏着一把汗，等待電訊，直到無線電報告我方飛機已臨目標上空時，方舒了一口氣。然而，不久，正如黑夜之後必是白晝一般，陸上的監視哨一定會有報告到我的旗艦艦橋上來，告稱敵機光臨了。

「一百哩處發現敵機，位置如此如此。」
「八十哩處發現敵機，位置這般這般。」
這真是敵機，那裏是敵機，常常有許多敵機，而且

常常距離我們很近。

因爲空母艦隊的各艦是分散碇泊的，相隔都在數哩以上，所以有時祇有一艘或兩艘受到日機的猛攻，其餘却比較安逸。不過，敵機既然近在咫尺，空母艦隊的所有艦艇，也不得不準備一切，以防迅速發展的攻擊。接獲第一個情報時，艦上鐘聲立刻狂鳴，通知各部，水兵們此時就須各就戰鬥位置，艦上的每一個艙口都緊閉起來。於是緊張的狀態出現了。時間一個鐘頭一個鐘頭的過去，各個隔離的船艙裏，由許多擴音機傳出了喃喃的語聲。隔艙中，立刻堆滿了許多無線電裝置。戰鬥指揮官等，則倚在操作台旁，追跡敵機的行蹤，派遣戰鬥機隊去迎頭痛擊，時間一個鐘頭一個鐘頭的過去，水兵們站在風吹日晒的舷邊上，站在鋼鐵的炮塔裏，靠近實彈的槍砲，樣子顯然毫不緊張，但他們立刻可以敏捷動作，以嚴格訓練的身手迅速開火。有時，戰鬥機隊截住敵機，擊落幾架，驅散其殘兵敗卒。這都是展開在遠距離隊的上空的，所以我們無從知悉空戰的情形，除出聽聽擴音機裏飛行員事實報告之外。有時，我們或可看到在遙遠的空中，突然噴出火焰，閃爍着，擴大着，慢慢落入水平線下，但我們却不知它究竟是敵機還是友機。日機常常大羣飛來，所以不免有幾架穿過我方迎擊部隊的間隙，迫近空母艦隊。於是，眼前展開了壯烈詭奇的一幕：當日機揮扎着企圖穿越無數炸裂彈的煙幕時，空中遂呈現錯綜萬端的追跡圖，耳邊祇聽得千百尊火炮雷鳴

似的狂吼，最後便是日機凶暴的俯衝——這就是我們所欲知道的神風隊的怪誕習慣。同時，我們自己也得到了教訓。

第一點，很明顯的，我們需要派出更多的戰鬥機，並且擴大他們的巡邏範圍，使之更遠距空母艦隊許多哩外。先端的戰鬥機隊，打得很有勁，也打得很不錯，可是，總不免常有日機能夠避過他們，而直搗空母艦隊，無論是神風機或非神風機，凡能飛入我方防空火力射程內的敵機，總不得不承認是讓他們飛得太近了。

第二個教訓，或許是有關於我們的任務之特殊性質的。我們的任務，有雙重的用意，即：在整個十一月間，我們不僅與呂宋島上的日航空勢力鬥爭，並且對呂宋海面的日本船舶進行着攻勢。執行此二任務時，我們注意到一個常有的可驚現象，就是：當我方機隊廣汎而猛烈打擊敵方航空勢力及其各種設備時，萊蒙灣外的空母艦隊即可比較安逸一點；但在我方機隊集中攻擊於一個較小的區域或出發搜索日船時，空母艦隊本身就難以安逸了。十一月廿五日那一天，便證實了此點。

是日，我機的出擊，自始至終是在搜索日船。事實上，從齊勃揚海(Sibuyan Sea)的巴東(Bantore)與馬林寶格(Marinduque) (呂宋南)，到聖太克羅斯(Santa Cruz)以北的遠方，我們的機羣炸沉或炸毀敵船共四十七艘，自一艘重巡洋艦以至十磅用艦艇，大小不等。但在空母艦上的我們，除出機羣的收穫以外，有別的理由叫我們長

久記住廿五日那一天。

它是神風隊活躍的一日，水平線的附近，化爲一大修羅場。在數哩外的天空，不時有日機曳着火與烟，被我方迎擊的機羣打下來。同時，其他日機則爲艦上防空砲火的颶風括下來。這一天，我們方知一架無損的日機向我艦撲來的情景是怎樣的：它的引擎發着狂嘯，直向我艦疾馳，直到相距咫尺時，纔轉而向下，墮入海中——原來日方的飛行員，在其死之俯衝的最後一秒鐘中欲彈畢命了。這一天，我們方知日本飛行員如何操縱着一架全機焚燒如火炬的飛機拚死衝來。這一天，有好幾艘船上驟雨般落下無數金屬碎片，當日機被炮彈直接命中而在幾碼之外爆炸時。有一隻空母艦，甚且拾得一件紀念品——一隻神風機的機翼。它是冒火的日機在艦首上空不過數呎之高處劇轉而過時撕裂下來的。這一天，一共擊下三十二架日機，其中十三架爲高射砲擊墜者，其餘十九架則是前哨的戰鬥機隊所擊落的。在這使人渾身冷汗的騷動中，一個計策——這是我早就想了若干時的——被列入我其次想辦的事務的表格中。這就是空母艦隊「攻勢防禦」的新方式。

廿五日以後，第三艦隊蒙允休憩一個短時期，我們便駛返岷泊地。我們成功地經歷了這次與陸上基地航空勢力的苦戰，沒有喪失一隻船，祇受到一些損傷——這是預期着的。這次測驗的危險，我知道，是很不經濟的。不過，現在我們可以應用我們既得的教訓了。我們大

大增強空母艦隊戰鬥機隊的力量。海兵飛行中隊，架着美麗的 F 4 U 海賊機，被派擔任空母艦的日常任務；這在此次大戰中，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呢。我們也增加夜間戰鬥機的比數。爲了讓出地方來容納新的戰鬥中隊，我們不得不把急降下轟炸機調到岸上去。瓜代它們的戰鬥機——標準的 F 6 F 鬼婆機與 F 4 U 海賊機——都是龐然大物，頗增加了空母艦的排水量。在它們翼下的彈鈎上，懸着火箭束；每一個火箭相當於五吋的砲彈。或者，在它們的腹下，抱着千磅的炸彈。它們的輪子可放下來當作急降制動機。它們也能够作急降下轟炸機的衝刺和精確的俯衝；即在執行後者專擅的工作——精確攻擊地上目標及敵船——時，亦毫無遜色。因此，兩者的交替，對於我們的攻擊力量，是沒有多大犧牲的；但却給予航空勢力全新的伸縮性。當 F 6 F 及 F 4 U 用作急降下轟炸機時，我們的機羣便常常是敵船及其地上設備的冷酷破壞者。可是，當它們用幣所帶的炸彈或火箭彈時，它們立刻就恢復純粹的戰鬥機的性能，成爲敵機從未遇到的死對頭。

如斯，這件戰略兵器，即以空母艦爲基地的航空勢力，得到了一種新的重量與均衡。直到現在，始證實了我們改造過的武器在戰鬥中的價值，實現了我所思考的空母艦隊的新式「攻勢防禦」。十二月中旬麥克阿瑟將軍的進攻明多羅島 (Mindoro)，確實提供了我們所需要的測驗。

要進抵明多羅時，進攻的艦隊先須橫貫菲島的心臟部分，必須駛經距離很近的駐有敵軍的島嶼，而這個航程，計須費時兩日三夜。我們奉派擔任防範呂宋敵機侵襲我方艦隊易受傷害的部分。要將這件工作幹得好，據我看來，祇有一個方法，就是在天空取得絕對優勢，我們須在艦隊通過菲島期內，將所有的日機完全逐出呂宋的上空。所以這不是轟炸機的工作，而是戰鬥機的事務。我把我的意見告訴我的參謀長和指揮官，即培克海少將，和約翰·泰區海軍大佐——大家都稱他爲「傑米」。於是，他們兩個便去策畫一切詳細的步驟。傑米·泰區就是「泰區編隊式」這一巧妙戰術運動的創作者。他的創作，今日到處爲海軍機羣所應用着。現在，他又用同一的智慧來安排一空軍作戰計畫，使空母艦隊的每個飛行隊都負起特定的任務。仔細察看地圖及呂宋機場的圖形後，他跑來向我提出一個要求道：

「給我若干戰鬥機，我們就可幹啦！」
我屈指計算着；他所要求的數目，幾乎正是所能答允他的。

「照准，傑米。」我答道。於是他回去詳細計畫一切了。

我們把完成的計畫呈給赫爾賽海軍大將。這個計畫將使空母艦隊的航空勢力負起從未企圖過的偉大任務，但赫爾賽大將却熱烈地贊成着。當第三艦隊準備從其碇泊地出擊時，他致函麥克阿瑟將軍，解釋安全的理由

道：

「我們打算在呂宋上空，鋪上一張機羣構成的巨毯，在預定的時期內，一直維持着它。你的航空兵力如同樣行動於南方，則我們將可擊墜每一架胆敢妄動的日機。」

十二月十四日侵晨，當麥克阿瑟將軍的船舶駛越民大諾海時，我統領着空母艦隊重返我們的老地方，即萊蒙灣外一沒有浮標處。其後三日內，我方的機羣漫天蔽野地遮滿了西方相隔不過一小時飛行距離的長達五百哩的大島。飛機不時昇降，正如和平時代航空站上商業定期飛行一般有規則。我們稱之爲「恆久的前哨」。依照傑米·泰區的空戰方案，戰鬥機隊白天在呂宋上空織成了巡邏網，不絕監視着呂宋島上的每一個日軍機場，以致沒有一架日機能够滑出跑道而不立刻受到攻擊。晚上，夜間戰鬥機從空母艦隊飛往西方，加以蹂躪踐踏，粉碎日機在黑暗裏偷飛的企圖。當戰鬥機羣使日機一凍結在機場上及分散的地區時，我方的轟炸機羣却盡情轟炸日船和地上設備，從呂宋島的這一端到那一端，凡值得贈以一顆炸彈者，都慷慨賜予之。

十四日，明多羅方面的軍隊圍繞着Tapanuli島周圍，日軍好不容易使十四架飛機飛昇呂宋上空，但都被擊落了。十五日，日機更冒險地飛起許多，却又被擊下一百三十三架，迨十六日傍晚，我們在這三天內擊墜的日機，已累計有二百三十五架之多，此外還有許多被毀於

地上。而我方的損失，則爲飛機二十七架。現在，這件工作告成了。在十五日晨，麥克阿瑟將軍的部隊已不折一兵一卒地在明多羅島沿岸潮湧而上。一恆久的前哨以及陸軍航空的行動，完全成功，不但保全了進攻的艦隊，使它不受敵機的攻击，並阻止了日軍的增援，使千百艘艦橫渡菲島的心臟部分，直抵目的地，卒令日軍瞠目咋舌，不知所措。

這三天內，我們安然碇泊於萊蒙灣外洋上的老地方。三週前我們曾於此處遭遇慘烈的苦戰——始終不會看見一架敵機，直至十六日傍晚，始有危險的暗影展現在我們眼前。這就是說，有八架日機向東飛越呂宋島，企圖偷偷接近空母艦隊，然爲我方戰鬥機羣發見，全部被擊墜於飛過海岸線以前。

我們的酬報（這或許祇有海軍界人士始能真正體會到），就是：一閣下及所部之工作，殊堪嘉獎，蓋計畫既妙，執行又得其宜也。赫爾賽。

協助進攻明多羅島的戰事，成爲我們在十二月份中的唯一工作。當我們最後駛離萊蒙灣時，我們遇到了颶風，這次颶風遠離常道，而且猛烈異常，於風狂浪湧中，我們不幸慘遭損失，有三隻驅逐艦浸水而沉沒。迨風勢稍殺，我們即努力拯救劫後餘生者。以後別無意外，及至聖誕節時，我們又碇泊港內了。

我們已證實了我們的力量，隨時隨地都能取得並維持空中的優勢，不問在怎樣的條件之下。此項工作的成

續，便是兩個月間爲我們擊斃擊傷或炸毀於地上的日機，計達一千六百七十九架。

在第三艦隊的轉輪上，一九四四年漸漸閉幕。這期間，麥克阿瑟將軍集其力量，爲重返呂宋島的偉大日子準備一切。參謀部的將領，熟視着印刷精美的詳細地圖。它們上面，印着新異的地名，就是熟慣了太平洋戰爭中的野蠻地名如：榆林港，油頭，門，高姆冷克（Gorham）派拉鄧（Paradan）金森與桑克生·諾脫（Thank Sam Zhan）者，亦感到陌生。他們談論着爲南中國海海波所洗的奇異國名，低語着馬來與荷屬東印度羣島間衆多的海峽與水道，以及關於載運金屬，化學藥品，油與橡膠等物，沿亞洲海岸而駛歸本國的商船事蹟。上述的物資，即爲維持日本戰爭力量的泉源。他們提出南中國海上各重要地名，這些都是「共榮圈」的要點，但却軟弱而易受攻擊，祇要我們敢於前進而攻擊之。

赫爾賽大將傾聽着一切。越年，當他率領第三艦隊駛出從泊港時，他的最後目的地非別，即爲南中國海。現在，他是堅定地走上他的大道，前往兌取他及空母艦隊在萊蒙灣外和神風隊歷次苦鬥所贏得的籌碼了。對於別爾·赫爾賽，再沒有比擊中日寇要害的機會更能使她享受了。

文匯書報社

地址：安寧寺路青海路七號 電話：三五四七九號

此抗戰勝利建設方
般我文化界對於 國父建
國方略及民衆知識應負起
宣傳發揚責任使大衆明瞭
本位工作努力邁進茲凡我
國學耆及有識之士如對於
民衆有益之作品出版刊物
本社當竭力代爲推銷以居
文化界一份子之義務查本
社發行網遍設全國推銷力
量及服務真誠出版界早已
推許如蒙委託毋任歡迎茲
云將本社經銷刊物表列於
左請者惠顧謹以九折優待

宇宙月刊	300	讀者半月刊	150
西點半月刊	250	中德新十日談集	
文選		間諜喋血記談集	
文壇		田中戰奇觀	
文藝叢書	50	秘密新武器	
抗戰八年	25	羅斯福一生	
中國三巨頭	60	鬼失	
文藝月刊	50	戰時文學	100
新生中國半月刊		新作文三友	100
永安月刊		新日記之友	100
女聲月刊	150	草書手文字	30



越薪

隔壁的老伯正坐在大門口唸報。他是個準報迷，因為年高無事，終日閑散，所以就養成這種見報必讀，無報不過的習慣了。

他每日必需找得一份到手；爲了省錢，他常是向左右鄰居，向管術巡捕，向熟悉的店家去借來看讀，有時，就索性走上街去看壁報，只有萬不得已的時候，他才自掏腰包，從他那兒子給他的月規錢中，提一點出來買一份給自已過癮。

因爲他對報是這樣的「迷」，所以據說就曾鬧過這樣的笑話：有一次，家裏要泡開水，而一時又無別人，就請他老人家出去跑一趟；不料去是去了，却一去不見回來，使得家中又急又恨，不知道這老人在外鬧了什麼岔子。到後來偵騎四出，找半天才把他尋回來，原來他不肯錯過一張新貼到牆上去的壁報，一直就提了那壺沸水，跌在路傍詳細細細的讀下去了；而等到回家，聞說連水也變涼了。

這也許是一件業已誇張了的故事，然而對這位老人却也算不過分。

現在他又是一心一意，埋倒了頭，旁若無人地在看他的報了。

因爲天熱，屋裏他就不在，就搬了張矮凳坐在門口。身上，不要說，是赤膊的，但却掛了個竹布兜肚；我們曾戲問他：還累累贅贅的東西可不可以拿掉牠了？他回說沒有辦法，看牠似乎是毫無用處，但一旦拿掉，第二天立刻便要鬧肚子痛。我們再三看察那一塊斜角的白布，漫不經心地吊在頸項上的樣子，也實在看不出個有若是偉大之處來。

如今，因爲天色過於悶熱，他索性連那吊於頸上的繩子都不掛了，空讓那方白布，倒睡在他的膝蓋上；一面架支起隻腿，帶上眼鏡，將報紙直捲得遠遠地，再三端詳地一字一字的喃喃地在唸讀看：

「……我國慶祝勝利日……業經定爲本月三日……懸旗慶祝三日：九月三，四，五三天懸旗慶祝，備有聯合國國旗，或英美蘇法國旗者，併予懸掛。……放假一日，九月三日，放假一天。……和平之聲，九月三日上午九時正施放解除警報十分鐘，教堂寺廟學校工廠商店

住戶並同時鳴放汽笛鐘響鑼鼓爆竹。……鳴禮砲一〇一響，九月三日上午九時解除警報後隨即鳴放禮砲。……慶祝大會……火炬遊行。……」

他讀着，忽然震驚似的中止了。興奮而又倉惶地擡起頭來，從那老光眼鏡的邊緣上，透出了目光，茫然四顧，結果，終於大聲向屋內高呼道：

「寶寶！……寶寶！……」

他是喊他那十二三歲的大孫兒。

孫子出來了，頑皮而又不高興地傲立在門口，皺着眉問：「啥事體？」

「明朝又好白相啦。」他說。摘下眼鏡，讓報紙落在膝上，却一手去抓那孩子。

孩子一閃身輕易地逃開了；更是不經心地回答：

「瞎說！」

「噢！——我騙你？」老祖父故意裝作動氣的樣子，提高了喉嚨說。

「那麼你從那裏聽來的？」孫兒狡滑地發問；遠遠地站到門檻上。

「我自然有地方。」

「那末，說出來呀！」不信任地，催促着。

「先讓我香個面孔。」老人突又提出要求了。

孫兒却彷彿早料他有此一着，轉身便朝後走，還說

：「老早曉得你吹牛皮！」

老祖父也笑起來了；他終於只得明白宣佈：

「來呀！來呀！你看，還是吹牛皮？」說着，他拍了拍他的報。

孫兒小心地回過臉來，瞥一眼，仍不放心地說：「這是啥？」

老祖父却掩不住興奮地喊道：「哈，這是啥？……報紙！——報上說明天就要舉行慶祝了，學校要放假一天，要放砲，要拉警報，還要火炬遊行呢。——」

一下子，那孩子像忘却他的警戒之意了，伸長頸，走過來去瞧那老人膝上的報紙。……可是冷不防老祖父揚手一攔，那頑皮的孩子便被攔到手了。這一來，報紙落到地上去了，孩子划着雙腳拒攔着兩手死命地掙扎着。可是依然脫不了那老祖父的臂膊；他大笑着，稚氣似的，拚命把那荆棘似的灰白鬚根，刷子般去撥那孩子的嫩臉。於是孩子更死命地乾號起來，一面亂打着老祖父的身子，一面却向天號叫：「……媽媽……婆婆……」

等到媽媽婆婆趕到時，他其實已自掙脫出來，但一見有援兵在傍，更理直氣壯般的向人告訴着說：

「爺爺欺我！」

於是婆婆就劈面向爺爺笑罵起來了：「老浮屍！」一面却又調侃地笑向孫兒說：「你怎會給他促住的呀？」

「他騙人！」

老祖父一直是朝他們笑，但是他承認這個罪名，立刻分辯道：「誰騙他？——我正正經經地告訴他一件好消息。」

於是老祖母向孫兒探問：「他說告訴你些什麼？」
「他說明天就要舉行慶祝了，還說學校要放假，要開大砲，要遊行，要……」

不待他報告完畢，老祖母便已先自朝她的老伴罵起來了：「老浮屍！——你在做夢！」

老祖父却誓言不承認他在做夢，他拾起了報恨恨地塞到她的面前道：

「你看！你看！——這是什麼？這是什麼？——」

老祖母却一眼也不看，雙手推開道：「我不識！」

老祖父就好像勝利似的發言了：「好不識！——不識就少開口！……等我唸給你聽。」說着，他扶了一下

眼鏡「……我國慶祝勝利日，業經定為本月三日……聽見了沒有？——實實，今天幾號？」

「二號。」

「那好了，」老祖父得意地說：「今天二號，明天是三號？」

老祖母被駁得啞口無言；那媳婦却滿臉帶笑地迎上來問：「真的？」

「自然！——報上說的末！」滿有把握地拍拍他的報紙。

「那一定是很鬧猛的呢！」媳婦猜測地說。

「自然。」老祖父仍然一口咬定。

孫兒却也插嘴進來說了；他念念不忘這些——

「爺爺說，還要放大砲，拉警報開提燈會呢。」

「果真？」老祖母也轉變態度笑嘻嘻地搭訕上來。

「唔！」爺爺說，故作嚴峻；但也不能久掩他的興奮情緒，低頭再看兩行報紙又禁不住擡起來笑哈哈加入兩句話：「不但這些，還要開露天音樂大會，用防空燈交射成V字形，大放勝利之光呢。」

「一定是很熱鬧的了。」媳婦也信任了地說。

「自然是。」——外國就是這樣的。」老祖父有點得意忘形似的說。

「你又去過的？」抓住了這個機會，老祖母立刻報復般的澆了他一頭冷水。

可是澆滅不了他這點興奮之火，他仍一本正經地加以回駁：

「不是這樣說的，我雖然沒有去過，但是在報上我們讀到過的呀。……記不清是在那張報上了，（他用拳輕擊着自己的腦袋。）我看見一張蘇聯京城莫斯科的慶祝照片，那上面的防空燈呀，花砲呀，就都是這個樣子，一條條都像個V字。」

「什麼V字呀？」老祖母問。

「這你不懂。」老祖父回答。

媳婦默然地微笑了。

歇聽着的孫兒却等地插嘴問道：

「上海有這許多防空燈嗎？」

老祖父被這突如其來，意料不到的問題難倒了；他遲疑了一會，但隨即鼓舞起精神樣的大胆作答：

「不够，可以從內地帶出來呀！」

這句話答得他孫兒也很滿意；於是他又進一步地問：「大砲是真的還是假的？……」

老祖父雖然被問得窘迫，可也勉強敷衍着對付了；一面却可以順利地讓他灰白的刷子樣的鬚根，湊到那白嫩的，天真的臉上，輕輕地摩擦着。

而在另一面，婆媳兩個却在開始籌劃着到何處去觀賞這場勝會。接着老祖母便又向她的老伴提出問題來了

：「那末，你說哈地方頂好看呢？」

「什麼？」老祖父連忙自孫兒那邊轉過臉來。

「老浮屍——我說上海哈地方頂熱鬧？——什麼燈呀，遊行呀，放大砲呀……」

「哦這個！——」老人馬上抓起報紙，扶一扶眼鏡，瞬瞬眼開始對着報紙端詳起來了。一面還說：「讓我來看呀。」

三個人恭敬地：含笑地，站立在他身邊。

一會兒，老祖父還沒有作答，只是用一隻食指，指在報紙上一行行地劃來劃去像是在尋找什麼似的。

老祖母却已不耐了，她催促着：

「那能呀？」

「等一等呀！」老祖父低聲說，歎息似的。

報紙又翻了個面。又一行行地劃。

大家都沉默住。孫兒却已側過身去，緊閉着嘴，盯住眼，皺起眉，像也耐不住似的一同在尋找。

半響老祖父的回音却依然無有。

媳婦也移動了脚，仰一仰頭，老祖母却突然罵出來了。

「老浮屍！你倒底認識不認識呀？」

「哦，來了！……」老人忽然透出來。

「我着了？」三人幾乎是同聲地問。

「哦：不！……不！……」老人說話，像在牙痛似的。

「究竟那能呀？」

他不作聲，只是謹慎地朝一些字上端詳了半天終於像是無可奈何似的脫下了他的眼鏡，放下報默默地站起來，滿臉的尬尷，笑着說：

「我，我，我弄錯了了！」

「弄錯了？」三個人一驚訝。

「……」抱歉地微笑着。

「老浮屍！」

「專門騙人！」孫子也白着眼看不起地責罵。

「這是重慶的——我當作是上海了！」

「你不識字？」老祖母毫不留情地反問。

「不過上海遲早總歸要舉行的。」他勉強裝做嘻笑的樣子。

「你又知道！」

「這自然。」老人又自信似的說摸摸他的報紙。

「那麼那一天？」追問他。

他做了滑稽地，強作風趣的手勢用空按一下道：

「再等一等，再等一等，總歸要來的，」
「專門騙人！」

孫兒說，毫不置信地，白了他一眼，拉着母親進去
了。

只剩下了這位老祖母依然半真半假地，責備這位老
伴。

「還要等？——老浮屍！——總要有個日子呀！」

「日子嗎？」

「唔。——有個日子，就是等，也可以扳起腳趾頭
來算算啊！」

於是他又扶正了眼鏡，希望勉強可以從報裏面找出
個答案來。——可是終於低頭答道：

「這我也不知道。」

說着那一副垂頭喪氣可憐的神情使得老祖母也不由
得笑起來了。

她見了我，就笑着對我說：

「你看這老浮屍，老糊塗的樣子！——還常常看報
呢！」

我原是知道他們老夫妻兩是很親切的；而那位老太
太的口沒遮攔的罵語，也只是一種愛好的方式而已。但
處於這樣的境遇下我却也只敢報老祖母一笑，而不敢真
地回轉頭去看那默然無語，低頭看報的老人一眼。

——九月十四日

手術後



，皮眼雙改係照此
，視斜外及，大放
前術鼻高牙象施並
容面種兩之後

整高後



凹鼻整高前

後補醫 前唇缺補



：索備程章

醜酒罩假頤唇眼厚鼻高雙
形窩耳眼術豐皮眼斜鼻眼
改眼雀塢小顏厚皮白術
造鼻斑眼眼美口吊眼凹術

院醫容整海上

家專容整唇鼻耳眼

師醫蔭樹楊

樓大同哈號三三二路京南址院
四四六三一話電號五二

重慶·昆明熱烈討論的問題：

管窺諸葛亮三五事

郭祝崧

附記：今年年初渝蓉兩地若干學者突然對諸葛亮感到興趣，把他搬出來作翻案文章；計重慶先有王芸生先生在大公報發表的諸葛亮論，其後有祝秀俠先生起而駁辯；成都先有姜蕙剛先生在新中國日報發表蜀漢的悲劇，其後有常燕生起而商榷（常氏所寫爲論劉備）。姜王兩先生文發表於同月同日之報上，實不約而同，而兩文皆含有深義又同，此等偶然的不謀而合，殊值重視，因此此一問題之風靡一時，決非各作者乘興淺熱鬧，必皆積累甚久而一時迸發者也。然筆者遍觀各文，其中大部皆過於操持主見，結果不免如筆者正文中所說也許有厚誣古人的地方；於是乃於三月初授筆草成此文，更於同月十五日錄正送成都中央日報備該館選刊迨是夜閉思，覺此文似尚不必立時發表，因該問題之討論尚未終結，且尙有多篇文章未能見及，深恐已所欲言者，別人早已說過；乃於次日向該報總編輯輯冰森先生索回；改交謝澄平陳志良兩先生一閱。又承謝先生轉交國論社周謙冲先生等一閱，陳先生轉衛聚賢先生一閱，皆認爲大體尙可；國論社擬刊用，惟接陳先生函謂衛先生決留稿作說文用。筆者恐一稿兩登，乃就近商請國論勿刊，其後又接陳先生函謂說文自出吳稚暉先生壽辰專號，短期中尙不能出版，此乃正合鄙意。故原稿存於衛先生處者已半月，副本自東高閣者亦半年。此半年之中又見到二三篇前所未見的同類文章，覺愚見類似之文字尙未發現，而洪兆鏡兄又代宇宙月刊徵稿於下走，而筆者日來又正撰述他文，校中事務亦至繁忙不禁想起取出此文應命。滬濱與內地交通阻絕，或尙未能見此類文字，今將拙筆率先介紹，或亦有補。

三十四年九月十七日於華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室

要批評諸葛亮的功業，我們必得要明瞭他處的是一個甚麼樣的時代；如今我們可以毫不遲疑的承認他處的是世族時代的前夜，也是世族勢力楔入政治的最先那一刹那。秦漢以後，封建貴族瀕於敗滅，在社會上新興一種勢力去代替它，這就是從政治方面經濟方面學術方面造成的「世族」。桓靈之際，天下荒亂，政府內訌，弄得民不聊生，而一些人口衆多力量強大的世族却能在事實方面做到保民守土的偉績；黃巾賊滅，恐怕就是具體表現的一件重大的事實，於是一般人民便投到這一些強有力的世族集團裏去求得庇護。強大的世族得到人民作後盾，便出而干涉政

治，進而操縱政治，如像袁紹袁術劉表之流都是世族力量造成的一幫割據一方的霸王。他們既得到全部或一部份政權後，隨心所欲，爲所欲爲，最惡劣的設施便是壓抑弱小的世族，奴役平民了；自然有一些不甘雌伏的弱小世族的領袖與平民起來反對的，三國的局面因而造成。現在我願意把魏蜀吳分成三種性質不同的勢力集團：魏是反抗強大世族的弱小世族的集團，以曹姓這一世族來代表；因爲以多數的弱小世族集合的力量去反對少許的幾個強大世族的力量，所以收到了實效，如像破袁紹殺楊修誅伏馬都是主要的鬥爭過程。可是不幸在集合中之其他世族藉此機會養翼羽翼，司馬氏世族便代替了曹氏世族的領袖地位。蜀可說是平民反對世族政治的集合體，觀乎劉備是破落戶皇室，諸葛亮是卑微世族出身，關羽張飛趙雲徐庶統這些初期加入的人物，沒一個是與世族有關係的；在那種世族力量高於一切的時候，他們不能不推舉帝冑備出來對抗。吳不折不扣是想以一特定地域的世族集合來爭取全中國的領導權的。在初期這三個集團都用的是春秋霸主的手腕，企圖劫持漢朝的君主，來作他們的傀儡，號稱尊王攘夷，以遂其挾天子令諸侯之實。但這又不是此三集團中任何一個集團所想出來的妙計，這乃是董卓從十常侍那裏學來而加以改良的；當他正得意之時，這一口號又爲袁紹所喊出；魏蜀日後的政策，大約就在這時受了深刻的影響。吳又要不同一點，這一集團雖有時這樣喊喊，內裏却是另一套——就是機會一到，就立刻攫取帝位；這也是有淵源的，其源係出於袁術；因爲孫堅的敗死，使他們不敢明目張胆的做。一般人都說曹魏集團得了天時之利，所謂天時我以爲就是幸運，從董卓傾軋兩敗俱傷的局面中，獲得獻帝這個寶貝。現在我們已清楚的得到諸葛亮所處時代的概況，就不難明白他有些措施是不是得當的。

我很久以來就存在一種想像，我以爲諸葛亮至死時他也未想到他已在進行隆中對中所指出的決定性的攻勢大戰的，換言之，他是並未能做問鼎中原的事。這也許是我的下意識在作祟，不過我仍願意加以說明。何以說諸葛亮未曾積極進行隆中對的最主要的一句話——復興漢室呢？這問題很簡單，答案是他根本就未找到機會，未能把準備工作完成。他的六出祁山只是防禦政策的實施，其攻勢意義至少不能與姜維的九伐中原相提並論。但並不能說是諸葛亮在這一點地方不如姜維，反之却各有各有不同的理由：諸葛亮是明知時機未熟而不妄動，因爲動必凶；姜維乃是明知不可爲而企圖僥倖一逞。此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諸葛亮時的魏集團，爲英明的曹操曹丕所統治，最高大權始終集中在他們手裏，組合其他的世族因爲力量弱小，都未能影響到曹姓政權的堅穩；姜維時，魏集團內爭已明顯化。以只有步卒二十五萬的蜀要去攻打一個團結而擁有一百五十萬之衆的魏，其結果是不難想像的。這可說是諸葛亮不能對魏採取決定性攻勢的第一個理由。

魏是弱小世族反強大世族的集合體，其目的仍不過是想能夠從原來把持政權的那些世族手裏把政權奪過來，並力謀永久操縱在自己的手中。若是有一個由平民結合而成的集團，要想來把這已據為己有的權利在他們的手中又奪過去，無論如何他們都會以死相拚的。也許有人覺得劉備不是很容易就得四川了嗎？不錯，這話是對的，但是我們要知道，那先是有過一幕張松獻地圖的喜劇呀。聞弱劉璋統治的蜀先起了內亂，兼之馬超又進侵西北，這樣再「禍生肘腋」劉璋才「讓成都」的。如今曹丕並未邀請諸葛亮入駐境內，又沒有一個世族代表來透露缺點，其本身也未內亂，所以諸葛亮並不能如取蜀那樣的取魏。這是第二個理由。

大家的口號都是尊王攘夷，畢竟王是在曹魏處，經曹操一生他的作為都是在這一個幌子之下進行，他只是把獻帝的權力完全移到自已手中，表面上還是擁戴這一個名存實亡的可憐皇帝的；這樣不是名正言順的麼？所以雖說曹操是「實為漢賊」，但却是「名為漢相」的。若是蜀要伐曹魏集團，必定要找出一個名目來，尊王攘夷嗎？不能用，皇帝沒有在自己的手裏，反之却在敵人手裏。清君側嗎？沒人來響應，曹魏集團的組成份子不用說，孫吳集團更在想自己取魏而代之。要是曹魏挾持獻帝下詔指蜀為叛逆，豈不更糟；這一層最有可能，因為劉備是帝胄是皇叔，滅魏後很有可能——也是必然作起皇帝來，獻帝自然知道得很清楚。你說他是寧肯名存實亡呢，還是名實俱亡？這是第三個理由。

曹丕篡漢之後，第三個理由不存在了；曹叡即位，國中漸亂，第二個理由也不存在了；但却又產生了第四個理由，就是關羽敗沒，荊襄失守這是諸葛亮攻勢政策的致命打擊。隆中對主要的一段話說：「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可知諸葛亮的攻勢政策是有一大先決條件的；就是無後顧之憂。要無後顧之憂，必定第一要無外寇侵擾，蜀四面皆為魏吳戎蠻包圍，除將攻伐之魏外，孫吳與南蠻最強。吳為三個爭天下的國家之一，與蜀本身居於同等地位，今既須討魏，豈能同時伐吳，且吳魏相接，同時攻其兩者，則兩國可合力以攻我。而且魏為三國中之最強大者，不僅蜀有意取而代之，吳更有此打算；若蜀攻魏，則吳必願坐觀兩虎相鬥，俟其俱傷，然後不費大力消滅其早已筋疲力竭的勝利者。設或其中之一遽然便有得勝的可能，不但昔日均勢將被打破，且自己亦將處於劣敗地位時，便可助其弱者，維持均勢。孫吳對魏蜀之爭就是採取此種政策。所以當曹操併荊州逐劉備之時，孫吳的有識之士周瑜魯肅等就力主聯合劉備合擊曹兵。他們深知在當時羣雄鏖戰之後，必當有一個新興的勢力以為吳魏之間緩衝之具，并收犄角之功。於是他們遍

觀天下所存在的地方勢力，皆日趨沒落，只有劉備這一集團尚活潑有力，且相處甚近，可收立時之效。一旦挫魏，更可以存備自傲。所以一經劉備之要求諸葛亮之遊說，吳便應允與劉備合力拒曹。赤壁一戰，孫劉以少勝衆，曹操暫時不振，劉備得解傾覆之危，孫吳也免却隨備後而亡之患。

關於孫吳欲立犄角之勢這一點，諸葛亮在隆中便很明白的了解到；同時他在這握天下中樞四通八達的地方，也很清楚的看出彼時所存諸雄皆無偉大魄力，只有正在醞釀中的一個新勢力——劉備還有希望，所以他便加入了這一集團，也就早定了聯吳拒魏之計。吳蜀的聯合，完全是爲利害相同，而且國際間也根本沒有信義這一觀念；他們兩者聯合的基礎是極不鞏固的，一旦利害之勢相殊，這一聯合便無存在的理由。我們據此可坦白的承認，他們聯合的對象是強魏的存在，只要強魏不強了，或是說吳蜀二者之間一國的力量勝過了魏，這一聯合就會匆匆結束。若說其中一國會助另一國遂行其滅魏的計劃，則更是不可能的。由此我們知道關羽的敗沒，乃是必然要發生的事實，並不是偶然發展出來的不幸的結果。而且這一失敗也不能全歸罪於關羽的驕傲，沒有關羽的口頭侮辱孫權，這事也會來到的。

何以呢？有兩大理由：一，關羽擒于禁殺龐德破曹仁取襄樊向宛洛，眼見強魏之「強」就要爲蜀所得，吳蜀聯合的理由已不充足；二，主張聯蜀外交的周瑜魯肅相繼逝世，軍政權落入激進派的呂蒙一般人手裏；這都是吳蜀交好的致命傷。關羽的驕慢孫吳，只不過使此等即將到來的不幸加速來到，并爲其表面原因而已。我以爲應該責備關羽的到是他爲甚麼不以重兵良將駐守後方，反用不穩的無能之輩來坐鎮根本。

至於孔明爲何要用驕將關羽負擔將荊州之軍向宛洛這重任，而不另簡智勇雙全的人物去擔當這一問題；我以爲這也是必然要用關羽去負擔的，其最重要的原因在於落鳳坡龐統之死。我想隆中對所說將荊州之兵的上將，可能就是諸葛亮自己，因爲他在將進兵的這一地帶的情形，必然在他隱居隆中時會加以深刻的研究，爭取中源的戰爭中，荊州進軍乃是最簡捷最主要的途徑，又是聯吳外交的理想策動地。觀乎劉備入蜀時，諸葛亮及大部份大將皆留在荊州一點就足以暗示吾人。後來取益州之事並不若理想之容易，又以龐統一死，軍師乏人，諸葛亮就不得不率張飛趙雲等入川；入川之後又不能不留下來治理內政。龐統之死就成了諸葛亮攻勢政策不能行使的關鍵，如像赤壁之戰是三分的關鍵一樣的重要。諸葛亮既不能主持荊州方面的軍政，就不能不派遣其他的人員去治理。依據情理，則此人便非關羽沒屬。原因有三：第一，此人必定才兼文武又是上將；第二，又須與劉備有特殊關係，不致中途異志，此種人在蜀根本找不出，不得已求其下者，亦只關羽張飛而已（趙雲與劉備的關係尙不及與諸葛亮深，黃忠更不必

論)。關張之中，關究竟比張長。第三，關羽在荊州已立下規模，不必另起爐灶。荊州失陷之後，陸中對攻勢政策的伐魏二軍，已去其一；猶如騰鳥雙翼，忽折其一，縱有千里之志，也飛騰不得。此為第四個理由，也是最重要的理由。

既然陸中對的攻勢政策已不能行，諸葛亮是不是就放棄伐魏的企圖呢？不！諸葛亮並未放棄，只是需要等候機會。唯一的機會就是魏帝失德，國內自亂。後來雖然在曹丕死後，魏集團發生內訌，但其對外仍是舉國一致抵抗的，又有傑出的將才司馬懿為統帥。在蜀一方面則兵不加多，地反減少（荊州之陷，失地千里，連營之役，死傷百萬）。大將又相繼死亡，昔日叱咤風雲碩果僅存者，只趙雲一人而已，北進路線，又不能容許大量進軍。這許多原因，後來諸葛亮在以攻為守的防禦戰中都遭遇到。這是第五個理由。

基於以上種種理由，可知諸葛亮的攻勢政策在準備方面都未能達到，當然更談不到積極的完成，在事實上也確屬如此。也許有人要認為諸葛亮在上出師表之後的「六出祁山」便是攻勢政策的實現。不錯，這是攻勢，但只不過是防禦政策中的攻勢部份而已；諸葛亮是用的以攻代守。何以見得呢？觀乎這幾次的出征就沒有攻勢的效果。上面這句話多少有點不够明白，現在略加說明。在各次的出征，均未能作大舉之計，在兵力方面，不若魏備東征之雄厚，且軍糧亦未能作充分的準備，其結果不是糧盡而退，就是掠民而還，這是在事實方面的表現。至於諸葛亮所依據的理論方面，以後再談。在出師表上會明明的說出來：「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驂鉞。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不就是諸葛亮自己說明他的「六出祁山」是執行陸中對的攻勢計劃嗎？我認為這幾句話另有其意義在，這完全是公式文章，只在重申信心；同時獎率三軍北定中原的事也並非沒有作，自然說一說這幾句話是絕對可以的。諸葛亮為甚然又要取攻勢防禦呢？這理由非常簡單。四川這地方是一個大盆地，周圍有高山險阻，中央低下為一片平原，政治中心——成都就在平原之中；與外界交通之路徑甚少，比較主要的在東面有長江出口，北面有棧道接秦隴；在軍事上為難攻難守之地。何以在軍事上為難攻呢？因其地四面高山圍繞，無異天然金城，山嶺崎嶇荒絕，不能人行；道路又復稀少，只要險要之處設防，便有一夫當關萬人莫敵之便；若再加以守軍精強，士氣恢宏，定無攻入之理。何以又是難守呢？所恃者只是周圍山巒屏蔽，一朝敵騎奪關而入，則全境平原，無險可守，捨舉土傾覆之外，別無可救之方。攻守二者，又以守之一事最為困難。自張儀司馬錯伐蜀之後，蜀之被侵，屢有其事，而皆莫不為攻者獲勝，守者敗滅。諸葛亮察知此點，就不能再採取前人用以失敗的防禦政策——守險以待，也不能不另外想出一種防禦方法來，結果他就想出了因勢制宜

的攻勢防禦。攻勢防禦的主要點就是在握住主動之權，主動一事在戰爭中是一項必要的條件，幾乎與勝利是不可分的；要免除失敗，不論是攻是守都不能失去主動地位的，尤其是防禦方面，要是失去主動地位，就等於自殺。蜀在北道實行攻勢防禦有着幾種好處；一是隨時隨地可以打擊可能入侵之敵，當時諸葛亮已和西戎服南蠻，只有東北兩面受敵。東面之敵為吳與魏；吳不足畏，因其力量並不強大，與魏接壤之地區甚長，須用很大的兵力去駐守，抽不出大量的兵力來侵蜀；本身又是以水軍為武力主幹，水軍根本就不能用來進行陸戰的。若倖能滅蜀，也非吳國之福，蜀亡，吳魏之間已無敵對之第三國存在，均勢打破，兩者便相對立，將來之結果不是吳滅魏，便是魏滅吳，而經過決戰消耗後之吳蜀兩國軍力，縱然結合攙來，亦自不足與強魏對抗的。故吳若侵蜀，不僅無小利反有大害，吳暫時是無成爲蜀敵之可能的。魏也是不能從東路侵蜀的，因爲魏無強大水軍能運載陸軍攻入巫峽；縱能攻入，不能立刻直趨成都，佔領蜀之政治中樞，前線與根據地之聯絡過長，且受吳威脅，若由北邊侵蜀，則此等問題，皆不能成立。蜀北面之敵只有魏，魏也是當時最強的國家，蜀最可能的敵人；魏之侵蜀是必然的。蜀是平民反抗世族的集團，自必爲魏集團中各世族——這時起來反抗壓迫的小世族已成爲大世族所不能容忍；在當時三國中，蜀爲力量最弱的一集團，又必爲魏輕視，進而謀滅掉蜀國。滅蜀之後，吳也可在利誘威脅之下傳檄而定；孫吳既是某一特定區域的世族聯合以爭政權，只要承認給予相當可觀的權益，以滿足其慾望，就可使之解體；得蜀之後，使之成爲伐吳根據地，有高屋建瓴之勢，順流而下，吳定不足以當，秦伐楚以及後來晉滅吳都是如此。所以說可能入侵蜀境之敵人是北方，在事實上也確是如此；諸葛亮也自不待然要在北道實行攻勢防禦，以打擊破壞敵人入侵之準備。另一方面還可繼續鍛鍊與保持士卒戰鬥精神。

蜀之地勢既是難守的，如今諸葛亮不能不取守勢也不能不守，而且決定使用攻勢防禦，那嗎蜀地形又引不利於此種方策呢？答案將必是「是」字！其原因在於防禦攻勢每告一段落時，可以迅即撤回險塞之地據守休息；一旦攻勢受挫，也可退師待敵，進行守勢防禦；道路陡絕，不易爲敵人包抄，切斷歸路。凡此三利，皆非平原地帶所能具備。蓋平原之戰，以劣勢對優勢，只可以守，不可以攻，否則一敗就無法收拾，攻勢防禦一事在平原地區根本不可成立。

前而各段可證明我在本文開始說的「諸葛亮至死時他也未想到他已在進行隆中對中所指出的決定性攻勢大戰」的那句話是對的；他必定只自認爲他僅完成準備動作，正如杜工部所謂「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在這裏我還要特別聲明的，就是我那一句話並不是含有「諸葛亮並沒想進行隆中對中的攻勢」這一意義的，反之，這

一意義正是原向的誤解，而且也與事實不符。在於前言是說諸葛亮並沒有在行動上進行決定性的攻勢戰爭，他只是進行並完成那決定性的攻勢戰爭的準備動作——如像和吳，安內，平蠻及對魏的攻勢防禦戰。自某一些事實去看，諸葛亮是在盡可能的把六出祁山這一攻勢防禦戰，變成具有決定性的攻勢戰，一舉破魏平定天下；其中很顯著的事，就是立屯田以解決軍食的難題。

諸葛亮拒絕魏延建議從子午谷以奇兵進取長安一事，前人及時賢都以為諸葛亮用兵謹慎，不行險微倖；又或魏延料敵不實，魏軍堅強抵禦；時勢已異，無荆襄犄角之帥；凡此諸點，筆者至為同意，今謹就此各點再略加補充說明。時勢已異一點在前面說明諸葛亮不能採取攻勢的第四個理由，即可應用於此。魏軍將領抗一事，也有很好的證明。魏為世族專政集團，蜀為反抗世族專政之集團，兩者實相水火；魏之軍政大權皆操於新興世族之手，世族為保障其自身之生存與取得之權利，必傾其全力——也是全魏之力阻止蜀之入侵。在事實上也明白的顯示出不容忽視的兩點：一，魏主持對蜀軍事之首腦人物為魏集團中新興最強世族司馬氏之代表人物司馬懿，其所統率之力量自必極強。二，司馬懿所施行之戰略為避免諸葛亮之零星打擊，準備並保存實力，直至諸葛亮發動決定性之攻勢時，再予以阻擊並摧毀其企圖，所以他用的是堅壁清野。假如我們進一步判斷，可確知魏延之計必不可行。史稱諸葛亮有衆五萬，此或不實，依據當時蜀人口總數推測，可有兵二十五萬人左右（十人一兵），加上南蠻奪服之軍可能為五十萬兵（置劉備東征損失未論），除備邊守境之外，可出動十五萬至二十萬兵（蠻兵未參加北伐）。魏方舉國當有兵一百五十萬以上（十人一兵），僅司馬懿所統就有三十萬人，若連長安及宛洛可迅速調赴秦隴一帶增援者至少亦有二十萬人。是此則諸葛亮所遭遇之敵軍力超出本身二倍餘（約三比一），完全居於劣勢地位，稍一失算，則優劣之勢更將大增，故謹慎之諸葛亮不能不更加謹慎。魏延請領之兵為一萬人，內中除去五千輜重兵，只有五千兵專司戰鬥任務。設若此一萬軍隊在子午谷中無魏守軍阻攔到達長安附近，亦必遭長安守軍至少五萬人之抵抗。又若長安守軍果若魏延所料棄城而逃，則又有被長安北方，宛洛援軍及司馬懿抽出之部份援軍包圍反攻的危險，此批軍至少有六十萬人。又若此批軍隊於魏延佔領長安五日後開始反攻，而諸葛亮又如魏延所料能發動攻勢二十餘日內攻到長安，魏延便將被圍攻十日，以一萬人抗二十倍之敵欲堅守十日，殊難想像。又若果能兩軍會師潼關，則諸葛亮全軍（此時可能只有十萬至十五萬人）又須對付魏舉國之師一百五十萬人的大反攻。這最後一點也就是諸葛亮不能發動決定性攻勢的有力證明。

我們須知依地理形勢者，武侯不用兵子午谷也是對的。該谷南口曰午，在中漢府洋縣；北口曰子，在長安城南

；中長八百餘里，即由褒谷延秦嶺入陳倉以達長安，其中最爲險要之地爲連雲棧；此谷雖爲漢中達長安之最短路線（幾爲直線，兩點間最短之線爲直線），看去似爲捷徑，但路途艱險，遠較平坦道路爲難。不若諸葛亮之曲陽平出建威武都以達祁山，行軍較易。而且隴右又是諸葛亮由守勢改攻勢所必爭之地，又是諸葛亮進行決定性大戰必需之軍糧供應地。諸葛亮所遭遇之困難除人力外，就以食糧缺乏爲最嚴重，你看他每次進兵其結果多爲糧盡而退，故解決軍糧的供應問題，在情理上是比佔領長安這一問題要值得重視。在秦隴地帶以五丈原最可產出大量軍糧，與蜀又近；並且魏早在此屯田，取之，一則規模已就，不必另做準備功作，再則更收打擊魏軍食供應之功。

總而言之，出子午谷在軍事上雖有倖勝之可能，但熟審當時政治情勢，蜀之人力，軍食供應，甚至子午谷之地勢，皆屬危殆；更何況出兵子午谷進取長安一事與諸葛亮所定之大原則完全不合，絕對外違。再明白的提說一句，諸葛亮發動六出祁山攻勢是在防禦政策的大前提下，盡可能的打擊滅弱敵人入侵準備，並進而消耗敵人之力量，以爲發動決定性攻勢大戰的前驅。

諸葛亮爲何不把江州——即今重慶作爲軍事重鎮，爲進窺中原的根據地一事，我認爲不值提出；若是提出討論並指摘諸葛亮，那就犯了以今方古的錯誤。現在把它分作兩段來討論，一是說荊州失守之前，一是說荊州失守之後。何以說荊州失守之前，諸葛亮不能用江州作爲根據地呢？有兩大原因：江州原只有小城而無大城；今大規模之重慶城乃後主建興四年春，李嚴由永安還鎮江州時所築，是時已在荊州失守之後，故諸葛亮無龐大的江州足以作爲軍事重心。再者古時重於陸路交通，忽略水路交通，因水道紆回，費時良多，故成都與巫峽間之通路，乃以涪州爲中心點，由荊州入峽，登涪州岸往成都，遠較登江州岸爲便捷。涪州之地位，就遠較江州爲重要。還可以找出旁證，就是在唐宋歷史中也還找不到把重慶當爲全國政治軍事經濟或交通重心的史蹟。既然李嚴可築江州並坐鎮該地，爲何諸葛亮不築江州並應用之呢？這是時局需不需要的關係。以前專爲對荊州取聯絡，早有更接近荊州的涪州可以利用，自無在江州築城之必要；以後荊州失陷，敵由巫峽入侵之可能性又很小，涪州就失去重要性。另一方面李嚴所負留後責任大部份是在鎮服南蠻，江州之南便是南蠻，其地自爲理想之制蠻重鎮，故李嚴有築城之必要。荊州失陷之後，有兩道覆轍阻止謹慎的諸葛亮；魏亭之役，更指明蜀是不能由東境伐吳。蜀出東境有三事不利：一，有遭遇吳魏夾擊之危。二，蜀之主要敵人是魏，東出伐魏，第一步功作爲恢復已失之荆襄，第二步功作爲向宛洛，纔是對魏之直接攻擊，若魏敗，彼可遷都北徙；出秦隴則爲直接撫魏之背，若魏敗必南徙東徙，又必被阻於吳；是知東出較北出爲事倍功半。三，蜀東出作戰只可打勝仗，不能打敗仗，否則必全軍覆沒，因入峽爲上水，退，軍不易營。

備東征已充分顯現出來。在劉備東征時曾一度短時間重視過重慶，他約張飛會於江州；但這是特殊情形。張飛駐屯閬中，由閬赴江州以嘉陵江水道最爲快捷；劉備東征又曾使用蠻兵，蠻兵出峽水陸道皆須會於江州；故劉備決定以江州爲各路兵人會聚之所。

蜀既然是平民反抗世族政治的集團，則諸葛亮之不重用馬超一事並不足指爲諸葛亮功業的疵點，乃是整個蜀漢集團不能容許馬超掌握權力的必然的發展。馬超可能——也可以肯定說是必定是異族，是羌人，是西涼回族，當時回漢並未成爲一家，是蜀漢集團之主要份子皆與馬超不同種族，兩者之結合，可稱之爲異族的結合。兩民族之結合在當時那種人各思爲王的环境中，定不能完美無間。馬超爲馬騰之子；馬騰與遂皆爲一種特定地域（西涼）的世族的代表人物，此一地域的世族也成爲一個集團向中原世族競爭權力，如像東吳集團一樣。此集團在鬥爭中因本身結合的不堅固與力量之薄弱，歸於失敗。馬超爲此集團失敗後之殘餘勢力，在迫不得已的境遇中，投降加入蜀集團中來。這充分的看出他的投靠蜀集團係被動的而不是主動的，是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是爲外力所屈而不是早有自願加入蜀集團共同努力之心意。蜀容納他亦有其原因，馬超雖敗，仍擁有部份實力，且爲絕對仇魏的；將來北伐時又可利用馬超之名號召西涼。再者彼兩者對天下事的基本主張又完全異趣，一定反抗世族操縱政治，一是以世族的資格去爭取操縱政治之權。有了這兩點原因，則二者之間必有很寬的間隔存在，諸葛亮自不能予馬超以大任，也不能漠視蜀集團其他份子的意見而加以殊遇。

最後附帶說幾句閒話。陳志謂「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一是一句驚嘆疑問句，並不是一句肯定的話，完全是爲司馬懿而發。陳壽著三國志是在晉朝，司懿是諸葛亮手下敗將，又是晉太祖，自不能不在諸葛亮傳中著一「曲筆」，以顯出諸葛亮的軍事才能不及司馬懿。從諸葛亮兩件事蹟看，他乃是應變多方的；一件事就是「空城計」，此事不見於陳志，但見於晉人著作，祝秀俠教授在諸葛亮一書曾加以敘述。一是渭濱之戰，諸葛亮與司馬懿對陣，他垂素輿，戴葛巾，手中持一白羽扇，指麾三軍進退；後來晉及南北朝有幾個名士想學他，竟幾不能以身免。清人及時賢談論諸葛亮事每引王船山的史論，須知王船山當日之作純係對當時政治而發，多爲翻案文章，是書又爲作策論者必讀之書，故清人多習用之。像王船山那樣的作法，我認爲不必學，若學，就不免有厚誣古人的地方；譬如說諸葛亮吧，他高風亮節，在中國歷史上，自秦漢而後，恐怕找不出第二個人能與他比一比的！

來自漢口

大衛

朋友：

我的朋友。

整整一年了。

是的，離開我去年「亡命」漢口的日子整整一年。

現在我獨自一個靜靜的躺在六層樓公寓的小房間裏。從窗口看出去，是三三兩兩被炸彈破壞大火燒糊的房子，我住的地方幸而未爆炸，否則我真不知道有甚麼事情會發生了。在戰爭末期，我變得意外地懶惰，我們下面的防空壕裏積滿了水，我又捨不得離開我的席夢思小床。雖然螻蛄且貪生，但是睡着的時候也管不了那許多。我的朋友常常好意告訴我：

「知道嗎？昨天晚上二點鐘兩次緊急警報，你躲在那裏？」

我茫然，含糊而抱歉的：

「真的？我昨兒又睡糊塗了，好像有一次吧！可我又睡着了。」

朋友的熱心是可佩服的，我的冷漠並不使他氣餒，他繼續勸告：

「你這裏危險呀！六層樓，太高，燃燒彈一下子就打進來了。隔壁又是海軍武官府，聽說「他們」最近就要來炸武官府。萬一那個，你想……」

說到這裏，他四外偷偷溜一眼，特別壓低嗓子：「你還是快搬好。」

這種警告不止一次了，我並非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像一個羅馬兵一樣。你記得上海掛在我房裏那幅畫，"Faithful unto death"，一個年青的羅馬宮殿守衛兵，守着火燒的宮殿，裏面是大混亂大屠殺，外面是大火，他的甲冑上閃耀着火焰的紅色，年青的大眼裏滿是驚恐，然而却是那麼堅定的立着，強壯的臂膊裏執着鋼矛。我沒有那麼神聖的使命，我只是單純的戀戀於我四周的一切，捨不得走，我不能扔下我的「大姊」獨自走。我的可感謝的「大姊」，關於她我可以寫厚厚的一本書。她的母親式的柔情及照顧，給我幫助極大。你如果有機會看見我出去的時候，她怎樣把我在門口捉回來用大板刷重重的給我刷衣服，那情景你也要感動的。我們常常把水運上四層樓——因為漢口的水壓不夠高，兩個人合提一

個滿滿的桶，一路盤旋着走上那後面的太平樓梯，低低吟唱着一首可愛的小歌：

傑克和菊兒

到一個小山上去

提着一滿桶的水

水潑翻了

傑克跌了

菊兒哭了

可憐的大姊，她的耳朵不大好，常常聽不見那遠遠來自武昌的警報。在這裏，你大概會了然我的情形，我們是相依爲命的活着。在這破殘了的漢口，在死亡的威脅下，追求着那一點點的溫馨。我和她都是無家可歸的孩子，戰爭把我們的命運拴在一起。我住在六層樓，她就在下面。我們有一個小炭爐，每天自己買菜，燒火，煮飯。她還要另外每天給我洗衣服，補襪子的破洞，釘脫落了的鈕扣。兩個人，不折不扣的兩個人。白天一起出去作事，晚上回來，晚飯後是紅茶和糖菓，在燈光下，合唱着「一百另一首」裏洵爛的小歌。警報來了，我們放下窗簾，吹熄燭火，手拉手的躲進附近交通銀行的防空壕。她總忘不了帶走一隻長長的黑色手皮篋，裏面沒有甚麼值錢的東西，除了寥寥的幾千塊錢，此外是滿滿的「美的」出品的綠色包紙的薄荷太妃糖。我後來甚至愛上了那夜間的警報，要不是防空壕裏太黑太悶的話，那長長的等待倒是充滿薄荷氣味的。那麼清涼和富於

遐想。外面是寂靜的夜，多半是飛機不會來，警報還未解除，進口的門又開了。胆大的都出來透透空氣。在月光下，我們嚼着糖出來，慢慢踱回去，就這樣排遣了一天，戰爭一天不停止，住處一天不炸燬，我們的日子還是要這樣一天天排遣下去。

現在正是美麗的黃昏，遠山渲染着一層淡紫，黃昏的尾巴還未溜走，長江靜靜的流着——滿載一江無聲的白色風帆。天上迅捷的飛過兩隻炸猛式的 P 51 的戰鬥機——不再有警報了。街上有吉普卡怒吼着衝過。就是在這喧鬧裏，隔着紗門，透進大姊在樓下燒烤肉的香味。忽然一切都靜寂了，好像剛從一個夢境裏回來一樣，而且是甜蜜的夢：淡黃的日光從窗裏照進來，淡淡的，被鏡子反射在蚊帳上。牆角小樹上供着的荷花已經枯了，花瓣片片散落在旁邊。燭台裏插着半殘的蠟燭，硬冷的燭淚如岩洞裏的石鐘乳，一條條掛下來掛下來，越過小盤滴落墊在下面的莎士比亞戲曲上。氣窗的通風道裏擱着兩簍炭，那麼蠢蠢笨笨的放着。滿染着泥濘的雨衣掛在門後，多少日子沒穿了。一切都是再熟悉沒有。可是這熟悉裏有哀愁，在無牽無掛的靜謐裏我想起了你。去年分別的時候，慘然的互相說着祝福的話，誰也不能想像各人以後的命運。嚴寒的冬天過去了，嚴寒的冬天又快來了。一年間，我寂寂的生活在這逐日趨向毀滅的城市一角裏。勝利帶來了和平，保護了這個城市也保護了我。第一件事，我要向你招喚。我不知道你還在不在那

老地方，在滿室迷濛的烟氣裏閱讀着奧尼爾的劇本；讓我試試看，一年了，從一個階段換到另一階段，從混亂到秩序，從失敗到勝利，從奴役到解放，從恐怖到安定，這變化是可驚的。如果我們都還存着希望之心，不要彼此在世界上失落，那麼讓我的字跡來到你面前，給你一個不意的驚奇和喜悅吧！成功或失敗，我不能想，那將是命運的安排和上帝的力量了，但無論如何，我還是拿起了紙和筆……。

一年了，無盡的回憶和感喟，無盡的蒼涼，然而仍是不乏啓示和安慰，勝利的總結導引一切趨向希望。新的事，新的路程，新的企盼，即使回到過去生活舊轍裏，也還是有新的歡樂可拾。對於老友，不經意見面的時候，在互相抓着手說不出話的激動裏，全都急切的想知道：你怎樣了？你怎樣了？現在我就要回答你，我很好，至少還是堅強的生存着，帶來了豐富的生活經驗。如果從我們過去分別時說起，那幾乎是說不盡的故事。你記得那是一個秋初的早晨，我離開住了十二年的上海，二十三年朝夕相處的母親；沒有一個朋友送別，沒有一個愛人灑淚，隨着二十個陌生的同伴，悽悽涼涼趕向千里外夢裏都未到過的漢口。應該注意的是那時長江一直是曝露在戰爭的烽火下，我們乘的是一隻軍火船，途中遇到空襲，幾乎喪命，然而那已是我們悲劇風味的旅行尾聲了——不談也罷！

我們到了漢口，腳踏了地，生命落了實，縱使前面有更大的飄運等着我們，那也是將來的事；只好由它。那是前年的九月一日之晨，江漢關的大鐘整整指着九點，並且發出了一串音樂——可紀念的時刻及日子。

我記得你會說過漢口是你幼年的遨遊之地。那些使我感覺新鮮和好奇的對你也許正是熟悉。我們的船停在江漢關後面的招商局碼頭——那時是軍事碼頭，等閒人不能出入的。經過日憲兵的檢問。我們順利的到了預先安排好的住所。

二十個人——你從前說可以寫二十個故事的，頂小的只有十八歲，就這樣完成了年青生命中的一段路程。如果要寫的話，二十個故事，每個故事都可以有它的精采。二十個不同的人，二十個不同的個性及經歷，在動亂的年代，出發作另一生活的試探及冒險，多少是有點蕪蔓蒂克。如果有誰知道我們是才從險惡的長江夜航中脫險出來的，那對於我們後來亡命式的浪漫自會原有。二十個人，緊緊的如一束棒，出入同借，住在江邊蘭陵路口的 *Wing* 大廈裏。房東是一個和易可親的德國人，常常下來找我們談話，他在漢口住了近二年，可以算一個老漢口。我們談上海，他就給我們談漢口，他很悲觀，常說：「如果一個炸彈落到這裏，那我就會是一個完全全的窮光蛋。」於是開始了他的觸目驚心關於空襲的故事。但是至今他還是幸運，*Wing* 的光屋頂仍然是江濱的點綴之一。如果當時我們不給他作那麼多的破壞

，他是不會感覺懊惱的。在牆壁上畫滿了卡通——二十個人粗線條的特寫，出自我們之中一位天才的業餘漫畫家之手。大衣踩在地板上作地氈，一架轉起來一搖三擺的破留聲機永遠在夜晚裏發出破碎粗啞的老調：「藝術家生涯之華爾滋」，深夜裏聽起來那近乎是狼嗥，因為針頭早給磨平了。後來有人不知從那裏帶來了六絃吉他。於是又加上我的次中音獨唱。我那殘破的意大利歌劇片段是連意大利人也聽不懂的，可以從「田間騎士」一下子唱到普西尼的「波希米亞人」。所以有時，至今提起還是抱歉，當破碎粗啞的「藝術家生涯華爾滋」開始的時候，夾雜着「卡門」歌劇裏的鬥牛歌，地板上雜沓的至少有二十條腿跳着不按節拍的「倫巴」。而超過一切的，是一個臨時搭湊任何人都能加入的黑人大合唱，那恐怕是世界上最野蠻的合唱了。以致樓上彈着曉邦的太太氣得重重關上了鋼琴，賭氣出去了。廁所是我們的傑作之一。水缸被打破，一片汪洋，馬桶滿滿的，糞便伴着水流溢出來，在每個角角落落裏靜靜發着酵。老德國人氣壞了，有一次我回來得較早，想到他那裏聊天去，剛走到門口，就聽見裏面的聲音問他：

「聽說你這裏到了二十個年青人，是嗎？」

「是的，二十個年青人，倒都是大學生，可全是一羣野貓，唉。」

我手都觸到了門鈕又躡着鼻尖逃回來。

轟炸！

飛機在夜空裏向下俯衝，伴着炸彈落下時的尖銳聲，吱——轟隆隆，地板動了，房子震了，外面是高射機關槍的對空射擊，卡拉拉，卡拉拉……

那是去年九月中旬，確切日期忘了。武昌的敵人軍火儲藏庫被炸，各種砲彈軍火整整爆炸了一晚。隔江天邊燒着一抹紅光，紅色的烟霧滾滾向西而去，閃光，重砲彈接一連二的爆炸，轟，嘩啦啦，轟，轟，嘩啦啦。不時有傘形的成羣的流星彈騰空而起，紅的，綠的，白的，組成一棵最美麗的聖誕樹，間或有彗星似的曳光彈出現，像多情的少女似的，那麼搖曳多姿的向下落，冉冉的，冉冉的，發出眩暈的白光。

飛機早已去遠了，留下敵人大量的製成軍火作着最高度的浪費。成羣的漢口市民從隱匿處所探出頭來，欣賞這千載難逢的瑰麗景象。

「有板眼，夥計！」一個湖北佬的口音。

「老東背時，該他找不到。哈！」又一個湖北佬的口音。

這爆炸繼續到次晨九點鐘左右才止。

這是敵人在漢口最痛心的經歷之一，也是中美聯合空軍在漢口最拿手的一次表演。日本憲兵之後在當地發動了大規模的調查搜捕及屠殺，但這些都挽救不了他們日漸沒落的命運。

日間偶爾有警報，飛機不大來，倒是夜間的轟炸

日加緊。爲了對付夜間轟炸，日本人故佈疑陣，在郊外放野火，但是沒有一隻飛機受騙，他們總能找到目標，以致日本人的那些倉庫每次總要「垮」幾個。日本人的防空砲火不能說不猛烈，可是鮮見效果，往往一只銀白色的小飛機給以照燈「搜」住了，所有的高射砲都集中了住那裏打，總是差那麼一點，「搜」住的飛機從容逸出探照燈交叉的白光，同時地上的機場便給真正埋伏在後面黑空裏的飛機羣痛炸一次。

離市區炸了，法租界炸了，球場炸了，最熱鬧的五族街也炸了。最後黃陂路，蘭陵路，珞珈路都先後挨了炸彈，漢口人這才覺得自己已經接近戰爭的邊緣。市街一日日被火焰侵蝕着，但是最後的高潮還在後面。

火災，現在已是司空見慣，每一所房子每一個人都有隨時隨地被炸被燒的可能。往往一個夜間轟炸的次晨，燒焦了的大倉庫還在不停的冒烟，燒焦的屍體和燒焦的木頭沒有甚麼大分別。烟火味和死人的焦味瀰滿在市區裏數日不散，我後來一聞到那種氣味就要作嘔，那實在是最壞的回憶之一。轟炸繼續進行着，意外的準確——準確的情報和命中。一隻油船才到碼頭，當夜就浴在火焰裏，大量的汽油被化成火焰，一球球的火焰照亮了午夜的漢口——一個火紅的漢口。

有誰怨恨麼？沒有。即使流淚，也只怨及敵人的統治及自己的命運。無人覺得這轟炸是背理。相反，飛機來的時候沒有人會意識到這是「敵人的」飛機。

日本人想煽惑對聯合國的仇恨，於是演出了三個美國飛機師「死亡之遊行」的悲劇。

說是悲劇，我要鄭重的指出，凡是人類，見到或聽到這回「遊行」的，都要牢牢記住，這可恥的行爲及發動這次侵略戰爭敵人的罪惡。這是人類的羞恥，世間最卑劣的事件之一。出奇的殘酷和卑鄙。大姊是目睹這次「事件」的一個人，第一眼，她就不能支持了，幾乎是哭着逃回來。她說：

「這簡直不是人作的事，三個美國人，都是那樣高大年青和俊秀。赤着身子，裸露在冬日的冷風裏，滿臉滿身的血，臉上的血還在往下滴，鞭打的痕跡，被人圍着，看着，被人唾，打，用石頭擲，天知道那些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他們三個動都不動，挺然不屈的，其中一個眼珠都給打出來，半掛在臉上」。

以後的傳說是他們終於被秘密處決，有人偷着去看，但事實上只有幾個特許的日本人參與其事。先把他們凌虐至死，然後火葬，其中有一個並未全失知覺，掙扎着要爬下已經架好的柴堆，但是旁邊的兵鞭打他，不使他下來，接着就是澆火油，燒。

羅馬式的殘虐和殉道者死！

以後是十二月十八日，漢口的黑色日子。

地氈式的轟炸！

B 29 式的飛機在天上怒吼着，五十架一批，三十架一批，一批批在萬尺高空，精明如鏡的蔚藍裏，向漢口

市區裏投下毀滅性的燃燒彈。馬上被引起了大火，那情形就如一個古城的末日。整片整片的地區是烟與火。成羣的烏鴉，在樹林裏被驚起，無目的飛，日軍高射砲隊無效的向空射擊，天上點綴着朵朵烟球，但是徒然，太高了。我從未看到過這樣多的飛機，這樣穩的編隊，在砲彈不能及的高空裏，從從容容的戰鬥。一批去了一批又來。轟炸繼續了兩小時，直到日本租界全部被刈平為止。

在地下被引起了大混亂，逃難的人蜂擁而來：滿身泥污的，披頭散髮的，狼狽的捲包着隨身細軟向鄉間跑。其後是車子，各式各樣的車子，卡車，馬車，黃包車，手車，堆滿了人與東西。我們那時已經搬到了姑嫂樹——一個偏僻的小市鎮裏，托天之福，得能立在死亡圈外。外面就是張公大堤。堤外水已退了。逃難的人羣車輛在這廣漠的荒原上組成一條黑線，綿延的向遠方移動，三天三夜，這條活動的黑線沒有中斷過。

漢口僅有的一點物資搬空了，物價跌過一個時期，可是後來又漲，漲得無比的高，漢口成了死市。一到晚上，一幢幢倖免火災的房子都是空的，很少有人走在街上走，偶或有幾個，都是走得輕飄飄的，低着頭，快快的走，像個幽靈。

成千上萬的烏鴉棲息在這空虛的城市裏，在傍晚，每個屋頂，電綫及木桿，樹頂，都是黑黑的一片，煩燥的叫着，地下的鳥糞堆起三寸厚。

清道夫們都逃光了。

鄉間的茅屋立刻都利市三倍，最偏僻的地方也居然能聽到留聲機裏的音樂。那種生活也是怪有趣，燒起了炭爐煮才從母牛身上擠出的乳。下雪了，雪從茅屋頂上漏下來，薄薄撒在被上，早晨醒來一摸，涼冰冰。

這恐怖性的轟炸繼續到今年一月間為止。

漢口又部分的復活了，沿着村鎮的通路，開起了南貨店，粵菜館。漢陽成了最合宜的商業區。大小商戶，紛紛到那邊「找」房子去，甚至就在漢口，幾家沒有搬出的舖子，也半開着門交易了。

等到理髮店，都能遷回營業的時候，人又漸漸多起來。

除夕之夜，我搬回漢口，大姊在她的寓所裏慇懃的招待了我。轟炸的烟火氣正逐漸消失，生之意味逐漸濃厚。而在亡命線上徘徊之餘，最使人懷念的是家，遙遠溫暖的家。戰爭阻塞了路途，也阻塞了人與事。大姊是聰慧的，她爲我佈置了一間小房，有溫厚的床及舒適的坐椅，瓶裏常是花，新鮮的逐日更換的花，滿房的溫馨，彷彿離戰爭日遠了。可是命運的威脅還是可慮的。拉警報了，嗚——。大家沒命的逃。飛機不來。逃來逃去幾次，厭倦了，就頂多到地室裏躲一躲，後來連躲也懶了，就站在門口看熱鬧。遠處有卡車開過來，馬達的聲音很像飛機在俯衝。逃吧！從門口一擁而入，待到發現錯誤，又都微微有點失望，白跑一次。湊在一起說些沒

精打采的笑話。對於公務人員，警報就是半日休假，常常聽見人這樣打招呼：

「喂！待會警報解除了，我到「美的咖啡館」來找你。」

只有日本人不休息，每天早上天剛亮的時候，我們隔壁的海軍武官府裏就傳出了打鐘的聲音。一個低啞野蠻的日本人聲音在喊：

「烏——呀——呵！」

早操的訊號。

日本人都出來了，排着隊，站着，兩手一上一下的，由一個人領班喊：

「奧伊撒！奧伊撒！」喊得有韻有調的。那時我們每天晚上因為驚報總是遲睡，被他們吵醒，真是有些痛恨。現在老不聽見，又不免似有所失，這是一種奇怪的情感：記得是去年的冬天，搬來的第一晚是大姊領我上來睡，她在前面執着燭台，領我穿過曲折的樓梯及過道。到了裏面，替我蓋上被，只有母親能蓋得那樣溫暖和妥貼。說了晚安，她就輕輕掩上門走了。房裏點着蠟燭，一室搖幌的燭光，桌上有一張銀色錫紙的剪小仙人，執着銀色的魔杖，昏昏入夢的時候都覺得是來在童話的王国裏。早上，被那「奧伊撒！奧伊撒！」的聲音吵醒了，想起了一切可憎恨的及可懷念的，命運把世間的事毀壞了又塑造。「昨日」往往是甜蜜，然而可悲的是，即使是「昨日」，也都一逝不復返了。

現在我發着高熱，寫得很累了。我生的是「登格熱」，現在漢口最流行的病症，十分之八，或者是十分之九的漢口人，現在都有這病。劇烈的頭痛，骨頭痛，街上的人大都是額上包着白布，那麽愁眉苦臉的走着，滿街的病人，趕車的，走路的，賣菜的，甚至站崗的巡警，送信的郵差，不知道爲甚麼，都是瘦瘦黃黃的，現在生病的人無法看病，無法喫藥，因爲醫生及護士們都病倒了，藥劑師們也病倒了。

大姊剛生好病，我就接着開始，發熱，發着紅斑點，隨它吧！我們只知道這病是日本兵從熱帶傳來。只是，我覺得，日本人往往是富於幻想的民族，你聽起日本音樂來，那悲哀的調子是很撩人的，他們自己打败了。面對着我們這個民族屈服，却還留下這個病症，繼續着他們將永不能完成的「膺懲政策」。我可不能想像，這應該是熱帶的病，生這病的時候，應該是在椰子樹下，椰樹的大葉涼蔭裏，低矮的掛着紗簾的茅屋，有土風舞及吉他的夏威夷音樂。我現在別無辦法，只有在這笨拙的想像中，在秋天的漢口，去領會我們的日本朋友在臨別時給我們的「煙土披里純」！

再會了，我的朋友，我現在的確病得很笨拙，連喝一口水，脖子都顯得僵僵硬硬的，我只希望，我們能再見面，那是說，在未來的第一個春天，這裏以後的情形，我會繼續告訴你。

大衛 九月一日



羅飛霞

美國歸來的孩子們

節譯自 Better Homes & Gardens

英國在一九四〇到一九四一遭受德國的空襲時，五千個英國孩子被他們的父母送到了安全的，不受炸彈威脅的友邦美國。最近有幾百個兒童回返到家裏——父母子女雙方發生了許多意想不到的事。年齡的增添和美國式的衣服改變了孩子的外表，所以一批二百個孩子抵倫敦火車站時，有些父母竟認不出他們的子女。當十五歲的愛萊娜走出火車後，一個婦人過去擁抱她。愛萊娜也答以熱烈的擁抱。情感稍趨冷靜後，她們覺察互相錯認了人。海軍部的青年回來迎接他的兩個小妹妹。他們互相分別時，一個僅十三歲一個僅十一歲。等候的當兒，他發現兩個動人活潑，穿著華麗的姑娘，就對她們顯出了笑容。她們也露齒而笑。突然他認出這兩個女孩子就是他的妹妹，不覺驚喜交集，張口凝視，然後似表示太驚喜了，又似在招呼她們重復地叫道：「天呀！」

有些英國的家庭恐怕孩子們帶回許多粗魯的談吐。這種恐懼實在是無稽的。大部份的父母們認為美國人的

聲調和音節很是有趣，祇有少數的成語不易瞭解，需要解釋一下。安耐華特的母親問女兒，喜歡吃餅還是饅頭。安耐華特回答：「我不管 (I don't care)，媽，」在英國這句話是一種沒有禮貌的回答，並且還含有不高興的意思。但是現在華特太太已了解「我不管」，在美國人口中的意思是「我隨便 (I don't mind)。」

在英國不到十八歲的少女常在父母管理之下，不知修飾。十二三歲離開父母的女孩子，回來時就成了十七歲沈着的少女，她們善於裝扮，梳着流行的髮式，比英國二十歲的女子更能應酬交際，這使她們的父母們驚異不置。有幾個父親對於這些不大樂意，但是特依昂先生批評他十六歲女兒拉雪爾的意見却很開通：「她比在這裏同樣年齡的女孩子，有更優美的風度和姿態」他說：「在公共場所她從不結舌不語，或偏促不安。真的，我們看她像一個二十歲的少女。她的自信使我信任她。」

很奇怪的，這些比所有年齡更成熟的女孩子們，覺得英國的男孩子却比美國的老成。有一個女孩子對我說：「英國男孩子的知識水準較高，態度比較嚴肅，所以也比較富有魅力。」我表示這或許是五年戰爭的結果。

她說：「這僅是一部份的理由，我以為這裏是男人的國家，而美國是婦女的國家；當然這一種差異，便在青年的身上反映出來。」孩子們喜歡在美國的學校，他們興高彩烈地談論優美的校舍，簡易的功課，自由的社交生活。英國的學業程度太深了，歸國的孩子比他們的同伴落後許多。他們大多數要三四個月的教導才能跟得上。

孩子們都不能忘懷美國的藥房，說到了可口可樂，或雞蛋牛奶，眼中就閃閃發光。因為藥房對於他們是親切的，可愛的，這是美國式生活的象徵。在美國他們都有如此快活的光陰——派對，跳舞，朋友的集會，團體活動的自由；但在英國他們覺得生活比較平淡。恰如倍拿特哈立司所說：「在此地祇有成年的人有好的消遣。在美國，青年有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年長者從不加以干涉。」英國的缺少青年團體活動，一部是由於全面戰爭的緣故，但是不同的家庭態度也能產生這種結果，在英國青年的活動祇限於家庭內，和外界很少接觸。

歸國的孩子們，也覺得生活的方式比較刻板。十七歲的奧文沮喪地說：「你不能隨便訪問朋友，應該等候邀請。並且你不能和不相識的人閒談。」現在戰爭的危險和苦難已使英國人的保守性改變了不少，但是英國人仍沒有美國人那樣的活動。在平均每平方哩有七百多人的土地上，（美國每平方哩平均僅四十四人）他們不得不忍受一些社交上的約束；否則將不易生活在這擁擠的島嶼上。許多孩子在美國時，找到一些副業。父母們第

一次聽到他的兒女在做着保姆，賣報章，卡車駕駛員。使許多有高尙職業的家庭非常震驚，但是在第一次的驚駭消逝後，父母們却以他們的孩子會做各種職業而驕傲。並且希望英國在戰後也能這樣做。

回來的孩子們。厭惡家事的瑣碎。英國人老是用人工，而不用節省人力的機械。現在僕役已不多見，孩子們對於沒有機器的幫助感覺到不便。母親們時常聽到他們贊美集中的冷熱器設備，洗衣機和烘麵包的機器。

離開父母在外國和不相識的人生活在一起，使孩子們感到迷感和羨慕。他們回國後對於美國的崇拜，是給美國最大的貢獻。我聽到他們談論在美國生活的趣事。「你們歡喜美國的什麼？」我問道。他們皺着眉苦苦地思索，但沒有找到答案。

去年幾個回國的孩子參加展覽會「青年的美國」。他們從早晨十點到晚上九點輪流服務，解釋照片和其他的展覽品。下午有兩小時解答關於美國生活的問題，後來展覽會在各處巡迴舉行。八萬個英國孩子曾去參觀。

有些父母會到過美國，對於這個保護他們孩子的國家，表示深切的感謝。親善和友誼擴展到駐英的英軍身上。這些父母在一九四〇年組織了一個團體，在他們的俱樂部中掛着招待美軍的佈告：「這是疏散在美國孩子們的親友，貢獻給美國士兵的俱樂部。」

通商能促進邦交，但兩國間真正的友誼祇能由私人的接觸而獲得。

渡長江

曉歌

向北，南京市一切的車輛人馬都向北，沒有一個人向南，全是向北。

廿六年的初冬，日本軍隊越過了蘇州，以全速向南京挺進，但南京市的人們給上海三個月的堅持，造成了一種不合理的自信，等到從那紊亂的消息中斷定自己這城市已面臨重大的威脅，那時敵軍的先遣部隊已開始扣南京的大門。

因此，整個首都立刻陷在一種可怖的混亂中：——誰都要逃，逃開這即要淪陷的都市，然而前面祇有一條路，向北到下關渡江，再上岸到達浦口。

整個南京的市民在敵人漆着旭日的銀翅的威脅下，大街上擠滿了人和車輛，向下關移轉——向北走，向北。李青屏在這時還沒有決定，他本來沒想到走，他祇想找到他的委任的律師，可是找遍了應走的地方，沒有找到。

他在路上，看到可怕的情景，人從小巷匯集到大街，大街上儘是黑壓壓的一片，細看才辨得出儘是人頭，人抱了哭叫着的小孩，背了包裹或是皮箱，在那些被扔在道旁的手車或是大木箱上面爬過去，路面已給人底腳鋪滿了，要認路，祇好順了人的潮流，這道潮流，給一種恐懼或渴求控御着，發出巨大的騷動和聲響，似乎預示這世界要改換了面容。李青屏在開頭是給這情景攝住，繼而他立刻想到，最要緊的是找律師商量明天的出庭時的言詞辯論的內容。所以他穿着小路跑了一個下午，結果他失望跑回來。

青屏的妻秀珍正在家門口等她的丈夫，她已給那接連而來的消息嚇昏了，他等不及他回來，便把細軟打了個包裹，放在大門旁，把五歲的小寶坐在包裹上面，她數了自己的心臟跳動地期待着。當她一看見青屏喘着氣跑回來，她掠了掠蓬亂的頭，迎着趕上去。

「走吧！東西全收拾好了，打了個包裹，你去雇輛車子，我們不能再等了。」

「那短命律師不在家，他到撤了，」青屏自言自語地道：「明天他不知會不會到庭。」

「律師也要性命呀！還有誰不走，我們天德邸祇剩兩份人家了。」秀珍說：「今天無論如何要走。」

「明天我還要上公堂！」青屏跑到門口，一把抱起了小寶：「搬上去，要走，也得明天開過庭才走！」

秀珍坐在那大包裏上哭起來：「全南京人都跑光了，祇有你要打什麼短命官司，性命也快沒有了，要地皮來有什麼用。」

一輛日本飛機在天空發着喊，一陣咆哮，遠遠傳來爆炸的聲音，土地沉鬱地微微動一動。

青屏習慣地用手掃掃自己的鼻子和口：「要打官司第一個是你，要不打又第一個是你，天下的事，可沒這末容易，扯上蓬就不容易收，要走，至少明天辯清了走，要不然準給老二佔上風。再說，日本鬼要進南京，這也不過是人心浮動，無論如何不會在明天，——早上九點鐘。」

明早的評論是青屏跟他弟弟青山的火併，爲了祖遺的坐落明陵東南的四十畝地的事。

當李老先生在世的時候，那片土地是租給人作爲一個農場，因爲老太爺喜歡次子，所以在生前就立了贈予字據，把這四十多畝地送給青山，後來老先生去世，兄弟倆又把其餘的遺產對分了，數年間也相安無事，後來青屏在賭注中輸盡了自己的錢，他突然聰明起來，發覺他父親生前所立那張四十畝農場土地贈予字據是寫得不完全的（按律師說它上面缺乏了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五條但書之規定），所以青屏主張那片土地仍要對分，於是兄弟們爭吵起來。

一個好良心的親戚想把這件事講講和，曾特地擺了酒席請他們兄弟倆，可是在酒席間，爲了青屏堅持要農場的一半或是三分之一，所以青山把杯子中的酒潑到地上去，潑濕了青屏的鞋，走了。

這雙濕鞋成爲青屏反臉的理由，第二天他延了律師，向檢察署遞了個刑事起訴書，自訴他弟弟佔「共有財產」，雖然後來對於這案子批示的是不起訴處分，但青屏不會心甘的，他另外立刻向民庭提起主張土地共有之訴，他絕對相信這土地的一半應當是他的財產。

青山不是傻瓜，自從在席間彼此翻了臉，他已決定要和這位老大周旋，幸而其後檢察署的一張處分書對他沒有什麼不利，祇是這已使他有充分的理由來憎恨他的哥哥，青山這人平日很沉靜，有話總記在心裏，當青屏在民庭又提起訴訟時，青山咬了牙說過：「你瞧着好了，就算你死我活，我也不會給你一分一厘。」

也祇有他們兩個人才會知道，彼此之間的仇恨與僵局，彼此都認定對方是意圖侵占自己應有的土地，而且彼

此心中在盤算，爭執起了頭，不單爲了土地，重要的爲了一口氣，爲了氣，地可以不要，財產可以不要，而要對方在自己的「真理」前低頭的一霎利光榮。由於這幻想的堅持，大家在自己的感情上加添仇恨，恨，直到南京市被毀滅的前一天。

當天晚上，電廠發了兩小時的電便告中輟了，南京戰慄在一個淒涼的黑暗裏，這夜正發了緊緊的西北風，把灰青色的雲塊吹得低低地，青屏夫婦倆在油燈前互相安慰了一番，然後就睡，可是誰也沒有闔上眼，街上遠遠隆隆傳來車輛的聲音，小孩啼哭的聲音。狗吠似乎像狼嗥，最糟的，槍砲遠遠地響起來，雖然這在日間也偶然聽到過的，可是夜間聽來，像過年的鞭炮和戲台上的大鼓。這遠遠的聲響加重了秀珍的想像力，忽然湊巧城中又有什麼地方失火，火勢大得半天通紅，秀珍在紅光中的映射跳了起來，拉了青屏直抖。青屏，在這生死的關頭，而且方才有富裕的時間容他思量過，於是他決定天一亮就走。

當東天的微光反射到地面，使人稍爲看得出方向的時候，青屏夫婦倆，背了包裹和小孩，回頭看看這曾是溫馨的小家庭，便鑽入初冬的朔風裏。

風像在發怒，呼呼地響着，可是誰也沒有聽見，青屏夫婦倆走出了小巷，一拐彎便見大街上又是奔騰着人底洪流。似乎是昨天一直走到現在還沒走完，在昏黑中只是一幢幢黑影子，人們互相地用聲音來招呼，匯成一個渾厲的叫喊。青屏便把小孩交秀珍抱起，自己背了小包裏，奮身躍向向北走的人叢裏，給擠了出來又衝進去。

青屏握了秀珍的手，在人叢中擠，他前後左右全是人，別人的帽子以及發開的包裹，不時落在他的面前，他像別人一樣地踉蹌過去，他跟所有的人一樣，祇想儘快搬運了自己。突然，他覺得背後的包裹上一沉，似乎有人拉住又似乎擠緊，他急急放開握緊秀珍的手去摸，原來那包裹已散了。除了一件皮袍子，其餘什麼全散在後面人羣的腳下了，他正在爲這些失去的東西惋惜，突然聽見秀珍在不遠的身旁叫「青屏」。他立刻意識到不要失散了，於是他也大聲地叫喊，然而，在這不由自主的人叢中，僅是叫喊有什麼呢。更大的叫喊聲淹沒了他那嘶竭的。及至第一縷陽光在地平線升起來，青屏發覺自己在大街的盡頭，四處全是人，可是不見了秀珍和小寶。

前面駛過十多輛軍用車，大約它是載了軍用品或文件，車上站滿了手執長鞭開路的士兵，等車子走完，人羣忽又停下來，停了足有半小時，才聽人傳說，前面已築了工事，路不通行，要抄小路走。

小路上塞滿了人，這些人，似乎互相擠得過緊，簡直休想移動一步。青屏啞了的嗓子再也不能在那些淒厲的聲音中加添任何的效力，他這時就算不失了主見，也給擠得進退不得，祇好順着人們底推送，挨過一條小巷，又

停在另一個大路口，等了半小時，又傳來路口封鎖的消息。

青屏就在五條小巷之間轉了兩小時，這時天色已大明了。陰灰的天，高速的風故意把鉛塊做的雲壓下來，想多把點人擠死，磨死——人，就在這莫明的壓迫下一個個倒下來，給擠得筋疲力倦的，給推倒的，給摔得透不過氣的，就這瘋狂的人羣中默默地倒下，頂多發出一兩聲不足以動人的叫喊，便落在地下任他踐踏，任千千萬萬的腳踐踏，而那些還活着的腳，一點不覺得自己在爬小山丘，一點沒想到也許自己的親人就躺在下面。

青屏突然發覺自己給送到地方法院所在的馬路，當他走過那路牌，他心中突地一震，他想祇要走過去就是法院，也許今天還開最後的一庭，繼而他又想，昨夜他跟秀珍約過，假如萬一失散了，那末大家在浦口的一個朋友家裏互相等候，反正現在找不着，祇好隨她去，現在順便，不如到法院去瞧一瞧，沒準老二在那兒，於是他奮身向前方擠去。

這時，天空上遠遠出現了日本的俯衝轟炸機，帶了死亡與威嚇的聲音，向南京的上空飛來。

就在這天早上，李青山坐了划子從浦口渡到下關來，下船以前，他拒絕了多少的相勸，毅然帶了那張船票，作長江上唯一向南的客人。那時，浩闊的長江，永遠流着深綠色底奔濤的長江，數不清的船隻打破了它底沉鬱，雖然這些喧擾，離了兩岸的碼頭，才能改變那大江底固執和無情的氣象。浮在江中央的船，因為載重過度，水吃到齊舷，舟子用盡了力，也祇能抵銷了大北風的一半力量。有些船，因為它的主人過份的貪心而引起了它的憤怒，到了江心，突然在一陣慘叫中碎裂了，整個船一下子就向下沉，水面立刻浮滿了黑點了，灸着箱，不久，除了幾枝破木附上了幾個幸運兒，其餘的什麼全化了陣旋渦，給無情的江水冲得就像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

在危險中留存下來的小船，上面乘滿了旅客，和兵士，又有些船裝滿了文件箱，由武裝的憲兵衛送着，船上這些點啞的眼睛全看了迎而來的李青山出奇，可是他，並沒有為這些船羣以及船尾用繩拖着的人和木盤所動，他跟他哥哥一樣地想，南京不會這末快失陷，同時他也想過，就算失陷，他爲了這件事，也得上南京來，不能讓老大佔着半方便宜，一分一厘也不許。

船快要攔岸時，那固執的李青山也不禁吃了一驚，前面沒有岸，沒有碼頭，祇有一片黑的不固定的東西，再走近點，原來那如垃圾箱旁西瓜皮似地，人像蒼蠅一樣附在江干和碼頭上，舟子爲了沒法使人們在不付錢而上船，故意不把船靠岸，但那些給死亡在頭頂上威脅的人，他們會跳到水裏——祇要水不浸過鼻子——爬到船上，舟子爲了要阻止這些暴徒，他不得不把這些人打落在水裏，結果自己的船也翻了，這種混亂的局勢下，祇在不住向

天放槍的兵士們還能上船和駛出去。在這裏在碼頭佇立了兩晝夜的人，看這緩緩駛去的船該是如何羨慕呀，但連羨慕也不許，誰一不留神，就會給後面的人一推。祇一推，就落到江裏去，不時江水上伸起求援的手，小孩子或是女人的，可是誰去救，誰去救。

李青山的船竟無法攔岸，幸而那舟子機警，找到了一個破碼頭，碼頭上面堆聚了許多大箱子，無法使人立足，所以那兒人還不多，李青山便在那兒上了岸。李青山從那成堆來不及搬運的物資上足足爬了半小時才到了中山路，再沿了中山路進城。一路上，手推的簾車，老虎車，沒胎的黃包車，以及難得有的汽車，裝得好像水腫的死牛在這路緩緩地移動，在這寬闊的馬路上，人們的步子像打着絕望的鼓，死的嬰孩被摔在路邊，沒有人回顧一下，路面上迤迤邐邐是衣服，盒子，包裹，水壺，武裝帶，絆着大鼓的節拍。

李青山進了城，一離開了幹道，就無法前進，他給那不絕而來的難民湧得祇好往後退，最後他想出一個法子，他挨了擠走，這樣他可以減少了一半的阻力，居然走過了四條街。

靠法院那條路，是通向幹道的唯一大路，人羣匯集得簡直成一個整體？青山汗濕透了內衣，可是無法穿過馬路，正躊躇掙扎間，天空突然有一陣金屬的咆哮響起來。日本的俯衝轟炸機像老鷹一樣向地面撲下來。

人羣發出一個無以形容的叫號和騷動，然而騷動有什麼用呢。日本飛機側了身子瀉下來，發出一陣急遽的怪叫，向這條動脈上擲了三個炸彈。石塊，鐵片，胴體和斷肢在黑烟中拋出來，房屋和樹幹齊齊地折斷了，發聲喊向地面上傾倒下來，給死亡的黑手抓着的人一陣徒勞的掙扎重重地倒下了，陰暗的天空猝然昏黑一下。

這昏亂的世界在爆炸以後忽然靜下來，靜靜的，一點聲音也沒有就似乎在一箇初冬的荒郊裏一樣。李青山在地下爬起來，睜開眼，他發覺自己簡直到了另一個環境中，路面再也不是擠着人，而是死屍，全是死屍，給石子，磚瓦壓成一堆堆地，望過去像一片灰黑色的小丘。

日本飛機不允許有什麼沉寂存在，再度撲下來，發出那無情的巨聲，像要撕裂每一個人底神經似的：接着是一陣密密的低空掃射，子彈吱吱地再帶給那些死屍第二次的死亡，以及加添着新的死亡。

日本飛機走後，大地底給嚇得痺麻的精粹溶溶地復蘇起來，然而這未慢，人們帶怯爬出來，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會如何地躲在什麼地方，對了這廢墟上冉冉的青烟，也沒有人知道自己應當作什麼。

祇有李青山，他一躍而起，一看向法院走的大路沒被堵塞，便乘了這陣靜寂，向法院走去。

李青屏在法院門口等了好半天，明明過了九點，可是還不見開門，門口的崗警也沒有影蹤，正等得不耐煩，

不住用手來掃鼻子和嘴，突然不遠的前面遭遇到空襲直接的威脅。他給那巨大的震動搖撼得雙腳發軟，正支持着，躊躇着，一片遠遠飛來的彈片打到距青屏頭上一丈的牆上，碎磚和白粉簌簌地落下來，落滿他一頭一臉的灰。青屏從地上爬起來，摸摸身上的灰土，這危險的確警告了他，他正預備走，一抬頭，見一個人向他走來，不是別人，就是他——老二，李青山。

青屏和青山站在法院門口，彼此看見各人底狼狽，青屏身上的袍子上全是白灰，像一張鹹魚皮，青山的西裝，却像鹹菜，彼此的面孔全給灰塵揚得發黑，祇露出兩隻恨毒的白眼睛。這情景，很可以笑一下，但是誰也沒笑，大家嚴肅地看一下法院的門：門掩着，又相互地看一眼，從這神情中各人依然在固執自己底成見，青山掏錶出來看了看，青屏則反剪了手在踱步子。

街的人流又匯集起來，開頭還有人用板抬了斷手斷腳的受傷者，一路上流着血，後來受傷的大約仍然被扔在路旁，送他們到那兒去呢，而活着的人，有流言追逐着：日本兵進城了。

法院的門突然「呀」地一聲打裏面開了，原來它是虛掩着的，一個人打裏面跑出來，他背了個小包裹，一手抱了一隻貓，另一隻手抱了一隻繡花枕頭，神氣慌張地向外走，李氏兄弟認得他，他原是候審室裏的茶房，給他們沏過茶的，青屏見他奔出來，一把抓了他，問道：「喂，今天開庭不開庭？」

那茶房掙脫青屏的手帶叫帶罵：「別尋開心好？命也沒有了還打什麼短命官司！」他一面罵一面走了。

青山看法院的門洞開着，裏面是一個大院門，空洞洞的，什麼也沒有，石階前有幾張紙，給風吹得在旋轉，裏面的內門也敞開着，竟然沒有一個人。

一陣羣衆的銳叫驚醒了那失望的兄弟倆，舉目看時，人羣自南飛奔而來，像一陣子蝗蟲似的，沒一回便奔到法院前，跌倒的人嗚叫起來，可是嗚叫止不住無盡的踐踏，逃跑的人，帶了一個蓬鬆的頭髮和愁眉的臉，沒命向人羣中擠與推，有人叫道：「東洋人進來了。」

青屏和青山給這雷轟擊一下，老大首先嘴唇變了色，眼睛一掃，拔腳走了，青山也沒有獨自留下的理由，於是他們跟了難民出了城。

在寬闊的中山路上，人羣發了狂似的奔，樹枝給風扭得向北彎了腰，好像要跟了人逃跑，天上的灰雲加入這大奔跑，北風呼呼地叫出。聲音青山比青屏跑得快一點，當走近下關碼頭的時候，人羣奔跑的速度已停滯下來，大約前面已擠足了人，不能再向前了，然而那兒連江水的影兒還沒有瞧見，祇是人底牆，人肉構成底牆。

青山認得舊路，他一下子便找到方才他進來時所由的倉庫，那邊的大門已堆塞了人，他猶豫一下，便從近牆一堵低牆上爬上去，爬到一間平房的屋頂上，打算從那兒再回到方才上岸的破碼頭。

青山偶然抬起頭，眼前的奇像攔住了他的視線，不由得他不乘這居高的便回顧一下。

黑黑的人頭，從他身旁起，一直排到江邊，足足有一里路長，江心看不見什麼，死寂寂地祇有一兩隻船，聚集在碼頭邊上的也不知是船是人，全是黑點子，猶如垃圾箱旁的蒼蠅，再也休想去分別在他們下面的是什麼了。

突然，起了槍聲，祇幾響。

人羣向路旁的田塍退，喧擾靜下來。

人叢中突然跳出穿黃制服的憲兵來，原來他們早伏在預築好的簡單防禦工事上，小沙包堆或土堆裏，現在這些憲兵揮手叫老百姓躲開，可是這些逃難的人無路可走。

大路的南面起了槍聲，一陣一陣的兵士，穿了灰色的制服的，有的捏了槍桿，有的連上身也脫了，祇剩一條灰褲子，飛也似的向下關奔來。

對於這些臨陣退却的逃兵，憲兵不得不執行他們的任務：阻止他們撤退，開槍。

憲兵們的自動槍構成一個小小的火網，有多數的兵士倒下，逃兵前進的速度遲滯了一下，可是後面來的越集越多，這些在敵前逃走的傭夫一下子變成了對付自己憲兵的勇士，他們作了個大規模的衝鋒，犧牲了四十多個人以後，使用手榴彈毀了憲兵們的機槍巢穴，而且沒理性也用刺刀宰了憲兵，又衝向另一個亡命的障礙。

在逃兵和憲兵開火的時候，青山已爬過了小屋，穿過堆棧的空場。這一面他走錯路，走進了一個棧房裏，那高大的建築物中堆放滿了千百隻木箱，而近門的幾箱被打開了箱蓋，是一挺挺新式的自動步槍。

青山又繞過一間堆炮彈的棧房，才找到出路，行走之際，突然給什麼東西絆了一下，摔了一交，低頭一看，原來是一枝手槍。青山下意識地拾起了那枝手槍，放在懷裏，跑到碼頭邊，幸喜那兒祇有一個人，青山細細一看，不是誰，正是老大青屏，他跟踪到了此地。

雖然兄弟們的敵意在現在已是不必要的，可是也沒有人想起和衷共濟這一回事。他們在那大堆印滿着「危險」「炸藥」的字樣的大箱子間隙中，呆呆地望了江水，這兒沒有船，而有船的地方却在東首，揮翼也飛不到的，遠遠望去，下關碼頭已給逃兵們佔領了，他們正在用槍和刺刀來驅散難民，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三三兩兩的人，間或有個穿灰色的制服的，落在水裏，大部份的逃兵，上了船，然而船却開不了，沒法上船的兵丁鳴槍阻

止開船，接着又有人爬向船上，不一回，船一隻隻翻了，一隻也沒有駛出去。

逃兵們又向那幾隻專送糞案的木筏轉念頭，他們把木筏上的大木箱向水裏拋去；他們自己正要爬上去，這時，天空上又起了雷霆的聲音，日本飛機已在碼頭的上空，盤旋了一回低掠下來，一陣陣地開機槍掃射。

李氏兄弟倆躲到碼頭下面去，他們踏到泥淖裏，然而把半截身子浸在水裏，總比露在外面給子彈開玩笑好，不時有子彈落到他們近處的碼頭上，把朽木打成一個一個的洞。

青屏躲在碼頭的大木架下，過了好久，他忽然發現他倚着的一枝大木頭是擱在泥上的，他想，可以遷了這根三丈長的木頭渡江，只要繫在脖子上，於是他把這枝木頭搬到江水旁。

青山看見了青屏的企圖，他當然明白他哥哥在作什麼，他也試想找一根，可是用盡了氣力，他連一根小木柴也不能從這木架子上取下來，直到青屏的大木柱快要移到水上，而且他開始要脫衣了，於是青山涉着水跑過去。

青山故意粗了喉嚨叫道：「要走，一道走。」

青屏抬頭看看他，可是不加以理會，仍然努力地搬木頭。

青山跳過去幫同把木柱搬到水裏，青屏突然回過身來，揮手叫道：「走開！」

青山一陣發怔，可是這形勢使他不得不爲自己的生命着想：「爲什麼？要走大家走！」

「你走你的。」青屏咬了牙地叫：「你是好漢，你是有本領，你管你自己走！」

「你明明在跟我搗蛋。」青山覺得自己的腳正在往河床的淤泥裏下陷，不住地把兩隻腳交替地提起來，江水湧在褲腰上，胸口全濕了，「這木頭又不是你的，要走大家走。」

「木頭是你的不成？不要臉！」青屏把臉漲成紅紅地，嘴唇微微發抖：「祖上留下的地皮，我的一份，你要便拿了去，絕我生路，現在我才剩下一根木頭，你也要我的，你要我死？你跟我前世結的什麼冤？」他一邊叫一邊把木向外移，經過了最後的努力，擱在泥上的一端已浮在水上了，他於是把這木頭橫着拉，故意避開青山，同時自己可以站在一塊石基上設法把身子擊在木上。

當青屏推了木條走開，青山追上去，兩腳在水中盪，加上過分地用力，走不快，反而激起很大的水花，不久，這水花濺到青屏的背上。青山一把抱了木條的末端，喊道：「要走一道走，沒這末便當！」

青屏沒理會他，使勁往前拉，一用力，因爲後面給人拖住，不但不前進，反而自己又把腳脛陷入泥裏，這一下子，青屏光了火，把腳重重地拔出來，重重地回轉身：那激動的臉一下子變成死青色，眼睛中閃出熊熊的火光

，一咬牙，迸出兩個字：「滾開！」

這個帶有獸性的呼喊給青山一陣惶恐，但刻他自己也激怒起來，用力把木條一拉，叫道：「滾你娘的蛋！」青屏幾乎給摔了一交，站穩了，大聲喊道：「你待怎樣的？」一步一步向青山走去。

江水無情地流着，在江邊，李氏兄弟給水浸到半腰，然而彼此爲一枝木杆爭執着，爭執使他們忘却這在逃難，更沒有把半空嗥叫的鐵鳥將帶來的恐怖放在心上。

當兩兄弟面對面站定了，怒火燃燒起來，大北風吹起他們倆的頭髮就像遠遠東面堆棧中起火的烟。

「你要怎樣！」青山祇一句，冷酷地。

一拳打到青山的下頷上，青屏發覺他自己的手因過度的用力而生反擊的疼痛，青山已倒下來，栽在水裏，沉沒下去，水上旋起一陣水花。

青屏正來不及分辨自己是惶恐還是懊悔。青山又從水裏爬起來，水流了一面，頭髮給水黏在臉上，衣服濕透了，他慢慢地伸直了腰，當他死瞪了青屏一回以後，他摸出了口袋中的手槍，慢慢地指向青屏。

青屏向後退，眼睛要從眼眶裏跳出來地望了那槍管的黑口，向後退。

下關碼頭的大擾動行進到頂點，逃兵已爬上了木筏，用步槍當篙子撐，過分的載重使木筏沉在水下面，浸到腳踝上，而在上面的兵士又沒法站穩，一栽下來便便傾倒了好些人。這時，日本飛機，像烏子似的在打旋，也許把下面的景象作活動的練習靶子，扔了幾個炸彈，把江水激有兩丈高，一下子就翻了三個木筏，江上全是黑的人頭，散了的木條在水上，幾個人很命的爭奪着。結果全死在水裏，而日本飛機在上空密密地掃射，雖然直接命中的不多。但是它這聲音抓着了多少生命，浸到水裏去。

日本飛機打個旋，迴身的時候正衝對了李兄弟所在的碼頭，它上面大堆的木箱給飛行員一點引誘，於是飛機向那碼頭上開了一排機關槍。

當李青山執了手槍逼着青屏望後退的時候——其實這時他自己也不知道該怎樣辦——一陣嘶帛似的聲音響過，青屏抖地搥了腰和胸，溘然地倒下來，沒人水裏，水面冒着氣泡。

青山給嚇呆了，他檢視自己的槍，但他明明記得他不會拔過槍機，他凝視了自己的手槍的當兒，日本飛機向上翻昇的急號提醒了他，他立刻意識到，這是日本飛機開的槍。他立刻走上前去，彎腰把青屏摸到，再把他扶起來，把他的手攔在自己的肩上，一步一步地踏着污泥，拔出陷入泥濘中的腳，一跌一衝地走上江干，到了一片稍

乾的淤泥上，青山也不能再支持，便把青屏放下，朝天躺在河邊的斜坡上。

青山解開了青屏的濕衣，青屏打中了兩槍，都是從背後上面斜射命中的，一槍在腰，一槍在腹上，子彈穿過了身子，有着四個窟窿流血，青山猶豫一下，他右手袋中找出一條手帕，代青屏拭擦那汨汨而流的血。

一陣新的刺痛，使青屏從昏迷中醒過來，張開眼，天上堆滿黑沉沉的棉絮，像要壓死人似的，接着腹部一陣猛烈的陣痛，他本能地用雙手一把按了青山的手，隨後把頭轉過來，張眼一看是青山，他把手放開，雙眼故意移開視線，閉上了。

「不是我！不是我！」青山覺得他應當分辯：「我沒有開槍，你看這支槍，」他把槍放到青屏面前，雖然誰也看不憐什麼，接着他把槍向泥上一丟：「我不會開槍，那子彈是日本飛機放的，他從後面打你，是上面轟打下來的，你覺得麼？」

青屏又張開了眼：微弱地叫：「幾槍……中？」

「兩槍，不過不要緊的。」青山見他哥哥相信了他的話，便把濕手帕向那槍孔上塞。」

「哎喲！」青屏叫起：「痛！痛！」

「不要緊，熬一下，我包好了送你上去，找個醫院。」

「幹嗎？」

「幹嗎？醫你呀！肚子上中兩槍是沒關係，馬上會好的。」

「別弄，喲，痛，我不會。」青屏給一陣痛苦扭住，咬了牙打一陣旋：過了一會才更微弱地說：「我不會好，痛也痛死，我肚子裏不對，哎喲！」

青山站起來，想把青屏拖起來，青屏身子還沒有離地，一陣昏厥使青屏軟成個死人一般，青山一陣害怕，又把他放在地上，青屏才慢慢地醒轉來，把嘴唇張了好一會，吐出一個字：「水！」

近處一陣轟炸機的俯轟急叫聲，暴雷一樣地炸彈咆吼着，就像在他們的頭頂上。

青屏飲過青山用手掬來的泥水，喘着要說話，這時九架日本飛機，在下關大碼頭扔過炸彈，在天空上飛過，他看見了便說：「船不好，你走……這裏危險。」

「不，哥哥」青山這是三年來第一次叫這兩個字，他感到自己有一種異常寬大的感情，立刻他的眼圈濕潤起來：「我一定要送你到醫院裏去。」

「法院也不開，那兒有醫院！你走吧！」

「有的，一定會有的。我非得負責把你送到醫院去，這全是我不好，哥哥！」

「不關，你事！」青屏雖然這幾個字是斷斷續續說出來的，但是很容易使人聽出他當時充滿感情。

「怎不關我事，假如我不搶你的木頭，你早過江了，全是我不好，我搶你的東西，我，我還跟你打官司。」青屏突然清醒過來，氣色也轉好了，張了眼，看看青山：「那是我不好，弟弟，地皮是你的，我不應當跟你爭，要你在這打仗的時候渡江過來冒這些危險。」

青山的眼淚滴到青屏的面頰上，就似乎哥哥在哭，青屏說：「弟弟，別哭別哭，這也是命，我總是不行的了，假如你不記我恨，你過了江，到浦口東門大街協興祥找到我女人和孩子，你就把我身上的錶和戒指給她，錶浸了水還走嗎，你代我解下來，」他看青山在爲他脫金錶：「你代我向她說：這也想不到咱們夫妻中途分手，叫她好好地照顧孩子，她肚子有孕，叫她少做事……弟弟，我還有幾分鐘活？我能囑咐些什麼？你就隨你說，你想到什麼就說什麼，你代我說。還有，我女人她從前對你有過兩句不中聽的話，請你看我在黃泉下的面子，就忘了她，你可以幫她點忙就幫點忙，你不要記她的恨，她是可憐蟲，她從小就沒有爹娘，現在立刻又要做寡婦，祇有你一個親叔叔。」

青山哭起來。

「哭什麼呢？人總要去的，想不到我死在這裏，祇有你送我終，弟弟，你答應我。」

「答應！答應你！」青山泣不成聲。

「哭什麼？弟弟，咱們做了兄弟一場，也要分手了，我們不該打一場官司，我不該欺侮你，我想你現在總會原諒了我的，弟弟。我們好久沒有談天了，是不是。」一陣劇痛停止了他的話，但立刻他又努力地接下去：「你還記得不記得咱們小時候在竹竿巷舊宅裏的日子，那石山，那大院子，我全都記起來，石山上我還鑿了字。」他瞪了眼，然而眼中再也不能存在什麼夢幻，而有的是漸濃的死亡陰影了：「那時候咱們常常打架，從山上打到池子裏，有一次我追你，自己失足摔到池子裏去，給一枝竹竿刮破了肚皮，就在這兒，是不是槍子就穿過那兒？」

「正是！」

「多巧！你還記得不記得，我肚子上流過少量的血，雖然不關你事，可是你嚇得哭了，你代我在竹林裏用手帕來揩血，想不到今天，又是一次。」青屏故意假出一點乾澀的笑：「也是最後的一次。」說完，揮揮手，臉上

的肌肉一陣抽痙。

近處傳來大爆炸的聲音。

江水洶湧地發出聲音。

大北風呼呼地咆哮着。

青屏再度地揮揮手，青山問他什麼事。

「走，你抱了那根木頭渡江，日本人大約真的進城了，你也要回去了！」

「不，我不能留下你……」

「你留下……有用麼，我早晚是死！你走！」

「不，我們再試試看，我送你到醫院。」

青屏掙扎一下，順手給他抓到地上的那支手槍，他費了更大的氣力把它舉起來，顫抖着對了青山，努力地說：「你走，你走，不走我打死你。」

青山奇怪地瞅着他哥哥，講不出一句話。

青屏執槍的手突然落了下來，再慢慢地把槍瞄準了自己。微弱地說：「你走不走，我已經……不成了，你管自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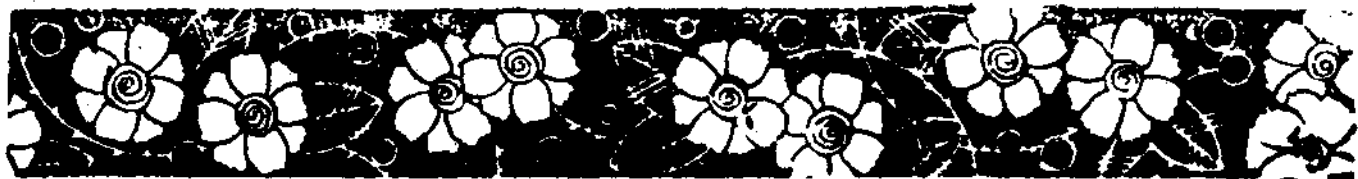
青山看見他要自殺，撲上去奪了他的槍，然而，用不着搶，青屏自己的槍已自動地落下來，他咽了最後的一口氣，死了。

青山伏在屍身上痛哭，立刻給越來越近的砲聲驚覺了。他一抬頭，祇見那幾架日本飛機向自己頭上撲來，來不及站起來，地面已天翻地覆一下大撼動，滿天沙石木片舞起來。

青山意識到可能這是來轟炸這碼頭的，於是他一躍而起，涉水走到江邊，拉起方才那支大木柱，解了皮褲帶繫了身子，以全速俯游，向江心而去。

青山聽見一陣奇異的大爆炸聲，半個天似乎要坍了下來，他離岸已有五百米，四周一陣雨也似的東西落下，把水激起來，回頭一看，原來方才他所在的地方——碼頭，已全部給大火燃燒着，濃濃的黑烟包圍着一切。碼頭，江岸，什麼也看不出了，連方才遠遠可以望見青屏仰臥的屍身也掩沒了，祇有紅的火，黑的烟。

整個南京城，全是火，假如沒有火，就是黑的烟。



精神病傷兵的悲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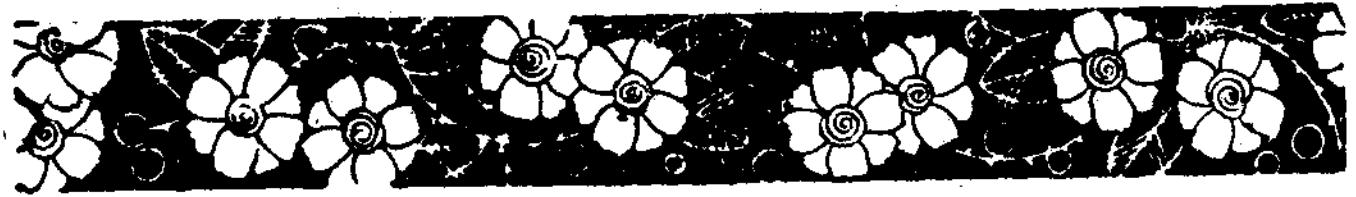
鍾吉祿

戰爭所賜予最苦痛的莫過於兵士們精神方面的創傷，他們——爲世人遺忘的一羣——被禁囚在精神病療養院中。美國三十所傷兵病院，已充滿了上次歐戰中的三萬餘人；這次戰爭又產生了一萬餘精神受損的傷兵。他們當然也是被送進療養院中，那已經擠滿的病室，每次總是變得更擠更滿。但仔細瞧我們的周圍，還有許多不及照顧，或是被認爲無法治療而遣送出院的一羣，在城市中蹣跚地流浪着。這種情況本不應該存在；因爲很久前，美國國會會規定所有受傷兵士（包括精神不健全的）都應當享受現代醫學上所能供給最優之保護。政府費了幾千百萬的錢建造了宏大的醫院，支付一切管理人員的薪津。但是很慚愧，我在這裏所能報告的，却是我們的勇士並沒有享受應得的合理待遇，相反地有幾個是遭毒打，有幾千人他們需要用迅速方法治療的，並沒有好好地被診治過，於是病狀愈加增重而至於死亡。

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一個會在里昂傷兵精神療養院辦事人員羅勃脫，海格勒（Robert Heyler）察於所看到的無人道待遇，憤然出走，把他的日

記公開供紐約記者作參攷，日記所載盡是慘無人道的一些事實：海格勒這樣記着：「院中的護士將這次戰爭中的一個傷兵，縛在椅上，很兇毒的打他，二星期後。我奉上司命令，又將病人們在強制淋浴時，用冷水燙身。」

他還記載有許多傷兵幾乎被絞死，那些看護們的咆哮呼叱，把手巾圍在病人頭上幾乎扼死；另外一個傷兵被看護們扼住，再用拳重擊其頭顱；更有一個病勢相當嚴重的傷兵被二個看護痛毆，第二天即死。差不多有五十餘件這樣慘不忍睹的事記載在梅格勒日記中。紐約的報上發表以後，處理傷兵事務主管機關福蘭克·亨斯（Frank Hines）中將派人員前往里昂調查，一個月後，他公布告示承認實有其事並允爲嚴正肅除。過了二個多月我親自赴里昂傷兵療養院去參觀，仍舊是原先的經管人，原先的醫務主任，祇有當海格勒在裏邊工作時負責急性治療科的醫生。是被調至其他部分工作，雖然，許多病人在那醫生診治下受盡了虐待，他倒並不會因之而解職。他仍舊繼續在里昂爲一羣根本無力反抗的傷兵們治



病，醫務主任還特地聲明：「他已經不再在急性治療科中工作了。」

傷兵管理政務會曾誠告療養院中的看護們：「在無論何種情況下，不得向傷兵毒擊，推打，或施行兇暴，違者即解其職」；但據我所知，從未解職過——祇有少數的護士們得到允許而自動辭職。也許祇有海格勒一個人被送往獄中而受罰，並不是因為他所提出反對情形不够詳實，乃是因為他違背院中章程所訂定禁止任何人未得准許而擅離醫院的緣故。

新任急性治療科的主任，帶我走過他所管理的病房，由小小的側門望過去可看到五個病人在他所謂「隱士的小窩」中，每小窩祇有一床。一個兵穿了怪樣而無帶的浴衣，我猜他們一定是比較嚴重性有危險行為的病人。引導我的人把一扇門開了，有一個着拖鞋的年老老，孱弱地走向門前，他看上去一定不到九十磅，我便問引導者：「他是不是要想自殺的人？」他回答說：「不是，我們爲了要保護他免受其他病人的欺侮才讓他居此室中。」這所謂「保護」頗有放慮研究的餘地：爲了保護一個人，反而把他孤獨地拘禁在一個空的小窩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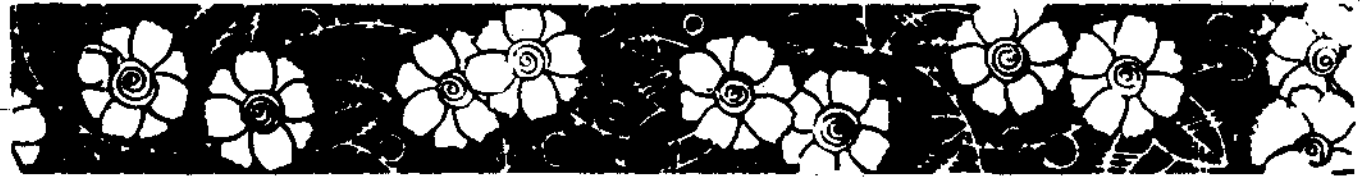
我們再走到了病人白天所住的屋子中，室內放了有十二把直背椅子和凳子，約有四十個被襪

的病人任意地站着或坐在地上；有六七個簡直以地爲床似地睡着。雖然祇隔一室就是他們的宿舍，但他們在白晝是不允許進去的，因爲他們認爲「白晝不宜讓他們留在床上」那邊真沒有一個人注意到他們會睡在地上嗎？

我又探問他關於「束縛」一事，這種軟性的字眼常常是在這傷兵療養院中應用着，而實際上所看到的是多麼殘酷。醫務主任聽我問他，却連連搖頭說沒有這會事，但是立刻有一護士交給我一副皮的手銬。本來在最新穎的精神病療養院中，禁止有「束縛」的存在，有許多甚至還限制施用所謂「濕裹（*Moist Pack*）」——把病人用冷而濕的單被裹起來，有些人主張此法在醫術上能奏效，但是在傷兵療養院中也是禁止的。

醫院中更有一種大的手銬，三寸半闊的皮帶，用以縛住手腕，繫在病人腰間的皮帶上。我問一個帶手銬的病人：「這些束縛你難受嗎？」那病人在皮帶所允活動的範圍內舉起被銬着的手，似欲指他的胸脯地說：「不，但這裏有些難受——裏邊。」毆擊病人的事似乎在以後的時期中不再繼續發生，可是那班兇暴的人並不會除去，事實上那羣被他們認爲有「擾亂行爲的病人」，仍是單獨地被拘禁或束縛着。

在其他傷兵醫院中，情形也不見得良好，最



普遍的現象是過分的擁擠，傷兵的人數總是超過了原來設備的床位，唯一解決的方法就是在白晝休息的房屋中膳堂都一變而為臨時病房，以濟不足。這種現象，影響病人至鉅。同時管理病院的人無時不在設法令病兵出院，因為醫院中至少要預備些為新來病人的床位，他們往往借了違背醫院規則而勒令那些不該離院的病人出院。臨診部主任為我解釋他的理由：「院中覺得病人如無危險舉動及行為的可能，讓他自由出去並沒有什麼關係的。」所謂「沒有什麼關係」這句話，警局中倒有一件案子可以反證它，一個合法出院的傷兵潛入一家商店內偷了一千五百元及一支槍，那人在傷兵療養院的病歷單上診斷他是會因受炸彈巨聲之驚而患戰爭精神質病症，同時也是歇斯蒂利症。他是在未癒前依照院方所謂「沒有什麼關係」的理由出院的。有許多病人出了院並不能在社會上度安定生活，似乎有重入院的必要。故院中沒有經仔細的考慮而貿然令精神質的病人出院，實在是不妥的。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那些略為醫治而遣送出院的病人還算是幸運的，院中所留着的一羣祇是一年地住下去，並不會受最新精神病治療法來替他們醫治，近年來對於醫治精神病醫術方面也有顯著的進展，社會上早已施用，也是把病人們

做做冒險的試驗而已。

新穎的治療方法是電激治療美國各州各地都已先後試用，在里昂傷兵精神病療養中亦會施行該術，但由於主治醫生的缺乏，病人的衆多，受益的實在很少。另外有一種最新的治療法，專治特種精神病的是一種須要極良手術的前腦切開術是在頭蓋骨兩側用針刺入，仔細的刺探，割斷腦某部分的連絡，此手術要是做得好，能使病人復原，但是偶一不慎，便產生可怕的結果，該中手術自一九三七年開始應用，治癒了一千多病人

更有一個問題就是傷兵療養院中醫學人才方面量的缺少和質的低劣，而另外有一所聖伊麗沙伯醫院中則有許多手術學識俱優的醫生，比較下來，當然可知孰優孰劣。傷兵療養院中的一切已如上述，可以使人滿意的地方實在太少，但是國家每年對於他們的支出却並不見得少，每病人每日所需反較其他醫院中所需之數大。

最後可注意的，就是院中治癒人數的稀少，二三千人中痊癒的祇有百分之八，然在聖伊麗沙伯醫院中則在出院人數中有百分之四十五的病人可說是完全恢復正常，無怪海軍部陸軍部都拒絕把受傷兵士送至傷兵療養院而堅持地要送至聖伊麗沙伯醫院中去所以傷兵療養院實在須要立刻積極的澈底改良才是！

新伊索寓言

天行

上帝和馬兒

「萬物的主宰啊！」馬兒走近上帝的寶座，這樣的說：「人都願意我做一個萬物中的最美者。我的自愛心也使我相信是真的。雖然這樣，我身上的各部分還可以再改變得好一些嗎？」

「你以為怎樣把你改變得更好一些？說吧！我可以照辦。」上帝微笑着說。

「或者，」馬兒繼續的說：「我能够跑得更輕捷些，假使我的腿再長一點，再瘦一點；一個鵝一般的長頸，也不會把我弄得難看；再寬大些的胸部可以增加我的體力；並且你派定我去馱你所愛的人類，那末有一個天賦的馬鞍給我，豈不更好？」

「好！你稍等一等。」上帝保持着莊嚴的面容，念着創造的咒語。於是生命流入塵埃，於是構成造物的原素；頃刻間，一頭難看的駱駝站在寶座的前面。

馬兒厭惡地戰慄着，看着。

「這裏是長而瘦的腿，」上帝說：「這裏是鵝一般的長頸，這裏是寬大的胸，這裏是天生的鞍！我把你這樣改造，你願意嗎？」

馬兒還是抖着。

「去吧！馬兒！這一回只教訓你，並不罰你。但是你要時時懊悔地回憶着你的輕狂！現在，你還是保持着老樣子吧！」上帝說完，又看了駱駝一眼說：「此後馬兒看到你，總還要抖做一團吧。」

恩惠

「在動物當中還有沒有比我們對於你更恩惠一些的呢？」蜜蜂這樣問一個人。

「有的。」這人回答。

「那末是誰呢？」

「是羊兒！因為羊的毛是我所必需，而你的蜜只不過使我舒服！」

「蜜蜂！我認爲羊兒比你更恩惠些，還有一層理由，你知道麼？羊兒把牠的毛送給我，不使我感到一些困難和阻礙；但是，當我取你蜜的時候，我還必須時時刻刻留心着你的刺！」

附記 「新伊索寓言」，原著者德國 Les

本文從一九二九年蘇聯綠草社出版的「雜花一束」中譯出。原文爲世界語本。

三四·十一·十五。

於寧波甲村。

我們是出世的隱士

談教書

楊惠

提起「教書」，很多人都會「頭痛」。在這個小圈子裏的人，當然感到索然無味。圈子以外的人呢，大多以為「教書」最沒出息，關於「教書術」的文章又都千篇一律的是些無聊的空話。然而，抗戰勝利，中國當前的急務就是如何提高教育程度，培植人才，其他一切的政治，經濟，文化，實業，科學的復興，都得先從教育着手，誰說「教書」不是一件神聖的工作呢？

我在上海著名的教會大學教了三年半的書，無論地點如何偏僻，在茂盛的花草樹木的校園裏我們怎樣自成一個世界，甚至朋友都半恭維半嘲笑的對我說：「你們是出世的隱士，社會上的混濁黑暗，全看不見，你們躲在理想裏，鑽在空泛的書本裏，活在夢境裏，靈在清談的空氣裏。」這就是我們可喜的地方，也正是可悲之處，但就在短短的三年又六個月中，不能不說得到了相當豐富的人生經驗：精神被磨練了，意志被淬礪了，這樣的環境與生活方式奠定了我的「淡泊無名志」式的人，生哲學。

有人說：「教書」最容易，聽憑你在講台上胡亂的

吹一陣，學生看見你是小鬼見閻王，生殺大權在你的手裏，誰敢吹毛求疵的來和你搗亂，明明白白的講成黑的；底下的一羣也只能跟着你黑下去。也有人說：「教書」並不容易，「教書」不能無「術」，我明明看見腰纏學問千萬斤的名教授在台上做「蚊子叫」，台下是個萬花筒，無奇不有：打瞌睡，看小說，結絨線，剝花生，抄歌詞，寫情書，扮鬼臉……這是天生的缺陷，有了東西不會表達出來，如何能「教」給別人，事實上，這兩種人，在任何大學裏都是多得不勝枚舉。多少人從來不翻一本參考書，也不必研究什麼原理，搜集什麼材料，他會用引人入勝的故事塞滿了五十分鐘，臨了再拖他幾分鐘，人人說他又認真又賣力，學生點頭稱好，每年開學時爭先恐後的選他的課，或者再來一個「分數寬」的幌子，引誘一下，他既可以省下改卷子的「時間」，又能討好許多和他脾氣相仿的學生。苦的是那一班內強外乾的人，孜孜不倦的預備講材，仔仔細細的批改考卷，殷勤的上課時把書背得爛熟，只是太低聲像讀書式，學生對他的批語是「不敢恭維」，選他課的人說：「上

當，第一次，末一次。」碰到底是必修課程時，只好每次帶着悻悻的臉去上課，每次想一件可以利用這五十分鐘寶貴的時間的事去做。

最叫我悲觀的一點，倒不是這些情形的層出不窮。有時在有些學校（也許是因爲在戰時），情形比這還要壞，學生不大在乎教員的「教授法」，當然更不問他學問的好壞，他們只要知道某某教授給不給「橫山」（註：橫山者，「E」也），是不是要他們看指定參考書，他對於改卷子的事懶到什麼程度，他們的目的只在學分，只要文憑可以早日到手，什麼經濟學，政治學，微積分，關他們什麼事？

就因爲這樣，以「教書」爲目的，真有興趣的教員灰心了。許多人批評上海大學生的程度在低落下去，我並不否認，你想，五斗米的薪水叫教員維持一家的生活，喝開水還是吃仙丹？更可怕的是學校內部的鬆懈，行政方面也沒有人負責，管理方面都懶得起勁。但是，別以爲學校裏誰都是道教的「清靜無爲」的信徒，這裏有時候也有些「政治作用」，（比別處當然是好得多），例如，同一系裏的教授意見不合，所有的教員就分了派別，不管你教書的能力如何，不論你工作的效率怎樣，學生對你的反應又是如何，你不忠於我的一派，有機會就得開刀。此外，納粹與法西斯的獨裁狂居然也傳到了「學府」，人情，諂媚，成了代替「學位」與「資格」的在聘請教員時應該注意的事項了。

話又說回來了，在我自己的學校裏，什麼都是很好，所受戰事的影響還不大，除了教員生活「每况愈下」之外，我們依舊有熱心的教員，用功的學生，美麗的校園，不朽的精神，過去有一個時期是比較「奄奄一息」，記得我曾經爲一位同事提過一個綽號：「三部曲」。他上課有三部曲，每一課是四十五分鐘，第一個十五分鐘他滯留在教員休息室看畫報或是「臨時抱佛脚」的翻筆記，第二個十五分鐘算是進課堂去講書，第三個十五分鐘是讓學生早點出去擠電車。遲到，早退成了他的習慣。學生很歡喜他的課，而他也不大累，一天連着上三課就等於別人上一課，我們喊吃力，他當然覺得可笑。

現在，「混日子」的時期應該是完了，學生課外活動的禁令也應該撤銷了，前天有一位醫科的同學來看我，發了許多牢騷，他是個真肯讀書真要讀書的好學生。現在教員的不負責任且別說，他說有許多教員非但不把許多新的材料加入課程，還叫學生不必看課外的書籍。他的講義取諸那一本書，對學生必須永遠是一個秘密。課室裏講的時候是「斷章取義」，翻開了書又是一個解釋，考書時假如照書上所說來回答是錯誤，照筆記一字不改的抄上去才是「對」，多發問題的學生往往有一個「存心捉頭」的印象給教員，教授有他的尊嚴，先生和學生間永遠有那一條填不滿的鴻溝。這些話，在一個自己教書的人聽來，怎麼能不感覺悲哀？我知道這些是他心底的呼聲，不是一個有趣的笑話，也不只是平常的

一些牢騷而已我們應該想一想，怎樣改革目前的教育？

常對學生說，最好的「教書術」，是理論與實際並重，教員與學生打成一片，能够自己看得懂的史述之類的書，應該由學生自己去看，教師在上課就不用再講（有問題時當然例外）。而上課的題材，絕對不能就是給學生的 Assignment，不然學生看過了書再來上課不是徒廢時光，來上課的學生下次也不會再預先讀書，留着上課時讀好了，書本的原理，學問，至少也只是一年或幾年以前的陳貨，你想，寫一本書要多少時候，印一本書又要多少時候？再加上交通隔絕，我們在八年戰事中所用的美國書都還是約十年以前的，最新的材料只有得自報紙與雜誌，或是實地調查。這部份工作是屬於教員的，不論爲你自己，還是爲學生，對於當前站在時代最前端的研究工作必需的。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會議式的討論 (Seminar) 在大學教育裏會占據一個比較重要的位置。

你們也許會罵我理想太多，空話連篇，我知道自己限於能力，限於智力物力財力，做不到自己所贊成與夢想能達到的教書方法，也許這也還是唱高調，誰不同意「理想是事實之母」呢？只要我有志願，有興趣，有毅力，有信心，相信我會慢慢的在經驗中尋取進步，對於自己的一切都不滿意，惟有不滿意才求改良。

教書不只是用敷衍塞責的方式，說得出「五十分鐘」的話就完事，誰能担当得起「誤人子弟」的罪狀？

廠旗國豐茂

精製標準

各 國 國 旗

臂章

歡迎
定製

符號

交貨
迅速

★發批躉零量大·定規當局據根★

號五六九四八話電 號三A街大門北老



秦始皇的後裔

鍾子芒

孔子，孟子到現在都有自稱是後裔的人，而秦始皇却沒有，這是秦始皇的悲哀。

於是秦始皇憂慮起來。

他在想：「我為什麼沒有後裔，為甚麼姓孔的都有點想承認是那孔子的子孫而姓秦的一個都不想提起我？難道我的「偉業」不夠給人歌頌嗎？難道我的財富不足够懾服人嗎？」——他在細細的思索着。他不安於他在天堂上的皇位，他暴躁的舉起脚步，左腳踏着河，右腳站在沙漠，雄偉的衛隊在他兩側，以民間的兵槍矛盾打成的十二個眩耀的金人作為他開路的行列——他想征服二十世紀的人們，他想收羅一些他的後裔。

他來到一個地方。

那地方，開着春天的花，沒有夜，只有陽光，人們在歡笑，在勞動。可是秦始皇和他的衛隊來了，天空上飛起一陣蝗蟲一樣，太陽被遮去了半個，那高大的十二個金人踐踏在花草上，各個發出萬丈金光，秦始皇站在雲端猙獰的笑着。他想：天下的黃金是我的奴隸，而人們往往是黃金的奴隸，單是這，便能征服，便能凱旋。——於是他的笑聲震撼了四野，可是山谷裏沒有他的回聲。而金人們拉開他們的撲着的嘴，對人們喊：「親近我們吧，我們是黃金，我們是權力的代表，有了黃金和權力，你要甚麼也就有甚麼——美人嗎？酒嗎？都會受黃金的吩咐！不過你們要接受我們秦始皇的命令，一一遵守違者斬首！」——但人們對金人們冷淡的望了一眼，他們說：「黃金與我們無用，不及一顆

煤炭能給我們光熱，權力對於我們是一種累贅，一種炸藥，更沒有甚麼用——我們摯愛的是自由，沒有命令誰，沒有誰遵守誰，我們不願做這種交易！」

而人們中有一個少女哭着喊：「收斂你們金黃色的光吧，我感到冷，別踐踏香甜的花朵吧，牠是我的生命啊！」

但有一個金人誘惑着她：「姑娘，你若是帶了翡翠的耳環，金色的手鐲，你是更漂亮，你可以做我們始皇的寵妃！」

少女害怕的逃開，她邊跑邊回答：「不，我有黃色的小花朵做我的耳環，我有着細嫩的青草做我的手鐲，我有母親，我有愛人，寵妃不過是囚徒的代名！」

那金人垂着嘆氣，他們欲舉起剛硬的拳頭，對並不歡迎他們的人們。可是沉靜的快樂的人們都舉起了手，還嚷着：

「打倒法西斯蒂，」

「滾吧法西斯蒂！」

颶風吹着秦始皇的大袍，陽光忽然放出威赫的光，使金人們頭上出汗，秦始皇有些感到患感冒了，他咆哮：「走吧！隊伍們，這兒的地方有些怪！」

於是行列走動了，又是一陣蝗蟲般的移動，他們來到了一塊國土。

當他們下來的時候，是臨在一條廣闊的路上有不少人已在那兒歡迎，而音樂也已起奏，當金人們一齊向路

上走着的時候，人們都圍住了爭先恐後的喊：

「給我們黃金，給我們權力！」

金人們驕傲的笑，接着露出狼般的金齒說：「但是要遵守我們始皇的命令！」

那些人們一一低下了頭：「願聽吩咐。」

於是，金人們傳達秦始皇，秦始皇心裏暗想：到底我的力量勝於一切，看來這些人們，可以受黃金的支配。

他和傳令官咬了咬耳朵。

那傳令官就在銀色的喇叭中傳播秦始皇的命令了：

「凡是需要權力和黃金的，都得改姓爲秦！違者斬首。」

大家又爭先恐後的答應：「是的！」

「凡是姓了秦的，都一切無條件貢獻他們的心力，不過每人可以得金條一根！」

大家更歡呼着：「吾皇萬歲萬萬歲！」

秦始皇高興了，把玉杯盛了一種麻醉的酒往半空一揮，人們便擠着搶奪這種「玉液！」

接着傳令官，讀出第三條命令：

「凡是人與人之間，每天的說話，一定要先行登記，不得超過登記之次數，所說之話，更須先行檢查，違者絞決！」

當然，大家也答應了下來。

秦始皇更記憶尚有一件他的「傑作」應該馬上實行

秋雨

沈聖時

抑鬱的雲塊墳怒了

斜雨線 快速率的奔下

愉快 瘋狂

一般鬱沉的傾吐

瘋狂的風捲過街

行路人停息在街邊

街心 狗 狂奔

雨洗過的大地

淨清 明亮

陽光的笑容 美 溫暖

飛機飛行在藍天空裏

八·五·在丹直

，那是「焚書坑儒」，他特地發了一篇演講說：「知識就是罪惡，書必須燒光，讀書人都是罪犯，焚書，是可以健康一個人的腦袋，坑儒，是衛生的緊急措置！」

金條，玉液，命令，演講，一齊頒發下來，人們便鬧成了一片。

一個說：「我是秦始皇的嫡系子孫。」

一個說：「我是秦始皇的第一千五百七十五世嫡裔。」

於是，這國土多了一種「考古家」，專門來加以鑑定。

而金條分配並不平均，大家搶掠着！

說話既受了限制，於是大家不高興說話了，喉管漸漸退化，變了啞吧！

只有一些讀書人，還在寫些文章，還在印些書，他們憎恨秦始皇，他們也不要金條。

可是拿金條的人太多了，而都姓了秦，變成秦始皇的後裔，讀書人都被殺光了，書也沒剩下一本。

秦始皇一天天胖了起來，爲了他已收買到了大批的後裔，不過他有時也感到寂寞，爲了他碰到的都是些卑鄙的瘦臉，耳朵裏只有「吾皇萬歲萬萬歲」的聲音，後來這聲音震破了秦始皇的耳朵，於是他一雙「龍耳」聾了。

他倒感到一千二淨似的……

十一月廿三日

却睡抄

林莽

I

却睡的意思不是指別人，倒是我自己。——我知道，自己的文章還不足有使人不眠的能力，我不會也不敢有這樣的企圖。我只希望假使有人讀了它，會有一種辛酸，淡淡的辛酸就好了；也許那位先生或者小姐再會把它記起來，有一天，一小時甚至一秒鐘，那就是它莫大的幸運了。——我怕黑夜，怕睡眠；我老是這樣杞憂，黑夜會乘我睡眠之時一下子扼死我的。我這樣寫下來，無非是除却一些睡眠的意思，別的我，是甚麼也不敢的，這樣，大致不會認為偏激的吧。

II

昨天，在友人家裏，我寫竟了一篇文章，第一個讀者是一位小姐，她是在某英文雜誌內當記者的，我認識她沒有幾天，她有着愉快的笑容和真誠的臉，她這樣率直的批評我：「太憂悒了，一點力量也沒有，軟綿綿的。」是的，我知道自己有着嚴重的錯誤，我接受過不止一次這樣的批評了。控制我的是過度的情感，我把自已分析得太多，我從來沒有一次尊重自己，把自己視作「蒼蠅之微」了。有一次，我決定遠去

這裏，可是沒久又繞了回來，這奇怪的命運，若燈蛾繞火，一匝匝地纏住了。我老是想振作自己，給自已解釋，我是該強的，然而又一次次的失敗下來。憂悒的不僅是我，還有這個世界。我最大的缺點是我沒有在生活裏打過滾，我寫的是感情，不是生活的本身，感情本來是軟綿綿的，由是，我的文章就變成我的缺點了。我真希望有一天我會到遠方去，看看那裏的沙漠和草原。在這裏我再擱十年，也許會發瘋的；重壓下的憎恨慢慢會釀成精神的畸形，而把我粉碎了。這是可怕的懲罰，孤獨的懲罰。

III

我自信，我有一付鄉下人的脾氣。這幾年來，我失掉了所有可以說是樸實的本質，剩下的只是這付癩脾氣了，是好是壞，我不知道；總之，這是我感情上最後的堡壘了。再過幾年，我知道，連這付脾氣也會失却，將啣起雪茄，揮着手杖，儼然是洋場中人了。大致就是這付僅有的脾氣釀成我和別人不能相商的原因，我不會說假話，裝體面，瞥見別人臉上的光華就駭而避之了。這是道道地地鄉下人的本質，樸實的本質，我却不恰當的把它帶到這都市裏來了。每次，一個人的時候，我老是譴責自己，鄙夷自己，我覺得自己染上更多的都市的習氣了；可是，結果我終會在我的靈魂上，怯懦的靈魂上找出一些與都市的習氣不能

調和的鄉下人的本質，這對於我，實在說來，是莫大的安慰。自然，鄉下人有不少的粗魯，可是他們也有無可與比的可愛，那出自樸實無華的可愛。只有鄉下人沒有把人性抹殺，使靈魂的赤裸的美顯現了。我期待有一天我會回到鄉下去，我要嗅一嗅土地的氣息，濃醇的生的氣息。在那裏我可以找到我失去的東西，這在都市裏的人是不屑一顧的。我要回去。

毀滅篇

李君維

戰爭期的時鳴鐘比平時走得快。日子縮短了過也好，幾個朝代，幾個世紀的繁華夢，我們在幾個日出日落中經歷了，少年人比白頭宮女還嘍叨。我們都有些話要搶着說，雖然走馬看花是粗糲的。

期望着一個毀滅，毀滅到女禍時代，一片瓦礫場裏我們可以從地球的一角望到另一角，沒有阻礙。借了狼煙的餘苗，我們再點着了人間第一次的坎煙。

我們的文明被遺忘了。亞當夏娃遺忘了在人間的罪狀。他們相視而望，似曾相識，不過他們已經記不起誰是仇敵，誰是友人，誰是主子，誰是奴才。他們從新伸出了微笑的手。「我們重新來過吧！」他們心裏不約而同地說。

人們都抱頭痛哭，我們錯了，我們補苴起溫情，

對了第一次的坎煙，從怯然的眼睛裏望出去，火苗像水晶的顫抖，春日的風一樣優美。

設想的戰爭就是這樣蒼涼，悲觀。一幅青灰色的圖畫吊在冷香的博物館裏，縱有幾筆橙黃的采色，也確不定是否是希望的星火。我這次是殘酷到透頂，我期望一次毀滅，把我們的文明都在科學的魔術之下炸一個精光——連明天的煩惱也炸掉了尾巴。

最後一次人類的大毀滅沒有降臨，人們抱着樂觀的心理，我們保全了。保全了些什麼？保全了人類的自私，貪婪，苟安……我們又與舊的世界有了牽攀，舊的世界之廢續。玉碎？玉全？我們不願徹底再忍一次苦楚，還信相着日光之下無新事物。祖父，父親，兒子，孫子，傳種接代的生活繼續下去，吹吹打打，燈燭輝煌期望着再生一隻小老鼠。有人把我們比作大老鼠生小老鼠，我喜歡這譬喻的真切，不過我想哭。

留下的人們，他們感泣的血液已被擠乾了。

現在我倒讚美起感情的浪費了。因為我們有感情浪費祇少我們生活得寬裕，富貴相。最切的解釋還是那條枯澈裡的魚，它的眼珠發白，呼吸急迫。我雖有一點河水，我捨不得施予它，因為我的貧乏。這一點水救不了我，也救不了它的死運，但留在身也總算我保有三筆財富。我們就是這樣可憐，在感情上我們都是叫化。

這不是我的自私，是時代太自私了。

原錦威

徐翊

原錦威天生成是一個失敗者；幼年時在家庭兄弟姊妹中他唱歌終是唱得最難聽，最不成調；在學校裏每一次默書寫字，默得頂不好，寫得頂不成樣的也終是輪到他。等他年紀一大，中學畢了業，以後就沒有規規矩矩地讀過書，最初他讀醫科，後來改讀經濟，再後來又讀什麼物理化學，可是結果都沒讀成。到後來還是他自知笨拙的又選了一科叫做「文學」的東西讀了二年，但不知爲了什麼竟又使他氣喪，於是他又改入一個法律學院，然而天知道他剛讀上三年，忽然有一個學期開始的時候，他竟忘記他的所謂「學業」，等到他知覺過來，人家却早已上課了三個星期，連繳費的期限也已過了。

對於這種遭遇，原錦威從來不真的介懷。他從這個法學院裏跨出門，茫茫然的走了出來毫無感覺的在馬路上蕩了一轉，然後在一家舊書鋪中停住。大約隔了三刻鐘以後，他把本來做學費用的錢都繳給了書店主，然後他換進一部二十四史，和一冊金剛經。

其後人們不再看見原錦威，大約有一個月。一個月之後，一個好意的先生看他寂寞而又可憐，就給他介紹了一個職業；叫他做最少的事，給他以最多的報

酬。然而原錦威不長進，他三日裝一場小病，五日裝一場大病的儘偷懶在家中，他連人家對他期望的萬分之一恐怕也沒有做到。他整天躺在牀上，在雨天聽雨，在晴天看晴。他又歡喜把風和雲當作自己，讓自己消失在天空裏。

人們常常看見他吃完早飯就睡覺，他呼呼的響着鼾聲，好像他還沒有把幼年時的夢做完；等到中午醒來，吃完中飯又跑上樓打午覺；可是他睡不着，於是他看報。報紙裏的新聞和副刊他沒有福氣享受，他只看廣告。廣告裏他拚着性命似的找尋他自己所熟識的人的名字，——他一見到熟人的名字就高興；那些執行律務的通告，代表什麼當事人公告的啓事，聲明遺失圖章，徵求住屋以及什麼證婚訂婚離婚結婚的通知，他看見了便快活得了不得。

接着他又打哈欠，這次醒來，夕陽已經遠遠的照過對面公園牆頭上，於是他起來喝茶，吃飯；隨後纔輪到他出外乘電車。電車站在昏暗中，人特別多；可是原錦威在這種場合上，他從不讓人，他一聲不響的在男人呼叱，女人叫喊，孩子啼哭中擠軋上車。他的粗大的臂膊，強壯的身體和剛剛休息一整天的氣力，使每一個趁客感到恐懼。

等到他回家的時候，照例已夜深，電車早已沒有，他不得不雇車。在車上，他和星星說話，與兩旁的樹葉私語，再不然他又打一個瞌睡，這懶惰蟲因此

常常使車夫拉過他的家門，而仍朦朧不知。有時，他袋裏的錢不夠孝敬車夫，於是他又不得不請他的雙腿爲他效勞，可是這結果每每使他的自由落入濃眉大眼的警士的手裏他超過了戒嚴的時間，而他卻沒有一派司」。

於是有一晚這好人就被請到警局裏，時間已經午夜一時，他坐在他從來沒有坐過的地方，他感到新鮮，他和警士作長夜的伴談，他談話的聲音非常響亮，他們談物價，談戰爭，談勝利，談暴發戶，還談貪官污吏和漢奸走狗。最後他又設法談鬼怪，使警士感到親切，而終於壓服了他；他無條件的讓原錦威走了出來，而且在警局門口肉菜攤上吃上一碗餛飩，——警士請客。

自是原錦威生平有了第一次勝利。月亮悄悄地看着他，他多得意的在夜的黑暗裏踉蹌地走回去。

小賦

坦克

一 童年

我珍惜這個夢，並不是爲了它往事底歡愉，而是爲了它底寂寞。

再也尋不出比這個更寂寞的國度，城池以及年月，曠日和黃昏交替地在黃色的西東牆上挽着步子，下

午或是深夜窮巷傳來悠長的叫賣聲，這生之哀號加添了我底寂寞，木版書的霉味和劣墨的惡臭發散了窒息悲涼，而我就生活在這些疲乏的太息裏。

我爲當時底愚昧悲哀——雖則有人以爲不可知是幸福——我盡我所想及，又能達於庭園以外，若干的遠近呢？生命，時光原是一個人的財富，然而我却讓它去任人安排，現在我什麼也不剩，剩下的僅是寂寞的記憶。

其實這末說還有許多牽強，就是這些時日能給我自已排遣，我又能作出點什麼呢？正如今日的孩子們一樣。他們有充份的自由，可是終不免是一個寂寞的童年或是蒼白的青春，因爲，我們有着古舊國度和荒涼的歲月呀。

雖說是寂寞，可是我還曾有過思索的自由，童話和儂話的界限原是誰也不敢下斷言，而我曾生活在這些幻想裏，我會聆聽小動物無聲底言詞，我會感覺花間濟然的淚滴，當然這纖細的感情，祇適合於過去的時日，可是因爲現在我開擴生活的圈子，幼苗生長成粗壯的神經。

然而過去的終究是寂寞呀，這是我底貝殼的色澤，我珍惜它，因爲樸素黯啞可以期待光芒的加添，却不會哭泣那無可失去的繁夢。

二 黃色的夢

爲什麼爲熄滅的熱情幽悒？有人把它比作無聲的淚滴，晶瑩地沿了面頰流直到唇邊，挑起吻底記憶。

假如讓我回到那不可追憶的歲月，我祇能捕捉那熱情的影子，我記不得那是春底末梢或是初冬，我記不得那輕翠和耳語的義諦，我僅憶起那深藍如幃的夜空，和低低切切底足步的偶語，我憶起我底心爲一朵小花而起的急速跳動，我憶起惘然久待的抑鬱——爲我自己留下的是一個早春熱情的影子，我把它葬在夢之谷的西隅，日落的方向。

提起那小小的墳場，我沒有悲悼的理由，我悲悼些什麼呢？假如我愛，僅是爲了所愛的人，那正將如一位作家所說的：要成爲愛底乞丐，從那討飯籃中所掏出來的每一片麵包全要浸透了眼淚的，但我要的却是健旺的生命。

我祇記取當時的情誼，當時的心境，我哂笑自己底年輕和浮淺，我羞於回頭去看自己在時間底沙灘上留下的足跡，讓過去的過去吧，假如愛情不是慾望底市場的貨品，我有過，而且有着值得誇耀的青春。

然而時間終是時間，閃光的眸子，雲采霞章，終會蔚成一支靜靜的曲子，不必細成它是低迫或是抑鬱，我總想起：「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烟」的詩句。

三 山巔

我愛人羣，更愛獨步，人羣給我以鼓勵和溫暖，獨步帶給我思索，教我如何去接受這些恩寵。

江南的孩子不知山是何物，猶如不能跟大陸的居民說明海，假如我在一個人造的園林找到一邱高岡，我便會自以爲登臨名勝，莫跟我作鸚鵡之辯呵，假如你是個寧謐的獵人，一定會嘉許我這個想像。

我常願站在山底頂峯，你當然了解我沒有遁世作超人的意思更不是想視生命如蟻螻；我尊敬人世，重視生命，雖然我憤怒那些理不清的惡毒，我爲了企圖避去那些糾纏，我約束自己，要當登理智的山峯。

井中洞天，市兒梨栗，總屬心胸狹小的憾事，我愛那些名句，襟三山而帶五湖，試想那是多開擴的豪舉，我並非爲它底誇狂所動，而是深知廣見之益。

我在高崗縱看山河——你不會笑我這些字眼來形容市街——俯仰宇宙，遂忘去生活中瑣屑的折磨與苛求，同時我又警覺自己，活着如不能給這世界一些好的改動，至少給自己一些好的改動，我要把腦中的祖先遺傳下來的積習拋去，我要尋找一條值得貢獻生命底生活的路。

我現在方明白爲什麼古名士喜歡臨高長嘯，再來滌垢可以振奮遊目足好聘懷，雖說富貴浮雲有過激的狂妄，但我愛那撒得下提得起的大解脫，獨有它，才能讓獨步帶我到高崗。讓自已時刻跟理想在一起。

十一月十日



倪柏祥

阿湛

幻想：

夏天的黃昏，在人們期待中落了下來。遠處近處，暮色開始在那裏凝聚，融合。放眼一瞥，像有無數小的墨粒在翻滾，予人以無可言述的熙擾感覺，彷彿預感到有某種災禍將要來臨。側耳靜聽一下，却是什麼也沒有。這村莊平寧而且安祥，靜有如一泓止水。照例祇有村婦們趕雞回埗的「鑽——鑽——鑽——」的聲音，蚊子的大合唱聲，蚯蚓的「歎窠聲」，和偶爾捉摸得住的一二句人語聲，是那麽微細，低幽。暮靄的灰色爲我們增遠了對於時間觀念上的距離，即使僅是在前一天黃昏所經過的事，在第二天回想起來，就彷彿已是半月以前的了。

便在這樣一個黃昏，倪伯祥立在一個大天井的簷前，背脊倚着一根廊柱。這其實是被圍在屋子裏面的一大方泥地，也可說是園。他的眼俯視着離腳前不滿三尺的地方。是什麼東西吸引了他的視線，值得他久久凝看的呢？說來真好笑，他在看着一片南瓜的葉子。倪柏祥把自己所能夠想像的全想像在這張葉子上了。他把這張葉子看成了一縣，一省，或竟是一國。白色的葉脈，相當于河流。而綠色的，被脈紋分割成爲一塊一塊的，這不就是被縱橫的河道劃分成成功的原野嗎？又不知是誰灑水時澆上了些帶泥粒的水，抑不知還是孩子們在這裏擲土野戰，使它無故招來了幾粒泥土，過後一灑上水才成爲現在這個樣子，這又成全了我們這位倪柏祥的遐想，他把它看做了山脈。南瓜葉上的茸茸毛鬚，這些不就是原野上的高大無比的高木嗎？至于這上面的房屋和人們，究竟比例太小了，我們無法瞧見。

然而倪柏祥的奇想是多麼浩大，而同時也是多麼精細呀！他彷彿瞧見當早晨的陽光照射到這世界上（我們說的一片南瓜葉上）的時候，這散佈在原野上面的疎落有致的房屋上面便升起了嬌娜的炊烟。接着每家的大門便不約而同的打啓了，出來了年青的姑娘或是淘氣的孩子，再或者是忙碌終日的主婦，她打小河裏去汲了一桶水，提回家中，一天的工作便由此開始。

他把這一片粗糙的葉子，想像成了一個美好的世界。他設想的是一個陽光天氣，蜂蝶戲嬉在這寸寸黃金の時日裏。溫柔的空氣，使人如聽着簫管的抑揚，如嗅着玫瑰花的芳香。突然，他有了新的發現，他看到有一個在現實的世界裏跟他相當接近的人，如今也在這個富麗的幸福的小天地裏徐徐走着了。這人的臉上現在並沒有笑容，却隱隱地飽含着青春的光輝，使人們一瞧見了彷彿就立刻被攝去了視覺本能的，並且立刻使人們感到自己萬分萎縮的那種不可逼視的光輝。憑倪柏祥豐富的想像爲這個熟悉人步行着的天地增加了顏色，他似乎可以聽得出這個狹小天地裏的花蕊開放的聲音，嫩芽出樹的聲音，以及無邊的春光曬在這世界上無從形容的聲音。

這裏，我們不能不責備倪柏祥是一個充滿了矛盾的可憐人。他擺脫了那個明眸皓齒的境界，甘心獨自個來這裏尋求一份幻想的寂寞，爲的是不讓自己加添日後思慮上的重荷，而不幸擾人的記憶又闖入了他幻想的天國裏。這種寂寞的領受幾乎成了他的常生活的一部份，雖

然在施捨者是不自知的。並且，在這裏請讓我發一個必要的疑問：以倪柏祥豐富多彩的遐想，他能不能夠想到，便是在離此刻面對南瓜葉幻想的不遠將來的一個盛夏早晨，將要接受了某些人們的依依一個回顧之後，讓一隻烏篷小船，把他自己從葉子的這一端，沿着白色的脈紋過來，載到了葉子的那一端？

一陣涼風輕輕地掠過窗前，南瓜葉子微微顫動了一下。他可真的想遠了，他瞧見了綠色原野上的人們發狂似的相互喊道：「大風來了，要下大雨了。」有的忙着收拾晾在露天裏的衣裳，有的忙着關窗子，更多的人們是忙着把門前曬着的豆子，麥子紛紛收拾起來，抬進各自的家里。

那些參天的喬木想搖得不可想像的厲害。

他自己——倪柏祥真想入非非了，他把自己也藏身在這片南瓜葉裏面，安排在自己幻想成的世界的一角——也許正在旅途之中，在那白色河流的一隻船上，在一個山水相連接的險惡地方，那個泥土漬子與葉脈相接的地方。風過山麓顯出了它的威力，他趁着的船爲風力所挾，突如其來的轉了個方向，浪濤崩天，船上的人無不驚魂失色，齊聲問船老大道：「這可有什麼危險？」而船老大也正慌忙慄亂，嚇成了一團糟，無心回答。

南瓜葉仍很平靜的展伸在他的面前，他自慶安然渡過了這一次災難，他笑了。

不幸接着來的是一陣稍爲有力的風，柔順的葉子順

風翻了個身，綠色的葉面，仆向地面，翻過來淡青灰白的葉背。雖然馬上就復了原狀，然而這畢竟是一次可怕的浩劫，他所幻想的世界來了個天翻地覆，全教毀了。

還有什麼再能引起他遐想神往的呢？很快的，他離開了這塊園地，穿過幾頭小門，跑進他的臥室去了。

一切景物望去都呈迷糊的一片，天已黑了，夜幕垂下來是那樣的溫柔。

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早晨，正如寫這篇小文的人所發的那個不必要的疑問一樣，倪柏祥離這個地方遠去了。

· 自 審 ·

「我不得不說你的記憶之網是編織得太精細了一點，它是那麼緊，那麼密，幾乎是每一件瑣碎的事情都不可能打那裏漏出去。它所裝着的已經超過了它所能容納的極限。因此，有幾根絲是斷了。」

「我也想把那些繁多而蕪雜的記憶來一翻整理。檢那些不值得保留的把它們扔掉，值得保留的加以保留。但是說實話，我已經整理了幾遍了，我無法把那些要扔掉的推出那口記憶之網的外面。說得具體一點，那個網的寬緊，我自己作不了主。」

「『西遊記』，這通俗而神怪的小說，畢竟是一部有趣味的書籍。它裏面寫的烏鷄國的國王，那個威儀不可一世的國王，人們都以爲他是真的，不容置疑。有誰能知道他是假的，僞的呢。真的一個，却被埋藏在枯井

的底下，待神通廣大的仙者把他去還陽。現在，倪柏祥，你那雙眼睛，你那對耳朵，你那雙手，你那個頭顱，以及你整個的軀體，就無異是那個喚做烏鷄的王國。至于你自己的主宰，我的意思是說你的靈魂，也就彷彿是烏鷄的國王，有着真僞莫辨的兩個。你決心把那些記憶加以整理，在枯井下的你那個自己才剛有了一絲漸次趨向復活的微弱的呼吸，及至你無法把它們扔掉，他就馬上又空斃了。那個假的，僞的自己又開始很堂皇的統治了你。

「並且，我還得累贅的向你問一遍，你說：『檢那些不值得保留的把它們扔掉，值得保留的加以保留。』這一句籠統的話，真近似滑稽。在值得與不值得之間，不知你是用什麼尺度來衡量的？」

時光的脚步在人們不經意中偷偷溜走。（然而即使是以加以莫大的注意，你當真又有什麼辦法能阻止它？）倪柏祥來到了一個新的環境裏，一待下來就是二個月過去了。在某一個秋意蕭條的晚上，倪柏祥不點燈，他暗坐着，面對着窗子。他沉默着。這種沉默的苦味，你也許不會經驗過，打個近似的譬喻，彷彿就像有一天你在教室內上課，猝不及防地被先生叫起來問話，壓根兒你就不把功課去預備過，你只好回答以無邊的沉默。惘然的愧意，由你自己去細細咀嚼。就在這沉默的黑暗裏，真假倪柏祥以外的第三個倪柏祥闖入這靜穆的周連。他是幫那個掩埋在枯井底下的倪柏祥的忙來的。

「我覺得在你記憶之網裏所袋着的東西，全都帶有罪惡，都應該從速拋掉。」

「罪惡？」倪柏祥驚駭了，他禁不住高叫起來。

「你無需驚駭。驚駭是你心靈的守衛者，猶之乎虛偽的應付和小心的提防二者堅固的保衛着坦白的心一樣。現在我已衝破了這一重外圍，來到了你心靈的王宮殿堂。你更無需再裝伴作癡有所隱瞞，我已洞悉了你心靈的全部。甚至一個很微小的念頭，在你自認爲是很冷僻的一角才剛發芽，却已很清楚的映在我眼睛裏了。我要你的是率直無欺的供詞。」

這還有什麼可隱瞞的呢？我們的這個除了真偽倪柏祥以外的第三個倪柏祥是多麼厲害呀！他現在無異是一個審判官，在審訊真倪柏祥控告偽倪柏祥這一堂重大的官司。

「我老早就打算把這些累贅的記憶全部扔掉。因爲當這些東西得來的時候，就是不正當的。」原告氣宏氣足的說。

「經過再四的考慮之後，我同意把他們扔掉。不過對於「得來的時候，就是不正當的」這句話，我可不能同意，」這場官司中佔着最重要地位的被告說道。

「你說是正當的嗎？……」

真抱歉，我們無法分別清楚提出這句反問話的倒底是出于原告或是法官的口。因爲說到歸齊，我們這位被告的倪柏祥在這審問中仍是頑強的佔着一個極重要的位

置，或說是他的烏鷄王國仍由他這個假國王主宰者，他有權力把這堂審問隨時結束。現在他就毫不猶豫的這樣做了：他中綴了這場審問。不顧第三個倪柏祥和那個剛從枯井裏復活出來的真倪柏祥相互間在作着如何樣的詫異，他來到了審訊以外的天地裏散一回步。

劃一根洋火，紙煙燃着了。黑漆的房子裏，剎時爲這一粒微小的火柴的火花所照亮，却也是那髮朦朧。即使有人在某處地位連續的待了十年或二十年，在這片刻的朦朧裏，也會令人感到一縷陌生拌和着熟稔的况味。

現在，僅有一星煙火，在黑裏發着橘紅的光。

人真是充滿了矛盾的動物。倪柏祥既然回到了自由天地裏，接着他感到了無告的孤獨與寂寞，他願意重新再來參加這場曾經中斷過的審問。扔了煙蒂，回到暗中來領受一份自己的譴責。

他用一個非常頹傷的姿態坐着，或說是伏着。——那種女孩子哭泣時常被採用的姿態：左右手交互叉着，像個壓扁了的乘法記號；落寞的仆在桌上，幾乎是整個上半身的重量全要桌子去承受，當胸的肋骨緊靠着桌子邊緣的棱角上，在平時，這會使他感到不適，現在他可全沒有理會到這一些。他把頭埋在右手上下胳膊轉彎的關節上。鼻子和嘴唇幾乎快要吻着冰冷的桌面。他的眼睛閉着，和桌面相距僅不逾一寸。他在想着。

他溫馴得多了。他不是這世界上頂愚笨的人。他覺得既然有人洞悉了他靈魂的全部，他便無可逃遁，爲此

，他老實招了。

「在不久以前，當我得到這些現在稱作記憶中的事物之時，我純然從偶然中得來；而現在我把這些記憶加以保留也完全出於無心。我固然不必把它們作爲心靈的飾物而無端背負一份重荷，然而我有權力把它們塵封起來，放在黝黯的一角，作爲紀念。」

「我失笑你這簡短的言語裏，不知包含着多少矛盾！在我們已過的那些駸駸的歲月裏，只有很少事情能純然從偶然中得來，或者完全出于無心。如今堆積在你腦門子裏的一大堆一大堆的記憶，誰能承認當真都是如你自己所說的那樣得到的嗎？何況偶然和無心得來的東西正大可不必把他保留作爲紀念。」第三個倪柏祥他自己朗朗的說道。

倪柏祥煩亂極了。除了他自己，這世界沒有第二個人會知道他心裏有多難受，連第三個他自己，和真的他自己也無從知道。他把埋藏在手臂裏的頭抬了起來，在無邊的漆黑裏他睜大了眼，他瞧不見什麼，祇是打窗口裏透進來一陣異常稀薄的光，像一股灰沙似的，大概是夜的光吧。他很苦痛的嘆了口氣，把頭埋在另一隻手臂的彎曲處。

「並非出於無心，而是蓄意企求到的；不是偶然，却是你造成機會得來的！」

假如是另外一個人以如此不客氣的口吻責背他，那麼這個可憐人的倪柏祥可能會會光火，甚至動武。但是，

現在在責背他的不是別人，而正是真的他自己，他祇能默然無聲，忍受這一份嚴肅的責背。

「是的。可是我並不犯罪，或者損害了自己的德行。」

「這個我當然知道。你可犯了可怖的錯誤，浪費了你生命中的一部份。你既然招認了上述的話，並且是那麼率直的招認，那麼讓我再進一步，提出一個原告人是認爲最重要的一點來訊問你：「你之所以甘心耗費了一部份時光，一部份精力，甚至是一部份無法贖回的可貴生命去招來這一些片段的記憶，當初爲的是什麼？或者是說現在的情形是不是出于你那時的意料之外？」

「我並不爲了什麼。除了自己，對於這世界上的任何一個人我沒有絲毫企求。致于提到「將來」，我從不作任何憧憬。很簡單的，我祇是愛護別人，關懷別人，就像愛護自己，關懷自己一樣。」

「你有權利去接受人們對你的由衷的愛護與好意的關懷，固然你也可以愛護人家，關懷人家，但是，你應該明白，這猶之乎是一種禮物的饋贈，當人家送給你的時候，你可以上前去接受這可貴的一份，你可沒有理由命令人家爲你繳送上來這一份。同樣，你可以把禮物去贈送給任何人，可你也沒有理由命令人家接受。現在我且問你，你的愛護人家和關懷人家是不是含有命令人家收受這一份的意思？更因爲眼看你自己送贈出去的這一份禮物被棄在溝壑，你遂悲哀了？」

他沒有回答。

「現在，你得離此遠去，由他來代替你的職務。」
第三個倪柏祥對他說，手指着曾經被埋葬在枯井底下的倪柏祥說。

交待很簡單，幾乎是無可交待，真倪柏祥他就回復到了半年前的主宰的寶座，說真的這真令人慄然：他在枯井底下實足被埋葬了半年之久。經過了這一次折磨，他——我的意思是說真倪柏祥——似乎比從前剛強了一點，然而我們仍不得不責背他還是太軟弱無能，非有第三個倪柏祥他自己爲他撐腰不可。

人們也許不得而知，那個頑強的假倪柏祥，不時搗了他的武器——那些多餘的記憶，來吵擾真倪柏祥。譬喻說吧，在不遠的過去，有一個深秋的晚上，外面正下綿綿淫雨，風的呼聲是那麽可哀，第三個倪柏祥他自己一時大意，離開真倪柏祥，出了一趟門兒，於是這個軟弱無能的真倪柏祥，又被一次埋葬在枯井下面。而假倪柏祥呢，他着着實實的把那些記憶鋪排了一番，在心靈的殿堂裏掛着，架着，釘着，插着，佈置得玲瓏滿目。及至第三個倪柏祥他自己，知道又出了岔子，匆忙趕來，才把這紊亂的局面收拾乾淨。並且又一次把真倪柏祥打井底裏救活過來。

現在第三個倪柏祥他自己曾經發過大誓，這一輩永遠不再離開這位軟弱無能的真倪柏祥。因爲縱然祇有片刻的離開，但那假倪柏祥真厲害，便要乘機來侵略的。

謹謝白雷祿少校

白雷祿少校 (Forrest F. Black) 是美國在中印緬戰場上空運大隊的運輸司令。在我國抗戰期間，他負着接濟的使命，助成了我們的勝利。

過去他曾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專門研究武器的改良。這次的大戰中他服務了整整的四年，最近方才奉命返國，回到他那洛山磯的故鄉，和他的担任教授的太太重慶昇平的歲月。

他在上海時，供給了我們許多最新的刊物，使我們有很多的材料。以後，他還要從美國絡繹寄遞各種書籍給我們作參考。對於他的熱誠相助我們感到無限的光榮。

——宇宙月刊社





印度洋的海軍根據地——錫蘭

康悌露

翻開亞洲地圖，我們便可在印度半島突伸在印度洋裏的尖端的右側，找到一個不大也不能算小帝錫蘭島（Ceylon）如果說，香港是英皇冠冕上的一顆寶石的話；那末無疑地錫蘭島便可說是大不列顛的國倉庫的鎖鑰了。因為在那面積僅二五·三三二平方哩的小島上，每年黑檀、肉桂、竹、木、米、橡膠、椰子、咖啡、以及寶石、筆鉛、珍珠等出產數量，實足驚人。而其茶葉的銷售，佔住了整個的西歐市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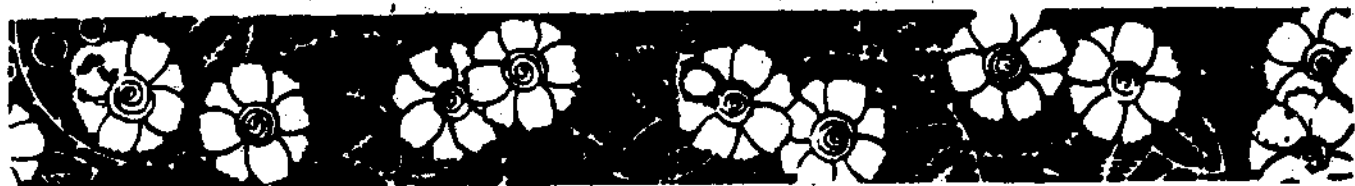
自從扼東西洋航路之要衝，虎踞麻六甲海峽之口的新加坡淪入日軍手中後，英人自不得不退一步重視錫蘭島。從此英人刻意經營，其在軍事上保衛印度的價值，也足見其重視了。

島上人口約六百萬左右，其中外僑以英人最多，約共一千五百人，土人較少，約五十餘人。其中我國人僑居斯土者，亦佔相當數量。其餘均為英人，華人及印度族等與土著的混血兒。其中較足稱道者有興哈列斯族，馬斯萊馬族及塔米爾族等而已。英人大部份從事銀行，運輸等調濟物資的事業。

日本人在戰前，與島上貿易亦頗興盛，華人在島上，為牙醫生者佔全部華僑的百分之十。興哈列斯新人大半信奉佛教，近來信奉基督教的亦逐漸增多。他們是早已英國化的了，生活習慣和英人相像之處頗多，職業為律師、醫生，政治家，商人和實業家等。塔米爾族人來自印度，信奉天主教的頗多，他們的職業從事為勞動工作者，做商人的，只有一小部分。馬斯萊馬族的教育程度最低，他們大部份是從事商業。這三族中，當以興哈列斯族的教育程度為較高，塔米爾族次之。全島流行英語。

全島之軍政大權，操於英皇特派之總督之手，內任方面計分：商務、教育、內務、交通、社會等各部。各部之大臣，則於總督監視之下，委派本地人士充任之。

錫蘭島的交通，頗稱發達。尤其因其面臨印度洋，海上交通，更見暢通。自首府科倫坡（Columbo）向西約二〇〇哩到達阿刺伯半島南端英屬地亞丁（Aden）港與來自地中海，經蘇彝士運河紅海南下的歐亞航線相銜接。為東向南洋約一八三六哩之巴達維亞（Batavia）的樞紐。由此向北與印度之第一商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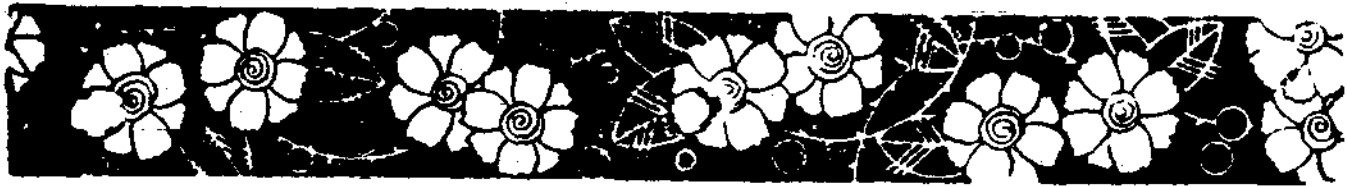
加爾各答(Calcutta)印度之學術都會孟德拉斯(Madras)等著名都市，俱各闢有定期航線。越孟加羅一二三四哩與緬甸之仰光，有亦定期航線。與印度本土僅隔一保克海峽(Palk Str.)且其中有三數珊瑚島好像橋樑一般——亞當斯橋——。過去為適應戰時情勢起見，加工濬疏，三千噸以上的汽船已能強勉可以通了。

全島鐵路有自北方加佛那(Cafna)經科倫坡，加里(Galle)至南端的麻太拉為止的幹線一條。另有塔拉依麥拉經亞當斯橋渡保克海峽與印度之歷史上有名之美術宗教都市馬都拉(Madura)相接。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本有全島鐵路建設以及聯貫印度本土的鐵路線的兩大計劃，後因戰爭發生，財力不足而作罷。唯島上公路遍設，建設均稱完善，尤以阿斯法而脫及強克爾兩公路，沿途風景秀麗，足為全島公路之冠。

關於航空事業，於八九年前，始有塔塔(Tata)公司的創立，起始航行的路線有自科倫坡經印度半島東部孟加拉西岸的孟德拉斯(Madras)折向東北，以加爾各答為終點的一線。此線與馬德拉斯孟買(Bombay)線相銜接。現塔塔公司並經營鑄鐵事業，及軍需品的供應。目前英印戰時所需軍需，很多是仰給於該公司的。所以錫蘭島除了是印度的前衛，並且同時也是印度兵站點的根源。

全島港灣甚多，以設備最完善，建築最宏固者，當首推科倫坡。地當水陸交通的總樞紐，航空路線的起飛點，政治的首邑，當然的成為貨物出入的總口岸。在島之東北部有軍港名亨可買里(Hankowles)，在很久以前，即闢為軍港。目前已為英海軍印度洋艦隊基地，其臻於近代化的建築，開始於這一次戰爭之前，同於新加坡的興建。港內從各方面看來，都要比科倫坡建築得寬廣宏壯。港內南部較淺，北部較深，即二萬噸或三萬噸的艦船也可以進泊。關於軍事方面所需用的油槽，武器，彈藥等倉庫均建築在地下。所以有如此堅強的建築，完備的設施，就是在英國大洋政策下，鑑於目前的形勢，希冀永久的保持遠東優勢起見，自不得不然的了。居島南部的加里(Galle)遠在十七世紀，荷蘭人統治該島時，即為有名的航船停泊所。可惜者，港內水淺，僅能容二千噸或三千噸船的出入。唯現為適應需要，正在趕緊建造中，務希萬噸以內的船可以自由出入。

科倫坡港以南經加里，番斯葛玲等地之海岸線上，築有口徑相當大的要塞炮多尊。在加里海岸之北，有稱為克林斯·哈斯的總督官邸，在此附近，亦築有較小的大炮三四尊。——此類炮的射程有三



，四哩之遙——附近禁止任何人進出。在英德，及日英等開戰之際，該島一度宣佈爲入於戰爭狀態中。在科倫坡港外敷設水雷，港口並以鐵柵封鎖。待有船舶進出，再行臨時啓閉。夜間，與燈火管制同時，在郊外約四五哩及沿海岸約五六哩等地點，燦然的電燈，僞作市街的模樣。港內東北都有船渠一所。在那裏貯油庫裏的石油，可以從地底下的輸油，直接送到岸邊。地位在科倫坡南九哩半的馬溫脫，拉維尼亞民用飛機場一處，當時被徵爲軍用機場。於此足見在科倫坡是如何的加緊着防衛。

在加里之北，有一兵營，是獨身之三百名左右英兵的宿舍。後因急徵兵，原有宿舍不敷應用，遂在附近地方更擴充建築兵營。此種新兵營，以椰子作屋面以椰子葉作牆壁。爲一急速建築而成之兵營，俾能收容來自巴拉克之印度兵，而加以軍事訓練。此項應募的印度兵待遇，約在七十個耳庇（當地幣名）當伍長者爲二百四十至二百五十個耳庇之間。居住科倫坡的英人，共有七百餘，每星期四下午，必須從各辦事地點——銀行，公司——集合，受半日軍事訓練。被編配爲義勇兵的，共有五六十八人。

英人經營之紐·科倫坡·阿克斯公司，收買了錫蘭民營的克兒脫·斯託萊奇公司後，現已有冰凍庫二個。而且指定冰凍庫內百分之八十的食品，供軍隊之用。從澳大利運來的凍肉，凍雞肉，冰魚，冰蛋，現正一一貯藏之認爲軍需上的重要物質之一的橡膠，錫蘭亦有出產。它的主顧，便是美洲。

這次世界戰開始後，英國向美國買進鉅額之軍需品，本擬以錫蘭島的出讓，以解除現金償還時的困難。然此事有關英國之尊嚴與威信。及代以錫蘭島出產的橡膠，黑鉛，椰子油等物產品的輸出。至於橫渡大洋的運輸工作，則以美船來回航行擔任的。因此，英國除了一部份爲英印軍需上所必需者外，其餘悉數運美。是以每週最少有一只或者二只美船泊於科倫坡港內。

錫蘭島，既爲英軍印度洋艦隊的根據地，印度防衛的前哨，又爲貿易的集中地，不能不說是軍事上的重要據點。因此與印度本土沒有直接的鐵路聯絡路線，雖然是天然的缺點，卻是人力所能補救的缺點，實在也是必須補救的缺點。

總之，英國自太平洋戰爭以後，錫蘭島已成爲英國海軍的重要據點，和供應的資源點。

——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自殺大飯店

招 待 週 到 · 歡 迎 光 臨

莫洛亞原著
陸慶譯

「鋼鐵公司什麼行情？」約翰·墨尼哀問。

「五十九元又四分之一，」十二辦事員中之一回答。

窗外蒙哈頓摩天大廈高聳天空。寫字間中打字機，如爵士樂般的韻律響着。電話不停，紙條橫飛，使這房間更覺噪雜。

「鋼鐵公司什麼行情？」約翰·墨尼哀又問。

「五十九元，」吉屈德·米勒回答。

她停了一會兒，注視這法國青年，頹喪的用兩隻手支持住頭，不住嘆氣。

「又是一個投機者，」她想，「他的運氣真壞，芬尼的運氣也真壞。」

兩年前約翰·墨尼哀調到赫爾門銀行紐約支行工作，娶了他的美國女秘書芬尼。門外有人招呼，亨利古柏走入約翰起立。

「這是什麼季節，」亨利古柏叫道：「每種股票都慘跌百分之二十，誰說這不是經濟恐慌！」

「真是經濟恐慌，」約翰說完後，就走出。

「這人一定受重大損失，」亨利說。

「是的，」吉屈德·米勒說，「芬尼告訴我的，他已山窮水盡，她今晚就預備與他脫離。」

「他的運氣真壞，」亨利說。

★ ★ ★

升降機的美麗銅門滑開。

「一下，」約翰說。

他在亞利松那的全部財產，在這次股票交易中

，已虧損殆盡。他走出電梯，在大街上，急急的趕趁火車中，幻想他的將來……如果芬尼撤消她分離的原意……這也並不是不可能的。他想起他初次的奮鬥，早期的成功。

無論如何他還年青，祇不過三十歲。但他知道芬尼的無情，事實上她也是如此。

★ ★ ★



翌晨，他獨自醒來，勇氣全失。雖然芬尼無禮，但他曾經確實愛過她。傭人送上早點，並且向他討錢。

他給她十五元之後，仔細核算賬目。他祇剩不到六百元，還够兩三個月之用。以後呢？他看看窗外，差不多每天報紙上都有自殺的新聞。銀行家，股票經紀人，投機者等，在事業失敗後，都一死了之。從廿層樓上跳下？要多少時間？三秒鐘，四秒鐘……以後跌在人行道。但如果跌不死呢？他想到那不堪忍受的痛苦，斷臂，缺腿，血肉模糊……他嘆了口氣，把報紙放下，到飯館裏去吃午飯。他真奇怪，桃汁糖漿煎餅爲什麼還這麼好吃。

★ ★ ★ ★ ★

「苦乃脫皇宮大飯店，新墨西哥。誰從這奇怪的地址寫信給我？」

逕啓者敝人今日致函

閣下，並非偶然。據情報敝人此時當能爲君効勞。

閣下定未曾注意，多數勇敢之人，在其生活過程中，時常有不幸事件產生，而不能繼續奮鬥，一死一之觀念，立現腦際。

閉目睡去，永不復醒，不再聽責問，漫罵……

吾人多會有此美夢。但除少數人外，都不敢逃出此煩惱，蓋自殺時常發生可怖之失敗。欲用手槍自殺

者，往往因槍彈僅傷及視神經，而致終身盲目，欲服安眠藥者，往往以劑量服用過少，而致三日後復醒，頭腦受傷，記憶全失，四肢麻痺……自殺乃一藝術，並未庸才及業餘者所能知曉，且因其本身之性質，不容富有經驗。此寶貴之經驗，正擬貢獻。閣下：敝飯店位處合衆國及墨西哥邊界。因地位偏僻，絕無官廳管轄；敝人之責任，在爲具有正當理由，願意脫離苦海之同胞，真實服務，使其毫無痛苦；危險，與世長辭，在敝苦乃脫皇宮大飯店中，使君安靜之睡眠中死去，基於十五年之寶貴經驗（去歲曾招待過兩千位客人），敝飯店可保證以最小之藥劑量而收最迅速的結果，如蒙惠顧，當替解決一切。

加以敝飯店處於自然風景優美之條件下，更具有網球場四，十八眼之高爾夫球場，及一設備完善之游泳池！男女顧客均係社會上之高尙人仕，故可享受社交上之樂趣敝店並備有汽車以接送旅客；如欲利用，請於二日前通知，關於費用方面，總計一切在內，三百元足矣！

苦乃脫皇宮大飯店

經理亨利·博斯趣啓

★ ★ ★ ★ ★

飯店是印度西班牙式建築，房頂極低，有屋頂花園，房間向南，推窗可以遠眺。道路整齊，兩傍



種有花草。

經理亨利·博斯趣是一位安靜的人，戴副金邊眼鏡，對於他這所飯店，很引以為自豪。

「這所飯店是你的嗎？」約翰問道。

「不，這是屬於一家公司的。但這是我的意見創立的，我的位置經理，是終身職。」

「怎樣使地方當局，不加干涉呢？」

「干涉？」博斯趣先生很驚奇的說道，「我們一點也沒有違背作旅館主人的職責。我們供給主顧們所有需要的一切，一點也不多。並且這裏也根本無所謂地方當局。此處疆界如此不明，根本無人確實知道是屬於美國，或屬於墨西哥。」

「你主顧們的家屬也從不控訴你嗎？」

「控訴我？」博斯趣先生很憤怒的叫道，「爲什麼？告我什麼罪？在什麼法庭？他們的家屬祇希望不要使外界知曉。你願意看看您的房間麼？一一三號。您不迷信吧？」

「一點不，」約翰說道，「不過我要告訴你，我是宗教信徒，自殺的觀念對我極爲矛盾。」

「這並不是一個自殺的問題，」博斯趣是這樣的武斷的回答，使對話者不再堅持。「沙可尼，你領墨尼哀先生到一一三號去。至於用費三百元，請您先向會計處預付。」

在夕陽中，一一三號房間內，墨尼哀先生根本

沒有找到致死的機器。

「幾點鐘晚膳？」

「八點半鐘，先生。」

「還要穿夜禮服嗎？」

「大多數人都穿的，先生。」

「很好我也穿。拿出黑領帶及一件白襯衫。」當他走到應接室，果然看到男女均穿夜禮服。

博斯趣先生來了，具有極謙遜的態度。

「啊：墨尼哀先生，我正在找您。因爲您是單身，我想請您和我另外一位顧客，柯貝蕭太太同桌，或者可能不太寂寞。」

墨尼哀作一不願意的姿勢。

「我到這裏來，」他說，「不是要過交際的生活。但也要看情形而定。你可以指示我這位太太，而不當面介紹嗎？」

「當然可以，墨尼哀先生。柯貝蕭太太就是那位穿銀色禮服，位在鋼琴旁邊，正在看雜誌的年青婦人。我認爲她的外貌並不令人討厭。她簡直是一位聰明，高貴的婦女，一位藝術家。」

柯貝蕭太太是一位極漂亮的女人。她的彎曲頭髮在頭後梳成一小髻，使前額更覺高闊。她的眼睛是柔和，明媚，爲什麼這樣一位可人兒也要死呢？

「柯貝蕭太太……就是那位太太，也是和我一樣，到這裏來的嗎？」



「當然，」博斯趣說這，並且特別對這一個字加重，「當然囉。」

「請給我介紹吧。」

飯後約翰·墨尼哀消磨整個黃昏在一小客廳中，與柯貝蕭密談，在他回房間之前，先去找博斯趣先生。經理先生正在核算賬目，不時用紅筆劃綫。

「墨尼哀先生晚安。有何貴幹？」

「是的，博斯趣先生……至少我希望如此：我所要說的，對於你一定覺得奇怪……：忽然間的改變……：但人生就是如此……：總而言之，我到這裏是來告訴你，我已經改變主意了……：我並不要死！」

博斯趣抬起他的眼睛，很覺奇怪。

「您不是開玩笑，墨尼哀先生。」

「我知道得很清楚，」這位法國人說道，「我好像言行不一，沒有決斷。但是當環境改變時，你的希望也改變，是不是很自然的呢？八天前我接到你的信，我覺得失望，孤立社會。我並不認爲生命是值得奮鬥的。今天任何事都改變了。歸根結底博斯趣先生，還是要謝謝你。」

「謝謝我？墨尼哀先生！」

「是的，因爲這是你，請我和她同桌的那位年青太太，使我有這重大的轉變，柯貝蕭太太是一位令人可親的女人，博斯趣先生。」

「我早已告訴你了，墨尼哀先生。」

「令人可親，並且勇敢。當我告訴他，我不幸的狀態時，她欲與我分擔，這令你奇怪嗎？」

「一點不，我們這裏時常有這類事發生。墨尼哀先生，我真高興。你還年青，很年青。」

「現在只剩一個相當困難的問題要解決了，我所預付的三百元，差不多就是我的全部財產，不知可否拿回一部，來買我們的車票？」

「我們是誠懇的人，墨尼哀先生，明晨會計處就將您的賬單算清，所餘的一定奉還。」

「你真是謙虛和藹，啊博斯趣先生，我是多麼的感謝你啊！再生的快樂！一個新生！」

「這是應當的。」博斯趣先生說道。

他目視約翰·墨尼哀走出，他揷一電鈕，說道：「叫沙可尼到這裏來。」

幾分鐘後，西貢走進。

「您叫我來，經理先生？」

「是的，沙可尼。今夜要把一一三號的煤氣開放，差不多在早晨兩點鐘。」

西貢走出。柯貝蕭太太在寫字間門口出現。

「請進，」博斯趣說道，「我正要告訴你呢。你的那位年青貌美的主顧剛剛在這裏，說他立刻要離開此地。」

「我覺得，」她說，「我應當受賞。這件事辦



成功多麼快！」

「很快，我已經計算在內了。」

「那麼今夜就要動手了吧？」

「今夜就動手。」

「可憐的孩子，」她說，「他是甜蜜的，浪漫的。」

「他們都是浪漫的。」博斯趣說道。

完全一樣，你是殘酷的，」她說，「在他們正

在嘗到人生的滋味時，你又把他們剝奪掉。」

「殘酷？相反的，這正是我們方法的人道。」

他看看他的旅客登記簿，說道：

「明天，休息。後天你又有一位新客人。還是位銀行家，瑞典人。這人可並不年青。」

「我真是很喜歡這位法國人，」她好像在夢境中說道。」

「每人都有每人的工作，」經理先生嚴厲的說道：「這裏是你的十元，還有兩元獎金。」

「謝謝你，」柯貝蕭說道。

她一面把鈔票放入皮夾中，一面嘆氣。

她走後，博斯趣找到了他的紅鉛筆，很仔細的用小尺，把旅客登記簿上的一個名字劃掉。

× × ×

大新公司西藥部推薦：

福的賜保命補丸

成份名貴準足 補力高於一切

頭昏目眩，失眠健忘，腰酸背痛，耳鳴胃呆，此神經衰弱之徵也；影響健康實非淺鮮。「福的賜保命」補針補丸，分男用女用。其治神經衰弱，未老先衰等症，功效最著，舉世推崇，且於戒除鴉片，尤見功偉。

蘇州總經理正威藥房



她們創造了永褪色的藝術青春

美國舞臺上女劇人

雖然在美國每一個戲劇的季節，都帶來了幾個新人，可是她們的光彩還是不及最著名的六位女演員燦爛。這六位女演員中，沒有一個是四十歲之下，沒有一個是在普通的眼光中認為是美麗的，然而她們都有二十年以上的歷史，她們本着天賦貢獻出卓越演技，所表演的人物達到藝術上的完整境界。這六位女演員就是：安德遊 (Julith Anderson)，賓赫特 (Talulah Bankhead)，E]里摩 (Ethel Barrymore)，芳婷 (Lejun Fontonne) 海斯 (Helen Hayes)，柯納爾 (Katharine Cornell)。

安德遊的舞臺事業是在澳大利亞開始的，到美國短促的一年中，由小角色進而担任主角。一九二四年獲得第一次成功，她擅長表演莎士比亞戲劇的角色，如哈姆雷特劇中的加多德，及馬克白夫人。在近代的戲劇電影裏的演技達到最高的藝術水準。

十六歲的賓赫特在紐約開始她的戲劇生涯，但後來在倫敦獲得成功，她的天才及號召觀眾的魅力，在倫敦贏得二十年的盛名。回到美國後，她保持着她卓越伶人的地位，主演「安東尼及克利奧伯托拉」(Anthony and Cleopatra)劇中的克奧伯托拉「小狐狸」中的悍婦麗珍娜吉頓及兩 (Rain) 中的莎地湯姆普森。

巴里摩生自著名戲劇家的家庭，十五歲即出現於舞臺，現已六十六歲了，她最近的表演，見於 *Zone But the Lonely Heart* 的電影及 *Timbered Heaven* 戲劇。她的兩個兒子均在美國軍隊內服務，她的女兒追隨她的舞臺職業，很熱心於戰時工作。芳婷生於英倫，為人活潑善長詞令，她與她丈夫蘭特在扮演「客廳喜劇」而出名。她們夫婦的戲劇生涯是獻給熱心的倫敦觀眾。

海斯自幼即以童伶著名為社會觀眾所喜愛。後來，因為她的身材嬌小，似手註定了表演活潑少女的角色。但她努力於多方面的表演，以表現她是個多才多藝而有修養的女演員。

當柯納爾是個小女孩時候，就對戲劇場很感興趣，她寫作她要表演的戲。她出現於蕭伯納所作戲劇，由她丈夫多連狄 (Guthrie McClintic) 導演。今年春天她與她丈夫及她們的劇團演員到歐洲慰勞士兵，在義大利法國的士兵前演出許多戲劇。

迎神賽會之什

綠階

(一)

你可曾知道這個世界第五大都市

——中國的紐約底邊沿也有一個古城

？那古城，城牆雖是拆了，但那污穢

而單調的生活秩序依然沒有人能改動

它，它底百十年的古廟和牌坊，它底

街道上的矮籬和垃圾堆，它底住民底

生產和勞動方法，看了總教你想到平

沙落雁或是昭君出塞那此古舊的曲子

和時日，心中泛起一陣歷史底悲弔的

惆悵。這也不算奇怪，中國的存在，

假如不注下新的活力。本有一陣灰色

的悵惆。

古城中唯一的點綴，是每年三度

的城隍出巡的盛會，這個習俗，到了

原子時代的今日，還是保存着，希望

看熱鬧的人會屈指計算，在正月，七

月以及十月的三元節日，而那一批陰

皂陰吏——當然是一批愛湊熱鬧的活

人——更是把這件事實當作一件了不起

的什麼，假如你親眼在城隍廟門前的

方浜路或是到高昌廟必經的中華路看

過迎神會的行列。你可以回到一世紀

以前做半天人，至少，你可以在日光

下看到那些應當被時光埋葬了的東西

復活。

我不能一一來描模那行列中的每

一個人物，他們忽忽地走過，穿了那

富於厚始色彩的大紅或玄黑的袍子，

鳴鑼開道的叱咤着叫讓路，拖那打屁

股的竹片子的故意讓竹片在石子路上

激得噠噠作響，隨後又是金瓜金片金

刀金鉞的護衛，鎗門會的鎗手打扮得

似薛仁貴一般騎在中國特有的矮脚馬

上，衣甲鏗鏘有聲。大紅衣掛的劊子

手。頭上豎了薙雞尾，當胸一片袒肉

，大肚子中貼上一個膏藥，那一腹凸

出的軟顛顛的「人」油。使人很容易

想起糟糠或是血污，再後面，外班的

紅帽皂隸穿了藍袍在帽沿上插了一角

黃色文書，執了手夾或是頭鉤，居然

還是玉和白銅做就的，跋扈地走，內

班的皂隸捧了特製的文房八寶，兩人

捉對兒瞪了鬥鷄眼，裝成泥水木雕一

般地向前奔。後面緊跟着的，或是手

腕上掛香爐的。或是要大鐵鏈的好漢

。末了是一陣紅黃閃衣的還願信徒，

提了爐香，引出天外笙竽，才輪到「

老爺」的大駕出現了。

當「老爺」駕過，老人們就向孩

子們告誡，猶如他們幼年所接受過的

一樣：「拜呀，拜呀！」直到神駕遠

去，於是圍觀的人紛紛在談論某人在

賽會中扮演的成績。

這樣的盛會你看過麼，就在今日

，上海，假如你要是不曾，在下一屆

你可以趕到南市來看一個帳，假如你

高興。

(二)

破除迷信，在我們看來是一件已失了時代性的運動。但在廣大的羣衆中，它將如我們看見近日產生的民主廣告一樣新鮮。單是這點，已足引起我們對民族老大之感觀和寒心，我們若果個別地拉那些曾參與賽會的人物細問，他們會說明神道的不可信，但是讓他們合了羣。他們就是神道的奴役。

這並不是奇怪的事，我相信人在智慧以外，遺傳的習俗也是一種束縛。猶如留法學天文學的博士忘不了八卦，學西醫的名教授到自己病了仍要中國郎中診脈，這此冥冥中的根深蒂固的習俗控制着我們，雖然我們喜歡唱高調學洋人。

我們進步在那兒呢，假如有一個冷眼的人，把我們來和阿拉伯或印度度的住民比較，我們有什麼能高出他們呢。我們試向自己廣漠的土地上看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草寮，破廟，我們仍是像一千年以前一般活着。事實上是如此，我們還像一千年以前迎神賽會，改度的僅是戲袍套在西裝外面而已。

我們整個國家，依然是愚昧的奴隸，我記得我們的政府設過壇求雨，而且也封過什麼佛和天師，宗教自由近來雖是一種新論調。但我想它總不能比愚昧並比。

智慧雖能從教育中得到，然而我們的老百姓，連飯也吃不飽，還管你他媽的高調呢。他們祇能在祖宗累積下來的貧困中和活不下去中活下去，他祇能受做統的習俗支配，直到死。直到今日，統治着我們的，仍是一千年以前的屍屍。

(三)

看出會，給人印象最深的，不是城隍爺的大駕，而是那批蝦兵蟹將的威儀，我們假如讀過小說。我們就會

知道從前的吏隸，是多可怕的人物，進衙門要錢，遞手本要錢，進牢獄出牢獄要錢。打屁股殺頭也要錢，不然給你一頓悶棍或是身首異處，教你不得好死。操生死大權的，大半還在小官吏的手裏。

(看過小說的人知道)假如官老爺是一位清官，他很可能是糊塗蟲，因為給他手下的一批如狼似虎的公人蒙蔽了。但這也僅是故事而已，事實上做官的，多少有些梁山伯的好漢派頭，坐地分贓。出面叫爪牙去出面，出了事自己來做好人，把醜事推得一干二淨。

至於做皂隸的更好做了，他們有老板在後面撐腰，做事可以放手做了。借了公事來敲榨剝削，魚肉人民。老百姓想告他，往那兒去告。官老爺就是淫盜頭目，千錯萬錯，還是你老百姓錯，誰叫你的父親不是大官，沒有爵位呢。

中國老百姓是頂現實的人，他們

懂得官的威儀。一半是吏役的威儀，羨慕之餘若是做官做不到，不妨找個吏役的小職位。名聲小點，一樣可賺錢，再求不到，那末在出會的日子找到陰吏做做吧，靠了城隍老爺的威風

，也有一天風光的日子，照樣全付打扮，鳴鑼喝道，叫人把掛在窗口的月經帶尿布拿掉，叫人掛新招牌穿新衣服，其目的不是給那沒眼的老爺看，而僅是顯得自己的威風，「征服者」的神氣。

好威風呀，泥菩薩和陰皂，他們一路呼吶着，真以為自己了不起了，他們在這可憐的外表下，忘了自己是什麼了，其實，你儘管打旗撐傘，換紅袍換藍袍，可是市井中的同胞總認識你，你原是孺三或是小偷。你原是奸人或是污吏，你還是你，我們還是認得你。

這好笑的事情總有一天會使大家笑的。當那一天到來，當大家明白那轎子裏的原是一個泥菩薩；放在遠處

高處一看是又崇高又尊嚴的神祇，而細看却是一竅不通的糊塗蟲，給一羣廟祝香火利用的東西。

(四)

在浦東的賽會常有人把五十斤重的銅香爐掛在平舉的手腕的皮上，它是一用一把繩繫住了銅爐。繩的另一端是結了魚鈎，魚鈎就掛在手腕到肘子的皮上。把皮拉到有五寸長，給香爐墜着，單掛了五十斤東西走一天不容易，何況是用魚鈎掛在皮肉裏。

但是他們——而且許多人如此做了，他們走一整天，事後皮肉沒受傷，也沒別的事，但是看到的人，却認為驚心動魄，神經上會發生震擊的。

可以說這多少有點充好漢的雄心在作祟，然而我不忍說這些好漢們是風頭主義者，他們這少許的光榮，是的確用血用汗用危險去換的，現在在上海的賽會，上海人就聰明多，沒有一個人有這付傻勁。充其量也不過花花地耍耍大鐵鏈。

由此，我想到那萬王之王——信心。

由此，我想到我們肉體往往能作神續一樣荷負，可以做到許多理智上認為不可能的東西。假如我們有信心我們有信心，我們將做到任何的東西。

於是我把上面幾個零碎的意見可以在這主題下湊起來，假如我們要戰勝習俗和腐敗的傳統不是不可能，祇要有信心，我們要清算這些為害人羣的木偶陰皂。不是絕不可能，祇要有信心，我們要把理想現實起來，不是不可能，祇要有信心。

教育可能被愚民政策所殺害，寫酷吏的「小說」也可能被禁絕，但是，信心誰能殺滅呢。

信心祇源於憎恨和期望。高壓政策正是它們底源泉。

同時也沒有一個願望大於「我們要活下去」那個單純的願望，和對「不給我們活下去」的憎恨。

我們若果要迎神，我們要迎接真理和正義的化身。

再會吧：納粹俘虜營

問心

這裏是一個美國航空員在德國被擊落，因交換戰俘而得返國後所發表的聯合國戰俘，在納粹俘虜營裏生活的

，可是他的倒斃的腿，却成了犧牲品，血淋淋地，但是還是藕斷絲連的掛垂着。

一瞥，和遭空襲的德國平民對聯合國空軍憤懣心情的素描。

無線電的設備首先着火，葛想爬到滅火機處去拿滅火機，可是轟的一聲，飛機爆炸了。他給摔到九霄雲外，幸兒有降落傘還可以在北海的上空安然降下，給德國巡邏艇打撈起來。

美國派駐倫敦參謀部的警衛葛德永奉命被調在第八飛行隊裏去服務，但是還不過數小時之後，在他第一次去參加空襲德國的路程中便遭到了不測。事實是這樣的：六月二十五日他在巴爾飛剪號飛行保壘上任無線電員和機艙手之職，將到德國白萊門去完成某項使命，還在半路上，突然出現四隻德國梅斯密式的飛機正向機尾猛衝過來，葛德永發現它們剛要板機迎擊，可是對方已經先發制人，孝敬他一顆廿公分的子彈，穿過膝部，雖然他祇覺得像紙袋輕輕的碰了一下

別的美國兵大都也遭到過同樣的危險，給運到德國中部去當階下囚。最近有十二個美國俘虜隨着其他七百多名英國戰俘趁大西洋號紅十字船回到了利物浦，他們之中葛氏遭到同樣危運的真可謂大有其人，不是少了手臂，便是斷了腿骨，雖然都已身成殘廢，空洞的袖管緊貼着衣服，而且面色灰白，但因為在他們的眼前從此又展開了一條新生的大道，都不免喜

極而涕了。他們每一個都會口若懸河的講述在德國的遭遇，片斷拾零很可以透視他們「鐵窗風味」的一斑。

我們落入虎穴裏的人多數是負傷奇重，甚至也有神志昏迷的。有一個美國傘兵在德土降落，脊骨在地上重重地碰了一下，這使他全身麻木不能站立。那傘兵說：「在出機時，我還能毫不費勁的拉動降落傘的繩索，但是着地後連伸手到袋裏想取一塊橡皮糖的力量都沒有了。我眼看着飛機在百碼之外燃燒着。數小時後見有一個小孩奔過來，我便儘指着這口袋，好一刻他才懂得了，替我把「興奮糖」抽出來送到我的口裏。我又作手勢讓他脫下我的降落傘，之後他大概以為我就要一命嗚呼了，便唯恐不恭地把我鋪在我的身上，我想其實他並沒有怎樣看錯吧！

「我看見的第一批德國人，他們叫我是 *Major*，死胚的意思。從他們

說話時的神情，很可以猜得出，那時我才甦醒過來，一隻眼睛給血凝結着，祇能睜開另一隻。他們一大堆圍着我嘔熱鬧，然後把我拖上卡車，送到附近的傷兵醫院裏去。戰俘通常大都需在醫院裏有幾天幾星期甚至幾個月的治療，服侍的週到和飲食的調劑都稱得上充分的納粹化，醫院十九是天主教姆姆辦的！設備尙稱完善，對於醫治很見功效。」

最初淪爲德國戰俘的我們，首先應當知道怎樣去忍受和對付這種比狗還不如的非人生活，但是我們還得彬彬有禮地接受他們的虐待。我們應當承認自己是兵士的戰俘，而非政治犯，否則便有給他們的秘密警察吃衛生丸的可能。葛德永說：「你假使知道國際公法的話，可以佔上不少便宜，因爲德國人常想利用俘虜去服勞役，但是祇儘可據理力爭，這也使他們無可如何。」他說還有一點門檻不可不學，就是他們拿去的表和打火機等雜物，都得討張收據；否則一給他們裝入腰包，就別再想要得回來。能懂得

一些德文真上算得多，我想在空軍學校裏增設語言班就更完全了。三兩句德語可使一切待遇上大有差別！至少可以多弄些吃的食物。但是這孩子切不可常走，否則儘叫你的患難伙伴多挨到些活罪吧了。

在醫院裏時，英美人之間，永久保持着一种和善親愛的情感。「同舟共濟」真是再切合不過的金科玉律，他們懂得除非拋手互助之外，便祇有同歸於盡的死路一條。戰俘間友情的流露，比任何一對至友在茶餘酒後的傾談還顯得親切，美國人打趣英國人在鄧扣克沒有來得及撤退到岸邊分船，英國人會大談美國人不畏艱難精神。在俘虜間最受人歡迎的是一個美國空軍的歷險：「飛機在二萬八千呎的高空中，三隻引擎毀壞了，駕駛員已經受傷，飛機已失去控制，但是人還在機中爬着，後來……」

在這裏每天的光陰，都是照着規定的程序，死板板地度着，早上七時，德國衛兵走進來吹一陣警笛，開始早餐，這不過是一杯清淡的冷茶和一片烘焦的土司，八時起掉換綳帶和藥棉，其實新的綳帶真是缺得可憐，唯一補救的方法便是把用過的綳帶洗了再用，用了再洗的輪流着。上午照例有一些遊戲的時間，可以做一點戶外運動。器具是紅十字會供給的，其中以排球最爲時髦。十一時端上來大盆清淡的麥湯，裏面浮着大片的馬肉。國際紅十字會每星期有食物箱送來，這總算口福不淺：俘虜們分編成幾個集團，每一集團平均分配些魚肉麥其林和糖等，使每人每星期有一次可以吃到一整罐的食物，各人吃自己份內的食物，決不會發生爭執。

我們祇有一隻小火爐和幾根柴，可燒一些開水，有一個德國兵在旁看守。營裏有一座所謂「勝利花園」。有一次五個可憐蟲竟爲爭奪兩個小洋葱頭而訴之於武；打得落花流水。每一個集團的食糧和雜物，都保藏在一個貯藏室內，室門用鎗緊緊鎖着，俘虜們自己挑選一個人保管一把鑰匙，另一把鑰匙則由德國的守衛管理着。有幾個德國守衛似乎還近人情，

他們自知戰爭已經日暮途窮，不如巴望早日結束的好。一般老年的守衛大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經歷戰場的將士，年輕的却多數是從蘇聯遣返的，有些受了傷，有的凍爛了手足。有些誠懇的守衛，很想和我們接近，可是四周鬼鬼祟祟的密佈着納粹耳目，因此即使他們之間也互相猜忌着，所以非在沒人看見的時候，絕不敢輕舉妄動的和戰犯傾談。有些守衛告訴我們說：他們的家鄉已被炸燬成瓦礫之場，怎樣的損失等等，但是他們並不因此向我們——尤其是航空員——洩恨，這恰與一般平民的態度成爲對照，因爲那些平民不論在何時何地一看見英美的飛行員必鑿以石塊，和切齒痛恨的唾罵。

守衛中有一個是專門擔任看管警犬之職的，他那尊容和行爲很切合他所幹的勾當。在我們看來他真是一個魔王，因爲隨着他的高興時常會無辜向我們恣意行兇，他放出他的龐犬——一條阿爾薩斯種的大犬——向我們撲來；所以俘虜們一看見他便會沒命

的逃入屋裏去，爬在床頂上躲避着。有一天，這個守兵經過一個體格魁梧的法國俘虜身旁，便有意鬆了警犬的練條，說時遲那時快，祇見那條惡犬來勢汹汹，直撲到他的頸喉，那彭形大漢往旁邊一閃，反將畜生的頸喉攔住了，用勁結束了它的狗命，這警手將它高高舉起重重地摔在地上。又有一次，德兵將兩條惡狗放到蘇聯紅軍俘虜營裏去加害他們，營房裏起了一陣激烈的惡鬥；結果一條狗被摔出窗外，另一條却給他們宰了烹熟後大嚼一餐。

能够到警戒線外去砍柴，誰都覺得是一件有趣的苦工。不用說是有守衛監視的，但是我們有時可以揮枝帶葉地將蕪菜也帶了回來。蕪菜醬夾麵包的滋味真不錯，雖然草醬薄得可憐，却也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口福。每天整個下午，都得消磨在工作上，六時後俘虜都得返營，直到九時前，這是玩紙牌遊戲的最好時間，俘虜甚至用紙牌來玩「跑馬」賭賽。我們製造船的模型，組織言語班

，游藝會音樂隊等，紅十字會大施恩德的娛樂也一起送來救助我們。在德國到處可以買到「吉他」，每隻價格在七八百馬克之間。

精神上的食糧，曾經有一個時期大感恐慌，天天像大旱之望雲霓地等着，到底有幾冊書籍送來了；戰爭的新聞是少而又少，而且，大都又是不可置信的無稽之談。許多俘虜營真如在一世外桃源」似的和外界完全隔絕音訊。

營裏的報紙真是一種最巧妙不過的宣傳工具，分成兩派，都用英文印成。

一種是給美國人看的名字叫「O K 新聞報」，編輯自稱是「海外僑胞」，大肆撒謊造謠的慣技，攻擊英國，作爲英美之間挑撥離間的宣傳。另一種是給英國人閱讀的，內容無非也是寫些分裂聯合國情感的荒謬言論，不過時常會弄巧成拙地將報紙送錯了，使英國人看反英言論，美國人讀反美宣傳這樣那些煞費苦心的宣傳品將收到意想不到的反感效力！

在這軍管理的醫院裏，細枝瑣節的規則，都得一一嚴厲遵守。病人有規定抽煙的時間中才能抽煙，否則一有違反，便會被單獨拘禁在一個小室裏五天之久，每天罰喝清湯和吃酸麵包，真是苦不堪言。

如果有一個德國看護走近床前來彎着腰很關懷地問你需要什麼的時候，你儘可以大胆地表達你的懇求；這樣幾乎可以得到十年吃喝不盡的東西。看樣子她們都很和藹可親，動作敏捷；對我們俘虜也很優越，因為我們隨意吸煙，在她們也決不會嚼囉半句；有時她們更會親自將紙煙捧上門來送給我們。她們做事非常盡職；法蘭克福城附近的一所醫院裏，戰俘可以從窗口看出去是一條大街，每晚瞧見同樣的幾個高髮女郎，雖在深夜，她們還是用單調的步伐，在冷寂的街道上來回巡邏着，絕不稍暇。

一個歸返的俘虜說：「在德國幾乎每個人都是穿棕色襯衫的納粹黨員，不然便是鄉鎮指導官。在那裏連平民都有敬禮狂，公務員更不必說了。」

你也許已經觀光過他們的敬禮了吧？在街路上遇見朋友，舉手向前一揮，然後又垂到原處，這就是敬禮。要省麻煩，也得嚷一聲「希特勒萬歲」完事。

營裏的俘虜十九是身披制服而脚着木屐的，祇有被拉來的俄國工人的脚上緊綁着一些破布敗絮。這些不幸的人們不知怎樣挨過的，雖然我們自己也很困苦，但是一有機會，就把食物仍過籬笆去救濟他們。

空襲時，德國工人可以逃進防空壕，俄國和法國的工人却仍須留在廠中。遇着本國飛機正好在你頭上拋擲炸彈，會使你感到一種莫名的感覺。有一晚我們遭到空襲，醫院四週的玻璃窗都被震得粉碎。漢堡這樣大的一個城市，給炸成遍地廢墟，沒有一塊豎得起的牆壁，更談不到一座完整的建築物。這真是德國人民所以要對我們仇視的原因吧？醫院裏辦事人員，即使在空襲時還是毫不介意的照常工作。他們的軍人對轟炸也並不恐怖，可是平民就不同了。

在我將離法蘭克福時，預備乘街車到火車站去。有一個俄國工人坐在板橙上也在候車，他的身旁坐着一個年老的德國人。那俄人瞧我這羸弱不堪搖搖欲墜的樣子，便很慷慨地站立起來讓我坐下。這時可把那老頭兒嚇得連忙退避三舍，彷彿我會沾污了他或者傳染給他什麼可怕的疾病似的。他釘了我一眼，發現我少了一條腿，這一下可使他樂極了，便用刺耳的洋涇浜英語說：「好極！好極！多一百個像你一樣的人才妙呢！」在他身旁的女兒，聽了他父親的最後幾個字，認為需要改正一下：「不！你是說沒有一千個才不能滿足吧？」真是太狠心了。街車到了，那俄國工人攙我上車，一路上還蒙他扶持着我，因為車箱裏竟沒有一個人肯對我施恩讓坐的。每到一站停着，便有居民用石子擲我，因為我很容易給他們看出是一個飛行員，他們罵我是美國豬羶。他們對於那些比較善待我們的德國守衛，侮辱為「美國情侶」。這是一個俘虜被調往另一個俘虜營去時在路上耳聞

自擊的實情。

遣送回國的消息，初次傳來的時候，戰俘大都不甚置信；因為在這長時間的監禁中，他們已經受騙了多次。葛德永說：「這種消息終於證實了，的確這是我們牢獄生活中最興奮的一件事，可是何日付諸實行，又叫人望穿秋水。及至最後才真的答應我們恢復自由；可是手續又是何等緩慢。這樣這釋放的日子來臨了，我們整理行李，拖箱帶簾地大隊向車站邁進。豈料在那裏一口氣等了幾個鐘點，連車子的影子也沒有看見；於是祇得再回到營裏，帶去的食物都不翼而飛，一路上肚皮餓得大唱空城計。」

但是在離營的前夜，同營的其他俘虜會為我們開過音樂大會以示歡送，現在我們却又回到了營裏來，真是叫人啼笑皆非，直到第四天之後才得真正踏上回國的路程。」

我們一直擔憂着不要像兩年前那一批被遣出後又裝返的「東西」一般倒霉。雖則現在德國人已沒有先前那樣驕狂橫蠻了，但是在到達瑞典之前

，我們終是杞憂得很；直到已經在瑞典之後，我們還不敢信以為真。有時半夜醒來，疑心自己還是處身在營裏。有一個伙伴說：「假使這次交換俘虜將發生什麼障礙而將重返德土的話，那我一定恣意在街上敲碎幾塊窗玻璃，這樣便可留在瑞典坐坐牢監。」

他的計劃是能否實現雖然不可置信，不過可見他的決心是怎樣的了！——瑞典是交換俘虜的交換所，也好比一張遠期支票似的，我們朝夕盼望達到利物浦才算正式兌現。輪船沿了河岸漸漸開着，一面放着汽笛，所有歡迎的船隻也都鳴着勝利之聲；船塢上擁擠着的人和音樂隊，高聲演奏着英國光榮之歌，因為船上多的是英國人。但是我們這十幾個美國人却提高着嗓子大唱聯合國勝利之歌；使他們不要忘記還有我們美國人呢！輪船上人聲沸騰，興奮的音樂，歌聲灌耳欲聾；給跛腿的人聽到這類喧騰笙歌是一件多麼難堪的事呀！

譯自美國陸軍雜誌 Yank

第一卷二十七期

中國婦科病院

宋國偉醫師 李梅格女醫師

精治 胸盲 悶腸 心發 跳炎 婦開 女腹 性病 手術 各症

院址：靜安寺路七四九號（大華戲院對面）
電話：三二七四

女科 專門

誰也沒
有比本作者
具有報告德
國生活的更
好資格了。
他從美國阿
拉巴馬大學
轉入柏林大
學，在那裏
滯留數年。
於納粹獲得
政權後，他
決定在當地
研究他們的
方法。他自
充外國生的
德國人，在
德國地政學
院（納粹訓
練間諜和宣
傳人員的學
校）讀了二
年書。
其後他

盟軍佔領下：

德國人民的生活

李信之

Lewis F. Gilder 原著 · 載 American Mercury 月刊

數月間我在德國的英法美佔領區中巡行，會見數萬的德國人，向軍政當局報告他們的行動和思想。這絕不是愉快的工作。今日德國的所有城市都非常相像。每一個城市有着一處圓形的廢墟區域——在市的中心，這裏的官廳大廈，旅館，娛樂場所和店舖都變成瓦礫和灰燼——四周圍着完全未損壞的小工廠，郊外的公寓房屋，和富翁的富麗之別墅。你不容易區別，到底你是在慕尼黑還是漢堡，高朗或是牛倫堡。

這實在是無關緊要的；到處生活的方式是相同的——同樣的食糧配給，同樣的日常習慣，同樣的自私和冷淡的情緒。德人用以支持納粹政權和希特勒之戰爭的苦工和犧牲現在已完全消失。這裏沒有民族精神，沒有團體精神，甚至沒有善鄰的精神。任何階級的德國人絕少有所作為，以圖解決今日德國的問題。德人所幹的唯一工作，是用所有的手段修葺他的居所，並積蓄不腐爛的食物，以便保藏在地窖之中。他是令人不快的傢伙，諂媚着他的征服者，可是惡意地指斥他的鄰人，只要他以爲能夠得酬報的話。他告訴我們，他恨希特勒，這也許是的——並不是因爲希特勒發動戰爭，而是因爲他沒有打勝。

倘使德人感覺興趣的話，復興的工作即可開始。可能獲得的人力是相當地大。多數的城市，即使於疏散及空襲的死傷之後，大約也有過去一半的居民，而每週還有數百人歸來。由我們的軍政府任命的市長和市參議會，具有制定工資和物價，計畫復興，和分配勞工的廣泛能力。

工資是根據該市的勞工局按照低廉的配給價格計算的，各城市間並無多大差異，最低的工資是給與造路工人，每月一百五十馬克（美金十五元）。市長每月五百馬克（美金五十元），支着最高的金薪。

著了一部權威作品：「德國的心理戰爭」。在戰爭期間他替美國政府分析德國的宣傳。他屬於美軍心理戰爭部，擔任駐德美第九軍的政治觀察員。

級的市民在轟炸中留於城內，設法理出他們公寓中的二三個房間。

可以作為這些中產階級之典型的人物是約瑟·考而曼。他是可龍的一個工頭，今年四十七歲。考而曼體格結實，身體健康，衣着整潔。過去他是某鋼鐵工廠中一百五十個比利時和捷克工人的嚴厲的頭腦，可是空襲使他的地位大形降低。

考而曼所過的生活，在美國人聽起來頗為淒慘，可是在他已幾乎成為家常便飯。他是受種種規則束縛着。他不得越出城外十哩半徑的地帶。倘使他去訪問一個朋友，他必須在日沒的宵禁以前趕回家來，或是在朋友家裏過夜。他必須一經帶着他的市民證和通行證。他不能搬到一所新的房子，或是開一輛車子。他已經有一年沒有去電影院，音樂會或戲院了。他和外間的唯一聯繫，是盟軍管理的週報和無線電，這也只廣播俄國，英國和美國的節目。雖然如此，考而曼先也情願拿他一件最好的上衣去換一架收音機。

在他曾經被炸彈損壞的公寓之二室中，他和妻及二個孩子住着。鐵爐中發出細微的火熱。考而曼在瓦礫堆中搜

只有一貧如洗的少數的人自願從事復興工作，而德國官吏也不願疏遠可能的政治擁護者，強迫他們做終究必須幹的污穢的工作。你看見從事強制勞役的唯一的人員，是納粹黨員，快快地清掃瓦礫堆以補償他們作為黨員的罪惡。還有許多德國戰俘，他們是在煤礦或農場工作為條件而由盟軍釋放的。

少數自動工作的人，是鐵路職員，手藝匠，工匠，機械師，和技術人員。他們大都因二種理由而從事工作。其一是，他們想要獲得參政權，並且希望改組他們過去獨佔的公會。第二，有幾種行業的工人——木匠，鉛皮匠，和縫衣匠——都過着有生以來最好的生活。當然，他們的薪水是由市政府的官員規定的，可是多數的工人沒有貴重的禮物就不肯做工，而這禮物又最好是貨物而不是現金。

城中大多數人民只是呆看着，在物物交換或出售自己的貨物以消磨時間——這技術在戰爭中已非常發達。

貧民住在裏城的形似不可居住的地窖，及經粗粗修理的底層。有一部分在郊外造了轟壁的小舍。赤貧的人們則住在木舍或厚壁的防空壕，在這龐大的堡壘中住着一千以上的人們。

富有的人們（他們大都在納粹政權下發過財），仍舊擁有他們舒適的郊外別墅。多數中產階

索燃料，以補充他微少的配給煤。電燈、煤氣、和自來水已經變成一種奢侈，時時時慢。

和他的鄰人一般，考而曼充滿自憐和頑固而非現實的希望，想要不勞而獲。對於德國的侵略他曾作有力之貢獻的內疚，是他做夢也沒有想起的事。他所關心的只是，得有更多的食物瓶排列在他的地窖中，把煤高高地堆在他的儲藏箱中。對於這一類事他是狡猾而不惜出力的。他懂得一切物物交換搜羅貨物和非法交易的門檻。

大多數德國人都有許多現款，這是他數年來所賺的戰時高薪和少量支出的結果。城市居民因轟炸損失，從納粹當局得到五千至一萬五千馬克的財產保險。同時數年來他們從軍隊中的丈夫和兒子得到大量的攤派和壽險的年金。並且德兵又把許多贖品寄回家鄉。

比方，考而曼先生有一萬五千馬克（照官價合一千五百元美金）的現款。他的寓所和一家四個人口的食糧配給，每月僅需一百八十馬克（十八元美金）。在城市中的所有德人都得着同樣的配給——麵包、蔬菜、馬鈴薯、人造脂肪，人造蛋，薄煎餅麵粉、人造「希特勒」咖啡、每週一次的肉和自塔油、甘藍、紅蘿蔔、捲心菜、糖、和時時配發的乳酪與果醬。

每一個德國人只能從他登記的雜貨商、肉商或麵包商購買他的配給品。除此之外，尚有藥房、銀行和美容室，這一些是在德國經營的全部商業。

除了買配給品以外，德幣是完全不值錢的。職業的

及零餘的黑市交易者輕視鈔票；他們需要可以交換的貨物，日常用品，如雨傘、自來水筆、或者奢侈品如真正的咖啡或香烟。一個德國人會做十二小時的苦工以獲得一包香烟。

擁有這些可久藏的貨物和食糧的人，是在今日的德國的「富翁」。每一個德國人都有一種藏寶處，如地窖或後天井的堆物棚，在這裏他在戰爭期間貯藏最心愛的東西。他在瓦礫堆中救出了多數他的個人所有物——衣着、家用品、收音機、自由車、電氣用具、寶石、玩具和工具。這說明着今後的德人所以能够穿得這麼整潔，他們的家中裝飾得這麼舒適。

多數的囤積是在諾曼第登陸時開始的，在轟炸中，一半被炸毀的房屋中的存糧和皮衣都被搶劫一空，可是大規模的囤積是於城市攻陷後開始的。在最初數日間，德人無恥地搶劫棧房，貨物堆棧，和無人居住的別業和公館，我看到在斯爾郊外的五十室之現代城堡，在二小時中被一羣拖着貨車和孩車的誠實的市民搬運一空。而這些搶劫者都已變成黑市交易者，永不停地做着買賣。他們在當地的周報刊登廣告，和美國兵秘密談判。一個美國兵會欣然地拿三包香烟換一架簡單的照相機。德國人則拿三包香烟去換一瓶法國白蘭地酒，再拿它來和農夫換二磅肉。

在佛蘭福特現在「最富有的人」是一個黑市交易者，他的名字簡稱弗立特。他住在完全荒蕪的大廈後面，

你在瓦礫堆左近穿過一條狹徑，突然看見一所完整保存的小房子。弗立特有四十隻小雞闖在後天非裏，還有一輛汽車藏在木材和稻草形成的牆後面。而在汽車房中雜亂地堆着自由車胎、窗門玻璃、和孩車的車輪。

弗立特是狡猾而貪婪的人，具有從事交易的熱心和才幹，做了這買賣已經有五年了，他的家好像當舖一般地塞滿着鐘、樂器、傢俱、收音機、手提箱、零碎寶石、成疋的布。在他屋中或屋子底下（這連德國秘密警察也找不出來）藏着數箱美國香煙，多量的濃咖啡，和一大批硬巧哥力糖。弗特立知道，拿着美軍的貨物將受嚴罰，所以他不讓任何人看見，至於他如何獲得，那是只有他知道的秘密。

弗立特整天騎着自由車在城裏跑，訪問着他的一批老主顧。他把每一個人能够提出交換的貨物記在他的一本小「黑簿子」上。他對於金錢不感興趣，他連外幣也不肯接受；那是太不易處置了。所有的外幣都被軍政府所收回。

「並且，」弗立特帶着德國人通有的自憐說：「我決不能離開德國去外國用外幣。我與其挨餓情願死。」弗立特是在德國最不願意挨餓的人。

在戰前及戰爭期間經營德國的工業和商業的人們——也許是德國最重要的人物——將長時期閒着無事。他們是沒有辦公室的經理，沒有工業的工業家和工程師，沒有實驗室的化學師，沒有大學的教授。有幾個顯然

具有「清白」的履歷，加入市政機關。另有一部分人在動腦筋，預備從事盟軍可以接受安全的非戰爭工業。

逸聞的一名士警告盟軍將士，給與勞工之日由後可能引起的一混亂，堅決主張民主主義不適合德國的國情，而「強力的政府」才是德國所必需的。他們惋惜純粹主義的過激，同時指出希特勒制度的「優點」。俄國和西方強國的衝突是他們最大的希望之一。

許多德國青年，受過武力萬能的教育，對盟軍的兵力表示敬畏。有一部分開始感覺，民主主義也許是比納粹制度更好的生活方式——因為它能够打勝仗。

倘使德國再令發動另一個純粹運動的話，這也許將在鄉村發其源。農村的人民沒有受到轟炸。他們絕少看到戰爭的恐怖。他們都很富有，因為他們數年來壓榨着城市居民。他們沒有城裏人的戰敗意識，而他們也沒有認輸的表情。他們痛恨德國的投降和敵軍的佔領。他們快快樂樂；遇到有人問起時，他們假裝不知或假裝假呆；他們對我們指示錯誤的路徑；他們撕下盟軍的告示。而現在他們的波蘭和俄國奴隸既已走光，他們並不過度勞動，以瞻養饑餓的德國，他們只種些以供自用，別人的事管他娘！

雖然美國屢次警告着，可是相信美國會將食糧運到德國各地的德國人實在太多了。有一個女教師坦白地對我說：「德國現在已經變成美國殖民地。我丈夫說，你們必須照拂我們，而我們將有和美國同樣的繁榮。」

三十六號機關車

M. Saroyan 著
堅 衛 譯

譯者附記：我在上期本刊介紹了史坦倍克最新的作品，這裏我要介紹的是美國最新穎獨特的作家薩洛揚。他的作風的新奇，從一句忘了是那一位作家說過：「和薩洛揚相比，海敏威老了幾世紀了」的話便可知。本文譯自美國陸軍什誌（U.S.A.）前有編者介紹文。

三十六歲的威廉·薩洛揚在美國作家中是特出的。他寫過劇本和小說，大都是粗魯，未經修飾而有趣的。他的作品新穎獨特，可是決不是沒有風格。他有自己的作風。

對於那些以為他的作品不能嚴格地稱為劇本或短篇創作的批評家們，薩洛揚反駁道：「藝術是永生的，定義怎能決定？」薩洛揚的父母是亞曼尼亞人，他們移進美國，住下在加里福尼亞州，威廉就於一九〇八年出生在加州。父親在相近弗蘭斯諾的沃士上有一個葡萄園。威廉二歲時他就死了。母親不得不把孩子們送入孤兒院去，直到威廉七歲，她在一家罐頭廠裏找着工作，把孩子們帶回家同住。

十來歲時，威廉就開始工作。他幹過許多職業——從電報公司的信差和新聞記者。十六歲時，他開始寫短篇小說。那時他正在弗蘭斯諾他叔父的葡萄園中做工。「我名叫亞勒姆」一書中的許多故事是取景這裏的。十七歲時，他離開故鄉到外面世界去。薩洛揚的許多作品是寫他在加里福尼亞的早期生活的。不過他把全部美國搬上他的舞台。——紐約的街道和酒店，西部荒僻地方的小鎮和農田。在「三十六號機關車」裏，他描寫他少年時的故鄉，和一個來自西南部出產石油和小麥的啞克羅馬的外客。薩洛揚挑選這些簡單如畫的背景，和同樣簡單的，有時典型有時荒唐的人物。從早年起，他的眼睛和耳朵就看着和聽到他周圍的美國了，正如他描寫的人物，亞勒姆一樣，薩洛揚是個典型的美國孩子。但是他敬愛和瞭解那還保持着本鄉方式的年老的一代。而他的小說也幫助美國人瞭解和他們生活在一起的移民們的文化教育，色彩和性格。

薩洛揚的第一本短篇小說結集「鞦韆架上的大膽青年」The Daring Young Man on the Flying Trapeze. 一出版就使他成名。他的名氣隨他以後所出的集子而增大。一九三九年他寫了第一個劇本「My Heart's in the Highlands」。此外他又寫了「Love's Old Sweet Song」、「The Hero of the World」、「The Time of Your Life」等。他的長篇小說「The Human Comedy」曾拍成電影。他的短篇結集有「Inhale and Exhale」、「Three Times Thee」、「Three Trouble With Tigers」等。

薩洛揚本人和他的人物同樣動人。一九三九年，他的劇本「The Time of Your Life」得普列茲獎金。可是他拒絕收受這獎

金，因為他以為商業沒有資格獎勵藝術。他情願和未受教育的人們作伴，並且因自己不是高等人物而驕傲。當他的劇本「The Beautiful People」在紐約上演時，如果有觀眾對他的劇本不滿，他能退還票錢。一九四二年八月，他加入美國陸軍以後一直在海外服役。

在薩洛揚許多作品中，對於那些對他的處理筆法並不熟悉的讀者，有些解釋是需要的。比如，那個稱呼自己為「三十六號機關車」的奧傑惠印地安人的性格。在美國有三十三萬四千的印地安人，都是在白種人進來之前在美利堅住了幾個世紀的土人部落的後裔。他們大多數住在美國政府因他們的便利而指定的地區中，說得廣一些，他們是政府的守衛。如同別的美國人一樣，他們也有選舉權，也可干涉政府的行政。

他們中間也有在政府指派他們的土地中，因發現石油和鑛苗而成富翁的。他們從自己土地中得來的錢當然是他們的，隨他們自己去用。「三十六號機關車」就是其中一個。當然，不是所有的印地安人都把錢化得像他那麼的。

雖是一個小地方，却也有美國別的市鎮所有的公共圖書館。此外，薩洛揚說到「宮廷香蕉和碎胡桃」。美國少年歡喜吃「聖代」，一盆冰淇淋和着各種糖漿，菓子，和胡桃。賣聖代的地方總是藥店。這種店在美國民間很普遍。不但賣藥，而且也有糖菓，玩具，書籍，台布，和衣服等。一個小鎮上的藥店常是年輕人的會合處，坐在「蘇打水貯器」面前，他們談論着鎮上近聞。

「三十六號機關車」一文節自「我名叫亞勒姆」，這本書在作者，是多少帶點自傳性質的。「美國陸軍」編者記

有一天，一個騎驢的人到鎮上來，在公共圖書館附

近閒蕩。那些日子裏，我正把大部份時間化在圖書館裏

。那人是一個奧傑惠部落的高大年輕的印地安人。他告

訴我他的名字叫做「三十六號機關車」。

在他抵達鎮上六天之後，他的牲畜被吐拉爾街電車

所撞，傷得很厲害。第二天，這牲畜多半是受了內傷，

就死在馬瑞波薩街和富爾頓街交叉處。牠在鋪道上跌倒

，倒在印地安人腿上，呻吟着，隨後就死了。印地安人

一把腿抽出，就跑進街角一家藥店，打了一個長途電話

，他打給他的住在噶克羅馬的兄弟。打一個電話很化錢

，可是當店主問他要時，他就把錢塞入縫中去，好像他

正有着每天打這種電話的習慣似的。

這時我正在酒店吃着一客「宮廷香蕉」和碎胡桃。

當他從電話間出來時，他看見我坐在蘇打水貯器面前在

吃這盆東西。

「哈囉，威理！」他說。他知道我的名字並不叫威

理——可是他歡喜這麼稱呼我。

他一拐一拐的走到店舖前部賣口香橡皮糖地方，買

了三包橡皮糖。然後他走回來對我說，「你在吃着什麼

，威理：看來很好吃。」

「這就是他們所叫的『宮廷香蕉』」，我說。

印地安人坐上我隔壁的凳子。「我也來一客，」他

對女侍者說。

「你的牲畜太不幸了，」我說。

「在這世界上，一隻牲畜是沒有地位的，」他說。

「我該買那一種汽車好？」

「你想要買輛汽車嗎？」我問。

「我正在把這件事考慮着，」他說。

「我想不到你是有錢的，」我說。「我總以為你

窮困。」

「人家都以為我這樣，」他說。「此外他們以為我是瘋了。」

「我不以為你是瘋了，」我說。「可是我也不以為你是富裕的。」

「告訴你，我有錢，」印地安人說。

「我希望我也有錢，」我說。

「爲什麼？」他問。

「是這樣的，」我答道，「現在我正在想望到曼陀泰夫趁在划子上釣它三年魚。我需要一些漁具和一輛載我而去的汽車。」

「你開過汽車嗎？」印地安人問。

「我隨便什麼都能開，」我說。

「你曾經開過汽車嗎？」

「還沒有，」我說。「直到現在，我沒有弄到一輛汽車開開，如果去偷一輛，太對不了我家裏所信仰的宗教。」

「你的意思是告訴我，你相信你一進汽車就能駕駛嗎？」他說。

「不錯。」

「記得那天晚上我在公共圖書館階石上告訴你的話

嗎？」他說。

「你是說關於機器時代的？」

「是的，」他說。

「我記得，」我說。

「好，」他說。「印地安人是天生能騎馬，划船，打獵，捉魚和游泳的。美國人都是天生和機器纏在一起的。」

「駕駛汽車不難，」我說。「沒有什麼，比騎驢容易。」

「好吧，」印地安人說。「就依你所說。我到街上去買輛汽車，你肯替我駕駛嗎？」

「當然，」我說。

「你要多少薪金？」他說。

「你是說你給我薪金僱我開車？」我說。

「當然囉！」奧傑惠人說。

「你很好，」我說，「可是我不會爲了開汽車而要錢。」

「有時行程也許很長，」他說。

「越長越好，」我說。

「你是好動的嗎？」他說。

「我是出生在這古老的小鎮的，」我說。

「你不喜歡它？」他說。

「我歡喜高山溪水和山湖，」我說。

「你會到過山上嗎？」

「還沒有，」我說，「幾時我要去的。」

「我知道，」他說。「你想我該買那一種車子？」

「福特牌雙人座車如何？」

「這是最好的汽車嗎？」

「你要最好的？」我問。

「我不應該有最好的嗎？」他說。

「我不知道，」我說。「最好的車子價錢高。」

「什麼是最好的車子？」他問。

「有人以爲卡狄拉克牌子最好。有的喜歡派卡牌。

牠們都是很好的。派卡牌在大路上行駛時很好看。」卡狄

拉克牌也一樣。我曾看過很多的好車子，在大路上行駛

。」

「派卡牌車子什麼價錢？」他問。

「大概三千元，」我說。「也許再少一點。」

「我們現在能弄到一輛嗎？」他問。

我跳下凳子。他在說謊話，可是我知道他不瘋。

「聽住，機關車先生，」我說，「你真的立時要買一輛派

卡牌嗎？」

「你知道我的牲畜剛在幾分鐘前死去，」他說。

「我看見的，」我說。「他們也許隨時隨地會逮捕你，因爲你把死驢遺在街頭。」

「他們不會捉我，」他說。

這時我問他，「你那裏來的這些錢？」

「我在囉克羅馬有地產，」他說。「約有五萬畝。」

「值錢嗎？」我問。

「不值，」他說。「值錢的只二十畝。這二十畝裏

我有幾口油。我的兄弟和我。」

「你們奧傑惠人怎麼會到囉克羅馬去？」我說。

我老是以爲奧傑惠人是住在北方的，在大湖澤附近。」

「不錯，」印地安人說。「我們本是住在大湖澤附

近的，不過我的祖父是一個開拓者。別人向西移動時，

他也搬。」

「噢，那末我猜他們不會爲了死驢來吵擾你了。」

「隨便爲了什麼他們不會來吵擾我，」他說。「倒

不是因爲我有錢。而是因爲他們想我是瘋了。你知道現

在我們能到那裏去弄一輛汽車嗎？」

「派卡公司是在公共圖書館過去兩條馬路的百老匯

路上，」我說。

「好吧，」他說。「如果你不嫌替我開車，我們就

去買一輛吧。顏色要光亮一點，他說。「紅色吧，如果

他們有紅的。你歡喜先開到那裏去？」

「你可贊成到曼陀泰去捉魚？」我說。

「我去，」他說。「我可以看你捕魚。到那裏去弄捕魚傢伙呢？」

「在那面街角何曼斯店中。」

我們走到街角何曼斯店去，印地安人爲我買了二十七元錢的捕魚東西。然後我們走到百老匯路上的派卡公司，但是他們沒有紅車子，只有一輛美麗的草綠色的。這是一九二二年的舊式子。一輛美麗的旅行用的跑車。

「你想你能駕駛這輛大車子嗎？」印地安人問。

「我知道我能駕駛。」

他轉身對派卡公司的經理，那位每次選舉市長時總要擠一脚的傑姆。劉易斯說：

「我買這輛車子。」

「我立刻給你寫張定單，」傑姆說。

「什麼定單？」印地安人說。「現在我就付錢。」

「你是說你能付三千二百七十七元六角五分現金？」

傑姆說。

「不錯，」印地安人說。「可以立刻就開嗎？」

「當然，」傑姆說。「我會吩咐他們來把車上的灰塵揩去，叫他們把機器檢查一下，把油箱灌滿。用不着十分鐘。如果你能請進寫字間來，我把這件交易立時辦好。」

傑姆和印地安人走進傑姆的寫字間去。

約三分鐘後，傑姆混身顫震的走近我。

「亞勒姆，」他說，「這漢子是誰？我開頭以爲他

是一個渾人。我叫約翰尼和亞南太平洋銀行通過電話，那面說他的銀行存款從囉克羅馬轉過來。他們說他的存款數目有百萬金以上。我以爲他是一個渾人。你認識他嗎？」

「他告訴我他的名字是三十六號機關車，」我說。

「這根本不是名字。」

「這是從他的印地安土名譯過來的，他已在合同上寫下全名。你知道他嗎？」

「自從他騎着那匹今天早晨剛死去的驢子到鎮上來，我會每天和他談天，」我說，「可是我從想不到他有錢。」

「他說你要替他開車，」傑姆說。「你真的能開這麼一輛大車子嗎，孩子？」

「且慢着急，劉易斯先生，」我說。「別使我失去這一個終身難得的機會。我能跟鎮上別人一樣地駕駛這輛大派卡。」

「我並不是在吹掉你的機會，」傑姆說。「我只是不要你從這裏開出去碾死六個或七個無辜的人，也許還要毀了車子。進汽車去，讓我教導你幾點。你懂得一點發動機的知識嗎？」

「我還一些也不懂，」我說，「不過我要學。」

「好，」傑姆說。「讓我來教你。」

我走進車子，在舵盤後坐下。傑姆坐在我旁邊。

「從現在開始，孩子，」他說，「我要你把我當作一個將從自己身上脫下的襯衫給你的朋友。我要謝謝你給我帶來這位印地安紳士。」

「他告訴我，他要市上最好的車子，」我說。「你知道我一直在熱望着能開駛一輛派卡車。現在我怎樣動手？」

「現在，讓我們看。」傑姆看我的腳。「天，孩子，」他說，「你的腳沒有碰着踏板。」

「那不要緊，」我說，「你只要告訴我發動機怎樣動工。」

在工役揩去車上的灰塵，檢查機器和灌滿油箱之時，傑姆把所一切都告訴了我，當印地安人出來，走進車子，坐上我堅持要他坐的後座，我把機器發動了。

「他說他知道怎樣開車，」印地安人對傑姆，劉易斯說。「他說他天生能開車。我都相信了他。」

「你用不着擔心亞勒姆，」傑姆說。「他能開得很好。」「工役，把路空出來，」他叫道。「讓他把車開出去。」

我慢慢地把大汽車轉身，開動着，以一小時五十哩的速度開出公司。傑姆劉易斯跟在車後邊跑邊叫，「放心，孩子。到大路上再開快車。鎮上的速度限定是一小時二十五哩。」

印地安人一些也不吃驚，雖然我一路上震蕩着他。我並不想故意把車顛動。這只是因為我還沒有摸熟

汽車的性格。

「你駕駛得很好，威理，」他說。「正如我所說，你是一個美國人，天生和這種機器纏在一起的。」

「一小時後我們就到曼陀泰了，」我說。「在那裏你可看捕魚。」

「曼陀泰離這裏多遠？」印地安人問。

「約九十哩，」我說。

「九十哩一小時怕不夠，」印地安人說。「開二小時吧。我們正開過一帶有有趣的景緻，我想看得清楚一些呢。」

「好吧，」我說，「不過我實在很急要到那裏捕魚去呢。」

「那末，好吧，」印地安人說。「現在隨你開快吧。不過有時我希望你開得慢一些，好讓我看風景。我看不見。連看路上記號的機會也沒有。」

「如果你要慢，現在我可開得慢一些，」我說。「不，」他又說。「讓她去吧。讓她高興的快吧。」

這樣，我們在一小時十七分鐘後到達曼陀泰。如果污穢的路不太多，我還可以省一些時間。

我把車開到河岸上。印地安人問我可知怎樣把車頂放下，使他能露天坐着看我釣魚。我不知道怎樣把車蓋放下，可是我把它放下了。這化了我二十分鐘。

我釣了三小時的魚，在河裏跌下二次，最後得到一條小魚。

「你不知道釣魚的第一步工作，」印地安人說。

「我做錯什麼了？」我問。

「什麼全錯，」他說。「你以前曾釣過魚嗎？」

「不會，」我深不著他的眼睛。

「我不信，」印地安人說。

「我做錯了什麼？」我問。

「沒有什麼。只是你釣魚的速率和開汽車一樣。」

「那是錯的嗎？」我問。

「不一定是錯，」他說，「只是繼續使你得不到要釣的東西，繼續使你跌入河裏去。」

「我不是跌進去的，」我說。「是魚拉我下去的。它們拉得很厲害。草又滑得要命。又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抓住。」

我又釣上一條更小的魚，於是問他要不要回去。他說如果我要回去，也好。我就放下漁具和兩條魚，走進汽車，開回鎮上去。

整個夏季，在他留在鎮上期間內，我爲這個奧傑惠印地安人三十六號機關車，開大派卡車。所有時間他都住在旅館裏。我想教他學習開車，可是他說用不着。那夏季，我在後帶座嘴裏咀嚼着八九片橡皮糖的印地安人，開遍了聖喬琪地帶。他叫我隨我意思而開，所以我也開到有些我能釣魚行獵的地方去。他說我不懂怎樣釣魚行獵，可是他歡喜看我嘗試。

照我所知，他從不大笑，只除去有一次。那次我用

一柄十二發獵槍射一隻小鬼，重重回處一下，結果打死一隻烏鴉。他隨時要告訴我這就是我的成績。要打小鬼而却打死烏鴉。「你是美國人，」他說。「還是開開大汽車吧。」

那年十一月，有一天他的兄弟從囉克羅馬來。第二天我到旅館去見他時，他們告訴我他和他的兄弟回囉克羅馬去了。

派卡車呢？」我問。

「他們開走了，」旅館賬房說。

「誰開的？」我問。

「那印地安人，」賬房說。

「他們都是印地安人，」我說。「那一個開的車。」

「住在旅館裏的一個，」賬房說。

「你說的不錯嗎？」我說。

「我只看見他走到車子前部就開走了，」賬房說。

「你是說他知道怎樣開發動機嗎？」我說。

「看來他是懂的，」賬房說。「我看來，他像一個開車老手。」

「謝謝你，」我說。

在回家路上，我想像他只是要我相信他不能開車，這樣我便會甘心替他開車了。他只是一個騎驢來鎮閒散無聊得生厭的青年人，我一個同樣閒散無聊得生厭的小鎮頑童玩玩而已。我如不相信他是瘋了的話，便只能這樣想。



一個三星銜位的海軍中將，然而却是一個五星銜位的人。註一爲他的飛行員所尊敬鍾愛，他曾經歷過歷史上最艱辛最緊張的戰局。

襲擊日本的專家

馬迭爾

端木渤

三分像歐尼派勒，(Harnle Pyle)七分像康尼馬克，(Connie Mack)將二人的特性拚合起來，你就可以得到一個名震遐邇，美海軍第五十八機動部隊司令馬克·愛·馬迭(Marc. A. Mautscher)海軍中將最適宜的塑像。

從新聞影片中，可以常發現這位司令是一個戴着棒球帽，面頰腫脹的海上霸王。「彼德」馬迭爾是一個矮小精悍，體格瘦削，音調低沉的人。在一九四四年初期，他穿了敞開領的襯衫，標榜着一個神奇刺激駭人的口號：「再送另外一具棺材」跨上了他的旗艦。五十八機動部隊的男兒真能實踐這句口號，在初次十三個月的戰事中，席捲了六六五〇架日機，同時重創並摧毀七九五艘日艦，此外日本海岸防禦設施亦被毀損無遺。

在歷史中算是最神速最驍勇善戰的部隊先鋒，馬迭爾司令改革了航空母艦的戰略，普通的航空母艦的戰術是「襲擊然後遠逸」；但馬迭爾的主張恰巧相反：「予敵人以強襲然後停留原處。」他的解釋是：「當健兒們認清了目標，瞭解了周圍情勢他們確能掃蕩一切。」

就是這樣，五十八機動部隊的一五〇〇架飛機在二月十六日前往襲擊東京，翌日再度前往。九日之後，當日方還以爲他還在一千哩以外準備補給的當兒，又重新飛回轟炸，三星期後，在海戰偉大場面正展開中五十八機動部隊又回來了三天，一四〇〇架飛機往襲神戶然後向南駛去，在距日本海岸僅六〇哩的海面巡戈。這次戰爭，五十八機動部隊擊毀了一千餘架日機使十七艘日戰船失却戰鬥能力，並且幫助登陸部隊的船羣在沖繩登陸。

這回激戰中，天才的指揮，正與好萊塢影片中司令的誇張演出相反：在艦艇上私人休憩室內，他很安閒的坐在一個長椅的角落裏，棒球帽向後歪着，眼鏡低低的擱在鼻端，優遊自在的吃着冰淇淋，雖然他的四周正大戰方酣打得天翻地覆，馬迭爾不慌不忙地傾聽部下的報告，鎮定得像一個中學校長在享受着星期假日遊艇中的滋味。他說話說得很輕，你必須十分注意才能聽到，雖然在可怖的戰守中，還不減他平時引人發笑的幽默。

去年，關島戰役中，彼德的部下曾擊毀了四〇二部

敵機。在混戰到最高潮時，一架冒煙的日本特攻機從馬迭爾的旗艦上掠過，飛得那麼低，逼得甲板上的人們全伏在地上，以躲避那灼人的熱氣；這位司令仍舊伸長着頸項在觀察戰果。當他瞥見一對炸彈正從離船一髮之差的距離溜下海去，他立刻報告給站在附近艦臺上的李司令說：「剛剛有人問我這裏擲了一隻啤酒瓶呢！」

在另外一次戰局中，馬迭爾手下的隊部長柏克跨上征機前往偵視，當他返歸陣地時，馬迭爾通告部隊：「柏克從目標帶回了這消息——這飛機不能離開此地。」曾經有過三次「東京玫瑰」在她無線電報告，五十八機動部隊已被擊沉；馬迭爾說：「告訴她我在太平洋游泳已經有點游膩了。」

這一切狂想的鼻祖是這艘軍艦上一位最激烈的反日派，他不同那些被擒到船上來的日俘交談，連看都不屑一看，他不能忘懷第一次襲擊東京時自他以前所管轄的母艦「黃蜂」號起飛。轟炸東京的英雄吉美·杜立德 (Jimmy Doolittle) 部下所遭遇的一切，並其他美國俘虜在日本所遭的種種虐待……當杜立德預備開發時，馬迭爾中將拿出了多年前日本政府所給予的勳章縛於炸彈上，像是一批「特別掛號」送回日本國土。

這位五十八歲的飛行兼航海家，在一九一三年第一次跨登飛機，當我們第一艘母艦「撒拉突加」號在一九二八年問世時，馬迭爾就是她空軍部隊的隊長，他攀上甲板第一部飛機，直至一九四一年秋季他在海軍航空隊

內服務，以後他接受了「黃蜂」號艦長的職責，他的飛行經驗使他很自然的升任到五十八機動部隊司令。他嗜戰無雙，胆量過人，以及他對敵方軍略的神算，使他贏得無數燦爛光輝的成功。

日光普照之下，五十八機動部隊實在是一件新異的奇跡，他是那樣魁偉，當一個日本機師被俘後曾經說過：他知道他們必趨失敗。當他頭一次得到幾百艘艦羣的烏瞰——從驅逐艦到龐大的母艦以及四五〇〇噸的戰艦在四十方哩散佈着，她是那樣行動迅速，珍珠港內沒有一部戰船能相與媲美，同時她又是那樣倔強，她從不回故鄉：「假如你與馬迭爾一同到海上去，天啊，你就停在海上吧！」

馬迭爾艦隊能在海上停留的祕訣，完全依靠太平洋上令人難以置信的海軍「補給列隊」——數百艘船隻輪送着食物，燃料，軍火缺件，修理要件，補充的飛機及機師，郵件，甚至一艘水上的醫院船，在一個祕密的集合處，這補給列隊能供給及充實整個艦隊十分完備。由自己的母艦，巡洋艦及驅逐艦衛護着。

如此強化五十八機動部隊就彷彿癡狂的大學足球隊：戰船、巡洋艦、驅逐艦均參加表演及角逐；發放信號給這二萬萬金圓的集團是馬迭爾，他從來未曾失手過。

經過二十次襲擊及十二次援助登陸後，馬迭爾在他光榮臂章又多加了二顆金星。

馬迭爾又矮小又細長的身材，長的頸項及紅的頭髮

真像一頭好鬥的矮脚雄雞。這位司令爲他部下所愛戴，因爲他雖然自己極審慎，然而當手下偶然失手時，他從不咆哮。

他的部下崇拜他，因爲他顧慮周到，予他們種種出發的便利，他很不願意在氣候欠佳時令他部下出發作戰。「假如我們要殺害飛機師」他說：「就叫他們去上戰場。」他每每四出援救那些落難的部下，一次他甚至派令一艘驅逐艦駛至東京灣去拯救一位被擊落海的機師。

他真摯地愛護部下：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九日夜晚，在艦臺上凝視無際的黑暗，他正焦切等待着第一次攻擊菲列賓的飛機師的歸來。他聽到無數飛機飛過，但是無法辨明他們的母艦以至不能降落，這時如果點亮了探照燈，將要招惹禍災，一架日機正在上空盤旋着，馬迭爾說：「我的部下已經完成了重大任務，我將變成何等卑鄙假如不能讓他們一個個安返陣地！把燈點亮！」玉柱一般的白光從每艘軍艦上放射出來，三十哩附近盤旋上空的敵機全可以望見，牠們照澈天際引導着這羣飛機歸隊。

馬迭爾並不驕傲，他憎恨虛偽，曾拒絕一位攝影師的要求：佩戴着盔甲來拍照「該死！我很少穿這倒霉的東西，爲什麼我要戴着他照相？」他的長舌棒球帽是沒有矯飾的：「袖袂我遮掩陽光。」

馬迭爾清晨三時左右起身，持着前夜的文件，開

佈劃一天的戰略，五點鐘開始第一次攻擊。遍佈甲板上滿載炸彈的飛機，在飛機出發前，馬迭爾從不進早餐。二小時後，第二隊機羣再度出發前，他於是訊問回來的第一批機羣。中午，拿着一方放大鏡很仔細的考察着頭一批機師攜回來的照相，飛機出發了又回來了。除了在十時及下午四時進一杯茶外，他的一天就完全在這裏面消逝。晚上，他獨自用着晚餐，九時就上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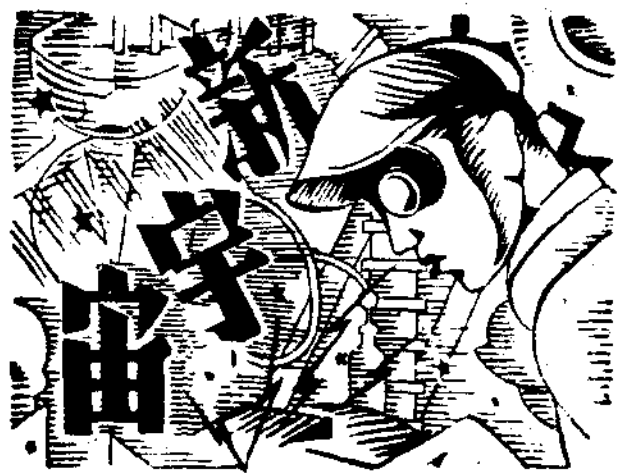
他對運動很生疏，他的特點就是能在休息時培養精力。雖然身體在休息，然而他的思想却永遠的忙碌着。他常常獨自靜坐一個多鐘點或幾個鐘點，策劃着戰術方略，深思的結果，是那樣成功。一九一〇年在阿那波立斯海軍學校很平凡的一個學生，竟於三十五年後的今天被認爲世界上一名最偉大的航空母艦戰術專家。

但是第五十八機動部隊的軍士認爲他不僅是一名戰術家，而是一個很平常的人。他雖憎惡牛奶巧克力，他仍喝牠，因爲牠能給他許多益處，他很引以爲自傲的是當提及他愛着他的夫人，三十年如一日。他能用一根火柴在大風中點着香煙，並且有一次他很滑稽的向他部下敬禮時，他的拇指距離他的鼻頭很近。（註二）

總之他是一個三星銜位的海軍中將，而却是一個五星銜位的人。

註一：按美軍隊中以星數多寡定地位之高下此處命意乃指其本人人格之崇高。遠勝在軍隊中之爵位。

註二：按西洋人取笑對方往往以拇指置于鼻上。



無線電傳影的奇蹟

曹達均

Howard Whitman 原著 · Coronet 一九四五年八月號

現代最有價值的文件之一，在一九四二年從中國傳遞到洛杉磯，使聯合國代表們，戰時情報局投入瘋狂的迷惑中。這是蔣主席給羅斯福總統

的一封信的無線電傳影照片。這封信係用中文所寫，當時沒有人能夠立刻把它讀出來。

他們在清晨兩時，徒步穿過瀟灑着霧露的洛杉磯唐人街，終於找到一個洗衣匠能翻譯這些文字。他被突然驚醒的鄰居羨慕地包圍着，用壯嚴的聲調讀出蔣主席向羅斯福總統所致的敬意，和無線電傳影使中美得到更密切連繫的祝詞。

表面上這好像並沒有多大可以興奮的事，但這一封信證明中國的電訊能因此而達到極快的速度。在舊式的電報中，文字必須譯成電碼（九千個漢字，每個都有特定的號碼）然後從電流上發出，到收報站再把電碼譯成文字。現在用了無線電傳影，就可以將原稿從空中傳達

到目的地，七分鐘後得到完全相同的照片。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最初我們拿一張五吋闊七吋長的普通照片捲在放送的圓筒上。圓筒開始旋轉，一隻電眼一對準着照片，以每分鐘一吋的速度從圓筒的這一端移動到另一端。

電眼是什麼東西？它是一種「光電池」，在這種情形下它將光線的波動轉變成電的波動。當電眼對準照片時，一小點光線把照片照射一遍，這光點把旋轉着圓筒上照片的黑白灰的色澤反射到電眼，於是明暗不同的光線變成強弱不同的電流。這樣放送的電流像普通電話的電流相仿，經過電線傳到無線電台，用無線電波放送出去，這電波和帶給你聽到的演講的電波十分相像。在接受處另一隻圓筒上捲着一張軟片，用着和放送處同樣的速度旋轉。把所收到的顫動電流供給另一隻電眼，轉變成強弱不同的光線，從一個小孔照射到轉動的軟片上。接收處的電眼和放送處的電眼一樣，從圓筒的一端移動到另一端，七分鐘後你可以自接收機上得到一張完成

的底片，把它和照相機中取出的軟片同樣地顯影晒像。

無線電傳影已證明能應用於各方面，例如：

大西洋沿岸某城的一個心臟病患者，用無線電傳影把他心臟跳躍的圖表傳遞給芝加哥的一個心臟病專家。看了這圖表，醫生在一小時內打電話報告診斷的結果。

美國無線電公司的哈保特將軍 (James G. Harbord)，在倫敦發了一張美金一千元支票。這支票用無線電傳影達到紐約，於是幾分鐘後信託公司就把它兌現。

紐約捕獲了一個罪犯，對於他的辨認發生了問題，於是把他的手印用無線電傳影達到芝加哥，幾分鐘後就確定了他是正身。

無線電傳影到一九四五年可說已經成年，因為它已有廿一歲了。一九二四年美國電話電報公司製成一具簡陋的試驗放送機，用電話線傳遞照片，他們把克里佛蘭 (Cleveland) 的風景照片傳達到紐約，在拍攝照片後四十分鐘，他們在紐約重新獲得這些照片。他們興奮地把照片刊登在紐約泰晤士報上。

接着又研究了十年。一個熟悉此道的人告訴我，關於英皇喬治五世的照片從英國用無線電傳影的軼事。這張照片非常模糊，攝影家細細的觀察遇到不少困難的地方。他腰部上面一塊灰色的斑點是什麼？有人說這大概是徽章或其他的皇家勳章，所以叫修改照相的人把他保留。英皇的面頰如嬰孩般的光滑，明顯地他已剃去了有名的鬍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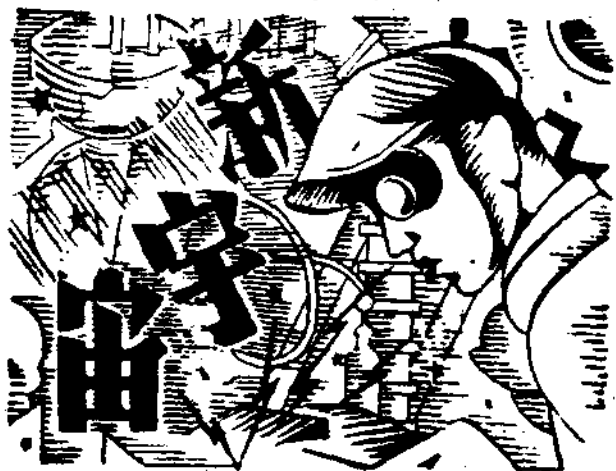
後來事實的真相明白了，在傳達的時候發生了一些障礙，英皇的鬍鬚就出現在錯誤的地位，被他們誤認為勳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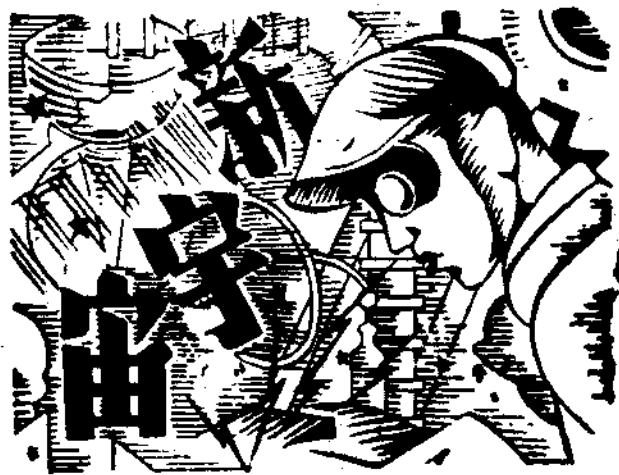
美國戰時情報局以無線傳影傳播準確可靠的消息，在廿二個都市內設立接收處，包括重慶，昆明，莫斯科，里斯本，開羅，巴黎，羅馬，和勃魯塞爾等地。

在將來動蕩世界的政治風雲中，無線電傳影更有注意的價值，它是獲得真實的有力工具。目賭才能使人相信，一張迅速傳遞真實的照相，可以埋葬一百種的謠言和荒謬的宣傳；明顯地它也能洩露有些人不願正視的冷酷事實。例如納粹集中營內的暴行，有很多人懷疑它的真實性，但自勃慶華爾特，貝爾森和達周三個集中營的無線電影照片，獲得鐵證。

無線電傳影戲劇化地證實墨索里尼的死。不錯，他死亡的消息已經傳來，然而幾百萬人還表示疑惑，直到無線電傳影照片顯示了他從米蘭貧民窟中拖出，像豬一般地倒掛起來。

從今以後，你能够從無線電傳影迅速地獲得全世界最真實的消息。





航空新武器——飛行衣

宋景濂

日本飛機和美國飛機相比較，也有它的特點：日人所設計的一零式飛機，雖保護不周與油箱不足，但轉動自如則為美機所不及；因此項特徵自戰事爆發後

二年半間，日本戰鬥機周旋美機間，以其運用活潑，常能出沒無定，美空軍亦曾大感棘手。

自一九四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美國第八戰鬥隊的出現，此項優勢，宛若曇花一現，立即打破。第八戰鬥機隊自美國內航空母艦載到，初次交鋒的結果，即有十一架至十四架日機遭擊落。

第八戰鬥隊的飛機毫無特徵，但其飛行人員的一戰「力」則截然不同，其大部人員均係初次臨陣，飛行速度較日機高出五十英里。此種舉世無匹的戰力的秘密卻是美國海陸軍醫與老飛行員數年來研究的結果。

這秘密叫做「G飛行衣」，由五個小囊，一長統襪與一小活瓣所組成，全重不足五磅。

第八戰鬥機隊飛行員應用此項飛行衣，自伯羅島轉

戰至菲律賓濱大空戰幾十次，共擊落日機達二百四十三架與日艦七萬五千噸，而在三千次出擊中，僅喪失飛行員三名。

此項新武器——飛行衣的作用是在克服「重力」，當每一發動機產生力量超過四次重力時（即四次推於飛行員身體上之力）血液即從腦部被迫向身體下部溢流，結果腦部貧血，而於數秒鐘內氧氣停止供應，於是視力損失飛行員遂墜入可怕的黑暗中，運氣好的話，在數秒鐘的失明後，再經過數秒鐘的模糊不清後，即恢復常態，但已距其目標數哩之遙矣。運氣壞的話飛行員或在打螺旋或在恢復神志後已在敵機追逐中。

日人除了低速度與轉動活潑外，另有一大優點：即其個子矮，因身體矮小，則其腦部至心臟之距離亦短，故其重力能耐率亦稍高。

海軍當局的主要課題在於增高其飛行員之重力能耐率並保持其飛行機的重重與速度。一九三九年已有生理學家為美海陸軍航空隊服務，其研究中心為防止視力損失。迄至去年底始告完成是項防禦器。海軍雖首先發動與試用此項武器，陸軍會加以改進並在歐洲戰場於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試用後，即分配與各飛行隊使用。

最後決定的飛行衣而為今日海陸軍所用者，係由五個小囊組成，兩小腿及兩大腿各一，第五個置於小腹。在普通飛行時，小囊並不漲氣，但當飛機改變方向或重力開始增高時，該精巧的小活瓣讓空氣進入五小囊俾於腿部及胃部施以壓力防止血液向身體下部盜流。

活瓣之作用端賴於重力的變化，重力愈高，入囊之空氣亦愈多，而其壓迫亦愈強。普通飛行員之重力能耐率平均增高一倍半以上，已足使他們安全的運用過去所不可能的動作。至重力降低時，小囊亦自動放鬆。

飛行衣方發明後，飛行員以其重量與熱力，多不喜應用，但第八戰鬥機隊之新飛行員在其戰術教官副隊長麥克加士克指導之下，以其在太平洋戰場經驗一一介紹飛行衣之優點。初次與日機交鋒時四十九位飛行員中四十六位戴用飛行衣，三位未戴飛行衣的均不幸殉難，益證飛行衣的價值。

第二日伯羅島的上空一隊應用飛行衣的，遇見另一隊未用飛行衣的在攻擊日機無效而逃逸，結果還是應用飛行衣的趕上追擊，並結束一架日機的命運。

特殊攻擊力外，飛行衣有另一優點即能向後轉，這在過去是絕不可能的，第八戰鬥隊的飛行員某次在追擊日機，並令其冒火後，發覺一日機在其尾部追蹤不捨，於是立即翻身向後轉，而日機不能再追矣。

航空母艦機之一大任務為截擊高速度日本魚雷機，在此種低空中極短時期的視覺上的阻礙已足致命，故飛

行衣能大量減低美機死亡率而增高日人死亡率。
飛行衣的唯一缺點是在熱帶上空未免太熱，於是當局便在內衣方面改善，特製一種重不足三磅的新人造絲（尼倫）內衣，以增涼爽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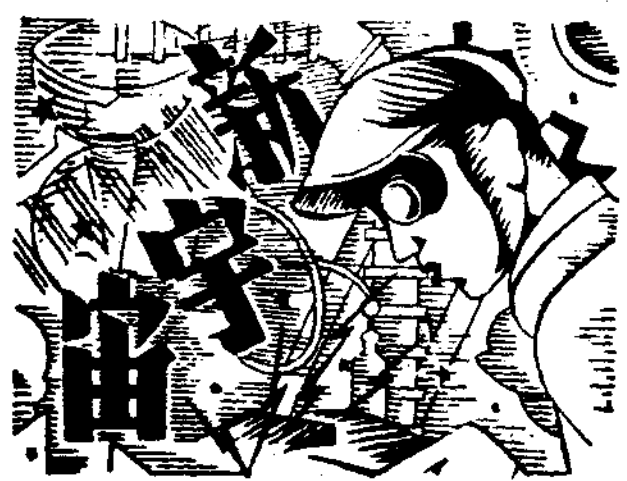
痲瘋病患者的福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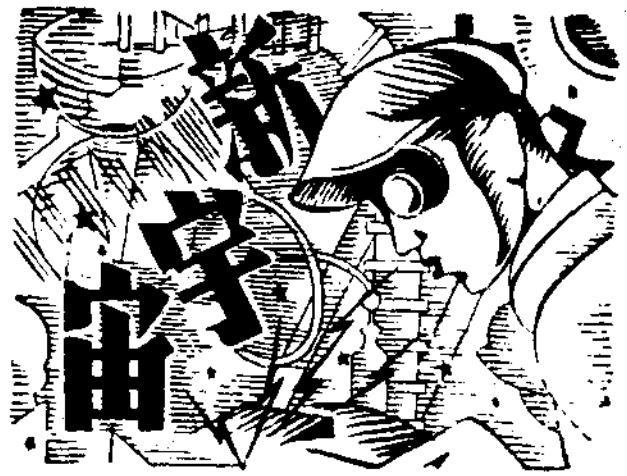
徐慧棠

痲瘋是世界上最慢性的疾病，七十年前，一位挪威的細菌學家漢森（Hansen）發現了痲瘋的桿狀病原菌之後，有人名之為「漢森病」，這使人們寒心的病！

世界上有三百萬痲瘋病患者，都期待着根治的良方。今年十月中旬從美國拉州卡維爾城的國立痲瘋院中透露出一線希望的曙光。

用一種治結核症的磺胺胺製劑「普羅明」(Pro-mine)來治療。(這一種病原菌極為相似。)三年間在一百三十七名志願的受療者按日注射，共打了三萬二千針。結果百分之五十有效。按日治療達一年以上者百分之十病菌完全絕跡。





霹靂火

莊國

★與原子炸彈雷達並稱的新發明

炸彈的電腦

這次戰爭中雷達及原子炸彈是婦孺皆知的兩大發明，一個是潛艇的剋星，

另一個卻是和平的使者。除此以外足以與前二者媲美的還有一件偉大科學發明，它在戰爭中出了不少的力，也造成了不少的勝利，爲了它美國動員了二十六所工業界及大學的實驗室和十萬以上的工作人員——其中大半數是婦女，美國的海軍部及陸軍部爲了它會耗資達十萬萬金元以上。這就是「變時導火管」，(Variable Time Fuse) 一具輕微得連嬰孩也舉得起的無線電小傢伙。它的縮寫是VT，也被叫做「接

近導火管」，「霹靂火」跟「恐怖者」都是它的別號。把它裝在砲彈，火箭彈，或炸彈的前端它能使彈藥在目的物七十呎外自動猛烈地爆炸起來。

機中擠出來一般。

美國的空軍用了VT式的炸彈及火箭彈在塞班、呂宋、沖繩、韋克等島的跳板大反攻中也出足了風頭。

★戰爭中的豐功偉績

它使海上的空防增強了百分之四百。美國的海軍因之能視日本的自殺飛機及流星炸彈視若無視而置之泰然，珊瑚海一役後更反守爲攻奠定了勝利的基礎。

★從研究發明到成功

如此輝煌的戰果在幕後還有一篇困苦奮鬥的歷史。一九四〇年海軍部向國防委員會提出一個問題。一般科學家很被這個複雜而嚴重的問題困惑了一些時日。

對於地面的攻擊VT第一次就在亞丁森林奏了奇功。據當時敵方俘虜的口述：「對於魯特斯德元帥的部隊這是種「最高破壞性與最使人喪失戰鬥意志」從來未有的可畏的武器」。另一個軍事報告稱：「根琴森林區的德國大隊兵士被轟得骨肉狼籍，肢體紛飛，好像從軋肉

「怎樣造一個極小而又能安穩地不受到二萬倍地心吸力及每秒鐘轉四百七十五次影響的砲彈上的導火管呢？」這是實驗室的一個傳奇，是許多科學家以寶貴的光陰所換來的結晶品。當一九四〇年人們做夢也想不到炸彈能在目的物附近爆發的時候，在維基尼阿隔離的鄉村

裏許多科學家就在把精小的真空管嵌在錫塊中從二十二種的來福槍及大砲中放出來，嵌在石臘中從屋沿向水門汀馬路落下去，試驗着地物體前端第一次所放射的無線電電波。同時不少的大學及專科學校的教授也在馬利蘭銀泉附近的一所改造的飛機庫內研究着，指揮着全部的工作。他們雇用了許多靈巧的女工作員處理着真空管，更屢次在新墨西哥沙漠中把模型飛機置在塔上做著VT彈的試驗。甚至玻璃的成分，熱真空管的橡皮座及安置全部導火管臘質的柄道都經過他們鄭重的檢討。最後，在最外面用了一層建築鋼把他們精心傑構包了起來。

雖然德國人在一九三〇年就進行着這次研究，但各式各樣的VT在美國國防研究所，科學研究所，霍布金大學應用物理實驗室，國家度量衡局及陸海軍之科學家通同合作努力之下首先研究成功。

美海軍主持的研究是砲彈上的導火管，而陸軍部則注意炸彈與火箭彈。英國人也參加工作，但是後來英國所用的大量的VT導火管都是美國所供給。

一九四三年一月五日——研究開始的二年半後——第一個導火管正式在巡洋艦「海倫那」號上試用，一下子就把一架日機打了下來。

★靈巧完善的構造

美國的科學家對於這個VT導火管想得十分周詳。它能利用自己所產生的電在適當時間來上一個爆炸。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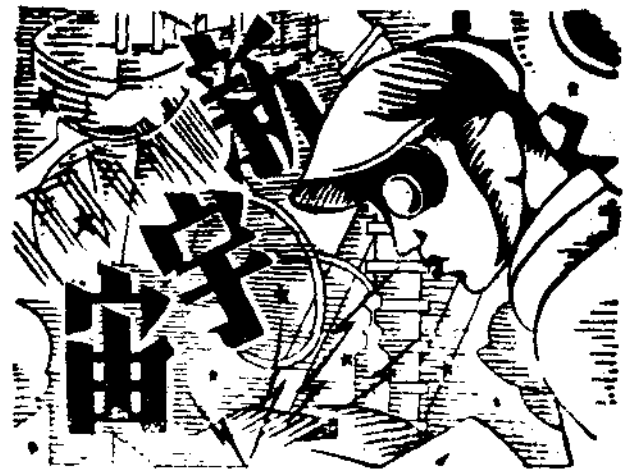
了一個安全的裝置，使它們不會在事前闖禍。如果擊不中的話，它們也會自動毀滅免被敵人獵獲而洩漏秘密。炸彈裝了VT導火管成了一個活的有感覺的東西。VT也是砲彈的電腦。

普通用的VT管只不過半磅牛奶瓶大小。在砲彈離開砲身的時候，它受到一個二萬倍地心吸力的力量推動而前進，同時每分鐘轉動達四百七十五次。當飛行五百碼（一秒還不到）後在無線電裝置的五只小型真空管內發出光來，這些看不見的無線電搜索電波每秒鐘會飛上十八萬六千英里——一個七倍於地球周圍的數目。假使對面來了一只敵機，在幾分之一秒內你可以看到一個由敵機反射回來與繼續發出去的電波所組成的「電子鏈波」。「當抵離目的物七十呎——這是破壞力最猛烈的距離這距離電子鏈波的強度剛足以發動導火管內的機括，於是砲彈爆炸，敵機不被擊墜至少也受了個重創。

★電力自動發生

VT導火管是由「VT」電池來供給電力的。開砲的時候，砲彈的振動振破了導火管內





的玻璃管，其中的液體電解質受到砲彈旋轉的離心力就流到簿環狀的電極上去，產生電流。

炸彈與流星炸彈並不像砲彈一樣的急速旋轉，因此V T的電流發生須依藉一種風力發電機。炸彈或火箭彈脫離飛機投下後，即因風力的推動發生足夠的電力而造成同樣的效果。V T電池除了做無線電裝置的心臟，供給它必須的電流外，還把連結於電力爆發器的蓄電池充足了電。這樣，使電力爆發器在電子漣波發生制動力時能自由地爆炸起來。電池在高空的寒氣中能自己凍結不生電力，所以飛機帶V T炸彈是對安全的。

★安全機括及自毀的方法

科學家因了保持使用者的安全起見，把電力爆發器改造了一下。他們用了一個水銀橋替代了普通的電路。砲彈開射後，彈身轉動的離心力使水銀離了本位，因之破壞了短路。直到電子漣波從目的物射回來時電力爆發器方開始它的活躍。對於旋轉緩慢的炸彈或火箭炸彈的導火管，一只時鐘型的機構被用來割斷電路，這樣在不

接近目的物之前保持了同樣的安全。

因為長距離的砲彈及對廣大羣衆攻擊的砲彈是有發必炸的，所以V T導火管秘密是不必與問的保持了。但高射砲彈卻不如此，它很容易失去了目標。如果一陣風來把它吹到了敵人間諜的手裏，自己辛勤研究之功隨之毀於一旦。所以科學家們不得不在高射砲彈上裝了一個自毀的機括。

這不過在導火管內多裝了一根與發火的蓄電池緊連着的細長金屬開關。在靜止時，開關關着，蓄電池就不能充電，換句話說就是不致使爆發器爆炸起來。砲彈的發射會把開關閉上。如果失去了目標落將下來，這開關會自動地關了起來，同時卻打動了旁邊的一枚小針引起導火管的爆炸。餘下的彈藥也就無害地落到水中。

★嚴密保守秘密

美國政府盡量地做V T管的工作進行得十二分的秘密。他們對人假說是製造一種補助士兵們視覺聽覺的一種儀器。許多參與這一萬三千萬具V T製造的科學家不時對工人說：「有時真會使我們感到驚駭，國家中竟有這麼多聾了的或入伍的工作人員為國家服務着。」最可笑的是不少工人，他們被蒙在鼓中以爲所做的可怕的兇器還是雷達的一部分。

爲了保持V T的祕密，甚至連工作優秀的人員也不授以軍隊中「E」字勳章以免引起外界的猜忌及注意。

★導火管的進步史

舊式的彈藥導火管有兩種，接觸的與定時的。

接觸式導火管是最通用的一種，須碰着他物後方能爆炸。它對於限於某一點的轟炸相當靈驗，但在廣大的目標前却見得英雄無用武之地了。普通炸彈或砲彈爆發後彈片泥塵形成了一個圓錐形，在鄰近的人們伏在地上或臥在溝中即可免去了死亡重傷甚至於輕傷。

而定時式導火管更爲不取了。它只有在目標看得見或距離算得出時方可派用場。霧雪甚至於暴風雨都可能影響到它的出場。一個個別的裝置更使它的準確性減退了不少。如V T彈在七十呎高空爆炸，情形就不同了。彈片像飛雪般的向地上的目標射去，人們的死亡率因之增進了百分之幾百。無論躲在山中或避在谷內的敵人都不能免此浩劫。

真如一個德軍戰俘所說：「隨我們躲在那兒，這穿透極強的彈片都會找到了你。」另有許多德軍立誓不願再上前線，因爲這種百發百中的炮火把他們的胆魄早就嚇跑了。不分晝夜地，美軍的V T彈就這樣打了勝仗。

★劃時代的意義

V T彈是飛機的剋星。也有它獨有的特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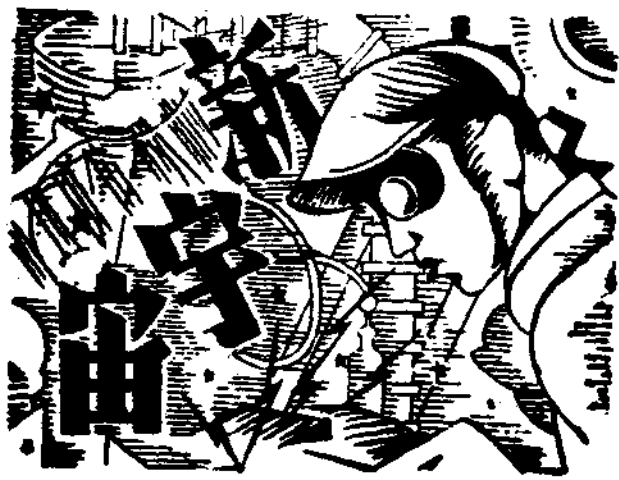
- 一、沒有定時導火管所須的困難及錯誤。
- 二、在事前決不爆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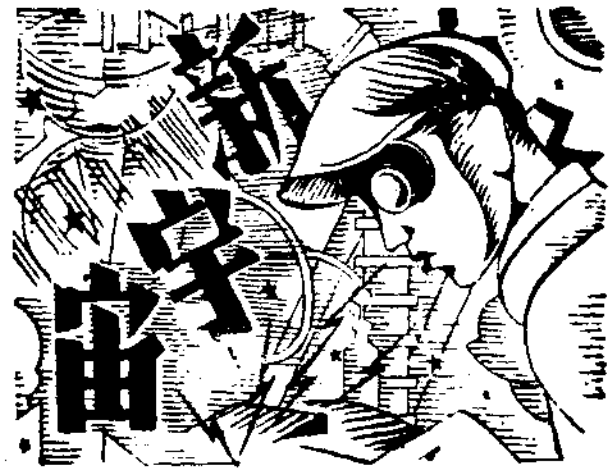
三、能給敵機一個不可避免的重創。

美國的海軍有了這種最新的配備後，它的戰績是十分驚人的：「從極東方到西北方廣闊的天空上充滿了難以統計中彈焚燒的敵機。半月天都給它們染紅了……」喬奇·貝頓將軍曾發表過一次驚人的談話：「他說自有了這種奇怪的導火管問世後，未來的戰爭將別開生面來一次重新的改革。戰壕避彈室將因之而失效，空軍受不了七十呎外的爆炸也將隨之而淘汰」。

在戰前整個美國真空管的出產量不過每日六十萬具，但目前自一九四五年六月起單單就V T真空管一項每日有上四十萬具從二十六所工廠中製出來。根據了各種不同的需要分別裝在炸彈或砲彈上送到前線去。

不管V T導火管在將來的戰事中的地位如何，它對於承平時期的偉大的貢獻也大可重視。許多氣象學家希望這些小型無線電機構能幫助他們在同溫層收集些更多的資料。有些無線電專家更預測將來收聽的無線電可縮小到難以想像的大小，和一只火柴匣一般。





T C P : 新發明的除野草藥品

克章

一種新的園藝方面的化學藥品已被發現。這種藥品能使野草死亡。這美國農業調查部科學家和其他人員的新發現是近年來園藝家的好消息。野草中

最頑固而難以處理的是根深的多年生植物，如旋花 (Dandelion) (dweed)，加拿大薊 (Canada Thistle)，牛蒡，蒲公英。在過去，唯一除這種野草的方法是將牠們連根拔去。現在用這種新發明的藥品噴射，牠們的死亡是必然的。不像舊時用的除野草藥品，新的藥品非但不易燃燒，且與動物無害；除此以外，牠也不腐蝕噴射的器具，並可用以除去衣服的汗漬和殺滅泥中害菌。

介紹這除害物的藥品於市場以便適用於家庭花園中的人是佛蘭克林·地·瓊斯研究植物荷爾蒙 (Plant hormones) 權威之一。他曾致力研究去除常春藤的方法 (常春藤係一種有毒的野草且常易帶給兒童們痛苦)。他知道植物用葉吸收植物荷爾蒙和荷爾蒙類似的化學品，然後將之運輸至根部。他因此選擇了九種有毒的荷爾蒙類

似的化學品作試驗，以冀達到常春藤因吸收毒物而致死亡的目的。

第一種藥品是氰化物。據試驗指示，牠非特不能殺死植物，且能促進其生長。還有二種藥物僅能使葉枯萎，而植物則極快復原。瓊斯將藥品一一試驗都無成效，直至祇剩下二種。他發覺植物在噴射藥品後開始變成棕色。藥品影響於植物的新陳代謝有以致此。他等候植物恢復原來顏色，但無效。

二種複雜的有機酸有極大功效，牠們的作用極相類似。其中之一在市場上出售的是 T C P (Trichlorophenoxyacetic acid 的簡稱)。在考奈大學 (Cornell University) 用 T C P 的試驗中，二個有名的植物生理學家哈默 (Hammett) 和吐琪 (Turkey) 博士得到在十天中百分之一百死旋花的成績。

T C P 由於有機化學的結構被葉吸收，然後由莖部被運輸至根的極端。這種毒藥毀滅葉綠素，因而破壞葉子。在莖部所發生的事尚未明瞭，但顯然的，T C P 不是破壞細胞壁，就是麻痺莖部使其停止工作。哈默和吐琪二氏以爲 T C P 在濃度 0.1% 時 (即一份 T C P 溶於一

千份水中)功效最巨。

TCP 沒有舊時殺野草藥品的缺陷。舊時的藥品使植物突然枯萎。祇有淺根的一年生植物因此死亡。深根的多年生植物在二三天中進入像「死」的狀態，但不久重新從莖根連接處生長；假使沒有足量的藥品灑在泥土上，這些野草反因無多年生植物爭取養料而益加繁盛。

用TCP後，植物不突然枯萎；四五天中牠們仍是像以前一樣壯盛。以後葉的邊緣漸由黃，綠，黃，紫而終變成棕色。在TCP的藥性下犧牲過很多植物。除旋花外，我曾經殺死過有毒的常春藤，日本忍冬(Japanese Honeysuckle)，豕草(ragweed)，野梅(Wild Plum)，野櫻(wild cherry)，黑莓(blackberry)，大豕(giant ragweed)，車前(Plantain)，蒲公英，牛蒡，繁蕪(chickweed)，加拿大薊。有些研究人員曾經殺死毒櫛(poison oak)尤在美西海岸為患最烈)，牡牛薊(bull thistle)，蒼(yarrow)，薩沙富拉斯(sassaparilla 美洲樟科植物)，皂莢(honey locust)，三葉草(clover)等。

在一所中西部大學曾有人將TCP在一根古老的白楊斷枝上試驗，這根斷枝的吸枝伸長至七十五呎外。當TCP在其上噴射後，從主枝起直至七十五呎外的吸枝毒藥均達到，以致牠們一一瓦解。

TCP是在東部美國很多地區散佈的忍冬的剋星。這種忍冬為害甚烈，常有很大果園在三四年被牠摧毀殆盡。瓊斯發現大多數野草當空氣溫度在華氏五十度以下

時不易受影響，因為在這度下多年生的野草都依靠儲藏的食物而生，而取之於空氣和泥土中很少。例外的是毒櫛，毒常春藤，旋花和日本忍冬；這些野草可在五十度以下溫度時噴射TCP而殺死，假使有葉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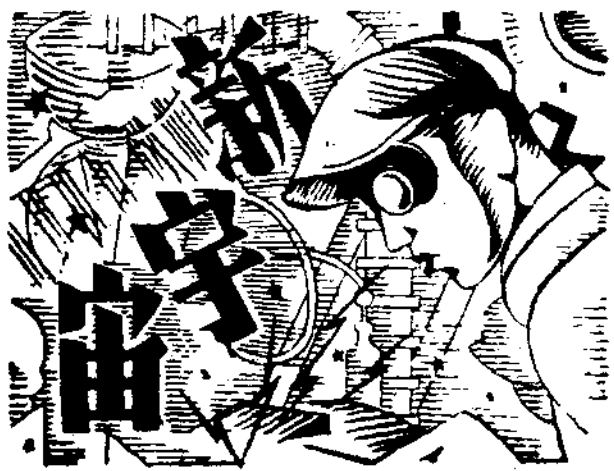
瓊斯並發現：除非在茂盛生長的時候，多年生的野草是極難除去的。所以在標準條件下，TCP可在夏天除去草地上的野草。

最大的望遠鏡

余愛淥

美國的許多天文學家技術專家們都忙着為加利福尼亞州的柏洛麻天文台(Palomar)工作。

戰前即已開始建築的世界最大的望遠鏡，可是在第



二次大戰時期，這直徑二百英吋的龐大鏡片却給大家所遺忘了。所以到目前還不會完成。磨鏡專家們即將開始磨平這塊大鏡片。為裝置望遠鏡架而用水泥製的一塊鏡片替身，有十八噸重，比真鏡片重一倍。大概一二年內拍落麻天文台方才可以完成，開始研究宇宙，進修一種最新的科學——星核物理。



本年上海的音樂季

吳音

今年的音樂季特別顯得消沉，時序已進至十二月，然而正規的音樂會可以說渺渺無幾，或者勝利以後，需要做的事太多，大家不會有多餘心思注意到這上面，音樂這玩意於是就更被人漠視冷落了。

但拿這僅有的幾次音樂會來看，我們可以尋出一個線索，音樂仍舊是為人們所需要的。他們熱愛着它，同時更像飲食起居一樣地離不開它。我所指的當然是好的完美的音樂，那些頹廢的荒淫的音樂將被人廢棄，遺忘，它也將永久不會有時代之價值。

本年音樂季最成功的當然要數新成立之市府交響樂隊第一次公開演奏會，市府樂隊依舊承繼過去公部局樂隊的傳統，不可否認的它將是未來上海音樂界發展最有威勢的一枝生力軍。然而這次或者是成立伊始，在組織上顯然有許多未合理想的地方，第一是人數的減少，特別在弦樂組上這貧乏的現象更顯著。無論是因為經費或其他原因的限制，但既然是一個完全樂隊，那末無論如何，人數方面是應當儘可能地達求最低標準的，這用之於日後演奏龐大樂曲更是絕對需要的。其次是演奏者之羅致也未

臻合理想，我們特別遺憾的是富華教授未能參加演出，Adler之演奏技藝固然相當精絕，但拿來充任第一把提琴手總仍顯得相當貧弱，我們認為樂隊在這方面有攸慮的必要。

梅百器大師的指揮自然是最適宜的人選經過長時間的整息後，梅百器對於指揮並不感覺生疎，相反地，始終永滿着活潑朝氣。誰會相信，他已是遼花甲的老翁；他渾身都蘊蓄着精力，聽他的曲子會使人年青興奮。在上海，本來好的指揮人才並不多；富華教授以組織見稱，司莫斯基在指揮北歐斯夫雄渾洋樂曲時有獨到之技巧，但在演奏其他樂曲時就有點顯得格格不入，馬果林斯基也是個好的指揮，但他的成就毋寧偏重於歌劇方面，一般綜合地講，梅百器在現有的人才中不能不算是佼佼者的。

這次樂曲的節目前半部是合唱，張曼人「民主勝利」是抗戰期間相當成功的大眾化樂曲，這次合唱大致上是失敗的，一般的乏缺節奏，而且顯得散漫，不潤和，這或許是疏於練習之故。

董光光女士演奏之葛里格之胡琴協奏曲獲得一致讚美。我們始終認為董光光是我國鋼琴界最有前



途的一位；她的進步之速是驚人的，她不斷練習研究。拿這兩年她的演奏成績說，從悲多芬的協奏一直到現在，她無時不是進步的，無論是技巧，表現種種均有著超越的效果，而且由於直接受教於梅百器，所以師生間合作之間滿更是充份予以發揮的。

末首是德伏曼克之「新世界交響曲」，德伏曼克是近代民族音樂的創始者，他過去的作品中充滿着波希米亞人流浪的情調，這首「新世界交響曲」是他於一九〇四年旅美時所作，其中對於被壓迫的黑人的呼聲有着極真摯之表現。有人說他曲子的某一段是應用朗佛羅之弦律的。當聽衆聽到第二段慢板時，誰個不爲那似泣似訴的音符所深深感動。

其次我們要談起由蘇聯電台主辦之蘇維埃作品室樂演奏會。蘇維埃音樂家之作品在中國是很少爲人介紹的。但在幾年中，很有幾位作曲家如蕭斯塔可維支等等，他們的作品已經在國際上獲得最高評價，特別由於他們過去幾年間對戰爭直接的感受，他們的作品更能深入民間的。我們也不妨說說他們的作品是俄羅斯的，是屬於俄羅斯人民大眾的。蘇維埃音樂作品承繼着過去帝俄時代雄渾質樸的作風，但除此以外更注入了一層新的血液，那就是人民的聲音。蘇維埃作品的本身包含着濃烈民族情調，這次演奏會的節目有限，但已能爲此作一個好的說明。

辛牧像往常一樣保持一貫穩健素樸作風。德克森之大提琴演奏是值得讚美的，他是更能了解作品本身的。蘇石林是遠東首屈一指的低音歌王，果的克之兩首歌謠是完全被他出神入化表現着的。

我們還要提一提最近公演的「孟姜女」，這是阿父夏穆洛夫最新編寫的，我們不否認阿父夏穆洛夫對於中國音樂有着超絕的領悟，他爲我們製造許多中國風的東西，作者或者有意創造一種純東方的舞蹈劇，但我們是應當循着西洋舞蹈劇的規繩，抑是創造一種新型的東西，這在原規上是值得商榷的。阿父夏穆洛夫以一個外國人觀察中國，不免有許多隔膜誤解的地方，但懂他這種努力已足夠叫人讚識的，我們更希望我國的音樂研究者能在這上面予以更多注意。

這似乎就是目前上海音樂界僅有的表現，拿數量來說，不免顯得貧瘠，但工作的態度却是值得嘉許的。中國在音樂上是個落後的國家，所以這園地是需要多方開墾的。關於上海市府樂隊，我們希望能像過去一樣每週公演一次，關於作品演奏節目也希望能有系統的介紹，像中國這幾年中新興作品亦希望能獲得演奏，聽說馬恩聰君已寫好整套交響曲，這是應當迅速介紹予上海聽衆的，上海的音樂圈子很大，所以我們希望各工作者能朝多方面去開墾。

荒蕪了的沃土

石琪

——一個古老的傳說

這裏叫做豐澤鄉。

豐澤鄉是藏在山東河南間叢叢石山，大片貧瘠地帶裏的一塊沃土。上天把災禍和貧窮賜給山東和河南的農民，却把富足和快樂付給豐澤鄉。

現在麥正熟。

微風拂過沃野一股金流，麥穗像吃飽了的胖子東西搖擺，有時候綻出一粒來，就在泥土上打一個滾，

孩子們笑喳喳，一頭鑽在麥田裏，隨着風，麥叢一陣擾亂，就又結成金浪滾向前去：

「虎子哥，你猜我們在那裏？」

虎子哥剛從窠裏拖出一把銹鏟刀，傾一勺水在石頭上：

「磨好好刈了。」

這小夥子，五月天還不太熱，可光着脊梁，一身的肉就像一顆一顆嵌上去的，兩隻眼瞪得圓，一隻小老虎！

田裏的孩子伏在那裏有些氣悶，就一下子跳起來，大聲的喊。

「虎子哥！」

虎子一揚頭，麥波一陣擾亂——沒有人：

「誰，那一個？」

沒有人言語，就像是平空落下來這麼一個聲音，然後一聲不響的消滅到地裏去了。



「誰，那一個？」
沒有人言語，離房門不遠的麥田裏一陣子一陣子吃吃的隱笑，

虎子的大眼珠子一轉，臉上刻上笑紋，輕輕的：

「這些孩子……」
低下頭用力的磨那柄銹鏟刀。

林老爹，坐在一旁一心一意措草繩，把眼睛在眼眶上翻虎子一下笑着：

「你大了嘛！」
那小老虎怪羞赧的措一下手。

「哎，麻利些要趕活啦！」
麥田裏的那一夥可不依不饒，比齊了小嗓子

「虎子哥，不得了！」
「看中一個大花妞，真叫好！」

林老爹假裝沒有聽見。

虎子就沉不住氣，紅着臉把鏟刀扔下，站起來：

「那一個？」
麥田裏「哈哈」的笑着，好像蒙在被裏一

樣，拼命的憋着氣，小聲的：

「那一個，問誰？毛家的那一個，那一個……」
突然爆發了似的，送出一陣大笑。

一個團臉的孩子，突的由麥叢裏跳起來，腰一彎一彎的，像是笑得喘不過氣來，一隻手指着那老遠老遠的田壠上：

「那個？那個？那個：翠姐姐！」
在大地裏冒出一聲清脆的回響：

「翠姐姐！」

翠姐姐站在那邊的田壠上，一身俐落的藍花布短衣，橢圓的臉蛋上印着一雙紅鬚，瞪着一雙杏眼，又要噴，又要笑：

「小端子，你要做死啦！」
小端子把頭往麥田裏縮：大地上立刻又冒起

清脆的回響：

「虎子哥，了不得，
看中一個大花妞……」

「誰？」
「翠姐姐！」

「哈哈哈哈哈……」
一大堆孩子的頭由麥叢裏鑽出來，一個個的都笑得腰直不起來。

翠姐姐站在田壠上叉着腰，小嘴鼓梆梆的。

虎子羞赧的望了林老爹一眼，笑着
「小端子，你再喊我撕你的嘴！」



頭： 那孩子，指手劃腳的，用手指戳戳自己的鼻

「我？」

「噫！」

小端子就假裝的，抑着頭想想：突然提高嗓

子：

「我喊翠……」

虎子就像一頭小虎似的衝進麥田裏去。

麥叢就像一陣濺流擾亂起一大陣波動，一大

陣笑，往東竄往西竄，看不見一個人，祇見麥子

動。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誰都笑得喘不過氣來。

林老爹拾起來他的老眼往那些肥碩的穗子上

張一下，每一顆穗子上都沾着笑，就笑着搖一搖

頭：

「這一羣娃子！」

這一羣娃子祇是在那裏笑。

一眼掃見，那邊，翠姐張着手死勁的喊：

「虎子哥，放下來，放下來……」

虎子正由麥田裏把小端子舉起來：

「你再說，小端子，我撕你嘴！」

孩子倔強的，但是笑着：

「我……」

「虎子哥，放下來，莫跌着……」

兩隻手不住的招。

那孩子用力的在虎子的手裏挺着，像一條小

鯉魚。

旁邊的孩子們都咧着小嘴笑着喊：

「虎子哥，人家翠姐姐叫你放下哩！」

林老爹把草繩捲一捲，搖搖頭：

「這些孩子們！」

就招招手，顫着老嗓子：

「虎子，你放下來，莫把孩子吓壞了！」

翠姐也就招搖着手：

「放下來，虎子哥，老爹叫你放下。」

俏媚的眇眇眼，小聲的：

「你這兒來……」

小孩子們像有了什麼驚奇的大發現似的，都

拍着手掌，大聲的叫：

「虎子哥，還不放下，翠姐姐叫你放呢！」

「哈哈哈哈哈……」

翠姐紅着臉，把頭一歪：

「討厭死！」

虎子把小端子往下一鬆：

「再貧嘴我把你捧死！」



那孩子就着勢一翻身，滾落在麥浪裏，跳起來，通紅着一張小臉，滿面的不服氣：

「要不是翠姐姐……」

虎子還要往前趕，翠姐就忙伸着手：

「虎子哥……」

林老爹把一大團笑紋，都皺在老臉上，點着手：

「……」

「小端子，你們這兒來，老爹給你們講笑話，說瞎話。」

孩子們歡呼着，隨着麥浪洶湧過來，沃原上都是歡呼，這歡呼聯成一片，包裹住林老爹的周圍：

「講什麼呢？講什麼呢？林老爹……」

老人把嗓子壓得低低的，把那些笑紋一絲一絲的纏在孩子們身上：

「莫打攪別人……」

把那乾癟了的嘴巴往那一對年青的孩子身上

一掬：

「我給你們講一點早年的掌故。」

歡呼又纏起來，圍繞着麥原，沃野，以及老人的身邊，一團團，一團團糾結住。

老人用咳嗽把嗓子清掃一下，微閃着老眼往孩子們的身上掃一掃：

「我給你們講的是一組古老的傳說，在很早

很早的明朝……」

他忍不住把關切的眼向麥壠邊投射一眼：

那一對年青人已親暱的轉過麥壠坐在麥田的後面。

孩子們都專心的聽故事，沒有看見。

那面：虎子悄悄的：

「麼事？翠姐。」

翠姐一隻小手扯住虎子的衣襟：

「這邊來，我給你看樣東西。」

「麼？」

女人固執的扭擺着：

「叫你坐下來嘛，慢慢說。」

虎子滿面惶惑的望着女人的紅唇，順從的：

「嗯，坐下來了，有什麼要緊事嗎？你哥哥

……」

女人的臉一紅：

「呸，又干他什麼事，你怕他？」

那個搖搖頭：

「怕你哥哥不高興妳跟我好。」

翠姐揚着頭想了老半天，忽然伏下腰吃吃的笑起來，笑得都喘不好氣，把臉掙得像一匹大紅布。

虎子的心裏一陣子顫抖：

「麼事，翠姐，麼事？」



女的伏着腰祇是吃吃的笑，好容易才緩過一

口氣來：

「那天，我哥哥他還誇你來……吃吃吃……」

男的像蒙受了莫大的榮耀，興奮的：

「他誇我，毛三他？」

那個點點頭：

「噯！」

「那麼麼事呢，你找我？」

翠姐小心的把手伸進口袋裏：

「我給你是一件東西。」

虎子想：

「莫不是，莫不是……」

嘿，有些臉紅起來了，不敢想，就眼睜睜的

看着翠姐的手，掏呀掏的，掏出來了：

一張黃色的紙頭，印着紅字的。

翠姐把黃紙頭往虎子手裏一塞：

「你看這是什麼？」

虎子把紙頭接過來，放在眼前，漸漸的眉頭

鬱結起來，漸漸的鬱結起來，嘆一口氣：

「嘩——」

翠姐望着男人的臉，細長的眉毛也漸漸的扭

結在一起，深摯的關切：

「說些什麼，上面？」

男的眼珠祇是瞪在紙上，陰沉着嗓子：

「天下又要亂啦，天下！」

翠姐聽了一大跳，氣息有些急促：

「怎麼說，怎麼說上面？」

男的就又重新拾起紙而唸着：

解救浩劫之良方

竊以我佛說教，真慈平等，視衆生如一子，舉法界以爲家，既無人我之相，何有鬥爭之心？奈衆生妄想分別，強弱以生，今則人欲橫流，世界鼎沸，殺人之利器日精，衆生之痛苦愈甚，惕於現在全世界，海陸空軍將同時發生大戰，一日之中需驅無數生靈同就死地，良泉即將枯竭，沃土即將荒蕪，芸芸生靈，淪爲餓殍，官將不官，民將不民，父子互食以求果腹，人倫勢將大變，睹此即來慘狀，言之實堪痛心，任其發展，必致人民同歸於盡，不知何時底止，衆生業盛，避無可避，防不勝防，吾人深信佛言，特本佛經普勸，法華經普門偈云：假使興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觀音力，火坑變成池，衆生被困厄，無量苦逼身，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諍訟經官處，怖畏軍陣中，念彼觀音力，



衆怨悉逃散，念念勿生疑，觀世音淨聖，於苦惱死厄，能爲作依性。我佛誠言，所說如是，考諸事實確有明徵，典冊所載，亦罄竹難書，歷屆戰爭時期，以及其他天災人禍各區域，演出不可計數之慘劇，信佛之人每多逢凶化吉，遇難成祥，此即同分惡業之中，由信佛之別業感召，究竟善惡優劣，信毀顯然，實多難勝數，吾人以此自信，普勸全世界一切同胞，均當信之，當此禍切燃眉之時，唯有大家一心稱念。

南無觀世音菩薩

聖號，加以諸惡莫作。

衆善奉行，同發自救救人之真心，懇切持念，庶可感應道交，即蒙菩薩尋聲救苦之慈力，挽回劫運，漸見昇平，縱使定業難逃，在數同歸於盡，信受奉行者可仗此功德，超生善道，善惡分明，功不就捐，佛言自不我欺也。

……
虎子把紙片往旁邊一曳，緩緩的站起來，眼望着前面；那栗起的肌肉，一塊一塊的站立起來

翠姐低着聲誦念：

「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南無大慈大悲……」

虎子受撫的望着這女人，女人的眼角浮出淚水，仰起頭，讓牠落在眼眶中閃閃的發光：

「虎子哥，世界上真要亂了。」

豐澤鄉一世被佈着豐滿的福澤，他們聞見過硫磺氣，但那是在極遠極遠貧瘦的村落中，在這裏，這片博富的土地上，他們還不懂得什麼叫荒亂，也想像不起來，一時許多道聞磨難浮現在眼前，他們也不敢相信，那太遠了。

虎子蹙雲眼，小老虎似的伸一下懶腰，笑着

「不會的，翠姐，這是禿驢們騙人的紙頭，麥子長得這麼大，大家吃飽了肚子，世界上亂不起來的！」

翠姐拚命的搖頭：

「我看見，我看見，世界上就要亂起來了，許多人都看見的！」

許多許多奇怪的想頭困擾着虎子，他一把抓住翠姐的手：

「看見什麼？翠姐，告訴我。」

女人秀媚的眼中淌下淚來，身子偎近虎子偉碩的身體：



「我老早聽說，虎子哥，爹爹也告訴過我，獅子眼紅的時候要留神，天下要大亂了。」

虎子的眼也紅起來：

「什麼獅子！」

翠姐倒笑了，用手比着比着：

「就是那，就是那劉宗祠門口的石頭獅子。」

今天早晨我看見牠的眼睛變得鮮紅，鮮紅！

這一個古老的傳說在豐澤鄉中流傳是不祇十年，二十年，而是十世，二十世，甚至那第一輩的老人便告訴他的兒子，兒子再告訴自己的後人，老祖父告訴父親，父親再講給兒子，但獅子祇翻着牠的白眼，從來也沒有變紅過。

林老爹年輕的時候從祖母的口裏聽來這故事，而後，每一個小孩子纏住他：

「林老爹，講一個笑話，一個瞎話！」

林老爹就把這故事告訴他們，並且教給他們

一套口訣：

「獅眼通通紅，天下亂哄哄；

獅眼雪雪白，閩家慶太平！」

這樣的俚句是像童謠一樣的在豐澤鄉中傳唱着，傳唱着。

虎子怔住了。

這一對年青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心潮裏湧起一股無名的涵湧！

一片烏雲掩住了陽光，身上感受到一點蔭涼

翠姐的手指着虎子堅厚的肩膀：

「虎子哥，獅子的眼紅了，我看見的！」

沃野靜默着。

繞過麥壠拂着麥穗轉過來一個人，吃驚的立住脚，又立刻驚呼起來：

「你們倆還在這兒親熱，獅子眼紅了！」

虎子像一條觸怒了的小老虎蹿了起來，一把抓住來人的臂膊：

「誰告訴你的徐狗子？」

徐狗子吓一大跳：

「我，我……」

翠姐跑過來抓住虎子：

徐狗子像剛由夢中驚醒立刻捉住話的尾巴：

「我看見的，到家祠門口，我要去告訴林老

爹……」

三個人，懷着三顆不同的心，一點點古老的
神話折磨了他們。

肥碩的麥稈拂過人的身子向兩旁傾倒下去又立起來，像一條小舟在碧流中舵過。

草堂中，孩子們圍在林老爹的身旁。

林老爹望望孩子們呆怔的臉笑着：

「教給你們一套歌謠」：



「獅眼通通紅，天下亂哄哄！」

「獅眼雪雪白，閻家慶太平！」

劉伯溫老先生說，獅子眼變紅的時候，天下要大亂了，血會流成河，爸爸會把兒子殺來吃！

屋子裏寂靜着。

翠姐第一個闖進來，尖着嗓子：

「老爹，獅子的眼紅了！」

徐狗子跟進來：

「獅子的眼紅了！」

虎子默默的站在後面，小老虎般的瞪着眼。

孩子們都嚇得呆了：

「血會流成河，爸爸會把兒子殺來吃！」

許多人走過草堂都探進頭來訴一聲：

「獅子的眼紅了。」

「獅子的眼紅了。」

「獅子的眼紅了。」

「獅子的眼紅了。」

「……」

於是草堂裏擠滿了人，每人的臉上都繪着惶惑，孩子們互相撲着，有的大聲的哭起來，

「我害怕，我害怕，哇哇哇哇……」

徐狗子湊近虎子的身旁，嘴巴親在虎子的耳

朵上，低低的囁咕。

虎子臉上的青筋立刻漲了起來，小老虎發怒

了。

外面，毛三一脚踏進草堂。

翠姐立刻迎上去，兩隻手撫在哥哥的胸膛：

「哥哥，獅子的眼紅了！」

「我不信！」

就像一顆炸彈落在草堂裏，草堂裏的人都不相信自己的存在了。

虎子過去搶住毛三的路膊！

「毛三，跟我來！」

轉過來撫撫翠姐的肩膀：

「莫害怕，等我回來。」

兩個年青的漢子就匆匆的闖出去，闖到不可知的地方去。

草堂裏剛被拋了一個炸彈，又突然的寂靜下來，大家都感到和窒息一樣的難過，靜得連掉落一枚針都聽得出來！

突然有誰輕輕的吁一口氣：

「唉，獅眼紅了，從此真得安定！」

輕輕的，就會把別人吓一跳。

小孩子很像被別人用錐子恨命的刺了一記似的，又大聲的號哭起來：

「我害怕，我害怕啊……」

這倒也不懂草堂裏這樣，小小的豐澤鄉裏就



像鼠疫般的被傳染上恐怖。

誰都在儘着自己的想像，把所有見聞來的恐怖傳說集攏在一起，來描繪那未來大災難，就好像天立刻要坍下來，世界即將毀滅！

麥原泛着金黃的浪，肥碩的果實跌在泥土地裏，人腳在灰塵上踐踏。

有人看見過陝西空前的旱災，田地龜裂了，了草根被掘來吃，人瘦得一把骨頭，臥在堅硬的砂土上等死。

眼前是一片肥沃豐澤鄉。

搖搖頭，不像：

有人看見過淮區黃河的泛濫，居宅變成澤國，食糧被席捲，人被灌得漲滿，把一張膨脹的肚皮浮在水面，屍體化成腐臭。

豐澤鄉的溪水，長遠長遠和藹的流着，他不像能够泛濫不起來。

於是，人們便暮然的想起紂王的肉林，張獻忠的小脚山，甚至於傳說中深山裏吃人肉的蠻子，至於爸爸怎樣把兒子殺來吃，想不出，怎樣也想不出。

穿過麥原的劉家祠那邊，正有一場紊亂，這紊亂漸漸隨着變浪浮沉，越過田壠，越過草堂。

一陣子喧嘩。

一個人，兩臂被毛三扭到背後，虎子揪住他

的胸膛。

兩個年青茁壯的漢子都是氣虎虎的：

「誰叫你把獅眼塗紅？」

「拍」一個嘴巴子。

「奶奶的，沒事去塗獅眼！」

「拍」又一個嘴巴子。

草堂裏的人都湧了出來。

林老爹顫着手，顫着腳，顫着嗓子：

「虎子，虎子，你莫打，你莫打！」

虎子就更有氣：

「奶奶的，這種坯子不打？」

「拍」就在臉上打一記。

翠姐嬌麗的臉嚇得煞白，兩隻手冰冷，一對

大眼珠瞪得溜圓：

「哥哥，你莫打他，哥哥！」

虎子衝翠姐笑一笑，毛三就恨命的往那被揪

着的人腿跌一脚。

「奶奶的，讓你惑亂人心！」

「毛三！」

「虎子！」

「哥哥！」

徐狗子由人叢中擠出來，攔在前面，興奮的

血漲紅了顏面：

「打他，打他，這小子是劉家祠的薛競雄，



我看見的，昨天晚上他塗了獅子眼！」

一片鼎沸的人聲。

每一個人的眼裏都冒出來火。

一個小伙子跳出來：

「送他到鄉公所去，審問他爲什麼要塗紅了獅子的眼！」

一個古老的傳說瘋狂了豐澤鄉，就像世紀末的擾亂，失去了理性的計較。

「打死他，打死他！」

就像一個人將給予全村子莫大的災難。

「打死他，打死他！」

「鄉公所去。」

全豐澤鄉裏的人都在鄉公所，全豐澤鄉的人眼睛裏都冒着火。

但是那已造成的災難的預感仍留在人的心中，折磨着他們。

鄉長被推在正中，林老爹陪坐在鄉長的旁邊，虎子，毛三那兩隻健欣的小老虎扭結着那被唾棄的漢子。

薛競雄，爲什麼塗紅了獅子眼？」

姓薛的眼和獅子的一樣紅，咬着牙不言語。

「鄉長問你話，說！」

由背後飛來一掌，沉甸甸的。

薛競雄把頭一扭恨恨的唾一口吐沫：

「做你娘的夢，日本人已經佔了盧溝橋，佔了豐台，佔了郭房，佔了天津，佔……，日本人已經順着鐵道打下來，獅子的眼是我塗紅的，日本人叫我塗紅的，日本人就要佔領豐澤鄉，我是做日本人事的，你們能把我怎樣，留神你們的狗命！」

鄉公所裏的人都愣在那裏。

迅速的一股憤怒的颶風在這大院中刮起來，血由這個人的身上淌到那人身上，淌過去，淌過去，每人身上都有別人憤怒的血液。

「吊死他，這混蛋！」

「吊死這醜羔子！」

一陣驚亂，迷茫，騷擾。

由鄉公所的大門衝進一個人，滿面淌着汗，衣衫被汗貼在背心上，喘着氣！

「日，日，日，日本兵來了，日，日本兵來了！」

在老遠老遠的地方，麥原的那面，一排濃密的槍聲：

「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

軍號焦急的吹着，在仲夏沉鬱的天空劃過。

沃土翻了身，麥原被踐踏。

人們讓薛競雄的血滴在這慌亂的泥土中。

（第一章完，全文未完）





「勇士們」的作者

恩尼派爾·生前與死後

宏農鞠

「並不是我有什麼預兆，知道自已將要死亡，——這不過是一般軍人共有的感覺而已……你會感到一直打下去而不被人家打中的，我覺得一切幸運我都已享盡了，……但我恨它這樣……我不願被人所殺！」

這是三個月前「勇士們」作者恩尼·派爾向他一個做新聞記者的朋友談天時所說的話。

像有些記者甚至是大多數記者們一樣，他確是已經享到不少好運了，先是參加倫敦因擊戰爭，後又往來北非戰場，登陸西西里，在安齊爾沙灘畔，他曾被炸傷而到紫色心章的獎賞。西歐登陸後一日，他到了諾曼第，親眼看到了麥克尼爾中將和其他的人

們在聖諾之役中為本國飛機所炸死。別的記者們可以在司令部中報道新聞，但他的任務却是採取那些純樸的美國士兵生活的材料，他不得不上最前線，派爾這樣說道：「戰爭，就在一得人兩邊一百碼的地方。」

那二百碼的地域就是他的一切，在寄給三百九十三家日報，二百九十七家周刊（總銷數為一三，三九〇，一四四份）的文章裏，派爾寫那二百碼地區內的見聞，其恐怖，疲乏，快樂，英勇，雄壯等氣氛，較之任何其他美國記者寫得簡淨而清晰。經過了二十九個月的這種工作，去年九月他在法國寫着：「我所得到已經足夠，我沉浸這環境中太久了……

……我的頭腦已很昏強，突然間好像又聽得了一聲槍響，或是又看見了一個死人，——我就要發狂了！」

他回到美國，雖知道自己已是名聞遐邇，但對於成名這一點毫無準備，阿爾倍寇克 (Alberquerque) (註一) 地方居民們合送他一隻價值美金五百元的手表。一日間，寶蓮高蘇，奧羅薇哈佛蘭，琴克斯福肯保會和他接吻，兩個大學授給他榮譽學位。

他又得普利哲獎金與雷蒙克來柏 (註二) 戰地記者紀念獎。他的美軍生活欄合刊「這是你的戰爭」一書銷一百萬冊以上，第二集「勇士們」亦銷行八十七萬五千冊。好萊塢攝一新影片，由保格士茂里狄斯扮飾派爾，轉

瞬間，派你的收入竟達五十萬元。

「我從沒有追求名望的念頭，要
是我會寤寐求之，那我如今可以對我
自己說：好了，你可以鋪好床，躺下
去，然而這成名之事，自然來臨……
這使我感到憂慮，因為它祇給了我人
生中的大事，而剝奪了可珍貴的一些
小事。」

那些小事是：

他報館中的老友們，他在印第安
州的家人們，那住在柵欄白屋中的時
「女孩」(註三)，那常半在身邊情性
相合的好友。

這樣，經過了三個半月的國內生
活，他又開始出發了。這次是到太平
洋去：「我並不是因為好動，或是不
喜歡住在美國，也不是因為戰爭有什
麼神秘的誘惑性，……我的出去，祇
是爲了戰爭在進行，而我正是它的一
部份，……我必須去，不過我也討厭
去。」

這體重僅一一〇磅，瘦小的灰髮
的面帶微笑的人，許多將軍們都很看
得起他。他的天才是專會抓住前線戰

士在無拘無束的情況下的形形色色，

用樸實(有時也強有力)的筆調報告
這一切，——他已成爲名人，成爲一
般人追逐着要求簽名留念的名人了。

琉球之役，開始時登陸戰打得太
容易了。在三月三十一日給他妻子的
信中說：「我已允許我自己，現在我
要答應你，就是假使我能平安渡過這
次戰爭，我將永遠不再往來於戰場，

——我希望不冒無謂的危險，可是要
認真工作，就沒有法子十分安全。」

上星期(四月十八日)在面積十
方英里，離琉球本島三英里的伊江島
上，四十四歲的派爾被一個日本機關
槍手射死了。

要人們向他致敬。杜魯門總統說
：「這次戰爭中沒有一個人能將戰士
們的故事寫得這麼好，這與與戰士們
的期望切合。」

艾森霍華說：「我們全體將士：
是失去了一位最要好最能了解的朋友
。」

他所寫到過的小兵們也向他致敬
，在伊江島上，一個叫做錫特的小兵

親自爲他做了一口棺材，其他的士兵

們將他的「狗牌」(註四)釘在上面，
然後將他葬在死難軍人的墓畔。在他
中彈倒地之處，錫特中士豎上一塊木
牌，上面刻着：

「美國步兵第七十七師在此失一
良友——派爾——一九四五年四月十
八日。」

(註一)派爾本籍是印第安那州，但
常居於新墨西哥州的阿倍寇克城。

(二)雷蒙克來柏是太平洋戰場殉職美
記者。

(三)他的夫人。

(四)「狗牌」是自將官至小兵人人必
須時時用小練掛在頭上的金屬小牌，其上
刻着本人的軍號，住址，血型，宗教和防
疫針記號。

(譯自一九四五年四月
美國時代新聞週報)

有缺點，告訴我們
有優點，告訴別人

風行四十餘年
唯一老牌
神經系大補劑

「艾羅補腦汁」功能補養神經組織，調
整神經機能，振奮心神，抑平血壓，
為補腦唯一專藥！主治神經衰弱，失
眠健忘，頭暈目眩，夢遺滑精等及一
切神經系疾患，無不獨具卓效！



艾羅補腦汁

上海中法大藥房總發行

中法化學
製藥廠出
品補腦注
射劑：「
福思多」
PHOSTO
NUCUM)
可供皮下
或肌肉注
射，如與
艾羅補腦
汁同時並
用，則效
力更佳！

登造 威治
極峯 療權

中國首創世界最理想之滅菌新藥

新亞青黴素

(配尼西靈) 即

SINO-PENICILLIN

淋病	梅毒	肺炎	丹毒	瘰癧	痔瘡	主	毫	滅
肺病	腦膜炎	紅腫	瘡癤	疔瘡	痔瘡	治	無	菌
炎	膜	熱	疔	瘡	痔		毒	力
							性	強

新亞青黴素靈藥膏，即新亞青黴素靈藥膏，專治火傷、凍瘡、化膿、外傷、癰疽、疔瘡、痔瘡、瘰癧、丹毒、淋病、梅毒、肺炎、肺病、腦膜炎、紅腫、瘡癤、疔瘡、痔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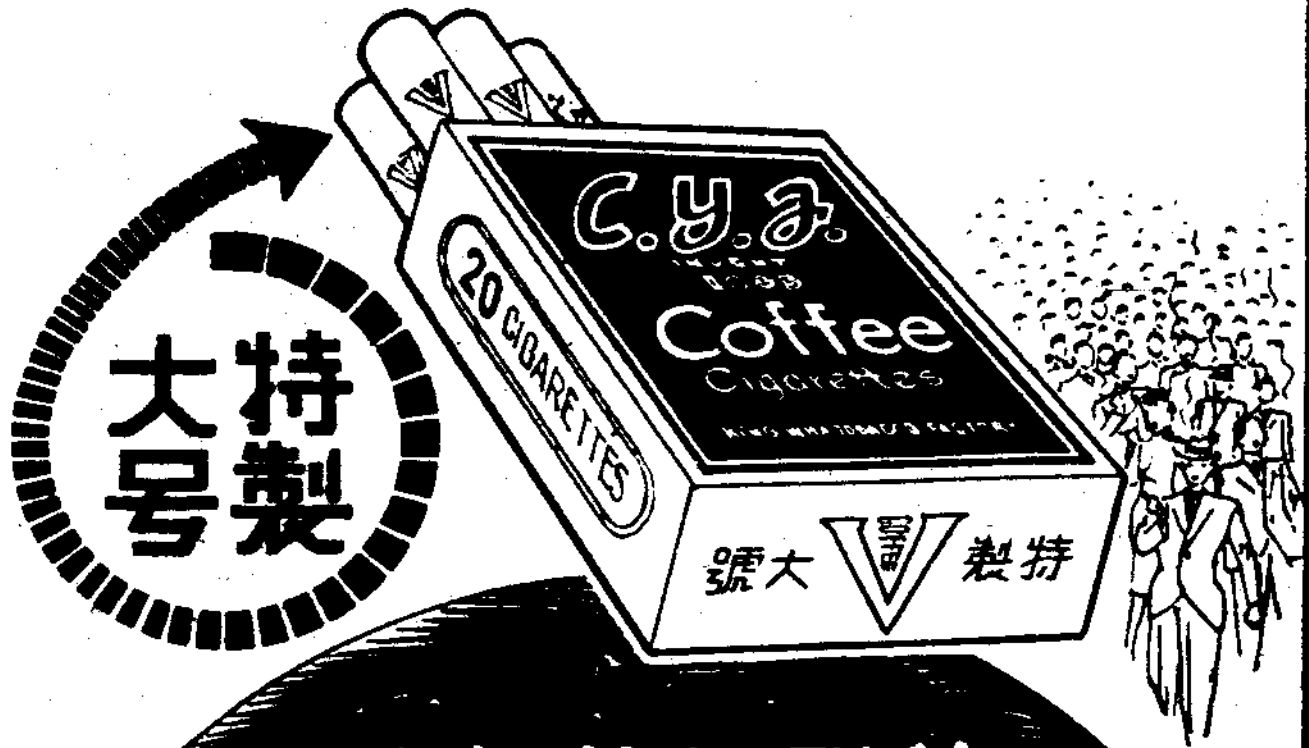
新亞生物研究所製

新亞藥廠發行

特製大號

咖啡牌

最高貴名煙問世



特製
大號

特製
大號

美國煙葉製造
個個歡迎 人人愛吸

錦華煙廠榮譽出品